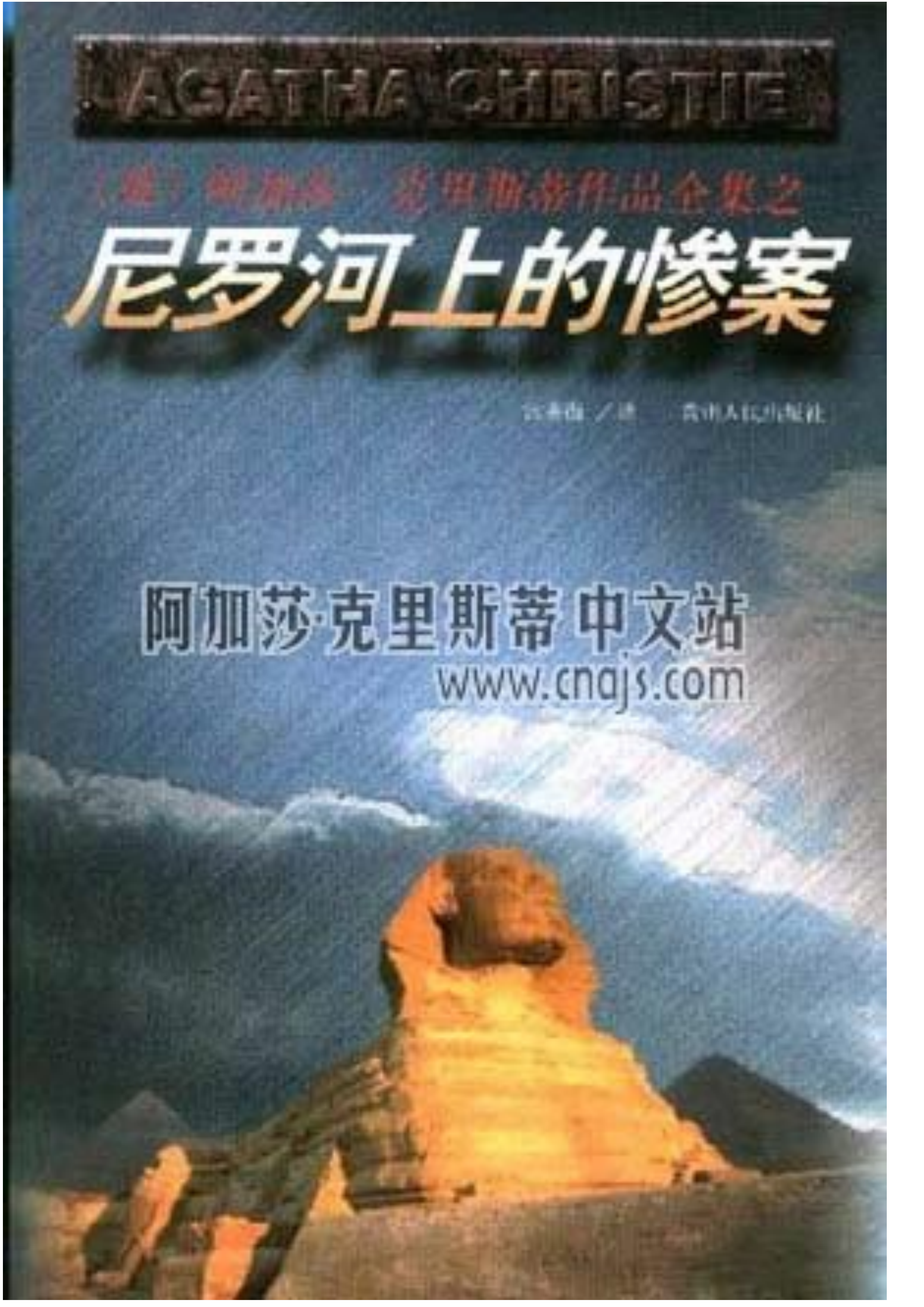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尼罗河上的惨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中文站
www.cnajs.com

第 一 章

1

“林内特·里奇韦！”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三王冠”旅馆的老板。

他用肘推推他的同伴。

这两个人乡下佬似的睁大眼睛盯着，嘴巴微微张开。

一辆深红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大轿车停在邮局门口。

一个姑娘跳下汽车，她没戴帽子，穿一件看起来似乎简朴（只是看起来如此）的上衣。她头发金黄，相貌端正而露出独断独行的神气，她体态窈窕——这样的姑娘在莫尔顿这个地方难得看到。

她傲慢地快步走进邮局。

"就是她!"伯纳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肃然起敬地低声说下去:"她有几百万英镑……打算花几万英镑来重修那座庄园。要造游泳池,还有意大利式的庭院、舞厅;房屋有一半要拆掉重建……"

"她会使镇上的人赚点钱。"老板的朋友说。这人是个瘦个子,衣衫褴褛,话音里有些羡慕和妒忌。

伯纳比先生表示同意。

"对呀,这对我们莫尔顿地方来说是件大事。这是件大事呀。"

伯纳比先生对此有点自鸣得意。

"使我们大家都活跃起来。"他接着说。

"和乔治爵士有些两样。"另一位说。

"啊,是赛马害了他,"伯纳比先生宽容地说,"他运气老是不好。"

"他那座庄园卖了多少钱?"

"听说是实足六万英镑。"

瘦个子吹了声口哨。

伯纳比先生接着得意洋洋地说:"他们说完工以前她还要花六万英镑!"

"真了不起!"瘦个子说。"她从什么地方搞来那么多钱?"

"听说是从美国搞来的。她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就像电影里一样,对吗?"

那个姑娘从邮局里出来,上了汽车。

瘦个子目送她开车离去。他低声自语:

"我觉得好像完全不对头——她长得那样漂亮。既有金钱,又有美貌——这太过分了!像她那样有钱的姑娘就没有权利长得漂亮。可她却是个美人儿……这姑娘什么都有了。这太不公平……"

2

摘自《每日笑谈》报社交消息:

在"大婶"餐厅就餐的人士中,我看到了美丽的林内特·里奇韦。和她在一起的有尊敬的乔安娜·索思伍德女士,温德尔沙姆勋爵和托比·布赖斯先生。众所周知,里奇韦小姐是娶安娜·哈茨为妻的梅休伊什·里奇韦先生的女儿,她继承了她祖父利奥波德·哈茨的巨额财产。美丽的林内特目前在社交界是轰动一时的人物,谣传她有可能即将订婚。当然,看起来温德尔沙姆勋爵对她一往情深!!

3

尊敬的乔安娜·索思伍德说:

"亲爱的,我想一切都将会是美妙绝伦的!"

她坐在沃德庄园中林内特·里奇韦的卧室里。

朝窗外望过去,可以看见庭院,开阔的草地,以及远处

森林的蓝色树荫。

“这地方妙极了，对吗？”林内特说。

她双臂倚在窗台上，脸上的神情是雄心勃勃，生气盎然，充满活力的。不知怎么地，在她身旁，乔安娜·索思伍德似乎有些黯然失色。乔安娜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子，长着个聪明的长脸蛋，拔过的眉毛显得有点怪。

“这些时间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你请了不少建筑师之类的人吧？”

“请了三个。”

“建筑师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建筑师。”

“他们还不错。我发现他们有时不切实际。”

“亲爱的，你会很快地把他们纠正过来！你这个人最讲实际！”

乔安娜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串珍珠。

“我想这些珠子是真的，对吗，林内特？”

“当然是真的。”

“你的珠子‘当然’是真的，亲爱的，可是大多数人的却并不如此。是人工养殖的，或者甚至是假的！亲爱的，这些珠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一颗颗相配得如此美妙。价格一定贵得惊人！”

“你觉得很俗气，是吗？”

“不，一点也不觉得——纯粹是美。到底值多少钱？”

“大约五万英镑。”

“这么多的钱！你不怕让人偷掉？”

“不怕，我经常戴这串珠子——不管怎样，我给珠子保

了险。"

"让我戴戴这串珠子，一直戴到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吗，亲爱的？这会使我快乐一阵子。"

林内特笑了。

"当然可以，如果你想戴的话。"

"你知道，林内特，我真羡慕你。你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你今年二十岁，自己的事自己作得了主，要多少钱有多少钱，长得漂亮，身体很好。你甚至还挺聪明！你到什么时候满二十一岁？"

"明年六月。那时我要在伦敦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成年聚会。"

"然后你就要和查尔斯·温德尔沙姆结婚了吧？对于这件婚事，那些可怕的闲话专栏作家已经是望眼欲穿了。他的确是一往情深哪。"

林内特耸耸双肩。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想和谁结婚。"

"亲爱的，你说得真对呀！结婚之后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对吗？"

一阵电话铃声，林内特走过去接电话。

"喂？喂？"

回答她的是男管家的声音：

"德·贝尔福特小姐打来电话。要我接过来吗？"

"贝尔福特？哦，当然，好的，把电话接过来。"

咔哒一响，声音来了，是一个热切、温柔、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喂，是里奇韦小姐吗？林内特！"

"杰基，亲爱的！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一丁点儿的消息了！"

"我知道。这很不好。林内特，我非常想看到你。"

"亲爱的，你不能到这里来吗？这座庄园是我的新玩具。我想让你看看庄园。"

"我正想到你那里去。"

"那你就跳上火车或汽车来吧。"

"说得对，我一定来。一辆破旧不堪的双座汽车。我花十五英镑买来的，有时候这车子走得很好，可是它喜怒无常。如果吃晚茶的时候我还到不了，那你就知道车子发过脾气了。再见，亲爱的。"

林内特放下电话，走回到乔安娜身旁。

"是我最老的朋友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打来的。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一所女修道院里呆过。她的运气坏透了。她父亲是法国伯爵，母亲是美国人——美国南方人。她父亲跟一个女人走了。她母亲在华尔街投机失败，全部的钱输个精光。杰基弄得身无分文。我不知道她最近两年是怎样对付着过来的。"

乔安娜用她朋友的指甲刷子刷着她血红色的指甲。她朝后仰，头偏在一边，端详着指甲刷得效果如何。

"亲爱的，"她慢腾腾地说，"这岂不令人讨厌？如果我的朋友遇到倒霉的事，我就马上和她们断绝往来！这看起来似乎冷酷无情，但是将来可以省掉许许多多麻烦！她们老是向你借钱，要不就去开服装店，那你就得从她们的店里买最难看的衣服。要不她们就去画灯罩，或是去做印花围巾。"

"如果我所有的钱都没有了,那么你明天就会和我断绝往来?"

"对,亲爱的,我会的。你不能说我不坦率吧!我只欢喜走运的人。你会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她们不承认罢了。她们只是说玛丽,或是埃米莉,或是帕梅拉使她们再也受不了!'她的麻烦事使她的脾气变得那样坏、那样古怪,可怜的人儿!'"

"你多么残忍,乔安娜!"

"我只不过是热衷名利,人人都是这样。"

"我可不热衷名利!"

"这原因很明显!你用不着利欲熏心,你有几个长得体面的中年美国受托人按季度给你一大笔款子。"

"你把杰奎琳看错了,"林内特说,"她不是靠朋友过日子的那种人。我曾经想帮助她,可是她不同意。她非常高傲。"

"那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看到你?我敢打赌她有求于你!你就等着瞧吧!"

"听上去好像有什么事使她兴奋,"林内特承认说,"杰基经常会让一些事把她弄得非常激动。有一次她用削笔刀戳人!"

"亲爱的,真够刺激!"

"有个小伙子在戏弄一条狗。杰基要他住手,他不肯。她把他拉过来摇晃,可是他气力比她大得多,到后来她拔出削笔刀一下子就刺进他的身体。那是一场最可怕的吵架!"

"我也这样想。这事听起来叫人非常不舒服!"

林内特的贴身女仆走进房来。她低声说了句道歉的话，从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然后拿着走出了房间。

“玛丽是怎么啦?”乔安娜问，“她哭了。”

“可怜的人儿!你知道，我和你说过，她想和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男人结婚。她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了解，因此我想最好去调查一下。结果查出他结过婚——并且有三个孩子。”

“你结下了多少冤家呀，林内特。”

“冤家?”林内特感到惊讶。

乔安娜点点头，拿起一支香烟抽着。

“对，冤家，亲爱的。你的效率高得使人受不了。而且你做起事来正确得可怕。”

林内特笑了。

“瞧你说的!我在世界上没有冤家。”

4

温德尔沙姆勋爵坐在一棵杉树下面。他的眼睛停留在沃德庄园老房子的优美、匀称的线条上。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这座房子的古老的美;拐弯过去才是新房子和增建部分，从这里是看不见的。这是一幅沉浸在秋天阳光中美好而安宁的画面。可是凝神细看，他，查尔斯·温德尔沙姆看到的却不再是沃德庄园老屋了，他似乎看见一座气派更大的伊丽莎白式宅第，看见一大片园林，看见更萧瑟的背景……那是他自己的老家查尔顿伯里庄园，而在这幅画面的前景上站着一个人，一个金发闪光、脸蛋儿热切自信的姑娘……作

为查尔顿伯里庄园主妇的林内特！

他觉得大有希望。她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只不过请求给她一些时间。好吧，他还能少许等待一下……

这桩婚事简直是太合适了！他应该娶个有钱的女人，这肯定是上策；但并不是非此不可。因此他可以不必为了钱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他爱林内特。即使她实际上是不名一文他也愿意娶她。而不去娶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幸运的是她恰好就是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

他脑子里想着未来的美妙计划。也许弄个罗克斯戴尔狩猎俱乐部的头儿当当，把西侧的房子修复，没有必要把苏格兰的猎场租出去……

查尔斯·温德尔沙姆在阳光下做着美梦。

5

在四点钟的时候，那辆破旧的双座小汽车停了下来，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嘎吱地响。一个姑娘从汽车里出来——她身材小巧苗条，一头黑发。她奔上石阶，猛拉门铃。

几分钟后，她给带进那间宽敞而富丽堂皇的客厅。一个牧师神态的男管家用那种特有的哀伤声调通报："德·贝尔福特小姐。"

"林内特！"

"杰基！"

这个热情的瘦小女人伸开双臂投入林内特的怀抱，温德尔沙姆站在一旁同情地看着。

“温德尔沙姆勋爵——德·贝尔福特小姐——我最要好的朋友。”

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想——并不真正漂亮，可是确实迷人，长着黑色鬈发和一双大眼睛。他低声说了几句得体的应酬话，然后不引人注目地离去，让这一对朋友在一起。

杰奎琳扑过来——林内特记得这动作是她的特点。

“温德尔沙姆？温德尔沙姆？哦，他就是报纸上一直说你打算和他结婚的那个人！林内特，你打算和他结婚吗？你打算吗？”

林内特低声说：“也许。”

“亲爱的——我真高兴！他长得不错。”

“哦，你先别打定主意——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哩。”

“当然！女王选配偶总是要三思而行哪！”

“别说傻话了，杰基！”

“可你确实是个女王，林内特！你一直是个女王。Sa Majesté，la reine Linette. Linette la blonde[1]！而我——我是女王的密友！女王的心腹宫女。”

“你说些什么呀，亲爱的杰基！这些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一声不响就失踪了。你从来也不写信。”

“我讨厌写信。我在什么地方？哦，我差不多给淹没了，亲爱的。你知道，淹没在各种工作里。和讨厌的女人们在一起做种种讨厌的工作！”

“亲爱的，我希望你能够——”

---

① 法语：林内特女王陛下。金发的林内特！——译注。

“能够接受女王的赏赐？好吧，坦白地说，亲爱的，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不，不是借钱。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我是来请你帮个大忙！”

“说下去。”

“如果你打算和温德尔沙姆结婚，你也许会明白。”

林内特一时大惑不解，然后她脸上的疑云消失了。

“杰基，你的意思是说——？”

“对，亲爱的，我订婚了！”

“原来是这样！我心想，你不知怎么看起来特别精神。当然，你一直是这样，但是今天你甚至比平时更精神。”

“我的确觉得如此。”

“把他的情况都告诉我。”

“他名叫赛蒙·多伊尔。他大个子，宽肩膀，十分单纯，非常孩子气，说不出的可爱！他穷——没有钱。他的确是你说的那种‘名门子弟’——可他是个很穷的名门子弟——是小儿子，如此等等。他们家是德文郡人。他喜欢乡下，喜欢乡下的东西。最近五年他在伦敦商业区一家闷热的事务所里工作。现在他们在裁人，他没有工作了。林内特，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就会死！我会死！我会死！我会死！……”

“别说傻话了，杰基。”

“我和你说，我会死！我发狂似的爱他。他发狂似的爱我。我们谁没有谁，就都活不下去。”

“亲爱的，你太痴了！”

“我知道。这不好，不是吗？爱情这东西找上了你，你就

毫无办法。"

她停了一会儿。她睁大黑眼睛，眼神突然显得悲伤。她微微一颤。

"这——有时甚至叫我害怕！赛蒙和我两人是天生的一对。我再也不会喜欢别人。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林内特。我听说你买下了这座庄园，这就使我有了个主意。你听我说，你一定需要一个田产管理人——也许两个。我要你把这个位置给赛蒙。"

"哦！"林内特一怔。

杰奎琳赶快接着说："他对那种事全都在行。田庄上的事他都懂——他是在田庄上长大的。他还受过产业管理的训练。哦，林内特，为了爱我，你会给他一个位置，是吗？如果他干得不好，就辞退他。可是他会干好的。我们可以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我可以经常和你见面，那时花园里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非常奇妙。"

她站起身来。

"说，你答应了，林内特。说，你答应了。美丽的林内特！了不起的林内特！我最要好的林内特！说，你答应了！"

"杰基——"

"你答应了？"

林内特放声大笑。

"这真胡闹，杰基！把你的年轻人带来让我看看，然后我们再商量。"

杰基冲过去，兴高采烈地吻林内特。

"亲爱的林内特——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我早知道你是

真正的朋友。你不会让我失望——永远不会。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再见。”

“不，杰基，你在我这里小住一下吧。”

“我？不，我不住。我回伦敦去，明天我把赛蒙带来，我们再把一切都谈妥。你会喜欢他。他真讨人喜欢。”

“可是你等一等，吃了茶再走，好吗？”

“不啦，我不能等，林内特。我太激动了，我得回去告诉赛蒙。我知道我疯了，亲爱的，可我没有办法。我想结了婚我这毛病会好的。结婚似乎总是能使人们清醒过来。”

她在房门口转过身来，站了一会儿，然后奔回来，像小鸟似的和林内特最后再很快地拥抱一次。

“亲爱的林内特——没有人像你这样好。”

6

加斯东·布隆丹先生是时髦的“大婶”餐厅的老板，他不是一个喜欢向他的顾客表示奉承的人。有钱的阔佬，漂亮的女人，声名狼藉的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这些人想要布隆丹先生对他们另眼相看，予以特殊殷勤接待，那可能只是徒劳。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布隆丹先生才会慨然屈尊来招呼一位客人，陪他到一张特别的桌子前面，以得体的语言和他交谈。

这天晚上，布隆丹先生曾三度对顾客表示了特别款待——一次是对一位公爵夫人；一次是对一位贵族，他是个著名的赛马迷；一次是对一位相貌滑稽、嘴唇上留着大黑胡子

的矮个子，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可能认为这位先生光临“大姊”餐厅，并不会带来光彩。

可是布隆丹先生对这位先生周到得过了头。尽管半小时前就已经对顾客宣布没有空桌子，然而现在一张空桌子神秘地出现了，而且是在最好的位置上。布隆丹先生以一种无微不致的殷勤，把这位客人带到这张桌子前面。

“当然，对你来说，空桌子总是有的，波洛先生！我真希望你能多多光临敝店。”

赫尔克里·波洛微笑，他记起了一件往事，那次事件中的角色计有：一具死尸，一名侍者，布隆丹先生本人和一位很可爱的夫人。

“你太客气了，布隆丹先生。”他说。

“你就一个人吗，波洛先生？”

“对，就我一个人。”

“哦，好，朱尔斯将为你安排一顿像诗一般的美餐——它完全是一首诗！女人有个缺点，不管她多么迷人，会叫你注意力分散，食而不知其味！你会吃得满意的，波洛先生，我可以保证。啊，至于用什么酒——”

接下来是有关烹调的对话，餐厅总管朱尔斯也帮着出主意。

布隆丹先生在走开之前停留了片刻，压低声音推心置腹地问：

“你手头有重要案件吗？”

波洛摇摇头。

“哎，我是个清闲的人，”他轻声地说。“我工作了一生，

稍稍有点积蓄，现在我有条件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了。”

“我羡慕你。”

“不，不，你要是羡慕我那就不聪明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悠闲的生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愉快。”他叹了一口气。“这话说得真对：为了免得脑子费力去思考，人总得去找事情做。”

布隆丹先生两手一举。

“可是有许多事情可做！可以去旅行！”

“对，可以去旅行。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坏。今年冬天我想去游览埃及。他们说那里的气候极好！可以逃避掉那蒙蒙大雾、灰暗的色调，和那单调乏味下不完的雨。”

“啊！埃及。”布隆丹先生低声细气地说。

“我认为甚至于现在就可以到那里去，乘火车去，除了渡过英吉利海峡之外不必乘船。”

“啊，乘船，这对你不适合吧？”

赫尔克里·波洛摇摇头，身体微微一颤。

“对我也不适合，”布隆丹先生深有同感地说。“它对胃起的作用很奇怪。”

“可是只对某些人的胃起作用！有些人对大海摇晃根本不在乎；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舒服。”

“这可是好上帝的不公平哪。”布隆丹先生说。

他伤心地摇摇头，然后走开，回味着他那对上帝大为不敬的念头。

脚步平稳轻巧，双手动作熟练的侍者们正伺候着上菜。梅尔巴式烤面包、奶油，冰香槟酒用的小桶，精美晚餐的附

属品应有尽有。

黑人乐队奏起使人忘形的、怪异的、不协调的噪音。伦敦人纷纷起舞。

赫尔克里·波洛旁观着，把所得的印象记录在他那井井有条的脑子里。

大部分的面孔显得多么厌倦而困乏呀！可是有些矮胖的男人，却跳得很快活……而他们舞伴的脸上却露出似乎是耐心忍受着的神情。那个穿紫衣裳的胖女人看上去容光焕发……毫无疑问，生活给胖子带来了补偿……那种热情，那种兴致勃勃——这些都是时髦的身材苗条的人所不具备的。

一些年轻人，有的心不在焉，有的神情厌倦，有的肯定是不快乐。把青春说成是快乐的时期是多么荒谬啊——青春是最脆弱的时期。

当他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时，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这一对十分相配——男的高大、宽肩，女的苗条、娇美。两人的身体随着节奏移动，充满快乐；为此时此地感到快乐，为他们彼此感到快乐。

舞曲突然停止，人们拍手，接着舞曲又起。在跳完加奏的第二支舞曲后，这一对回到他们的桌边，这桌子离波洛很近。姑娘脸上发红，她笑着。当她坐下仰头朝着她的伴侣时，波洛有机会研究她的脸。

她的眼睛里除笑意之外，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赫尔克里·波洛疑惑地摇摇头。

“她爱得太深，这个小姑娘，”他自言自语，“这可不安

全。对，这不安全。”

接着他听到两个字：“埃及”。

他们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那姑娘的声音年轻、清新、高傲，带那么一点点柔和的外国卷舌音；那男人的声音悦耳、低沉，是有教养的英国音。

“我并不是乐观得过早，赛蒙。我告诉你，林内特不会使我们失望！”

“我可能使她失望。”

“胡扯——这个职务对你正合适。”

“其实我也这样想……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什么怀疑。而且我打算好好干——为了你！”

那姑娘笑了，笑声里充满真正的快乐。

“我们要等待三个月——吃准你不会让她辞退——然后——”

“然后我就把我的一切交给你——这就是主要之点，对吗？”

“我说，我们到埃及去度蜜月。管它要花多少钱！我这一生一直想到埃及去。去看尼罗河、金字塔、沙漠……”

他说着，声音有点含糊：“我们一起去观光，杰基……一起。这岂不美妙？”

“我不知道。这对你也会像对我一样美妙吗？你真的爱得像我一样深吗？”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她的眼睛睁大——几乎露出害怕的神色。

那男人马上干脆地回答：“别说蠢话了，杰基。”

可是那姑娘重复说:“我不知道……”

然后她耸耸肩说:“我们去跳舞吧。”

赫尔克里低声自语:

“Une qui aime et un qui se laisse aimer[1],是啊,我也不知道。”

7

乔安娜·索思伍德说:“假如他是个可怕的粗汉子怎么办?”

林内特摇着头说:“哦,他不会是那样的。我可以相信杰奎琳的眼力。”

乔安娜低声说:“啊,可是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会露出本来面目。”

林内特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然后她换了个话题。

“我该去找布赖斯先生研究那些方案。”

“方案?”

“对,村里人的那些可怕的、不卫生的旧房子。我要把那些房子拆掉,把住的人迁走。”

“你是多么讲究卫生而又有公益精神哪,亲爱的!”

“不管怎样,他们得走。那些房子居高临下,看得见我的新游泳池。”

“住在那些房子里的人愿意走吗?”

① 法语:女的爱着男的、男的让女的爱。——译注。

"大部分人很高兴。一两个人讲不通——真叫人不耐烦。他们似乎不明白他们的居住条件将会得到多么大的改善!"

"我看这事你做得相当专横。"

"我亲爱的乔安娜,真的,这是为他们好。"

"对,亲爱的,我相信这是为他们好。强迫的善举。"

林内特皱眉。乔安娜大笑。

"得啦,承认你是个暴君吧。仁慈的暴君,如果你愿意这样说!"

"我才不是个暴君哩。"

"可是你喜欢为所欲为!"

"并不见得。"

"林内特·里奇韦,你能正眼看着我,告诉我有哪一次你没有照你的意思办事吗?"

"有许多次。"

"是啊,'有许多次'——说得倒轻巧——可是举不出具体事例。你连一个事例也想不出,亲爱的,不管你怎样使劲地想!林内特坐在她的黄金车里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内特尖声地说:"你认为我自私?"

"不——我不过是认为你不可抗拒。金钱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拜倒在你面前。你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东西,你就用微笑来弄到手。结果你就成了'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林内特·里奇韦。'"

"别说傻话了,乔安娜!"

"好吧,你难道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我想我是什么都有了……不知怎么的，还有点叫人厌烦！”

“当然叫人厌烦，亲爱的！也许你不久就会玩腻了，感到非常无聊。可是同时你又坐在黄金车里为胜利而高兴。不过我想知道，真的想知道，如果你想要去走一条插了‘不准通行’路标的路，那将会如何？”

“别傻了，乔安娜。”林内特说。这时温德尔沙姆勋爵走到他们一起来了，她转身对他说：“乔安娜正在对我说些最难听的话。”

“都是打抱不平，亲爱的，都是打抱不平。”乔安娜含糊地说、一面起身离座。

看到温德尔沙姆眼睛微光一闪，她没有道歉就离开了他们。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作出决定了吗，林内特？”

林内特慢腾腾地说：“我是不是太无情了？我想，如果我没拿定主意，我就应该说‘不’——”

他打断她：

“别说了。我会给你时间的——要多少就给多少。但是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快乐的。”

“你知道，”林内特用几乎是孩子气的抱歉声调说，“我过得很高兴——特别是有了这一切。”她把手一挥：“我要使沃德庄园成为我理想中的乡间住宅，而且我认为我搞得不坏，你说对吗？”

“搞得好极了。规划得极好。一切都无懈可击。你非常

聪明，林内特。”

他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喜欢查尔顿伯里庄园，对吗？当然，需要使它现代化，以及如何等等——但是在这方面你是那么聪明。你喜欢做这些事情。”

“啊，当然，查尔顿伯里庄园非常美妙。”

她说得热情奔放，可是内心突然感到一阵冰凉。一个不协调的音调响了起来，破坏了她对生活的满足之感。当时她没有去分析这种感情，可是事后，等温德尔沙姆走了，她就试图去探索她内心深处的思想。

查尔顿伯里庄园——对，原因就在于此——她讨厌人家提起查尔顿伯里庄园。可是为什么？查尔顿伯里庄园小有名声。温德尔沙姆的祖先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占有这座庄园。当上查尔顿伯里庄园的女主人就能在社交界取得无比卓越的地位。温德尔沙姆是最值得弄到手的英国贵族。

他自然不可能把沃德庄园放在眼里……沃德庄园怎么也比不上查尔顿伯里庄园。

啊，可是沃德庄园是她的！她看中它，买了它，重建它，装修它，在它上面花大笔的钱。这是她的产业——她的王国。

可是如果她和温德尔沙姆结婚，在某种意义上沃德庄园就不值得考虑了。他们何必拥有两处乡间宅第？而且这二者之中，要放弃的自然是沃德庄园。

她，林内特·里奇韦，将不复存在。她将是温德尔沙姆勋爵夫人，给查尔顿伯里庄园和它的男主人带过去一大笔嫁妆。她将成为王后，而不再是女王。

“我在发傻。”林内特自言自语。

可是很奇怪，她的确厌恶那种放弃沃德庄园的想法……

此外，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在使她不得安宁吗？

杰基的声音带着那种奇怪的模糊声调说：“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就会死！我会死。我会死……”

如此肯定，如此认真。她，林内特，对温德尔沙姆是否也有这种感情呢？她肯定没有。也许她永远不可能对任何人有这种感情。有这种感情——一定是——很奇妙……

从开着的窗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林内特急躁地抖动了一下。那一定是杰基和她的年轻人。她得出去迎接他们。

她站在门口时，杰奎琳和赛蒙·多伊尔正走出汽车。

“林内特！”杰基朝她奔去。“这是赛蒙。赛蒙，这是林内特，她是世界上最妙的人。”

林内特看见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年轻人；他长着深蓝色的眼睛，鬈曲的棕发，方下巴；他那纯朴的微笑带着孩子气，十分动人……

她伸出一只手。那只握她的手有力而温暖……她喜欢他那样看她，充满天真、真诚的爱慕。

杰基对他说过她很妙，一见之下他认为她分明是个妙人儿……

一阵温暖、甜蜜、使人陶醉的感情流遍她全身。

“这多好哇！”她说。“进来吧，赛蒙，让我好好地欢迎我新来的田产管理人。”

当她转身带路时,她心里想:"我非常——非常快乐。我喜欢杰基的年轻人……我喜欢他极了……"

然后她突然感到一阵痛苦:"幸运的杰基……"

8

蒂姆·阿勒顿坐在柳条椅上靠着椅背,一面眺望大海,一面打哈欠。他朝他母亲斜看一眼。

阿勒顿太太是个五十多岁的漂亮白发女人。她每次看她的儿子,都紧闭着嘴,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来掩盖她对他的深切的爱。这连素不相识的人都骗不过,而蒂姆对此则是心里完全有数。

他说:"你真的喜欢马略尔卡[1]这地方吗,妈妈?"

"嗯,"阿勒顿太太考虑了一下说,"这地方过日子便宜。"

"而且冷。"蒂姆说,微微发抖。

他是个瘦长的年轻人,黑头发,狭胸膛。他的嘴有一种甜蜜的表情,双眼显得悲哀,下巴缺乏决断,一双手柔美细长。

几年前他生过肺结核,身体一直不见健壮。据说他在"写作",但是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不欢迎人家问他写成了多少页文章。

"你在想什么,蒂姆?"

---

① 西班牙的一个海岛,在地中海西部,靠近西班牙的东海岸。——译注。

阿勒顿太太警觉起来。她那明亮的深棕色眼眼露出怀疑的神色。

蒂姆·阿勒顿朝她笑笑。

“我在想埃及。”

“埃及?”阿勒顿太太怀疑自己听错了。

“真正温暖的气候,亲爱的。懒洋洋的金色沙漠,尼罗河。我想去游览尼罗河,你想去吗?”

“啊,我想去。”她的声音冷淡,“可是到埃及去花费很大,亲爱的。那不是花一个小钱都得计算的人能去的地方。”

蒂姆笑了。他站起来,伸伸懒腰。突然他显得活跃而起劲。他的声音激动。

“费用是我的事。是的,亲爱的。在证券交易所小试投机,结果完全满意。我今天早上听到了消息。”

“今天早上?”阿勒顿太太尖声说,“你只收到一封信,而那封信——”

她止住了,咬着嘴唇。

蒂姆似乎一时不能肯定是给她逗乐了还是惹气了。给逗乐了的想法占了上风。

“而那封信是乔安娜写来的。”他冷静地把她的话接着说完。

“你猜得很对,妈妈。你会成为一个多么高明的女侦探哪!有你在旁边,鼎鼎大名的赫尔克里·波洛可要留心他的桂冠哪。”

阿勒顿太太似乎给惹气了。

“我只不过碰巧看见信封上的字迹。”

"于是你就知道那不是证券经纪人的字迹?很对。其实我是昨天从他们那里听到消息的。可怜的乔安娜,她的字迹太容易让人认出来——就像一只喝醉酒的蜘蛛在信封上乱爬。"

"乔安娜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消息?"

阿勒顿太太极力使她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平平常常。她儿子和他的远房表妹乔安娜·索思伍德之间的友谊一直使她恼火。这并不是由于如她所说的那样,其中有点"私情"。她很清楚并无此事。蒂姆对乔安娜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情意,她对他也是如此。他们两人意气相投似乎是由于他们都爱传流言蜚语,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他们两人都喜欢和人接触,喜欢议论别人。乔安娜说话虽然尖刻,然而却能引人发笑。

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蒂姆爱上乔安娜,才使得阿勒顿太太每当乔安娜在场,或收到她的来信时变得态度有些生硬。

这是由于那种难以捉摸的其他感情——未曾公开承认的妒忌,妒忌蒂姆和乔安娜在一起时他真心感到快乐。他和他的母亲相处得极好,因此每当阿勒顿太太看到他精神贯注于别的女人,并对她感到兴趣时,她总是有些微微吃惊。她也感觉到当蒂姆和乔安娜在一起时,她一露面就使这两个青年男女之间有一重障碍。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两人促膝谈心时,一看见她来就言语支吾,似乎是出于对长辈的礼节,不得不故意请她也来一起谈天。很明显,阿勒顿太太不喜欢乔安娜·索思伍德。她认为她虚伪、做作,而且本性浅薄。她感到难以使自己不直率地说出这些看法。

作为对她的回答,蒂姆从衣袋拿出信来打开看。他母亲注意到那是封长信。

"消息不多,"他说。"德夫尼什夫妇离婚。老蒙蒂因喝酒开车受审。温德尔沙姆到加拿大去了。林内特把他扔掉似乎使他很伤心。她肯定要和她的田产管理人结婚。"

"这太异乎寻常!这男人很可怕吗?"

"不,不,一点也不。他是德文郡地方的多伊尔家族的人。当然,他没有钱——实际上他和林内特最要好的朋友订过婚。这有点过分了。"

"我认为这太不好了。"阿勒顿太太说,她脸上发红。

蒂姆深情地朝她瞥了一眼。

"我知道,亲爱的,你不赞成抢走别人的丈夫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从前我们有我们的准则,"阿勒顿太太说。"这可是件好事!如今年轻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到处胡来,高兴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蒂姆微笑说:"他们不仅仅这样认为,而且也真的做了。你就看林内特·里奇韦吧!"

"啊,我认为这很可怕。"

蒂姆朝她眨眼。

"高兴起来吧,你这个老顽固!也许我同意你的看法。不管怎样,我可还没有抢过别人的夫人或是未婚妻呀。"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做这种事。"阿勒顿太太说。她接着高兴地说:"我是把你规规矩矩地教养大的。"

"所以功劳归于你,而不归于我。"

他一面把信折叠起来，一面和她打趣。阿勒顿太太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大部分的信他都给我看。乔安娜的信他却只给我念些片断。"

可是她把这种没意思的想法放在一边，正是像过去那样，决心做一个有教养的女人。

"乔安娜过得愉快吗？"她问。

"平平常常。她说她打算在伦敦'五月市场'贵族住宅区开一家熟食店。"

"她总是说手头拮据，"阿勒顿太太说，声调里带着愤恨。"可是她到处旅行，而且她在穿着上一定花了很多钱。她总是穿得很漂亮。"

"啊，她那些衣服恐怕是用不着付钱的。"蒂姆说，"妈妈，这不是像你的旧脑筋想的那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收到账单不去付钱。"

阿勒顿太太叹了口气。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做到不付账。"

"这是一种特殊才能，"蒂姆说。"只要你十分爱好奢侈，而且绝对不具有价值观念，他们就会让你任意赊欠。"

"是吗？可是到头来你会到破产法庭上去，就像可怜的乔治·沃德爵士那样。"

"你对那个老马贩子同情——大概因为他在一八七九年的一次舞会上把你叫做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

"一八七九年我还没有生下来哩。"阿勒顿太太起劲地反驳，"乔治爵士风度翩翩，我不许你说他是马贩子。"

"我是从知情人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趣事的。"

“你和乔安娜谈起别人，只要能损人、不管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蒂姆竖起眉毛。

“亲爱的，你很激动。我不知道你是这样欢喜老沃德。”

“你不明白出售沃德庄园使他多么难过。他非常欢喜那个地方。”

蒂姆咽下那句不费气力就想到的反驳的话。归根到底，他又有什么资格去作出判断？相反，他却体贴地说：

“你知道，我想你说得很对。林内特请他去看看她把房子修改得如何，他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当然。她该懂得她本不应该去请他。”

“我知道他非常恨她——每当看见林内特，他都要低声骂她。他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出最高价钱买下他那让虫蛀了的家产。”

“你难道这也不懂吗？”阿勒顿太太尖声说。

“坦白地说，”蒂姆平静地说，“我不懂。为什么要生活在过去之中？为什么老留恋着过去的事？”

“用什么来代替过去呢？”

他耸耸双肩：“也许是刺激。新奇事物。那种期待每天有新事情发生的快乐。不去继承一片无用的土地，而去追求自己赚钱的快乐——用自己的脑子和本领去赚钱。”

“其实，是在证券交易所赚了一笔！”

他笑了：“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在证券交易所输了，那又该怎么办？”

“亲爱的，这可说得不得体。今天说这话尤其不恰当

……到埃及去的事怎么样啦?"

"这——"

他打断她的话,对她微笑着说:"这事定了。我们两人一直想看看埃及的风光。"

"你说什么时候去?"

"哦,下个月。那里一月份最妙。我们还可以有几个星期在这家旅馆里享受和那些旅客们交往的无比乐趣。"

"蒂姆。"阿勒顿太太责怪地说。然后她心虚地接着说:"我答应了利奇太太让你陪她到警察局去。她不懂西班牙语。"

蒂姆做了个鬼脸。

"为了她的戒指?那个贪得无厌的人的一只红宝石戒指?她还坚持说戒指是让人偷掉的吗?你要我去我就去,可这是浪费时间。她只会给可怜的侍女招来麻烦。那天她下海游泳时,我清清楚楚看见戒指戴在她手指上。戒指掉进水里而她一直没有发觉。"

"她说她分明记得脱下戒指放在梳妆台上。"

"她没有脱下。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个女人是个傻瓜。在十二月里神气活现地朝海里跑,还假装说海水暖和,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个傻瓜,其实是凑巧那时候阳光比较亮罢了。不管怎么,应该不准胖女人游泳;她们穿上游泳衣叫人看了倒胃口。"

阿勒顿太太低声说:"我真觉得我应该不再游泳了。"

蒂姆放声大笑。

"你?你比许多年轻女人漂亮得多。"

阿勒顿太太叹了口气说："我希望你能在这里多遇见些年轻女人。"

蒂姆坚决地摇头。

"我可不希望。没有外人来打扰，你和我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

"如果乔安娜在这里，你会高兴吗？"

"我不会高兴。"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坚决，"你全弄错了，乔安娜能逗我乐，可是我并不真的喜欢她；让她老是在旁边会使我心烦。谢天谢地她不在这里。如果要我再也不和乔安娜见面，我也无所谓。"

他接着几乎是低声悄悄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我对她真正尊敬和赞美；我想，阿勒顿太太，你完全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他母亲脸红了，似乎很慌乱。

蒂姆认真地说："世界上真正美好的女人并不多。你正好是其中之一。"

9

在一间俯瞰纽约中央公园的公寓房间里，罗布森太太大声说："这简直太美啦！科妮莉亚，你真是个最幸运的姑娘。"

科妮莉亚·罗布森听了脸马上红了。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笨手笨脚的姑娘，长着一双狗眼似的棕色眼睛。

"哦，这真太好了！"她喘了口气说。

老范·斯凯勒小姐头斜在一边，表示对穷亲戚的这种正确态度感到满意。

“我一直梦想到欧洲去旅行，”科妮莉亚叹了口气说，“刚才我还觉得永远没有机会到欧洲去哩。”

“当然，鲍尔斯小姐跟我一起去，像往常一样，”范·斯凯勒小姐说，“但是让她陪我到交际场合上，我就发现她见识有限——很有限。有许多小事情科妮莉亚可以替我做。”

“我太愿意替你去做，玛丽表姐。”科妮莉亚急切地说。

“好吧，好吧，那就算说定了，”范·斯凯勒小姐说，“去找鲍尔斯小姐，亲爱的。我该吃鸡蛋牛奶酒了。”

科妮莉亚走开了。她母亲说：“亲爱的玛丽，我真是非常感激你！我想你是知道的，科妮莉亚在社交方面不顺利，因此她感到很难过。她心里委屈。如果我有钱能带她去旅行该多好——可是自从内德死了以后我们的境况你也知道。”

“我很高兴带她去，”范·斯凯勒小姐说，“科妮莉亚干些零碎事很不错，她愿意跑腿，不像如今有些年轻人那样自私。”

罗布森太太站起身来吻她那阔亲戚的有皱纹的稍微发黄的脸。

“我太感激了。”她声明说。

在楼梯上她遇见了一个干练的高身材女人，端着一杯有泡沫的黄色饮料。

“啊，鲍尔斯小姐，你要到欧洲去？”

“是呀，罗布森太太。”

“多美妙的旅行啊！”

“是呀，我相信一定会很有趣。”

“你从前到外国去过吗？”

“哦，去过，罗布森太太。去年秋天陪范·斯凯勒小姐到巴黎去过。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埃及。”

罗布森太太犹豫了。

“我真希望——不会出什么——事情。”

她放低了声音。可是鲍尔斯小姐用平常的声音回答：

“哦，不会的，罗布森太太；我会留神那种事情的。我总是非常小心注意的。”

可是当罗布森太太缓步继续走下楼梯时，还是有一片阴影笼罩着她的脸。

10

安德鲁·彭宁顿先生在他的市区事务所里，正在打开他的私人信件。突然他紧握拳头，嘭的一声打在写字台上；他涨红着脸，前额上的两根青筋直暴起来。他按了写字台上的电铃，一个漂亮的速记员马上出现。

“请罗克福特先生到这里来。”

“是，彭宁顿先生。”

几分钟后，彭宁顿的合伙人斯顿代尔·罗克福特走进办公室。这两人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瘦高身材，头发开始变白，胡子刮得干净，脸上显得聪明。

“出了什么事，彭宁顿？”

彭宁顿正在第二遍读信。他抬起头来说：“林内特结婚

了……"

"什么?"

"你听见了我的话！林内特·里奇韦结婚了!"

"怎么结的婚？什么时候结的婚？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

彭宁顿朝写字台上的日历瞥了一眼。

"她写这封信时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现在结婚了。四号上午，就是今天。"

罗克福特倒在一张椅子里。

"唷！事先不通知！没有消息！男的是谁?"

彭宁顿查阅那封信。

"多伊尔。赛蒙·多伊尔。"

"他是怎么样的人？听说过他吗?"

"没有。她讲的不多。……"他扫视信上一行行整齐的直写的笔迹。"认为业务上有漏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结了婚。"

这两人目光相遇。罗克福特点了点头。

"这需要好好想一想。"他轻轻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正要问你。"

两人闷坐着。然后罗克福特问："想出了点子吗?"

彭宁顿慢腾腾地说："'诺曼底'号邮轮今天开船。我们两人中去一个还赶得上。"

"你疯啦！这是干什么呀?"

彭宁顿开始说："那些英国律师——"然后停住了。

"他们怎样？你当然不会去和他们打交道。你疯啦！"

"我并不是说，你——或者我要到英国去。"

"那你有什么高见？"

彭宁顿把信摊平在桌上。

"林内特要到埃及去度蜜月。打算呆一个多月……"

"埃及——呃？"

罗克福特考虑了一下。然后他抬头遇上了彭宁顿的目光。

"埃及，"他说，"这就是你的主意！"

"对——偶然相遇。去旅行。林内特和她的丈夫——蜜月气氛。可能搞得成。"

罗克福特怀疑地说："她很精明，林内特是……但是——"

彭宁顿轻轻地接下去说："我想可能有办法——搞成功。"

他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遇。罗克福特点了点头。

"好吧，老家伙。"

彭宁顿看了看钟。

"我们得赶快——不管我们两人谁去。"

"你去，"罗克福特急忙说。"你总会受林内特欢迎。'安德鲁叔叔。'这正合适！"

彭宁顿的脸色变得冷酷。他说："我希望我能搞成功。"

"你一定得搞成功，"他的合伙人说，"情况很紧急。……"

11

威廉·卡迈克尔朝开门询问的瘦个子青年说:"去请吉姆先生来。"

吉姆·范索普走进房间,朝他叔父疑问地看着。老人朝他点头,咕哝着。

"哼,你来了。"

"你叫我?"

"你来看看这个。"

年轻人坐下来,把一叠文件拿过来。老人朝他看着。

"怎么样?"

回答来得很快:"先生,似乎其中有鬼。"

那位"格兰特及卡迈克尔"事务所的年长的合伙人又咕哝了一声。

吉姆·范索普把刚收到的来自埃及的航空信重读了一遍:

……在这样的日子里写业务信件似乎太扫兴了。

我们已经在米纳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并去参观了法尤姆[①]。后天我们将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到

① 法尤姆:埃及北部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译注。

鲁克索尔[①]和阿斯旺，也许再下去到喀土穆[②]。今天上午我们到“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去订票时，你猜我首先看见的人是谁？——我那美国受托人安德鲁·彭宁顿。我想两年前他到英国来的时候你看见过他。我没想到他在埃及，他也没想到我在埃及！也不知道我结了婚！想必他错过了我告诉他我结婚的那封信。实际上他将和我们同船去游览尼罗河。这岂不是巧合？谢谢你在这段忙碌的日子里为我做的一切。我——

当那年轻人刚要翻过这一页时，卡迈克尔先生把信从他面前拿过去。

“就这么些，”他说，“其余部分无关紧要。好吧，你是怎么想的？”

他的侄子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啊——我想——不是巧合……”

另一位点头赞同。

“喜欢到埃及去旅行一趟吗？”他大声喊出。

“你认为这样做妥当吗？”

“我认为要抓紧时间。”

“可是，为什么要我去？”

---

① 鲁克索尔：埃及南部城市，在尼罗河畔，近旁有埃及古城底比斯的遗迹。——译注。

② 喀土穆：苏丹首都。——译注。

"用脑子想,孩子,用脑子想。林内特·里奇韦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彭宁顿也没有看见过你,如果乘飞机去,你可能及时到达。"

"先生,这——这我不喜欢。我该做些什么?"

"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脑子想——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如有需要——就行动。"

"这——这我不喜欢。"

"也许你不喜欢——但是你必须去做。"

"这——有必要吗?"

"我认为,"卡迈克尔先生说,"这绝对必要。"

12

奥特伯恩夫人理了理戴在头上披下来用当地料子做的穆斯林头巾,她生气地说:

"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到埃及去。我讨厌耶路撒冷。"

见她女儿不回答,她又说:"我对你说话,你至少得答应一声。"

罗莎莉·奥特伯恩在看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印着:

> 赛蒙·多伊尔夫人,她婚前是社交界的著名美人林内特·里奇韦小姐。多伊尔先生和夫人正在埃及度假。

罗莎莉说："你想到埃及去，妈妈？"

"对，我想去，"奥特伯恩夫人气冲冲地说。"我认为他们这里对待我们太傲慢。我住在这旅馆等于替他们做广告——我的房钱应该打特别折扣以示优待。我向他们作这样的暗示时，我认为他们非常无礼——非常无礼，我就照我想的给他们说了。"

那姑娘叹了口气。她说："哪里都是一样。我希望我们能马上就走。"

"今天早晨，"奥特伯恩夫人接着说，"那个经理竟然敢来对我说所有的房间都预订出去了，要在两天后收回我们的房间。"

"因此我们就得到别处去。"

"没这回事。我做好准备为我的权利而战斗。"

罗莎莉低声说："我想我们不如到埃及去。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当然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奥特伯恩夫人同意。

可是她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正是生死攸关的事。

第二章

“那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大侦探。”阿勒顿太太说。

她和她的儿子在阿斯旺的“瀑布”饭店外面，坐在油漆得很光亮的红色柳条椅上。他们注视着走过去的两个人——一个穿白绸服装的矮个子男人，和一个苗条的高个子姑娘。

蒂姆·阿勒顿身体坐直，异常聚精会神地看着。

“就是那个古怪的小个子？”他不相信地问。

“就是那个古怪的小个子！”

“他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什么？”蒂姆问。

他的母亲笑了：“亲爱的，你好像很激动。人们为什么对犯罪那样感兴趣？我讨厌侦探故事，我从来不看。我认为波洛先生此行并没有秘而不宣的目的。他赚了很多钱，我想他是在见见世面。”

"他似乎还有闲情来欣赏这里最漂亮的姑娘。"

阿勒顿太太把头微微偏向一边，打量着走远去的波洛先生和他女伴的背影。

他身旁的姑娘比他高出大约三英寸。她走路步伐很美，既不呆板，又不懒散。

"我觉得她的确还漂亮。"阿勒顿太太说。她悄悄地斜看蒂姆一眼。她感到有点好笑，鱼儿立刻上钩了。

"不止是还漂亮。可惜她似乎脾气很坏，而且老是绷着脸。"

"也许那只不过是她的表情哪，亲爱的。"

"是个讨厌的年轻女人，我想。可是她很漂亮。"

他们所议论的对象正在波洛先生身旁慢慢地走着。罗莎莉·奥特伯恩转动着一把没有撑开的阳伞，她的表情的确足以证明蒂姆刚才所说的话。她既绷着脸，又显得脾气坏。她紧皱着眉头，嘴唇的红色线条朝下挂着。

他们走出饭店向左转弯，走进了公园里阴凉的浓荫。

赫尔克里·波洛轻声地闲聊着，他的表情和蔼可亲、使人愉快。他身穿一套熨得很仔细的白绸服装，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手拿一根假琥珀柄的、极有装饰意味的驱蝇拂尘。

"——真使我着迷，"他说。"象岛[1] 上的黑色岩石，太阳，河上的小船。是啊，活着真好哇。"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小姐？"

---

① 象岛：尼罗河中的小岛，面对阿斯旺，岛上有古迹。—— 译注。

罗莎莉·奥特伯恩马上回答："我想是这么回事。我觉得阿斯旺是个沉闷的地方。饭店里一半房间空着，人人都是一百多岁——"

她停了下来，咬着嘴唇。

赫尔克里·波洛眼睛一闪。

"是这样，你说得对，我是一只脚在坟墓里的人。"

"我——我不是指你，"那个姑娘说，"对不起，这太不礼貌了。"

"没有关系。很自然，你希望有像你一样年轻的人作伴。啊，至少那里有一个年轻男人。"

"就是老是和他母亲坐在一起的那个人？我喜欢她——可是我觉得他讨厌——那样自高自大！"

波洛微笑。

"那么我——我自高自大吗？"

"哦，我不觉得。"

她显然不感兴趣——但这似乎并没有使波洛生气。他只是安静而自得地说："我最要好的朋友说我十分自高自大。"

"哦，那么，"罗莎莉含糊其辞地说，"我想你总有可以使你自高自大的东西。很遗憾，我对犯罪毫无兴趣。"

波洛严肃地说："我很高兴知道你没有罪恶的秘密需要隐瞒。"

她疑惑地朝他急忙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她绷着的脸变了形。波洛似乎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变化，他接着说：

"你母亲今天没有吃午饭。我想，她身体不会不舒服

吧？”

“这地方对她的身体不适合，”罗莎莉急忙说，“但愿我们能离开这里。”

“我们是同船的游客，不是吗？我们都去游览瓦迪哈勒法[1] 和第二大瀑布？”

“是的。”

他们走出公园的浓荫，来到河边的一条满是尘土的路上。一群眼睛盯着游客的小贩——五个卖念珠的，两个卖明信片的，三个卖刻有圣甲虫的石膏护身符的——几个出租驴子的，和自成一伙但怀着希望的小乞丐朝他们围了过来。

“先生，你要念珠吗？很好，先生。很便宜……”

“太太，你要护身符吗？你看——上面有女王的名字——很吉利……”

“你看，先生——真正的天青石。很好，很便宜……”

“先生，你要骑驴吗？这是头好驴，呱呱叫，先生……”

“先生，你要去采石场遗址吗？这驴很好。别的驴很坏，先生，那驴会跌倒……”

“你要明信片——很便宜——很美的……”

“你看，太太……只要十个皮阿斯特[2] ——很便宜——天青石——这块象牙……”

“这是个很好的拂尘——这全是琥珀……”

“你乘船，太太？我有很好的船，先生……”

---

① 瓦迪哈勒法：今苏丹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译注。

② 埃及的辅币单位。——译注。

“你回饭店，夫人？这是头等的驴……”

赫尔克里·波洛胡乱做了些手势，赶走这些苍蝇似的叮着他们不放的人。罗莎莉像梦游者似的大踏步从这些人中间走过。

“最好装作既听不见又看不见。”她说。

小乞丐并排跟着他们跑，悲哀地低声说：“施舍一点吧！施舍一点吧！呱呱叫——很好——很妙……”

那群穿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的人落在后面了，而苍蝇却成群地叮在他们的眼皮上。这些苍蝇最为固执。那些人却走开去向下一批来的客人展开新的攻势。

现在波洛和罗莎莉走过一家家商店——这里听到的是讨好的劝诱声调……

“你今天来看我的铺子，先生？”“你要象牙雕的鳄鱼，先生？”“我的铺子你没有来过，先生？我给你看很美丽的东西。”

他们走进第五家商店，罗莎莉交给他们几卷胶卷——这是这次散步的目的。

然后他们出来朝河边走去。

一艘尼罗河游轮刚刚停泊，波洛和罗莎莉很感兴趣地看那些游客。

“人不少，是吗？”罗莎莉评论说。

蒂姆·阿勒顿走过来和他们做伴，她回过头来看他。他有些气急，好像他是快步走来的。

他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蒂姆说话。

“乱糟糟的一群人，像往常一样。”他指着走下游轮的客

人、带着贬低他们的口气说。

"他们总是乱七八糟的。"罗莎莉表示同意。

三个人都有那种先来者对后到者评头论足时的优越感。

"嘿!"蒂姆大声说,他的声音突然兴奋起来,"如果那不是林内特·里奇韦,我就不是人。"

如果说这个消息使波洛无动于衷,它却引起了罗莎莉的兴趣。她身体朝前倾,绷着的脸松了下来,她问:"在哪里?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吗?"

"对,和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一起。他们现在正在上岸。我想他就是那个刚刚结婚的丈夫。一时记不起他的姓名。"

"多伊尔,"罗莎莉说,"赛蒙·多伊尔。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过。她简直是奢华极了,不是吗?"

"几乎是英国最有钱的姑娘。"蒂姆高兴地说。

这三个旁观者不作声地看着游客们上岸。波洛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他那两个同伴所评论的对象。他低声说:"她真漂亮。"

"有些人是什么东西都有。"罗莎莉忿忿地说。

当她看着那个姑娘走上跳板时,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妒忌表情。

林内特·多伊尔打扮得无可挑剔,好像她是在走上轻歌剧的舞台中心。她也像有名的女演员那样有把握。她习惯于让人看,让人赞赏,习惯于在她行踪所到之处成为人人注目的中心。

她感觉到人们在盯着她看——同时又几乎不感觉到他

们的存在;人们的这种赞赏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走上岸,同时在演一个角色,即使她是无意地在演这个角色,度蜜月的社交界知名的而富有美貌的新娘。她微笑着转向她身旁的高个子男人,和他说了些什么。他回答,他的声音似乎引起了赫尔克里·波洛的兴趣。他眼睛一亮,皱起双眉。

这对新婚夫妇在他身旁经过。他听见赛蒙·多伊尔说:

"我们将会想办法挤出时间,亲爱的。如果你喜欢这地方,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呆上一两个星期。"

他的脸转向她,热切、爱慕,有点低声下气。

波洛若有所思地用眼睛打量他——宽肩膀、晒黑的脸、深蓝眼睛、孩子般单纯的微笑。

"走运的家伙,"蒂姆等他们走过去之后说。"竟然找到一个没有腺组织肥大症和平脚病的女继承人!"

"他们似乎非常快乐,"罗莎莉说,声音里露出妒意。突然她又说了一句"这不公平",但声音很低,蒂姆没有听出说的是什么。

可是波洛听到了。刚才他还有些困惑地皱着眉头,可是现在他朝她很快地看了一眼。

蒂姆说:"现在我该替我母亲去取点东西了。"

他把帽子抬了一抬就走了。波洛和罗莎莉慢慢地朝饭店的方向走回去,挥手打发掉又想来租驴子给他们的人。

"小姐,这不公平,是吗?"波洛轻轻地问。

那姑娘生气地涨红着脸。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重复你刚才低声说过的话呀。哦,对的,你说过。"

罗莎莉·奥特伯恩耸了耸肩。

"一个人有那么多东西真有点太过分了。有钱,漂亮的容貌,优美的体态,还有——"

她停住了,波洛接着说:

"还有爱情?呃?还有爱情?可是你不知道——他很可能是为了钱才和她结婚的!"

"你没有看见他朝她看的那副样子吗?"

"哦,看见了,小姐。该看的我都看见了——的确,我看见了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是什么?"

波洛慢慢地说:"我看见,小姐,女人双眼下面的黑纹。我看见一只手紧握阳伞,使得指关节都变白了……"

罗莎莉让他说得一惊。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闪闪发光的不都是黄金。我是说虽然那位夫人有钱、美丽、让人爱,可是,尽管如此,有些事情不对头。而且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

"是吗?"

"我知道,"波洛皱着眉头说,"我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听到过那个声音——多伊尔先生的声音——但愿我能记得是在什么地方。"

可是罗莎莉并不在听他说话。她呆站着,用她的阳伞尖在松软的沙上画图样。她突然猛烈地爆发:

"我真可鄙,十分可鄙。我是道道地地的野兽。我要扯掉她身上的衣服,一脚踩在她那可爱、傲慢、自信的脸上。我是一只吃醋的猫——我就是这样感觉的。她出够风头,又那样泰然自若。"

赫尔克里·波洛似乎对她的爆发感到有点惊讶,他和蔼地抓住她的手臂摇了一摇。

"Tenez[①] ——你说出那些话会觉得好过一些!"

"我恨她!我从来没有把一个初次见面的人恨成这样。"

"好极了!"

罗莎莉疑惑地朝他看,然后她的嘴唇抽动,她笑了。

"Bien[②]."波洛说,他也笑了。

他们友好地走回饭店。

"我该去找我的妈妈。"罗莎莉说。那时他们走进凉爽而微暗的门厅。

波洛从另一边穿出去,走上俯瞰尼罗河的阳台。阳台上铺好一张张小桌子准备开晚茶,但是现在时间还早。他站住,朝尼罗河望了一会儿,然后走下阳台信步穿过花园。

有人在炎热的阳光下打网球。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下陡峭的山路。在这里,他坐在一张俯瞰尼罗河的长凳上,偶然遇见了在"大姉"餐厅见过的姑娘。他立即认出了她。她的脸,那天晚上看见时,就牢牢刻在他的记忆里。现在这张脸上的表情很不相同。她更苍白一些,更瘦一些,脸

① 法语:请安静。——译注。

② 法语:好哇。——译注。

上的皱纹显示出精神上的极端疲惫和巨大的痛苦。

他退后几步。她没有看见他;他朝她看了一会儿,没有让她疑心他在近旁。她那小巧的脚不耐烦地在地上拍打。她那暗藏着怒火的眼睛里闪着奇怪而隐秘的胜利光芒,而这胜利使她痛苦。她在朝着尼罗河远望,河上有一些扬着白帆的船在轻轻驶过荡漾的水波。

一张脸——一个声音,这两者他都记起来了。这个姑娘的脸和他刚才听到的声音,刚结婚的新郎的声音……

就在他端详这个未发现他的姑娘之时,下一幕戏开场了。

声音从上面传来。坐在凳子上的姑娘跳了起来。林内特·多伊尔和她的丈夫走下小路。林内特的声音快乐而自信,脸上的疲劳和肌肉的紧张都消失了,林内特很快乐。

站在那里的姑娘朝前走一两步。那两个人突然站住。

"你好,林内特,"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说,"你在这里!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哪。喂,赛蒙,你好吗?"

林内特·多伊尔轻叫了一声,然后退缩,靠在一块大石头上。赛蒙·多伊尔勃然大怒,他那漂亮的脸抽搐着。他走上前去,好像要打这个细瘦身材的姑娘。

她小鸟似的把头一摆,发出信号,暗示她察觉有陌生人在近旁。赛蒙回头,他看到了波洛。他尴尬地说:"你好,杰奎琳,我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你。"

这话说得极为勉强,谁也不会相信。

那个姑娘朝他们露齿一笑。

"很意外吧?"她说。然后,她点了点头,沿小路朝上面走

去。波洛悄悄地向相反方向走去，在路上他听见林内特·多伊尔说：

“赛蒙——看在上帝分上！赛蒙——我们怎么办？”

第 三 章

晚饭已过。柔和的灯光照亮了瀑布饭店外面的阳台。住在饭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在阳台上，他们坐在一张张小桌子旁边。

赛蒙和林内特·多伊尔走了出来，一个身材高大、风度高贵、头发灰白的人跟在他们旁边，这人长着精明的美国面孔，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这一行人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坐在近旁的蒂姆·阿勒顿站起来走上前去。

“我想你不记得我了，”他优雅地对林内特说，“我是乔安娜·索思伍德的表哥。”

“啊，是的——我真笨！你是蒂姆·阿勒顿。这是我丈夫……”声音有点颤抖，是骄傲，还是害羞？“——这是我的美国受托人彭宁顿先生。”

蒂姆说：“你一定要和我的母亲见见面。”

几分钟后他们坐到一起——林内特在角上，蒂姆和彭宁顿在她两边，两人都在和她说话，争着引起她的注意。阿勒顿太太则和赛蒙·多伊尔谈天。

弹簧门给推开了。在角上挺直而优美地坐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那个人突然一阵紧张，看到穿出来走进阳台的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她心情松弛下来。

阿勒顿太太说："你不是此地惟一的名人，亲爱的。那位有趣的小个子男人是赫尔克里·波洛。"

她轻轻地说着，由于本能的社交机智，她说这些话来打破令人难堪的沉默，可是林内特听了却一怔。

"赫尔克里·波洛？当然——他这人我听说过……"

她似乎忽然有点出神。她旁边的那两个男人一时不知所措。

波洛已经缓步走到阳台边上，可是立刻有人请他过去。

"请坐，波洛先生。多么可爱的夜晚！"

他遵命。

"Mai oui，Madame[①]，的确是美丽。"

他彬彬有礼地朝奥特伯恩夫人微笑。黑薄绸披纱和那可笑的头巾太滑稽了！奥特伯恩夫人用她那高昂而抱怨的声音说：

"现在这里有不少的社会名流，不是吗？我想我们不久就会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的消息了。社交界的美人，著名的小说家——"

---

① 法语：是啊，当然 夫人。——译注。

她停住，故作谦虚地一笑。

波洛不是看到，而是感觉到他对面的那个板着脸、皱着眉的姑娘在退缩，她的嘴唇绷得比以前更紧了。

“目前你是否正在写一部小说，夫人？”他询问。

奥特伯恩夫人又忸怩地一笑。

“我这人非常懒。我真应该认真地干起来。我的读者开始等得不耐烦了——还有我的出版商，可怜的人！每一班邮件都有信来请我快写！甚至打电报来！”

他再一次感觉到那个姑娘在黑暗中移动。

“我可以告诉你，波洛先生，我到这里来一半是为了采集地方色彩。《白雪黄沙》——这就是我的新作的书名。强烈——挑逗。白雪——在沙漠上——初次遇到火焰般的情欲就融化了。”

罗莎莉站起身来，嘴里低声咕哝些什么，然后走开，到下面笼罩在黑暗中的花园里去了。

“一个人必须强烈，”奥特伯恩夫人接着说，摆动头巾来加强语气。“强烈的内容——我写的书就是这样——这最为重要。图书馆禁止我的书——没有关系！我说的是真话。性欲——啊！波洛先生——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害怕性欲？它是宇宙的中心！你看过我的书吗？”

“遗憾，夫人！你知道，我不大看小说。我的职业——”

奥特伯恩夫人坚决地说：“我一定要给你一本《无花果树下》。我想你会觉得这本书有分量。写得直言不讳——但是写得真实！”

“太感激你了，夫人。我一定以很大的兴趣来看这本书。”

奥特伯恩夫人沉默了一两分钟。她摆弄着在她脖子上绕了两圈的那一长串念珠。她朝两边很快地看了看。

"也许——我现在就悄悄上去给你拿书。"

"哦,夫人,请不要麻烦啦。以后——"

"不,不。不麻烦。"她站起身来,"我想给你看——"

"怎么回事,妈妈?"

罗莎莉突然出现在她身旁。

"没什么,亲爱的。我想上去拿本书给波洛先生。"

"是《无花果树下》?我去拿。"

"你不知道书在哪里,亲爱的。我去。"

"我知道在哪里。"

那姑娘快步穿过阳台走进饭店。

"让我向你祝贺,夫人,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波洛说,向她鞠了一个躬。

"罗莎莉?是的,是的——她长得漂亮。可是她心肠很硬,波洛先生。而且对疾病毫不同情。她总是认为她最懂。她认为她对我的健康知道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波洛朝走过的侍者打了个手势。

"喝什么酒,夫人?香草白兰地?薄荷酒?"

奥特伯恩夫人使劲摇头。

"不,不。我实际上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你可能注意到我什么都不喝,除了水——也许还有柠檬水。我受不了酒精的味道。"

"那么可以给你要一杯柠檬苏打水吗,夫人?"

他要了饮料——一杯柠檬苏打水,一杯本尼迪甜酒。

弹簧门给推开了。罗莎莉手里拿着一本书，走出门朝他们走来。

“这就是那本书。”她说。她的声音毫无表情——几乎是无表情得令人奇怪。

“波洛先生给我要了一杯柠檬苏打水。”她母亲说。

“小姐，你要喝点什么？”

“什么也不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无礼，就加上一句：“什么也不喝，谢谢你。”

波洛接过奥特伯恩夫人递给他的书。这本书还套着原来的书套子，套子色彩鲜艳，画着一个短头发、红指甲的女人，穿一身夏娃的传统服装坐在老虎皮上面。在这女人上面是一棵树，这棵树长着橡树叶子和大苹果，苹果的颜色是真苹果所不会有的。

书名是《无花果树下》，作者是“莎乐美·奥特伯恩”。内页是出版商写的简介。它吹捧这本书是对一个现代女人的爱情生活的极为大胆而真实的描绘。用了“无畏的”、“非常规的”和“逼真的”等形容词。

波洛鞠躬，他低声说：“我感到荣幸，夫人。”

他抬起头时，和女作家的女儿目光相遇。他不自觉地微微一颤。那姑娘眼睛里所倾诉的痛苦使他惊异和悲伤。

正在这时候饮料送来了，适时地打开了僵局。

波洛殷勤地举杯。

“A votre santé，Madame—Mademoiselle[①]。”

---

① 法语：为你们的健康干杯 夫人——小姐。——译注。

奥特伯恩夫人小口、小口地喝着柠檬水，她低声说："多么提神——真可口！"

三个人都不作声。他们朝下看那些在尼罗河中发亮的黑色岩石。在月光下那些石头显得怪异。它们像是巨大的史前期怪兽躺在那里，半身露出水面。突然吹来一阵微风，突然风又停息。空气中充满一种感觉——沉默和期待。

波洛把他的目光转回到阳台和阳台上的人们身上。是他错了，还是阳台上也有那种同样的沉默和期待？这正像人们等待舞台上的女主角上场的那一瞬间一样。

就在这时弹簧门又一次给推开。这一次，那两扇门的摆动好像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人人都停止了谈话，朝那两扇门看着。

一个身穿紫红色夜礼服的苗条黑发女人从门里出来。她停了一下，然后故意穿过阳台走到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下。她的举止毫无招摇和异常之处，可是不知怎么的，竟有那种经过精心安排的名角登场的效果。

"好哇，"奥特伯恩夫人说。她把她那缠着头巾的脑袋一仰。"瞧那个姑娘，她似乎自以为是个大人物！"

波洛没有回答，他在观察。那个姑娘坐在那里，从那个地方她可以远远地故意地朝林内特·多伊尔看着。波洛注意到林内特·多伊尔向前倾着，说了些什么，片刻之后她站起身来换了个座位。她现在是朝相反的方向坐着。

波洛若有所思地独自点头。

大约五分钟之后，那个姑娘换了一个在阳台另一边的座位。她坐着吸烟，安静地微笑，全然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

气。可是，她那沉思的目光，好像是不自觉地，总是落在赛蒙·多伊尔的妻子身上。

一刻钟之后，林内特·多伊尔突然站起身来走进饭店。她的丈夫几乎是立即在她后面跟着。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微笑着，把她的椅子转过去。她点上香烟，朝尼罗河远望。她继续独自微笑着。

第 四 章

"波洛先生。"

波洛匆忙站起来。在大家都离开阳台之后，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两眼凝视着乌黑发亮的岩石，沉思冥想，直到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才惊醒过来。

这声音彬彬有礼，沉着自信；听来甜美动人，虽然或许有点儿傲慢。

赫尔克里·波洛立刻站起身，直盯着林内特·多伊尔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她身穿雪白的缎子长袍，上披一块深紫色的丝绒披肩，比波洛想象中的她，更为娇美可爱，雍容华贵。

"你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林内特说。

这句话似问非问。

"我正是，夫人。"

“你也许知道我是谁?”

“知道,夫人。我听见过你的大名。我知道你是谁,一点不差。”

林内特点点头,这不过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接着她娇媚而又专断地说:“波洛先生,请你跟我一起到打牌间去,我很想和你谈谈。”

“好的,夫人。”

林内特和波洛一前一后走进了旅馆。她把他带入已空无一人的打牌间,示意他把门关上,然后在一张牌桌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波洛先生坐在她对面。

她开门见山,坦率地向他倾吐,毫不犹豫:

“波洛先生,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你,我知道你是个聪明非凡的人。正巧我急需有个人来帮助我,我想很可能你就是愿意帮助我的人。”

波洛欠着身子说:“夫人,你非常和蔼可亲,可是你知道,我在度假,这期间我是不承办案件的。”

“这是可以有办法安排的。”

这句话并不令人感到唐突,而是说得从容自信,是一个遇事总会巧作安排的少妇的口吻。

林内特接着往下说:“波洛先生,我成了一个受迫害的人,这种迫害是无法忍受的,非制止不可。本来我想告到警察局去,可是我的——我的丈夫却似乎认为警察局对此无能为力。”

“也许——请你把事情再说得详细一些,好不好?”波洛有礼貌地小声说。

“哦，我当然愿意。这件事很简单。”

她仍然毫不犹豫、毫不含糊。林内特·多伊尔思路清楚，有条不紊。她只略微停顿了一下，以便尽可能把事实说得简明扼要。

“我丈夫在认识我之前同一个姓德·贝尔福特的小姐订了婚。她也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丈夫同她解除了婚约——他们俩没有一点配得上，遗憾的是，她从此怀恨在心。……对于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抱歉，可是这些事情谁也爱莫能助，她进行了一些——呃，威胁，我可算没理会这些，况且，我可以说，她并不想使它们见诸行动，可是她却代之以异乎寻常的行径——我们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波洛双眉竖起，表示惊异。

“啊——确实是一种不寻常的——呃——报复。”

“很不寻常——而且很可笑！可也真叫人——讨厌。”

林内特咬着自己的嘴唇。

波洛点点头。

“是的，我可以想象得出。我看你们像是在度蜜月吧？”

“是的。她跟踪我们——第一次——是在威尼斯。她在那儿——也住在达尼埃利饭店，我还以为这只不过是巧合。虽然感到很窘，但也仅此而已。后来，在布林迪西[1]我们发现她也在船上，我们了解到她将继续乘那条船到巴勒斯坦去。我们上岸以后以为她还在船上。可是——可是当我们到了米纳饭店，她已经在那儿——正等着我们。”

---

[1] 意大利南部一滨海城市名。——译注。

波洛点点头。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乘船来游尼罗河。我——我料想很有可能会在船上看到她。当发现她不在船上时,我以为她不再那么——那么孩子气了。可是当我们到了这儿,她——她也在这儿——正等着呢。”

波洛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她一会儿。

她依然镇静自如,可是她抓住桌子边缘的那只手的指关节,却由于她过于用力而发白了。

波洛说:“你是担心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是的。”她停顿了一下。“当然这一切全是蠢人干的事!杰奎琳完全是在出自己的丑。我真想不到她竟会不顾体面——不顾自己的尊严到这种地步。”

波洛略微做了个手势。

“夫人,有时候体面和尊严——它们会被抛到大海里去,因为人们会有比它更强烈的情绪。”

“是的,可能有。”林内特不耐烦地说,“可是她干这些事究竟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并不总是想得到好处的问题,夫人。”

波洛的语气里似乎有些什么使林内特感到不愉快。她脸上泛起了红晕,急促地说:“你说得对,可是讨论动机是多余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事情必须制止。”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波洛问。

“呃——当然——我丈夫和我不能再继续受这种气,对这种事情一定要给予某种法律制裁。”

她急躁地说着。波洛若有所思地瞅着林内特，问道："她有没有当众说过什么话来威胁你？有没有使用过侮辱性的语言？有没有企图进行人身伤害？"

"没有。"

"那么，坦白对你说，夫人，我看不出你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一位小姐高兴到某些地方旅行，而那些地方恰好是你和你的丈夫所到之处——eh bien[①] ——那又怎么样呢？空气对谁都是免费的。并不存在她强行干扰你们的私事的问题，是不是？这些意外遭遇是在公开场合发生的嘛！"

"你是否说我对这事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内特似乎并不以为然。

波洛心平气和地说："在我看来毫无办法。德·贝尔福特小姐没有超越出她的权利范围。"

"可是——可是这太气人！要我来忍受这种罪我受不了！"

波洛冷冷地说："我对你表示同情，夫人——尤其是当我想到你是向来不大需要去容忍不顺心的事的。"

林内特皱起了眉头。

"这事一定得设法制止。"她喃喃地说。波洛耸了耸肩。

"你们可以随时离开——跑到别处去。"他建议说。

"那她会跟着不放。"

"很可能——她会这样。"

"愚蠢！"

① 法语：那好。——译注。

“真是愚蠢。”

“不管怎么说，我——我们为什么要逃跑呢？就像……”

她不说了。

“确实如此，夫人。就好像——！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林内特抬起头来凝视着波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改变了口气。他微倾着身子，温和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介意这件事，夫人？”他的声调坦率、恳切。

“为什么？这事太气人！可恶到极点！我已经说过了为什么。”

波洛摇摇头。

“没有全部说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身子往后一靠，把两臂叉在胸前，以一种不偏不倚、很客观的神气说话。

“Ecoutez[1]，夫人，我想给你讲一点过去的事情。一天，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在伦敦一家饭馆里吃饭。我隔壁那张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看上去似乎非常幸福，在热恋。他们谈着未来，乐观而自信。我并非有意要听那些与我无关的话，可他们才不在乎是否有人听去了呢。男的背朝着我，可是我能细看到那位姑娘的脸，一张热切的脸

---

[1] 法语：请听我说。——译注

蛋。她——她的心，灵魂和肉体都沉浸在爱情中。她不像那种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女人。对她来说，爱情显然就意味着生与死。这一对男女，已经订了婚，我这么猜想；他们谈着将到什么地方去度蜜月，打算到埃及去。"

波洛停顿下来。林内特随即问道："怎么不说下去？"

波洛又往下说："这虽然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可那姑娘的脸——我并未忘记。我知道如果我再次见到她我会认得出来，而且我还记得那个男子的嗓音。我想你能猜得出来，夫人，是在什么时候我又看到了那张脸，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正是在这儿，埃及。男的正在度蜜月，可不是？但他在和另一个女人度蜜月。"

林内特敏感地说："这又怎么样呢？这些事我早已提到过了。"

"这些事——不错。"

"后来呢？"

波洛慢腾腾地说："饭店里的这位姑娘提到了一位朋友——一位不会使她伤心失望的朋友，她说得非常肯定。我想那位朋友就是你，夫人。"

"对。我跟你说过我们曾经是朋友。"

林内特的脸红了。

"而她是信任你的，是不是？"

"是的。"

她犹豫了一会儿，不耐烦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然后，当波洛似乎不想再说什么时，她突然开口说：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不幸的。但这种事情总难免要

发生的，波洛先生。"

"啊！说得对，夫人，难免要发生的。"波洛停了一下。"你大概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吧？"

"是的。"林内特显得有点儿迷惑不解。

"那你在教堂里听到过牧师诵读《圣经》中的某些章节。你听到过大卫王，听到过那个拥有大批羊群和牛群的富人和那个有一头母羊羔子的穷人[1]。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夫人。"

林内特挺起身子，眼睛里灼烧着怒火。

"我完全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了，波洛先生！你认为，说得难听一点，我抢走了我朋友的心上人，从人情上看——我看你们这一辈子总是免不了这样来看问题的——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我不否认杰基热恋着赛蒙，可是我认为你没有考虑到赛蒙对她也许没有她那么多情。他是很喜欢她，但是我认为他甚至在他认识我之前，就开始感到他所爱非此人。波洛先生，请你把事情看看清楚。赛蒙发现他所爱的是我，不是杰基。他怎么办呢？拿出勇士般的高尚风格去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从而毁了三个人的一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使杰基幸福是很难说的。如果他在认识我的时候当真已同杰基结了婚，我承认，他对杰基忠诚可能成为他的义务——尽管对这一点我并不能真正肯定。如果一方不幸福，那另一方也会感到痛苦。但是婚约并不真正具有约束力。事情做

① 事见《圣经》中《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译注。

错了，那当然还是面对事实趁早改正过来为好。我承认这使杰基很难受，我也为此深感遗憾——但现在木已成舟，而且当初这也是不得已的。”

“我怀疑。”

“你什么意思？”

“你说的这一切，非常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可是有一件事没说清楚。”

“什么事？”

“你自己的态度，夫人。要知道，对你的追踪，你可以有两种感受。它可能使你感到讨厌——唔，但它也可能激起你的怜悯——你的朋友所受的伤害之深，竟然使她的举止全然不顾社会的习俗。可是你不是这样反应的。是啊，对你来说，这种折磨是无法容忍的——那么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你感到问心有愧。”

林内特刷地站起来。

“你竟敢这么说？说真的，波洛先生，你这样太过分了。”

“我确实敢，夫人！我要坦率地与你谈开，我认为尽管你曾尽力想对自己把事实掩盖起来，但事实是，你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意要把赛蒙从你的朋友手里夺过来。我认为你那时也深深地爱上了赛蒙。但是我认为有一阵子你曾犹豫过，你认识到你可以有所选择——你可以克制住自己，也可以一意孤行。我认为主动权在你手里——而不在多伊尔先生那儿。你长得美，夫人，你有钱，你聪明，有才智——而且你具有魅力。你当初可以施展这种魅力，也可以将它收敛起来。夫人，你具有生命所能给予的一切。而你朋友的生命

只同一个人紧密相连。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尽管犹豫,你没有把手缩回来,你把手伸出去了,就像《圣经》里的那个富人,把穷人仅有的一头母羊羔子夺走了。"

一阵沉默。林内特努力控制着自己,她冷冷地说:

"这些话全是多余的。"

"不,并非多余。我是在给你说明,究竟为什么你同德·贝尔福特小姐的几次不期而遇,使你如此心烦意乱。这是因为尽管她的所作所为可能不够庄重,有失女性尊严,但你内心深处却相信公道是在她那边。"

"这不是事实。"

波洛耸耸肩。

"你不愿诚实对待自己。"

"绝不是这样。"

波洛温和地说:"夫人,我想你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你慷慨大方,待人和善。"

"我一直想做到这些。"林内特说。此时她脸上那种不耐烦的怒气已经消失,说起话来单纯朴实——近乎凄凉可怜。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感到自己曾经有意伤害了别人时,你如此不自在,为什么你迟迟不肯承认这一事实的缘故。恕我冒昧,心理活动才是一件案子的最重要的事实。"

林内特慢腾腾地说:"即使你说的是真的——请注意,我是不承认的——那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无法改变过去;人们处理事情时,应该正视现实。"

波洛点了点头。

"我头脑清楚。是的,一个人无法回到过去,必须接受现

实。而且、夫人，有时候一个人只能这样——自食其果。”

“你是不是说，”林内特表示怀疑地问道，“我已束手无策了？”

“你必须要有勇气，夫人；在我看来，对待事物之道似乎就是如此。”

林内特缓缓地说：

“你不可以——同杰基——德·贝尔福特小姐谈谈吗？给她说说道理？”

“可以。我愿意同她谈，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可是你别指望有多大成果。我想德·贝尔福特小姐正被一种固执的思想紧紧地控制着，要她转变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可是我们一定会有个什么办法来解脱我们自己。”

“当然，你可以回到英国去，在你自己的家住定下来。”

“即使那样，我想杰奎琳也会住到我们村子里来，让我们每次走出院子都看见她。”

“说得对。”

“而且，”林内特慢悠悠地说，“我想赛蒙也不会同意溜回去。”

“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他非常恼火——简直恼火极了。”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林内特以恳求的口气说：“你是愿意——同她谈的吧？”

“是的，我愿意。可是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成效的。”

林内特怒冲冲地说：“杰基是个怪东西！谁也不知道她

要干什么!”

“你刚才谈到,她曾进行过威胁。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威胁?”

林内特耸了耸肩。

“她威胁——呃——要把我们两个都杀掉。杰基的性子有时候是相当暴躁的。”

“我明白了。”波洛的声调是低沉的。

林内特向波洛恳求说:“你愿受理我这件事吗?”

“不,夫人。”波洛的口气坚定。“我不接受你的委托。我愿意为人类的利益尽我所能。对,就这么办。这里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我愿尽力查它个水落石出——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可不太乐观。”

林内特·多伊尔缓慢地说:“你不愿意受理这件事?”

“是的,夫人。”赫尔克里·波洛说。

第五章

赫尔克里·波洛看见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坐在那块岩石上，径直眺望着尼罗河。他刚才就满有把握地料定她还没有去睡。会在旅馆的花园里看到她。

她两手托着腮帮坐着，听到波洛走近她，她没有转身，也没有向四周看。

“是德·贝尔福特小姐吧?”波洛问道，“你允许我同你谈一会儿吗?”

杰奎琳把头略微转动一下，唇边露出一丝淡漠的微笑。

“当然，”她说，“你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吧?让我猜猜看，你是替多伊尔夫人来办事的。如果你完成了使命的话，她答应给你一大笔酬金。”

波洛在她身旁一张长靠椅上坐下来。

“你猜对了一部分。”他微笑着说。“我刚从多伊尔夫人

那儿来，但是我不打算接受她的报酬，严格地说，我不是在替她办事。”

“哦！”

杰奎琳留神地打量着波洛。

“那你来干什么？”她突然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却提了一个问题来作答。

“你以前见到过我吗，小姐？”

她摇摇头。

“我想没有。”

“可我见到过你。有一次在‘大婶’餐厅，我就坐在你邻桌。你同赛蒙·多伊尔先生在一起。”

这位姑娘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好像判若两人。她说：“我记得那天晚上……”

“从那以后，”波洛说，“发生了许多事情。”

“正如你说的，发生了许多事情。”

她声音低哑，含着难忍的苦痛。

“小姐，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话的。把你的那些已经死去的东西埋葬掉吧！”

她显得有点吃惊。

“你是什么意思？”

“抛弃过去！转向未来！须知覆水难收。痛苦挽回不了过去。”

“我认为这样对亲爱的林内特肯定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波洛做了个不同意的姿势。

“此时此刻我不是为她着想！我是在为你。你受着折磨。——是啊——可是如今你的行为只会延长这种痛苦。”

她摇摇头。

“你错了。我有时候几乎觉得很快活。”

“而最糟的也就是这一点，小姐。”

她敏捷地把头一抬。

“你不笨。”她说。接着她又慢腾腾地说：“我相信你是一番好意。”

“回家去，小姐。你还年轻，你有智慧，你面前有着世界上的一切。”

杰奎琳慢慢地摇摇头。

“你不明白——或者你不想明白。赛蒙就是我的一切。”

“爱情并不是一切，小姐。”波洛小声说，“只有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才这样想。”

但是姑娘还是摇头。

“你不明白。”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当然这件事的始末你已全知道啰？你已经同林内特谈过了吧？而且那天晚上你也在餐厅里……赛蒙同我彼此相爱。”

“我知道你是爱他的。”

她马上听出波洛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便加重了语气重复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也爱林内特……我信任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一生要什么就能买什么。她也从不节制自己。她看到赛蒙时，就想要他——而且干脆把他夺过去。”

“而他就让自己——给她买过去？”

杰奎琳慢慢地摇了摇她那长着黑发的头。

“不，不完全如此。如果是那样，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了……你是在说我是不值得为赛蒙这样的人烦恼……如果他是为了她的钱同她结婚，情况会是如此。可是他不是为了她的钱同她结婚。事情不那么简单。世界上存在着魔力这种东西，波洛先生，而金钱助长了它。要知道当时林内特有着一种‘气派’。她是一个王国的女王——年轻的公主——穷奢极侈，犹如一幅舞台布景。整个世界就在她脚下，英国一位家财万贯、惹得女人们追逐的贵族向她求婚。可是她却去屈就一个出身微贱的赛蒙·多伊尔。……你会怀疑这不使他冲昏了头吗？”她突然做了个手势。“请看那天空中的月亮。你看得非常清楚，是不是？这月亮，它非常真实。可是如果在这时候太阳出来，你就会根本看不见它了。这很像我们的情况：我就是月亮。……太阳出来了，赛蒙就再也看不见我了。……他眼花缭乱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太阳——林内特。”

她顿了顿又往下说：“所以你看，这就是——魔力。她使他着了魔。此外，还有她那种极度的高傲自大——那种颐指气使的习惯。她是那样的自信，甚至使别人也自以为是了。也许赛蒙软弱，但他是个头脑很简单的人。要不是林内特跑来把他一把抢到她的金马车里去，他本会爱我，而且专爱我一个人。并且我知道——完全知道——要不是她作怪，赛蒙是决不会去爱上她的。”

“这是你的想法——唔。”

“我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过去爱我——他将永远爱我。”

波洛说：“甚至现在也爱吗？”

她本想立刻回答，可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了下去。她看着波洛，脸火辣辣地涨得通红。她随即掉眼看着别处，把头往下一低。她压低了嗓音说："这我知道，他现在恨我。对，恨我。……他还是小心为妙！"

她急急地做了个手势，把手伸进放在她坐位上的一个丝织小提包里去摸索着什么。然后伸出手来，手掌上是一把小手枪，枪柄是用珍珠镶嵌的——看上去像一件很精致的玩具。

"真小巧，是不是？"她说，"它看起来很荒唐可笑，不是真枪，可是它确实是真的。只消一颗子弹就会打死人，男女都行，而我又是个好射手。"她面露笑容，追忆着往昔。

"我小时候随我母亲回到了南卡罗来纳[1]家乡以后，祖父教我打枪。他是属于旧时代的那种爱用枪来解决问题的人——尤其是在有关荣誉的时候。我父亲也一样。他年轻时决斗过好几次。他是一位高超的击剑手，曾经为了一个女人杀过一个人，所以你要知道，波洛先生，"她同波洛四目相对，"我是个有血气的！事情刚发生，我就买了这把枪。我本想打死他们之中的一个，难的是我决定不了下手哪一个。把他们都干掉不是个好办法。如果我当时认为林内特会感到害怕——可是她很有胆识，根本不怕身受伤害。谁要碰她，她就会奋起反抗。因此我想我愿意——等待。越等越感到有劲。反正我随时可采取行动。等着——想着要干这件事，这使我感到更有乐趣！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主意——跟踪

① 美国的州名。——译注。

他们。每逢他们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两人卿卿我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就让他们看到我！而且这真起作用，林内特大为恼火——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最奏效的办法了！就是要使她不得安宁。……这就是我开始感到快活的时候……而且她对此束手无策！我总是表现得异常愉快，对他们彬彬有礼。而他们却抓不到我一句话！这正在破坏他们的一切——一切。”她放声大笑，笑声清脆响亮。

波洛紧紧握住她的手臂。

“安静。你给我安静下来。”

杰奎琳两眼看着他。

“咦，怎么啦？”她问道。她微笑着，显然是表示异议。

“小姐，我请求你，别再干下去了。”

“你是说别去惹亲爱的林内特！？”

“不止是这个意思。你切不要把你的心灵向着邪恶打开。”

她张开了嘴，两眼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

波洛接着严肃地说：“因为——如果你打开——邪恶就会来临。……对，确确实实会来的。……它将登堂入室，在你心里安家落户。不要多久，你想把它赶走，就再也不可能了。”

杰奎琳眼睛注视着他，目光似乎在摇曳不定地闪烁着。

她说：“我——不知道——”然后她一字一句地大声嚷着：“你阻止不了我。”

“对，”赫尔克里·波洛说，“我是阻止不了你。”声调听来忧愁、失望。

“即使我要去——杀她，你也阻止不了我。”

“对——如果你甘愿付出代价。”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笑了。

“哼，我可不怕死！究竟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看你是认为，把一个伤害你的人杀死是非常错误的——即使他夺走了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是不是？”

波洛稳稳地说：“是的，小姐。我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杀人。”

杰奎琳又笑了。

“那么你就应该赞同我现在的报复办法；因为，我得明白，只要这办法起作用，我就不会去拿枪。……可是我担心——唔，担心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住这一切——我要去伤害她——用刀去刺她，把我那把可爱的小手枪紧挨着她的头部，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哦！”

这一惊叫把波洛吓了一跳。

“是什么，小姐？”

她刚才说话时曾转过头去，这时她两眼朝花园的阴影处盯着。

“有人——在那边站着。他现在走了。”

赫尔克里·波洛马上向四周看了看。

这地方空荡荡，好像没有人来过。

“这里除了我们似乎没有别人，小姐。”他站起身来。“反正我来这儿要说的，都已说了。祝你晚安。”

杰奎琳也站了起来。她以几乎是请求的口气说：“你要求我做的，我是做不到的。你完全明白了吧？”

“不明白——因为你能做到！时机总是有的！你的朋友林内特——也曾经有时机让她把手缩回去。……她把它放过了。如果一个人放过这种时机，他就会一不做、二不休地干下去，而第二次机会是不会有的。”

“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说。

她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满不在乎地抬起头来。

“祝你晚安，波洛先生。”

他忧愁地摇了摇头，跟着她走上通往旅馆的小道。

第六章

第二天早上，正当赫尔克里·波洛要离开旅馆步行去城里的时候，赛蒙·多伊尔过来同他走在一起。

“早安，波洛先生。”

“早安，多伊尔先生。”

“你是到城里去吧？我同你一块儿走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感到很高兴。”

两人肩并肩地走着，穿过大门，拐弯走进了阴凉的树荫里。赛蒙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说：“我听说，波洛先生，我太太昨晚上同你谈过话。”

“是有这回事。”

赛蒙·多伊尔略微皱了皱眉头。他是属于那种善于用行动，而不善于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人。

“有一点我是高兴的，”他说，“你使她认识到我们对于

这件事确实是无能为力的。”

“显然无法采取法律措施。”波洛同意地说。

“确实如此。林内特似乎不理解这一点。”他淡淡地一笑，“林内特自小就认为任何烦恼都可以不加考虑地提交警察局解决。”

“果真如此，那就好了。”波洛说。

沉默了一会儿，赛蒙突然涨红了脸说：“这——这真卑鄙无耻，把她害到这种地步！她一点也没做什么！如果有人爱说我行为不端，他们尽可这么说！我认为我是这样。可是我不能让人把这一切去叫林内特代我受过。她跟这件事根本毫不相干。”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但是没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呃，有没有——同杰基——德·贝尔福特小姐谈过？”

“对，我同她谈过话。”

“你有没有使她醒悟过来？”

“恐怕没有！”

赛蒙突然激动地说：“她难道不明白她在使自己丢丑？她难道不知道任何一个正经女人都不会表现得像她那样？她难道一点儿体面都不要，一点儿自尊心也没有吗？”

波洛耸耸肩。

“我们是否可以说，她只有——一种受到损害的感觉？”波洛以此作答。

“对，可是，嗐，老兄，正经姑娘不会有这种表现！我承认应该完全怪我。我待她非常不好，还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

情。要是她对我厌恶，一辈子也不想看见我，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这样钉住不放——这——这真是不要脸！出她自己的洋相。她这样干究竟想得到什么呢？"

"也许——这是报复！"

"愚蠢！如果她索性把事情闹大些，比如用一支猎枪来对我射击，我确实会更理解她。"

"你认为那样才更像她的为人——对吗？"

"坦白说，我认为是这样。她容易激动——而且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她在大发雷霆时干出任何事来，我都不会感到惊奇。可是这种暗中钉梢的勾当——"他把头摇摇。

"这更使人难以捉摸——唔！这样做聪明！"

多伊尔两眼盯着波洛。

"你不明白。这把林内特弄得日夜心神不安。"

"那么你呢？"

赛蒙看看波洛，一时感到意外。

"我？我要扭断这个小妖精的脖子。"

"那么，现在一点旧情也没有了？"

"我亲爱的波洛先生——怎么说呢？这就像太阳出来以后的月亮。你已不知道它还在那儿。我一认识林内特，杰基就不存在了。"

"Tiens c'est drole，ca！[①]"波洛咕哝着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打的比方使我感到兴趣，如此而已。"

---

① 法语：的确，这很滑稽！——译注。

赛蒙又红着脸说："杰基大概已对你说过，我同林内特结婚只是为了她的钱，是不是？嗐，这全是鬼话！我决不会为了钱去同任何女人结婚。杰基所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男人会感到很为难，如果——如果有个女人爱他像她爱我那样。"

"噢？"波洛突然把头一抬。

赛蒙继续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话说来很不光彩，但是杰基过于喜欢我了。"

"Une qui aime et un qui se laisse aimer[①]。"波洛小声说。

"呃？你说什么？要知道，一个男的不愿感到一个女的爱他超过他爱这个女的。"他接着往下说，声音激昂起来。"他不想感到被人占有，肉体和灵魂全部被占有。这就是该诅咒的要占有别人的态度！这个男人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这种东西我不能忍受——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他要摆脱她——要自由。他要占有他的女人；他不要她占有他。"

他顿住不说了，用微微颤抖的手指点燃了一支香烟。

波洛说："你过去对杰奎琳小姐，就是有这种感觉吧？"

"什么？"赛蒙眼睛一瞪，然后承认说："嗯——对——唔，对，事实上我当时有这种感觉。她当然不了解这种情绪。我也决不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她。可是我当时确实感到心烦——后来我就认识了林内特，她使我完全倾倒！我从未见过这样可爱的女人。这真叫人奇怪。所有的人都拜倒在她的

① 法语：女的爱着男的，男的让女的爱。——译注。

脚下——而她偏偏看中我这么个穷傻小子。"他的声调里有着一种孩子气的敬畏和惊愕。

"我明白了。"波洛说。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唔,我明白了。"

"为什么杰基不能像男子汉那样对待这种事?"赛蒙怨恨地问道。

波洛的上唇掀动了一下,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呃,多伊尔先生,要知道首先她不是个男子汉。"

"对,不是的——不过我的意思是,对待这件事要拿出勇气来。说到底,是苦药,挨到你,你就得吞下去。这是我的过错,我承认。可是这已无可奈何!如果有个姑娘,你已经不爱她而同她结婚,那简直是发疯。如今我既然完全明白杰基是怎么个人,并且知道她可能做得出的事情,我真庆幸我逃脱了一场灾难。"

"她可能做得出的事情,"波洛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多伊尔先生,你知道是些什么事情吗?"

赛蒙看着波洛,惊愕不已。

"不——至少,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她身边带着手枪吧?"

赛蒙皱起了眉头,然后摇了摇头。

"我认为她不会用它——现在不会。若是要用,早就用了,不过我看现在时机已经过去了。她现在只是怀恨在心——要拿我们俩一起来出气。"

波洛耸了耸肩。

"可能是这样。"波洛怀疑地说。

“我所担心的是林内特。”赛蒙有点不必要地表白说。

“这我十分明白。”波洛说。

“我倒不怎么怕杰基拿刀动枪地闹起来，可这种密探似的跟踪确实触到了林内特的痛处。我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也许你能帮我出出主意。首先，我已经毫不隐瞒地公开说过我们将在这儿逗留十天。但是明天卡纳克号游轮从谢拉尔开往瓦迪哈勒法。我打算用个假名去订船票。明天我们到菲利去作短途旅行。行李可以让林内特的女仆拿着。我们然后到谢拉尔上卡纳克号。等到杰基发现我们没有回来时，那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了，她会以为我们乘她不备把她甩掉回开罗了。事实上我甚至可买通看门的这么说。即使她到各旅行社去查问也没有用，因为那儿不会出现我们的名字。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想得好，唔。那么如果她在这儿一直等到你们回来呢？”

“我们可以不回来。我们将去喀土穆，然后也许乘飞机到肯尼亚去。她总不能跟着我们走遍整个地球。”

“对，总会有个时候她会由于经济原因而跟不下去。她没有什么钱，我知道。”

赛蒙以钦佩的目光看着波洛。

“你真聪明。要知道，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杰基很穷，说多穷就有多穷。”

“可她竟有办法跟你们跟得这么远？”

赛蒙不肯定地说：

“她当然有点儿小收入，我想大概不到二百英镑一年。

我看——对，我看她准是把她的家当都变卖了来干她现在干的事。”

“因此她迟早会弄得山穷水尽，一文不名，对不对？”

“对，……”

赛蒙不安地扭了扭身子。这个想法似乎使他感到不自在。波洛很注意地看着他。

“不，”他说，“这种想法不好……”

赛蒙怒气冲冲地说，“呃，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然后他又说，“你看我的计划怎么样？”

“我认为它可能起作用，唔。但是，这当然是一种退却。”

赛蒙脸红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逃跑？对，是这么回事……但是林内特——”

波洛留神地看了看他，然后又略微点了点头。

“按你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可你别忘记，德·贝尔福特小姐是个有头脑的人。”

赛蒙怏怏不乐地说，“我觉得，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站定下来拚个你死我活。她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mon Dieu[①]！”波洛大声说。

“女人们为什么做人做得如此不合情理，这是没有理由的。”赛蒙呆呆地断言道。

“她们常常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更加使人不得安宁！”他接着说，“我也准备乘卡纳克号，这是我旅程的一部分。”

---

① 法语：我的上帝。——译注。

"哦!"赛蒙迟疑了一下,然后他有点窘迫地选择了恰当的词句说:"这不是——不是——呃——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认为——"

波洛马上打消他的顾虑说:

"决不是。这在我离开伦敦之前就完全安排好了。我总是事先早就把计划拟订好。"

"你不是随时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这样的确更有趣,不是吗?"

"也许如此。但是人生在世要获成功,每个细节都应早就安排好。"

赛蒙笑了笑说:"我想,那些比较老练的杀人犯就是这样谨慎行事的。"

"对——尽管我必须承认,就我所知,手段最高明而又最难侦破的罪案,却是在一时冲动之下作案的。"

赛蒙孩子气地说:"到了卡纳克号上你可得给我们讲讲你破过的案子。"

"不,不,那样就成了——你们怎么说的?——成了三句话不离本行了。"

"对,但你们那一行是够刺激的。阿勒顿太太就是这样想,她渴望有个机会向你请教。"

"阿勒顿太太?就是那位头发花白、有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的有趣女人吗?"

"对。她也要到卡纳克号上来的。"

"她知道你——?"

"她肯定不知道,"赛蒙加强语气说,"没人知道。最好什

么人也别相信,我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

"真是极好的想法——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顺便问一下,你们一行中的第三个成员,那位花白头发的高个子男人——"

"彭宁顿?"

"对。他和你们一起走吗?"

赛蒙板起脸来说:"你是不是认为这在蜜月期间是很少见的?彭宁顿是林内特的美国受托人,是在开罗偶然遇见的。"

"啊,vraiment![①] 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她已成年了吧,你的夫人?"

赛蒙显得很高兴。

"她还没有满二十一岁——可是她在同我结婚之前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这使彭宁顿感到极为意外。他搭卡马尼克号离开纽约两天之后,林内特那封告知他我们结婚的信才到达纽约,所以关于我们结婚之事,他事先一无所知。"

"卡马尼克号——"波洛小声说。

"我们在开罗'牧羊人'饭店碰见他时,感到极为意外。"

"这的确是凑巧得很啊!"

"是啊,而且我们发现他是来游览尼罗河的——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会聚在一起了;当时也不可能作任何其他适当的安排。再说,这——呃,多少使我们减少一些烦恼。"他

① 法语:真是这样!

又显出窘迫的样子。“你知道，林内特被弄得痛苦不堪——随时随地，不管到什么地方，她总是担心着杰基会出现。就我们俩在一起时，老是会谈到这件事。在这方面安德鲁·彭宁顿有助于我们，他在场，我们就得谈些别的事情。”

“你的夫人没有向彭宁顿先生吐露这件事吧？”

“没有。”赛蒙咬紧了牙，气势汹汹地说，“这和别人毫不相干。而且当我们动身来游尼罗河的时候，我们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波洛摇摇头。

“事情还没有结束。没有——还没有到将近结束的时候。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

“我说，波洛先生，你的话真使人泄气。”

波洛看了看赛蒙，感到有点儿恼火。他在想：“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对什么事都无所谓，只知做游戏！他仍然是个孩子。”

林内特·多伊尔、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她们俩对这件事都是够认真的。可是从赛蒙的态度上，他看到的只是男性的急躁和厌烦。他说：“恕我冒昧地向你提个问题，你们到埃及来度蜜月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赛蒙脸红了。

“不是，当然不是的。事实上我宁可到任何其他地方去，可是林内特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所以——所以。”

赛蒙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当然。”波洛严肃地说。

他理解，如果林内特决心要做什么事，这件事非做到不

可。

他思忖着:"关于这件事现在我分别听了三种说法——林内特·多伊尔的、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赛蒙·多伊尔的。其中哪一种最接近事实真相呢?"

第七章

赛蒙·多伊尔和林内特·多伊尔在第二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时，开始了他们的菲利之行。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坐在旅馆楼台上，看着他们乘着一艘美丽的帆船出发了。可是她没有看见一辆汽车从旅馆的前门开出去了——里面装着行李，坐着一个面孔呆板的女仆。汽车向右拐弯，朝着谢拉尔的方向开去。

赫尔克里·波洛决定到旅馆对面的象岛上去消磨午饭前的两个小时。

他走到了趸船上。有两个男人正在走上这旅馆的小船，波洛同他们一起上了船。这两个人显然是互不相识的。年纪比较轻的一个是前天乘火车来到的，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小伙子；他面孔瘦削，看他的下巴颏，似乎是个好斗的人。他身穿一条肮脏不堪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和一件高领子马

球衫，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另一个是矮胖的中年人，他马上就用地道的但不很流利的英语同波洛攀谈起来。年轻人没有同他们谈一句话，只是把他们两个瞪了一眼，然后故意把背朝着他们，去欣赏努比亚[1]船夫边用脚趾把舵边用双手操纵帆篷的敏捷身手。

河面上非常平静，大块大块平整光滑的黑色岩石在船舷边闪过，和风吹拂着他们的面庞。象岛很快就到了，波洛同他那位特别健谈的新相识，一上岸就到博物馆去。后者在这时候已经掏出一张名片，他向波洛浅浅地鞠了一躬，把名片递过去，名片上印着："Signor Guido Richetti. Archeologo[2]。"

为了不至于失礼，波洛也弯腰回礼，并且抽出了自己的名片。之后，他们便一起步入了博物馆。这位意大利人于是就滔滔不绝介绍起他渊博的学问来了。他们这时已用法语交谈。

那个穿法兰绒裤子的年轻人在博物馆里没精打采地逛着，哈欠不已，后来干脆朝外面跑了。

随后，波洛和里克蒂先生也终于出来了。这位意大利人正在精力充沛地察看当地的古迹，可是没一会儿，波洛忽然看见一顶他所熟悉的绿色细条子阳伞，张在前面河边的岩石上，就随即撇开里克蒂先生，朝着那个方向溜走了。

阿勒顿太太坐在一大块岩石上，身旁是一本草稿本，膝

---

① 非洲东北部一地区名，指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沿尼罗河地。——译注。

② 意大利语：吉多 里克蒂先生，考古学家。——译注。

上搁着本书。

波洛有礼貌地脱帽致意。阿勒顿太太立刻同他交谈起来。

“早安。”她说，“我看要赶走这些讨厌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群小黑人包围着她，一个个都呲牙咧嘴地笑着，做着种种怪相，每隔一会儿就满怀希望地一边伸出乞求的手，一边口齿不清地叫“施舍一点吧”。

“我还以为他们会对我感到厌倦的。”阿勒顿太太苦恼地说，“他们已经看着我两个多小时了——他们渐渐地向我围拢过来了；这时候我就大叫一声‘Imshi’[1]，向他们挥舞着我的阳伞，他们就散开一两分钟。然后他们又来了，老盯住我看，他们的眼睛简直叫人厌恶，鼻子也难看。我觉得我并不真正喜欢孩子——除非他们把自己多少洗干净一点，并且懂得一点起码的规矩。”

她苦笑了一声。

波洛义不容辞地试图替她把这群孩子驱散，但是没有效果。他们去而复回，又渐渐围拢过来。

“要是埃及能给人安宁，我还会喜欢它些呢。”阿勒顿太太说，“可是你到哪儿都不会让你单独呆着。总是有人缠住你要钱，或者央求你骑驴子，买珠子，逛本地的村庄，要不就请你去打野鸭。”

“这确实是大煞风景的。”波洛同意说。

---

[1] 阿拉伯语：滚开。——译注。

他把手帕小心翼翼地摊在岩石上，然后带着几分担心滑倒的神情坐了上去。

“今天上午你儿子不和你在一起吗？”他接着说。

“是的，在我们离开之前蒂姆有几封信要寄。你知道，我们要游览‘第二大瀑布’。”

“我也要去的。”

“我真高兴。我得说，认识你使我很激动。我们在马略尔卡岛[①]时，那儿有位姓利奇的太太，她把关于你的最令人感叹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她游泳时把红宝石戒指丢了，你不在场，因此戒指没法找到，她伤心不已。”

“啊，parbleu[②]，可我不是会潜水的海狮！”两个人都笑了。

阿勒顿太太接着往下说：

“今天早上我在窗口看到你同赛蒙·多伊尔先生在旅馆的汽车道上一块儿走。请千万告诉我你对他的评价，我们对他都非常感兴趣。”

“哦？真的吗？”

“真的。你知道他同林内特·里奇韦的婚姻是令人大为惊讶的事儿。大家还以为她将同温德尔沙姆勋爵结婚，而她突然嫁给这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人。”

“你同她很熟悉吧，太太？”

“不，我外甥女乔安娜·索思伍德是她的最好的朋友之

① 西班牙东部一岛名。——译注。

② 法语：当然了。——译注。

—。”

“啊，对了，我在报上读到过她的名字。”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往下说，“她是常常见报的一位年轻姑娘，乔安娜·索思伍德小姐。”

“哦，她确实懂得如何宣扬自己。”阿勒顿太太尖刻地说。

“你不喜欢她，太太？”

“那是我说的一句气话。”阿勒顿太太有些后悔。“你知道我是个守旧的人，我并不太喜欢她。但是蒂姆同她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明白了。”波洛说。

阿勒顿太太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换了个话题。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真是太少了！那位有着一头棕色头发的漂亮姑娘，她那会叫人吃不消的母亲是戴头巾的，几乎是这地方惟一的年轻女人，我注意到你常同她谈话。那孩子，我对她感兴趣。”

“那是为什么呢，太太？”

“我同情她。年轻而又敏感，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我想她正在感到痛苦。”

“对，她并不幸福，可怜的孩子。”

“蒂姆和我称她是‘忧郁的姑娘’。我曾有一两次想同她谈谈，可是每次都遭到她的冷落。不过，我看她也要去游尼罗河的。我想我们一定多少会相处得友好一些，是不是？”

“可能是这样，太太。”

“我待人确实是非常友好的——我对人们感兴趣。形形

色色的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蒂姆对我说,那位黑皮肤姑娘——她姓德·贝尔福特,就是曾同赛蒙·多伊尔订过婚的姑娘。像这样的碰在一起,真使他们感到尴尬。"

"是尴尬——是的。"波洛赞同说。

阿勒顿太太很快地向他瞥了一眼。

"你知道,也许我在说蠢话,她几乎把我吓怕了。她显得——情绪非常强烈。"

波洛慢慢地点点头。

"你这话并不错到哪里,太太。激情的巨大力量总是令人可怕的。"

"你对人们也感兴趣吗,波洛先生?或者你是否把你的兴趣专门放在潜在的罪犯身上呢?"

"太太——可以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人是不多的。"

阿勒顿太太显得有点吃惊。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有特殊的刺激的话,许多人都可能犯罪。"波洛补充说。

"这很有关系,是不是?"

"自然。"

阿勒顿太太迟疑了一会——双唇露出一丝微笑。

"也许,甚至于我?"

"太太,做母亲的在她们的孩子处在危险之中时,会走极端,什么也不顾的。"

她严肃地说:"我看这是真的——对,你说得对。"

她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笑笑,说:"我要给这家旅馆中

的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与之相称的犯罪动机。这十分有趣。比如说，赛蒙·多伊尔？”

波洛微笑着说：“一种很单纯的犯罪——为了达到目的，他直截了当、不走弯路，不用阴谋诡计。”

“因此很容易破案？”

“是的，他不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那么林内特呢？”

“那就像你们的《艾丽斯漫游奇境》[1] 中的那位王后，‘把她的头砍掉’。”

“当然。君主的神圣权力嘛！真有点儿像拿伯的葡萄园[2] 那样叫人羡慕。那么那位危险的姑娘——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她会不会去谋杀人？”

波洛踌躇了一会儿，然后犹疑地说：“会，我想她会的。”

“可是你拿不准吧？”

“是的，她使我感到迷惑，这个小姑娘。”

“我认为彭宁顿先生不会杀人，你说呢？他看上去干瘪消瘦——毫无血色。”

“但可能有着强烈的自卫感。”

“对，我也这样想。那么，可怜的戴头巾的奥特伯恩夫人

---

①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所写童话。书中的红桃王后，头脑简单，性情暴戾，动辄下令把人处死，“把他（或她）的头砍掉！”简直成了她的口头禅。——译注。

② 据《圣经》记载，拿伯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个葡萄园主，他的葡萄园与王宫毗邻，为国王阿哈勃所垂涎。于是后人常用“拿伯的葡萄园”来比喻令人非常觊觎的东西。——译注。

呢？”

“虚荣心始终是存在的。”

“作为谋杀的动机？”阿勒顿太太疑惑地问。

“谋杀的动机有时是为了非常细小的事情，太太。”

“最普遍的谋杀动机是什么呢，波洛先生？”

“最常见的是——钱。这就是说为了各种各样的利之所在。其次是报复——还有爱情、恐惧、纯粹的恨，还有行善——”

“波洛先生！”

“哦，是这样，太太。我曾听说过一个人——我们称他某甲好不好？——某甲被某乙杀害，某乙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某丙得到好处。政治谋杀案往往可以归在这一类。有人认为某个人有害于文明世界，因而就把他杀掉。这些人忘记了，主宰生死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

他说话的神态严肃。

阿勒顿太太平静地说：“听到你这么说我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上帝还是要挑选自己的工具。”

“这样想是危险的，太太。”

她现在用比较轻松的口气说话。

“这次交谈之后，波洛先生，我将怀疑是否还能留下什么人活着！”

她站起来。

“我们该回去了，一吃完午饭就得出发。”

他们走到趸船上时，发现那个穿马球衫的小伙子正在船上就坐。那位意大利人已在等候他们。当努比亚船夫扯

起帆来开船时，波洛客气地对那位陌生的小伙子说了一句话："在埃及可以看到许多稀奇的东西，是不是？"

小伙子正在吸着带臭味的烟斗。他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简短而一字一句地说："它们使我厌恶。"口音的纯正简直令人惊奇。

阿勒顿太太戴上夹鼻眼镜，愉快而感兴趣地端详着小伙子。

"真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波洛问。

"拿金字塔来说吧，巨大的石方，糟蹋了石工的劳力。造金字塔是为了满足好大喜功、暴虐无道的国王的一己之私。想想那些汗流浃背的百姓，他们为建造金字塔艰苦劳作，最后累死在工地上。想起金字塔所体现的苦难和折磨，就使我对金字塔感到厌恶。"

阿勒顿太太兴致勃勃地说："你宁可不要金字塔、不要帕台农神庙[①]，不要美丽的陵墓和庙宇——只要知道人们一日三餐吃饱并且寿终正寝就心满意足了。"

小伙子愤怒的目光射向阿勒顿太太。

"我认为人比石头重要。"

"可是人没有那么持久。"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宁愿看到一个吃饱肚子的工人而不想看到任何所谓艺术品。重要的是将来——不是过去。"

这就使里克蒂先生沉不住气了。他马上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通充满激情的但却不易听懂的演说。

---

① 在希腊雅典，祭祀雅典娜(Athena)女神。——译注。

小伙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来反驳他，言谈极为刻薄。

当这场激烈辩论结束时，他们已到了旅馆的码头。

阿勒顿太太高兴地小声说："好了，好了。"随即就走上岸去。小伙子在她背后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在旅馆的门厅里，波洛遇见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她身穿骑装，向波洛冷冷地点点头。

"我去骑驴子。本地村庄你觉得有意思吗，波洛先生？"

"你今天到那儿去作短途旅行，是不是，小姐。Eh bien[1]！那儿风景如画——可别花很多钱去买本地古董。"

"从欧洲运到这儿来的？不，我不会那么容易受骗上当。"

她微微点了点头，走到外边灿烂的阳光中去了。

波洛已把行李打好——这事很简单，因为他的东西一向是最井井有条的。于是他就到餐厅去提早吃了午饭。

饭后，旅馆的大客车把到第二大瀑布去的旅客送到火车站去，然后他们再乘每天从开罗开往谢拉尔的快车——十分钟就可到了。

阿勒顿母子俩、波洛、穿肮脏法兰绒裤子的小伙子和那位意大利人就是要搭这一班车的旅客。奥特伯恩夫人和她的女儿已去作短途旅行，她们先去水坝，再去菲利，然后将在谢拉尔上船。

---

[1] 法语：好哇。——译注。

从开罗和卢克苏尔来的火车迟到了大约二十分钟。然而它终于到了，于是就出现了那种常见的一片嘈杂、秩序大乱的场面。当地的脚夫，有的在把衣箱从火车上往外搬，有的把衣箱往火车上放，互相挤轧、碰撞。

最后，波洛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车厢一个小间里，发现他自己的行李同阿勒顿母子俩的，还有一些根本不知道是谁的行李混放在一起，而蒂姆同他的母亲则在别处，身边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行李。

波洛来到的这个小间里已经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满脸皱纹，戴着白色的硬领巾和许多钻石装饰品。她的表情使人觉得她行动诡秘，对人类大多数都表示不屑一顾。

她势利地向波洛瞪了一眼，然后捧起一本美国杂志把脸遮着看。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大个子，举止笨拙，头发蓬乱，两只褐色的眼睛就像狗眼睛似的热切地盯住人看，露出一种极想讨好别人的神情。每隔一会儿，这位老太太就抬起头来从杂志上方，向她凶狠地发号施令。

“科妮莉亚，把毛毯收起来。”“到站时，留神我的梳妆盒。决不能让别人拿走。”“别忘了我的裁纸刀。”

火车没跑多久就到了谢拉尔。过了十分钟他们来到了轮船码头略事休息，卡纳克号游轮正停泊在那儿等待他们。奥特伯恩母女俩已经上了船。

卡纳克号没有第一大瀑布的游轮纸莎草号和荷花号那么大，后者太大，通不过阿斯旺水坝的闸门。旅客上船以后

被领到他们的舱房里。由于游轮没有客满，大部分旅客都安排在顶层甲板，这层甲板的前面一半全部辟为观景舱，四周全是玻璃，旅客可以坐着观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河上风光，下面一层甲板有一间吸烟室和一间小客厅，再下面一层是餐厅。

波洛看到自己的东西都搬进他的舱房以后，就又走到甲板上来观看轮船启航。他走到正俯靠在船舷栏杆上的罗莎莉·奥特伯恩的身边，同她站在一起。

"现在我们在进入努比亚了。你高兴了吧，小姐？"

姑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的。我感到我们终于真正在摆脱那种环境。"

她向他做了个手势。眼前的水上景色荒凉萧索。巨大的岩石由岸上伸展到水边——各处都可看到房屋的遗迹，这些房屋都是由于拦洪筑坝，而被弃置倒塌的。整个景色令人感到忧郁，几乎有一种不吉之兆。

"正在摆脱周围的人们。"罗莎莉·奥特伯恩说。

"不包括我们这一群之中的人吧，小姐？"

她耸耸肩，又说："这个国家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别扭。它使一个人内心沸腾着的一切都露于外表。一切都是如此不公平——如此不公正。"

"我不明白。你不能仅凭物证来判断事物。"

罗莎莉喃喃地说："你看看——看看别人的母亲——再看看我的母亲。没有上帝，只有性欲，而莎乐美·奥特伯恩就是性欲的先知。"她顿了一下："我想我不该说这些。"

波洛用双手做了个手势。

“为什么不该——对我说呢？我耳闻目睹的事情多着呢。如果如你所说，你内心在沸腾——就像煮沸的果酱——eh bien[1]，让渣滓浮上来，再用汤匙把它撇掉，就这样。”

他做了个把东西丢到尼罗河里去的动作。

“这样一来，它就没有了。”

“你真是个异乎寻常的人！”罗莎莉说。她那绷着的脸露出笑容。然后她突然紧张地大声叫道：

“嗐，多伊尔太太和她的丈夫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也会来参加这次旅行！”

林内特刚从甲板中部的一间舱房里出来。赛蒙尾随在后。她是那么容光焕发、沉着自信，她这种神态几乎使波洛吃了一惊。她由于喜悦而显得非常傲慢。赛蒙·多伊尔也像是换了一个人。他咧着嘴傻笑，简直像个兴高采烈的小学生。

“这好极了，”他说，也靠在船舷的栏杆上，“我真盼望着这次旅行，你不也是这样吗，林内特？不知怎么，这次旅行令人觉得不大像是在游览，我们好像真的在进入埃及的腹地。”

他的妻子随即回答说：“我知道。这地方，不知怎么的，是未免太荒凉了些。”

她把手插进赛蒙的臂弯里，赛蒙紧夹着。

“我们出发了，林。”他小声地说。

游轮徐徐离开了码头。他们开始了到第二大瀑布去的

---

[1] 法语：好。——译注。

来回七天的旅程。

在他们背后传来了一阵轻松爽朗的笑声。林内特急速转过身去。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正站在那儿。她似乎很快活。

“嗐，林内特！我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你们说过要在阿斯旺再待十天。这真是意外！”

“你——你不——”林内特结结巴巴地说。她勉强地按照客套微笑一下：“我——我也没有想到在这儿看到你。”

“是吗？”

杰奎琳走到船的另一侧去了。林内特使劲捏她丈夫的手臂。

“赛蒙——赛蒙——”

多伊尔的雅兴全部给一扫而空，他显得怒不可遏。尽管他想控制住自己，但两手还是禁不住握得紧紧的。

他们俩走开了几步。波洛没有转头看他们，耳边飘来一些零碎而不连贯的话：

“……回去……不可能……我们可以……，”然后说话声稍微大了一点，是多伊尔绝望而严厉的声音：“我们不能老是逃跑，林。我们现在不得不坚持到底……”

几小时后，天色正在渐渐地暗下来。波洛站在周围都是玻璃的观景舱里，两眼正视着前方。卡纳克号正在通过一个水峡。两岸的岩石，陡峭险恶，势不可当地直插进水深流急的尼罗河里，河水在岩石丛中奔腾而过。旅客们已在努比亚境内了。

他听到了有人走动的声音。林内特站在他身旁，不自觉

地不住搓捻着自己的手指;她此时的神色是波洛从未见到过的,犹如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

“波洛先生,我害怕——什么都使我害怕。我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面目狰狞的岩石,这地方的冷酷和荒凉,都叫人感到可怕。我们在上哪儿去?会发生什么事?告诉你,我感到害怕。每个人都恨我。我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向待人好——我为大家做过事情——而他们却恨我——很多人恨我。我周围除了赛蒙都是敌人。……感到——有人恨自己,这真是受不了。”

“可是这一切是什么原因呢,夫人?”

她摇摇头。

“我想——这是由于神经紧张,……我总感到周围一切都不安全。”

她神经质地扭头向身后瞥了一眼,突然说:“这一切将怎么了结呢?我们只好这样下去。我——我不知道怎么才好。”

她身不由己地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波洛严肃地俯视着她,目光中不无怜悯之意。

“她怎么知道我们要上这条船?”她说,“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波洛摇着头回答说:“要知道她是个有头脑的人。”

“我觉得好像我永远也摆脱不开她了。”

波洛说:“有一个计划你们本来可以采用的,而你们竟没有想到,这确实使我感到意外。毕竟,对你来说,夫人,钱是不成问题的。你们为什么不租一条由你们独用的游船

呢?”

林内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如果我们当时知道这一切,那就好了,可是你明白我们并不知道。难啊……”她突然现出不耐烦的神气:“哦!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难处。我得想到赛蒙,……他——他对钱敏感极了。他对于我有这么多钱敏感极了!他曾要我同他一起到西班牙某个小地方去——他——他要自己来承担我们度蜜月的所有费用。就好像这很有关系似的!男人们真蠢!他还不习惯于——不习惯于过舒服日子。一谈起租游船就会使他恼火——这——这种不必要的花费。我得开导他——渐渐地。”

她抬起头来,烦躁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似乎感到她未免把自己的困难谈得过于无所顾忌了。

她站起身来。

“我得去换衣服了。抱歉,波洛先生。我想我说了许多愚蠢的废话。”

第八章

阿勒顿太太穿一件简单的黑色透孔晚礼服，显得温文尔雅、引人注目。她走下两层甲板，来到了餐厅。她的儿子在餐厅门口赶上了她。

“抱歉，亲爱的妈妈，我还以为我来迟了。”

“我不知道我们坐在哪儿。”餐厅里放满了一张张小桌子。侍者正忙着安排一批人就座。阿勒顿太太站定下来，等待着侍者过来招待。

“顺便告诉你，”她又说，“我请了赫尔克里·波洛和我们同桌。”

“母亲，你请了他！”蒂姆确实感到吃惊和气恼。

他母亲惊奇地盯住他。蒂姆平时是很随和的。

“亲爱的，你不欢迎吗？”

“是的，不欢迎。他是个十足的毫无教养的老家伙。”

“哦，不，蒂姆！我不同意你这样说。”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要同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混在一起？像这样关在一条小船上，这种事总是叫人讨厌的。他会早、中、晚，整日价和我们在一起的。”

“我感到遗憾，亲爱的。”阿勒顿太太显得很失望，“我还真以为这会使你高兴。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而你又是喜欢侦探故事的。”

蒂姆咕哝了一声。

“我希望你以后别尽出这些好主意，母亲，我想我们现在已没法打消这件事了吧？”

“的确，蒂姆，我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

“唉，好吧，我看我们只好忍受一下了。”

这时侍者过来领他们去就座。阿勒顿太太跟着侍者走过去时，脸上露出一种极为迷惑不解的神情。蒂姆平时很随便，而且性子也好。这样的大发脾气是很反常的。这不像是英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一般的厌恶——和不信任。蒂姆是毫无国家偏见的。唉，得了——她叹了口气。男人是不可理解的！即使是自己最亲密的人，也会有料想不到的反应和感情。

在他们就座时，赫尔克里·波洛不声不响迅速地走进了餐厅。他停步后，一只手搁在他们那桌第三张椅子的靠背上。

“太太，承蒙你盛情邀请，不胜感激。”

“别客气。请坐，波洛先生。”

“你非常和蔼可亲。”

阿勒顿太太不安地觉察到，波洛坐下时向蒂姆扫了一眼，而蒂姆却还没有收起他那快快不乐的表情。

阿勒顿太太竭力想使气氛活跃。大家喝汤时，她拣起了放在她盘子旁的旅客名单。

“我们来认认每个人看。”她兴致勃勃地提议说，“我一向认为这是挺有趣的。”

她开始念名单：“阿勒顿太太，蒂姆·阿勒顿先生。这够容易的！德·贝尔福特小姐。他们把她和奥特伯恩母女安排在同一张桌子，原来这样。我不知道她同罗莎莉彼此将如何看待对方。再下面是谁？贝斯纳医生。贝斯纳医生？谁能认出贝斯纳医生？”

她把目光转到一张坐着四个人的桌子上。

“我看他一定是那个剃光头，留着小胡子的胖子。我想他大概是个德国人。他似乎非常欣赏他的汤。”从那边桌上，隐隐传来了啧啧的喝汤声。

阿勒顿太太往下念：“鲍尔斯小姐？我们来猜猜谁是鲍尔斯小姐，好不好？有三四个女的——不用猜了，我们暂时把她放在一边。多伊尔先生和多伊尔夫人。对，可真是这次旅行的大红人。她确实长得很美，又穿了一件多么漂亮的晚礼服啊！”

蒂姆在椅子上把身子一转。林内特同她的丈夫和安德鲁·彭宁顿坐的是餐厅犄角上的一张桌子。林内特身穿白色礼服，戴着珍珠项链。

“这件衣服我看简单极了，”蒂姆说，“就是一段衣料，拦腰胡乱系了根带子。”

“对，亲爱的。”他母亲说，“这是对一件价值八十个几尼[1]的衣服大胆而绝妙的描绘。”

“真想象不出女人为什么在衣服上花这么多钱。”蒂姆说，“我看这似乎是荒谬的。”

阿勒顿太太继续对旅伴们进行着她的研究。

“范索普先生一定是那一桌上四个人之一。就是那个非常文静的年轻人，他从来不开口。脸长得很不错，谨慎小心，但头脑聪明。”

波洛表示同意。

“他很聪明——唔。他不说话，但在留神听着，还注意看呢。是的，他充分使用他的眼睛。这种人你料想不到会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游山玩水。我不明白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弗格森先生，”阿勒顿太太念道，“我感到弗格森先生一定是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盟友。奥特伯恩夫人，奥特伯恩小姐。她们俩我们都很熟悉。彭宁顿先生？别名安德鲁大叔。他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我认为——”

“得了，母亲。”蒂姆说。

“我认为他相貌堂堂并不过甚其词，”阿勒顿太太说，“他的下巴是不讲情面的，大概就是我们在报上常读到的那种人，他的活动是在华尔街上——或者是不是该说在华尔街里[2]？我相信他必定是个极其有钱的人。下面一位，赫尔

① 英国旧金币名。——译注。

② 英语 on the Wall Street（在华尔街上）与 in the Wall Street（在华尔街里）意义相同，前者多用于美国，后者多用于英国。——译注。

克里·波洛先生——他的才干在这里真是被糟蹋了。蒂姆，你难道不能策划一桩罪案让他来破吗？”

但是她这个善意的玩笑似乎反而再次触怒了她的儿子。他气呼呼地瞪起了眼睛。阿勒顿太太赶忙接下去念道：“里克蒂先生。我们的意大利考古学朋友。然后是罗布森小姐，最后一个是范·斯凯勒小姐。这最后一个容易认，就是那个长得很丑的美国老太太，她显然感到自己是这条船上的女王，而且很清楚，她打算孤芳自赏，凡是达不到最严格的标准的人，她决不招呼！可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对不？她是属于某个历史时期的古人。同她一起的两个女的一定是鲍尔斯小姐和罗布森小姐——也许是一个秘书，就是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瘦个子，和一个穷亲戚，就是那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尽管她被人当作黑奴看待，她自己倒显然感到很快活。我想罗布森是那个当秘书的女的，鲍尔斯就是那个穷亲戚。”

“错了，母亲。”蒂姆咧开嘴笑着说。他突然恢复了往常轻松愉快的心情。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晚饭前，我在客厅里听见这个老家伙对她身边的那个女人说：‘鲍尔斯小姐在哪儿？科妮莉亚，马上把她找来。’科妮莉亚像条听话的狗似的随即跑了出去。”

“我得去同范·斯凯勒小姐谈谈。”阿勒顿太太沉思着说。

蒂姆又咧着嘴笑了。

“她会冷落你的，母亲。”

"绝不会。我一步一步来，先挨她坐着，用轻轻的（但能感动人的）有教养的语气，同她谈起我记忆中的任何有头衔的亲戚和朋友。然后，我想只消漫不经心地提起你的一位远房表哥格拉斯哥公爵，差不多就可以使她就范了。"

"母亲，你也太无所顾忌了！"

晚饭后发生的事情，对一个人性研究者来说，不无有趣之处。

那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小伙子（可以推断出，他就是弗格森先生）离开饭厅到吸烟室去了，他蔑视顶层甲板观景舱里的那一群旅客。

范·斯凯勒小姐以坚定的步伐，走到奥特伯恩夫人就座的桌子旁，对她说："真对不起，我认为我编结的东西刚才是放在这儿的！"就这样，她及时占上了观景舱里最避风的雅座。

那位戴头巾的太太，在不可抗拒的目光盯视下，起身让出了这块地盘。于是范·斯凯勒小姐就让自己和她的随从坐定下来。奥特伯恩夫人就近找了个位子坐下，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起来。然而，她的言论，人们却冷漠对之。她只得猝然而止。这时范·斯凯勒小姐，虽然独处一隅，却悠然自得。多伊尔夫妇同阿勒顿母子坐在一起。贝斯纳医生仍然同沉默寡言的范索普作伴。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独自坐着看书。罗莎莉·奥特伯恩坐立不安。阿勒顿太太同她搭过一两次话，想把她拉进他们一伙里来，但是这位姑娘却并未遂她的心愿。

赫尔克里·波洛听着奥特伯恩夫人大谈关于她自己当

作家的天职，消磨了一个晚上。那晚，在他回舱房途中，碰见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她正俯身靠在栏杆上，当她回过头来时，脸上悲切愁苦的神色，使波洛大吃一惊。往日那种满不在乎，一意寻事挑衅和那种疯狂的、幸灾乐祸的神色，此时从她脸上消失不见了。

“晚安，小姐。”

“晚安，波洛先生。”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你发现我在这儿感到意外吧？”

“感到意外，但我更感到遗憾——非常遗憾……”

他说话时口气严肃。

“你是说——为我遗憾。”

“我正是这个意思。小姐，你选择了危险的道路……正如我们在这条船上开始了我们的旅行，你也走上了你自己所定下的旅程——在水流湍急的河流中进行的一次旅行，两旁石壁陡峭，前途吉凶未卜啊……”

“你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事实如此……你已砍断了把你系在安全桩上的铁链。我怀疑你是否还可能回到原处，即使你愿意的话。”

她悠悠地说：“情况的确如此。”

然后她把头猛然往后一仰。

“啊，唉——一个人必须随着自己的命运之星走，无论它将把自己引向何处。”

“要留神，小姐，这颗星可是虚假的……”

她放声大笑，模仿着驴夫的吆喝腔调说：“那颗不吉利的星，老爷！那颗星将会陨落……”

波洛正要昏昏入睡时，一阵悄悄的说话声使他醒过来。是赛蒙·多伊尔的声音，赛蒙在重复着他在游轮离开谢拉尔时所说的同样的话。

"我们现在不得不坚持到底……"

"对，"赫尔克里·波洛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们现在不得不坚持到底……"

他闷闷不乐。

第 九 章

第二天清晨，游轮到达了埃茨一赛波瓦。

科妮莉亚·罗布森笑容满面，头戴大反边帽，是急忙上岸的几个人之一。科妮莉亚不大会怠慢人，她性格温柔，喜欢与所有的人交往。

赫尔克里·波洛身穿白色上衣，粉红色衬衫，系着黑色大蝴蝶结领结、头戴白色圆顶遮阳帽，当科妮莉亚看到他时，并没有退缩，这一点和贵族小姐范·斯凯勒不一样。她和他一起向旁边有狮身人面像的一条大街走去，很乐意地回答他那老一套的开场白："你的同伴们不上岸来看看这座寺院吗？"

"哦，你知道，玛丽表姐——就是范·斯凯勒小姐——从来不早起，她必须非常非常当心她的身体。当然，她需要鲍尔斯小姐，也就是她的护士，帮她做点事。她还说，这并不

是最好的寺院中的一个——但是，她非常好心，说我完全可以来看看。”

“她很通情达理。”波洛冷冰冰地说。

思想单纯的科妮莉亚毫不怀疑地同意这一点。

“哦，她很好，带我一块儿来旅行真太好了，我真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当她跟妈妈提出让我也来时，我简直不相信。”

“你这次旅行很愉快，是吗？”

“啊！愉快极了！我看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帕杜瓦和比萨——接着又是开罗——不过玛丽表姐在开罗身体不太好，所以我不能多上岸，而现在又要去瓦迪哈勒法进行愉快的旅行。”

波洛笑着说：“小姐，你真是个乐天派。”

他若有所思地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向沉默寡言、紧锁双眉的罗莎莉，她正独自一人在前面走着。

“她很漂亮，是吗？”科妮莉亚随着他的目光望去，说道，“就是看上去有点傲慢。当然，她是典型的英国人。她不像多伊尔夫人那样可爱，我认为多伊尔夫人是我所见过的女子中最可爱、最文雅的一个了！而她丈夫简直崇拜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是吗？我认为那个头发灰白的妇人看上去有点高贵，你觉得是吗？我相信，她是个公爵的表妹。昨晚她就在我们旁边谈起他，但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贵族头衔，对吗？”

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直到领队的向导叫大家静下来，并开始拖长声音介绍起来：“这座寺院是供奉埃及神阿

蒙和太阳神里一哈拉克特的——他的象征就是鹰头……”

这群人慢慢向前移动着,贝斯纳医生手里拿着导游图,喃喃自语地说着德语,他喜欢书面语。

蒂姆·阿勒顿不和这群人在一起,他母亲正在和沉默寡言的范索普先生交谈。安德鲁·彭宁顿挽着林内特·多伊尔的手臂,正在专心地听着,似乎对向导像背书一样说到的尺寸极感兴趣。

“六十五英尺高,真的吗?我觉得还不到一点,拉美西斯这个伟大的人物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埃及人。”

“安德鲁大叔,他是个大商人。”

安德鲁·彭宁顿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她。

“林内特,今天早晨你脸色看上去很好。最近,我一直为你担心,你有点瘦了。”

这群人边谈边走回游轮。卡纳克号游轮又一次向上游缓缓驶去,现在,景色不那么单调了,有棕榈树,还有农民的耕作。

景色的变化似乎驱散了笼罩在游客心中某种神秘的压抑感。蒂姆·阿勒顿也摆脱了忽然有点儿忧郁的心情。罗莎莉的脸上看上去也不那么绷紧的了。林内特几乎像是无忧无虑的了。

彭宁顿对她说:“在新娘度蜜月时跟她谈业务是不妥当的,但是有一两件事情——”

“怎么啦,安德鲁大叔,当然可以。”林内特立即摆出一副很现实的样子,“我结婚了,情况当然有些不同了。”

“正是如此,什么时候我想请你签署几份文件。”

“为什么不就是现在呢?”

安德鲁·彭宁顿向四周望了一眼。他俩所在的观景舱的这个角落里没有几个人。大部分游客都在观景舱和客舱之间的甲板上。大厅内仅有的几个人是,弗格森先生,他正在中间一张小桌旁喝着啤酒,两条腿套着肮脏的法兰绒裤子,向前伸着;还有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时而喝喝酒,时而吹着口哨,正坐在紧靠前面玻璃窗的地方,看着展现在眼前的一大片景色;此外还有范·斯凯勒小姐,她正坐在角落里读着一本关于埃及的书。

“很好。”安德鲁·彭宁顿说着,离开了大厅。

林内特和赛蒙相视而笑——这是一种要过几分钟才迟迟表露出来的微笑。

“还好吗,亲爱的?”他问道。

“行,还可以……奇怪,我的心情怎么不再紧张了。”

“你真了不起!”赛蒙说着,语气里充满了信心。

彭宁顿回来了,捧着一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文件。

“天哪!”林内特叫道,“所有这些我都要签字吗?”

安德鲁·彭宁顿带着歉意地说: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太多了,但我就是想把你的事情都安排好。先请签第五街[1]房产租契……接着是西部土地开发公司的文件……”他手里翻着分类的文件,不停地说道。赛蒙打了个哈欠。

通向甲板的转门开了,范索普先生走了进来。他漫无目

---

[1] 第五街:纽约繁华商业街道。——译注。

标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走上前来，站在波洛身边，观看着浅蓝色的河水和周围黄色的沙滩。

"——你就签在这儿。"彭宁顿把一份文件摊在林内特面前，指着空白处说。

林内特拿起一份文件，粗粗看了一遍，一下子翻回到第一页，然后，拿起彭宁顿放在她面前的一支自来水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内特·多伊尔……。

彭宁顿将这份文件拿开，又打开另一份。

范索普向着他们漫步走来，他透过旁边的窗子向外看着，好像他们经过的海岸上有些什么使他很感兴趣似的。

"这不过是份转让证书。"彭宁顿说，"你不必看了。"

但是，林内特还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彭宁顿打开第三份文件。林内特又仔细看着。

"这些都是很简单明了的，"安德鲁说，"没什么有趣的，都是些法律术语。"

赛蒙又打了个哈欠。

"亲爱的，你不见得想把所有这些都看完吧？那可要看到午饭时间，甚至更晚一些了。"

"我总是要把每样东西都看一遍，"林内特说，"我父亲教我这样做的，他说可能会有些誊写错误。"

彭宁顿笑了起来，声音很刺耳。

"林内特，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会做生意的女将。"

"她比我要认真得多，"赛蒙笑着说，"我一生从未看过一份法律文件。他们要我在虚线上什么地方签字，我就在什么地方签字——就那么回事。"

“这样太马虎了。”林内特不同意地说。

“我没有生意人的头脑，”赛蒙高兴地说道，“从来也没有过。有人叫我签——我就签。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安德鲁·彭宁顿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然后，摸摸上嘴唇，毫无表情地说道：“多伊尔，有时这不有点太冒险了吗？”

“胡扯，”赛蒙回答道，“我不是那种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欺骗你的人，我是个相信别人的人——你知道，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很少上过当。”

突然，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沉默的范索普先生转过身来对林内特说：

“但愿我不是多管闲事，但你一定要让我说，我非常钦佩你的办事能力。在我操业过程中，呃——我是个律师——我发现女士们一般很不会办事。在没有从头到尾把文件阅读一遍之前，绝不在上面签字，你这一点令人钦佩，确实令人钦佩。”

他略微欠欠身子，脸孔微红，再次转过身去注视着尼罗河的两岸。

林内特有些犹豫地说：“呃——谢谢你……”她咬着嘴唇，以免笑出声来，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却是这么异乎寻常的严肃。

安德鲁·彭宁顿显得十分恼怒。

赛蒙·多伊尔似乎不能肯定自己是感到生气了呢？还是给逗乐了。

范索普先生两耳耳根通红通红。

“下一份！”林内特朝彭宁顿笑着说。

但是彭宁顿生气了。

“我想还是另外找个时间为好，”他口气生硬地说，“正如　　呃——多伊尔说的，要是你把这些文件都看完的话，我们就要在这儿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可不能错过欣赏风景的机会，反正只有那前两份文件是紧急的，其他的以后再办吧！”

“这儿热极了，”林内特说，“我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三人穿过转门。赫尔克里·波洛转过脸来，他那凝视的目光似乎正在考虑什么似的落到范索普先生的背上，然后又转到懒洋洋地坐在那儿的弗格森先生身上。他头朝后仰着，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

后来，波洛朝笔直地坐在角落里的范·斯凯勒小姐望着。而她却在注视着弗格森先生。

左边的转门打开了。科妮莉亚·罗布森匆匆地跑了进来。“你去了好久了，”老太太严厉地说，“你到哪儿去了？”

“对不起，玛丽表姐，羊毛衫不在你说的地方，它压根儿是在另一个箱子里。”

“我亲爱的孩子，你可太不会找东西了！我知道，亲爱的，你愿意做事，但你必须尽量灵巧点，动作快点，思想集中些就好。”

“真对不起，玛丽表姐，恐怕我是太笨了。”

“亲爱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去做就不会笨，我带你来旅行，希望你也能关心我一点。”

科妮莉亚脸红了。

“很抱歉，玛丽表姐。”

"鲍尔斯小姐在哪儿？十分钟前我就该吃药了，请马上去把她找来，医生说，最重要的是——"

就在这时，鲍尔斯小姐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药杯。

"你的药，范·斯凯勒小姐。"

"我该在十一点钟吃药，"老太太大声责怪道，"如果说我发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按时。"

"是的，"鲍尔斯小姐看了一眼她的手表说道。

"正好是十一点差半分。"

"我的表是过十分钟了。"

"我想你会发现我的表是对的，这只表走得十分准，从来不快也不慢。"鲍尔斯小姐十分冷静地说道。

范·斯凯勒小姐吞下了药杯里的药。

"我明显地感到更不舒服了。"她气乎乎地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范·斯凯勒小姐。"

鲍尔斯小姐说话的调子听上去一点也不难过，而是完全无所谓。很明显，她是在机械地作出恰当的回答。

"这儿太热了，"范·斯凯勒小姐怒气冲冲地说，"鲍尔斯小姐，给我在甲板上找张椅子；科妮莉亚，把我的毛线拿来，别笨手笨脚地把它掉在地上，呆会儿我要你帮我绕些毛线。"

这些人都走出去了。

弗格森叹了口气，摇动着双腿，然后像对着整个世界说道："天哪！我真想把这老太婆掐死！"

波洛颇有兴趣地问道："你不喜欢她这种人，对吗？"

"是的！刚才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什么转让证书上签字，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成千上万可怜的工人们为着极其微薄的收入，像奴隶一样在干着，使她能穿上丝袜，过着毫无意义的奢侈生活。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有人跟我这么说过；她一生中从不动一下手。"

"谁告诉你说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弗格森先生用挑衅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一个你不会跟他讲话的人！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并且不为此而感到羞耻的人！不是你们这种衣冠楚楚的无用废物。"

他的目光很不友好地落在波洛的蝴蝶结领结和粉红色衬衫上。

"我？我用我的脑子工作，我也不为此感到羞耻。"波洛迎着他的目光说。

弗格森先生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

"都该枪毙——这帮人！"他断然地说。

"我亲爱的年轻人，"波洛说，"你对暴力真是特别感兴趣啊！"

"没有暴力能做得成什么，你讲得出吗？不等你成功你就准会垮掉，会毁灭。"

"当然用暴力要容易得多，热闹得多，壮观得多。"

"你是干哪一行为生的？我敢打赌说，你什么也不干，也许你会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人吧。"

"我不是个中产阶级的人，我是个上层人。"赫尔克里·波洛有点傲慢地声明。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用那种当一个人自称“我是个国王”时的自若神态回答。

“我的天哪！”年轻人似乎大吃一惊，“你是说那个女人实际上还带着一个随身保镖？难道她竟是那样担心自己珍贵的生命吗？”

“我跟多伊尔先生和夫人没有任何联系，”波洛生硬地说，“我在休假。”

“度假——呃？”

“你呢？你不也在休假吗？”

“休假！”弗格森先生哼了一声，接着神秘地补充说，“我在研究形势。”

“很有趣。”波洛低声说道，然后慢慢地往甲板上走去。

范·斯凯勒小姐坐在最好的一个角落里，科妮莉亚跪在她面前，伸着手臂，上面绕着一绞灰色毛线，鲍尔斯小姐直挺挺地坐着，正在看《星期日晚报》。

波洛顺着右舷甲板慢慢走着，当他经过船尾时，几乎撞到一个女子身上。她转过受惊的脸来望着他——这是一张黑黝黝的、调皮的拉丁人的脸。她穿着整洁的黑色衣服，一直站着与一个身穿制服的高大粗壮的男子在谈话——从外表看，他是个轮机员，两人脸上都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内疚和惊慌的表情。波洛感到奇怪，不知他们在谈些什么。

他绕过船尾，沿着船的左舷走去。一扇房门打开了，奥特伯恩夫人走了出来，几乎倒在他怀里。她穿着一件鲜红的缎子睡衣。

“真对不起，”她抱歉地说，“亲爱的波洛先生，真太对不起你了。你知道，船在摇晃——就是摇晃的缘故，我从来就没有在颠簸的船甲板上走动的本事。要是船能保持不动……”她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受不了船的摇晃……在海上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快活过……我总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让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呆着。我那个没有同情心的姑娘，根本不理解为她操尽了心的可怜的老母亲……”奥特伯恩夫人哭了起来：“我像奴隶一样为她操劳，自己累得皮包骨——皮包骨，像一个 grande amoureusc[①]，——我本来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一个 grande amoureuse，献出了一切的一切……，却没有人在乎！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现在就告诉他们，她是怎样地不关心我，她多么冷酷，竟让我来旅行，叫人厌烦得要死……现在我就去告诉他们。”

她匆匆地向前走去，波洛很有礼貌地制止了她。

“夫人，我去叫她来。回到你的房间去吧！最好是这样。”

“不，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船上所有的人。”

“夫人，这太危险了，海很不平静，你会跌到海里去的。”

奥特伯恩夫人疑惑地看着他。

“你是这样想的吗？真的这样想吗？”

“是的。”

他的话很见效，奥特伯恩夫人动摇了，摇摇晃晃地又走进了她的房间。

波洛的鼻孔抽动了一两下，然后点点头，向坐在阿勒顿

① 法语：一个伟大的情人。——译注。

太太和蒂姆中间的罗莎莉·奥特伯恩走去。

“小姐，你母亲找你。”

她本来一直在快活地笑着，这时她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云。她迅速地对他投去怀疑的一眼，便急忙沿着甲板走去。

“我对这孩子简直不明白，”阿勒顿太太说，“她变化无常，今天很友好，过了一天，她又变得十分不懂礼貌。”

“完全被宠坏了，脾气也不好。”蒂姆说。

阿勒顿太太摇了摇头。

“不，我认为不是那样，我认为她不快活。”

蒂姆耸了耸肩。

“哦，好吧，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他的话听上去既生硬又冷淡。

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钟声。

“开午饭了，”阿勒顿太太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饿了。”

那天晚上，波洛看到阿勒顿太太正坐着与范·斯凯勒小姐交谈。他走过去的时候，阿勒顿太太闭起一只眼，然后又睁开，她正在说：“当然，在卡尔弗里斯城堡——这个亲爱的公爵——”

科妮莉亚服侍完了也到甲板上来了。她听着贝斯纳大夫说话，他正在冗长枯燥地和她谈着从导游手册上选出来的有关埃及的概况。科妮莉亚全神贯注地听着。

蒂姆·阿勒顿身体俯在栏杆上，说道：“不管怎样，这的确是个腐朽的世界……”

罗莎莉·奥特伯恩回答说：“太不公平，有些人什么都有。”

波洛叹了口气。他为自己已不再年轻而感到高兴。

第十章

星期一早晨，卡纳克号游轮甲板上可以听到各种各样高兴和赞赏的话语。游轮停泊在岸边。在几百码外，那清晨的阳光刚照到的地方，有一座从岩石表面雕出来的大寺院，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的四尊巨像永远俯视着尼罗河，迎着正在升起的朝阳。

科妮莉亚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啊，波洛先生，多美啊！我是说它们这么大，这么安静，看到它们会使人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就像一个小虫，真感到什么事都无所谓了，对吗？"

范索普先生站在旁边，低声说道："很——呃——令人难忘。"

"多么壮观啊，是吧！"赛蒙·多伊尔先生走过来说道。接着他对波洛推心置腹地说："你知道，我是个对寺庙、游览这类事情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但像这样的地方确实吸引人，

要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话，就会明白那些古埃及的君王们一定是些了不起的人物。”

范索普已经走开了。赛蒙又放低了声音说：

“这次来旅行我真是高兴。它——呃——它消除了一些疑虑。奇怪，怎么会——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林内特的情绪已恢复正常了。她说这是因为她实际上终于把事情对付过去了。”

“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波洛说。

“她说当她真的在船上看到杰基时，她感到可怕——而后来，突然，这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们俩已说好，不再躲避她，她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见她，并向她表明，她这种可笑的做法丝毫不会使我们烦恼，不过就是该死的有失体统罢了——不过如此。她以为她已经搞得我们晕头转向了，但现在，咳，我们再也不惊慌失措了，这点应该让她知道。”

“是的。”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所以，这就太好了，不是吗？”

“哦，是的，是的。”

林内特沿着甲板走来，她穿着淡黄色纱衣，微笑着，她和波洛打了个招呼，但并不特别热情，不过是冷冷地点了点头，就把她丈夫拉走了。

波洛脑子里闪过一丝自嘲的想法，他意识到，他那爱挑剔的态度使他并不受人欢迎。林内特已习惯于对她本人以及她所作所为的绝对赞美，而赫尔克里·波洛却显然冒犯了这一信条。

阿勒顿太太过来和波洛站在一起，低声说道：

"这个姑娘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阿斯旺，她看上去很忧愁，不高兴，而今天她显得那么高兴，几乎叫人担心她发疯了。"

波洛还没来得及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群人又集合了。他们一起由向导带队，上岸去参观阿布辛拜勒寺院。

波洛和彭宁顿走在一起。

"你第一次来埃及，是吗？"波洛问道。

"哦，不，一九二三年我就在这儿，就是说，我在开罗。以前我从未到尼罗河来旅行过。"

"我想你是坐卡马尼克号轮来的——至少多伊尔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

彭宁顿朝他狡黠地看了一眼。

"哦，是的，是这样。"他承认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巧遇到我在那条船上的几个朋友——拉欣顿·史密斯一家人？"

"他们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船上坐满了人，天气很糟糕，不少旅客几乎不露面。不管怎样，航程很短，人们不知道谁在船上，谁不在船上。"

"是的，一点不错，正是这样。你碰到多伊尔夫人和她丈夫可真是意想不到的愉快事情。原来你不知道他们已结婚了吧？"

"是的，多伊尔夫人给我来过信。后来信又转寄给我。我是在开罗出乎意料地遇见他们以后几天才收到信的。"

"我听说你认识她好多年了？"

"哦，应该是的，波洛先生。我认识林内特·里奇韦时她

还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呢，就这么高——"他用手比了比，"她父亲梅休伊什·里奇韦和我是世交，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在事业上也很成功。"

"我听说，他女儿得了一笔数目很可观的财产……啊，对不起，可能我这样说不太妥当。"

安德鲁·彭宁顿似乎有点惊奇。

"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是的，林内特是个有钱的女人。"

"不过，我想，最近市场价格暴跌，任何股票肯定都会受到影响，不管它们多么可靠，是吗？"

彭宁顿并未立即回答，后来他说："从某种程序上来说，确实如此，这些日子情况是很困难。"

波洛低声说："不过，我觉得多伊尔夫人办事很精明。"

"不错，是的，是这样。林内特是个办事讲究实效的聪明姑娘。"

他们的谈话停止了。向导继续在对他们讲着伟大的古代埃及君王拉美西斯造寺院的事。拉美西斯本身的四尊雕像在入口处两边，每边各一对，是从天然的石头上凿出来的，雕像俯视着下面零零落落的游客队伍。

里克蒂先生对向导的话不感兴趣，他正忙着看入口处两边石墩上的黑人和叙利亚俘虏的浮雕像。

这群人一进寺院，就被笼罩在昏暗和安静的气氛中。向导指给他们看里面内墙上的栩栩如生的彩色浮雕，但这群人却喜欢分成几组来观看。

贝斯纳医生声音洪亮地用德语读着导游手册，时而停

下来给科妮莉亚翻译一下。她在他身边不声不响地走着。然而，这种情景未能持续多久，范·斯凯勒小姐由态度冷淡的鲍尔斯小姐搀扶着，走了进来，下了一道命令：

“科妮莉亚，过来！”

这样一来，介绍就不得不停下来，贝斯纳医生望着她的背影，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微微笑着。

“一个很不错的小姑娘，”他对波洛说道，“她不像年轻女子当中的有些人，她看上去没有那副饥饿相，没有。她体型很美，听人讲话时很专注，跟她谈话是一种乐趣。”

波洛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好像科妮莉亚的命运不是被人欺侮就是听人教诲似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总是听着，从来不开口说话。

由于对科妮莉亚的一声召唤，鲍尔斯小姐得到暂时的解放。她站在寺院中间，用她那平静的、冷漠的目光向四周望着，对于过去的奇迹她并不十分感兴趣。

“向导说，这些神或女神中有一个名字叫穆特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这里面有个内殿，内殿里面坐着四尊雕像，永恒地守护着人间，在昏暗的光线中形象孤高，显得既尊严又奇特。

林内特和她的丈夫站在雕像前，他挽着她的胳臂，她仰着脸——这是一张代表新文明的脸孔，聪明，好奇，不为历史的遗迹所动心。

赛蒙突然说道：“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不喜欢这四尊雕像，特别是那个戴高帽子的。”

“我猜想那个是阿蒙，那个是拉美西斯。你怎么会不喜

欢他们呢？我觉得他们给人印象很深。”

“这些该死的像给人印象太深了。他们的样子好像有点神秘。出去到阳光下去吧！”

林内特笑了起来，但还是让了步。

他们从寺院里出来，走到阳光下，脚旁是温暖的黄沙。林内特笑了起来，在他们脚边是一排努比亚男孩的头，有五六个，样子看上去很可怕，好像是从身体上切下来似的；他们眼珠转动着，脑袋有节奏地左右晃动，嘴里念着新的祷语：

“呱呱叫！呱呱叫！好极了，妙极了！非常感谢！”

“真讨厌！他们怎么搞的？身体真的埋在沙里那么深吗？”

赛蒙掏出了一些零钱。

“妙极了，妙极了！真值钱！”他学着他们的腔调说。

领头演这场“戏”的两个小男孩很快捡起了钱币。

林内特和赛蒙继续走着。他们不想回船，对游览也感到厌倦了。他们靠着岩石坐了下来，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多好的阳光啊！”林内特在想着，“多暖和，多安全……生活幸福，多好啊，像我这样多好啊！像我……林内特……”

她闭上了眼睛，似睡非睡地在沉思中遨游，她的思想像沙子一样被风吹得到处飘散。

赛蒙睁着眼睛，眼里也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头一天晚上他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多傻呀……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一切都正常，……人们终究是会相信杰基的——

传来一阵喊声,人们挥动着手臂朝他跑过来,并且叫喊着……

赛蒙傻愣愣地看了一会,接着跳起来,拖着林内特就跑。

说时迟,那时快,一块从岩壁上飞滚下来的大圆石从他们身旁滚过,撞在地上。要是林内特还在老地方,她就会被压得粉碎。

他俩紧紧搂在一起,脸色苍白。赫尔克里·波洛和蒂姆·阿勒顿向他们跑过来。

"Ma foi[①],夫人,好险哪!"

四个人都本能地向岩壁上望去,什么也看不见,但沿着顶端有一条小路。波洛想起他们第一次上岸时曾看到有几个当地人在那儿走过。

他看了看夫妻俩,林内特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她被吓懵了,而赛蒙却气得说不出话来。

"真该死!"他突然骂道。

他朝蒂姆·阿勒顿瞥了一眼,克制住了自己。

蒂姆说道:"嗬,真险!是哪个笨蛋把它滚下来的,还是它自己掉下来的?"

林内特脸色非常苍白,吃力地说道:"我想一定是哪个笨蛋干的事。"

"真可能把你像蛋壳一样压得粉碎。林内特,你当然不会有什么仇敌吧?"

林内特两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感到很难回答这

① 法语:我的天哪。——译注。

一轻松的玩笑话。

"夫人，回船去吧！"波洛立刻说道："你得吃点药恢复一下。"

他们很快向船边走去，赛蒙还是气乎乎的，蒂姆·阿勒顿竭力想说些高兴的话，把林内特的思想从她刚经历过的险境中引开。波洛神色严肃。

后来，当他们刚走到跳板处时，赛蒙猛地停住了脚步，脸上浮出现惊奇的神色。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正在上岸，她穿着蓝格花布衣服，今天早上显得很孩子气。

"我的天哪！"赛蒙低声说道，"到底还是一场偶然事故。"

怒气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一派轻松感如此明显，以致杰奎琳看出有点不正常。

"早安，"她说道，"恐怕我来晚了。"

她向大家点了点头，跨上岸来，朝寺院走去。

赛蒙一把抓住波洛的手臂，另外两人继续朝前走去。

"我的上帝，这回我可放心了，我还以为——我以为——"波洛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指什么。"但他自己似乎仍然十分严肃，出神。他转过头来，仔细地注意着从船上来的其他人怎么样。

范·斯凯勒小姐慢慢地由鲍尔斯小姐扶着走来。

稍远一点，阿勒顿太太正站在那儿，看着一排努比亚男孩的头，笑着。奥特伯恩夫人跟她在一起。

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波洛摇了摇头，跟着赛蒙慢慢走回船去。

第十一章

"太太，请给我解释一下'fey[①]'这个词的意思？"

阿勒顿太太似乎有点惊奇。她正在和波洛一起艰难而缓慢地朝俯视第二大瀑布的岩石上走去。其他大部分人都骑骆驼上去。因为波洛感到骆驼走路有点像船在摇晃一样。而阿勒顿太太则认为要有点个人尊严。

他们是前天晚上到达瓦迪哈勒法的。今天早上，两艘汽艇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送到第二大瀑布来，只有里克蒂先生不在内。他坚持要独个儿到一个偏僻遥远的叫做赛姆纳的地方去游玩。他说，那地方在阿门内姆哈特三世时曾是努比亚的大门，很有趣，那儿还有一块石碑，记录了黑人进入埃及必须付关税这一事实。为了不使他一个人单独行动，各种

① 苏格兰语：有死亡预兆的；临死时的狂乱状态的。——译注。

办法都用尽了，但毫无结果。里克蒂先生主意已定，把各种反对意见都撇在一旁。如：(1)不值得进行这一次冒险；(2)由于不可能有汽车到那儿去，因此无法进行这次探险；(3)无法搞到汽车去作这次旅行；(4)汽车费用高得无法支付。对第一种意见里克蒂先生嗤之以鼻；对第二种意见他表示不相信；对第三种意见他提出自己去找车；而第四种意见他则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自己去进行讨价还价。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他什么人也没告诉，自己一个人偷偷地离开的)。他的离开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偷偷地安排的，生怕其他一些游客也想改变已定的游览路线。

"Fey?"阿勒顿太太向一旁歪着头，考虑着如何回答，"呃，这是苏格兰话，真的，意思就是乐极生悲。你知道，不见得就如此！"

她借题发挥起来，波洛专心地听她讲着。

"谢谢你，太太，现在我懂了。昨天当多伊尔夫人死里逃生前不久你就那么说——这是很令人奇怪的。"

阿勒顿太太微微颤抖了一下。

"可真是死里逃生。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些黑鬼滚着玩的？世界上的男孩子们都会干这类事情，但并不一定真怀有恶意。"

波洛耸了耸肩。

"有可能是这样，太太。"

他转变了话题，谈起了马略尔卡，并从可能要去访问的角度提了各种具体问题。

阿勒顿太太变得非常喜欢这个小个子男人了——可能

部分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她感到，蒂姆一直在设法使她对赫尔克里·波洛不友好。他把波洛说成是“最糟糕的粗汉子”。但他自己并没有叫他“粗汉子”。她猜想是波洛那奇特的外国服装引起了她儿子的偏见，而她自己感到波洛先生是个聪明的、能激励人的旅伴；他还很有同情心。她觉得自己突然信任了他，并把自己讨厌乔安娜·索思伍德的想法告诉了他。谈论这件事使她感到心情轻松些，而且说到底，有什么不能谈的呢？波洛不认识乔安娜——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自己一直忍受着嫉妒思想的折磨，为什么不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呢？

就在同时，蒂姆和罗莎莉·奥特伯恩正在谈论她，蒂姆刚才一直在半开玩笑地诅咒自己的运气。他那糟糕的身体虽然从未差到真正了不得的程度，但也从未好到使他能过着他希望过的生活。他钱很少，又没有个惬意的工作。

“一种毫无生气、平平淡淡的生活，”他最后很不满意地说。

罗莎莉突然说：“你有着使得许多人羡慕你的东西。”

“什么？”

“你的母亲。”

蒂姆感到很惊奇，但也很高兴。

“母亲？是的，当然她是个十分与众不同的人。我很感激你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她很了不起，她看上去那么可爱，那么安详、冷静，好像什么事都不会触动她，但是，不知怎么的，她也总爱对一些事开开玩笑。”

罗莎莉由于急于表明自己的想法而显得有点口吃。

蒂姆对这个姑娘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情,他希望自己能报答她所说的好话,但不幸的是,奥特伯恩夫人在他脑子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由于不能以同样的话语作出回答,他感到很窘。

范·斯凯勒小姐留在汽艇里,她不敢冒险骑骆驼或靠两条腿走上去,她干脆地说道:

"鲍尔斯小姐,很抱歉我要你跟我一起留下来。我本想让你去,叫科妮莉亚留下,但女子们都那么自私,她也不跟我说一声就急急忙忙走了,实际上我看到她和那个讨厌的、缺乏教养的年轻人弗格森在谈话,科妮莉亚使我非常失望,她在交际方面根本没有辨别能力。"

鲍尔斯小姐以她通常那种平平淡淡的口气回答说:

"那没什么,范·斯凯勒小姐。走到那里去太热了。我也不喜欢骆驼身上的鞍子,上面可能有跳蚤。"

她扶了扶眼镜,眯起眼睛看着从山上下来的那群人说:

"罗布森小姐不再和那个年轻人在一起了,她和贝斯纳医生在一起。"

范·斯凯勒小姐咕哝一句什么。

从她发现贝斯纳医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很大的诊所,又是个在欧洲名声很响的内科医生时,她就开始对他态度谦和了;另外,在旅途结束之前,她还可能要他给她看看病。

当这群人回到卡纳克号游轮时,林内特惊奇地叫了一声:

"我的电报!"

她一把从布告栏里拿出电报,把它拆开了。

"怎么——我不懂——土豆,甜菜根,这是怎么回事,赛蒙?"

赛蒙刚走近,从她背后望过去,突然听见一个发怒的声音说:"对不起,那是我的电报。"

里克蒂先生粗暴地把电报从她手中夺过去,一边怒气冲冲地看着她。

林内特惊奇地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电报封皮翻了过来。

"噢,赛蒙,我多傻呀!这是里克蒂——不是里奇韦——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当然不再叫里奇韦了,我必须向人家道歉。"

她跟着小个子的考古学家走到船尾。

"真对不起,里克蒂先生。你知道我结婚前的名字叫里奇韦,而我刚结婚不久,因此——"

她停顿了一下,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两个小酒窝,想使他对年轻新娘的 faux pas[1] 也付之一笑。

但是里克蒂明显地并未被她"逗乐",连维多利亚女王在她最不高兴的时候表情也不可能比他这时更冷酷了。"名字必须看清楚,在这些事情上粗心大意是不能原谅的。"

林内特咬着嘴唇,脸刷地一下红了起来,对于她的道歉会遭到这种对待,她感到很不习惯。她转身就走,回到赛蒙

① 法语:过失。——译注。

身边，愤愤地说：“这些意大利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没关系，亲爱的，我们还是去看看你喜欢的那只牙雕大鳄鱼吧。”

他们一起上岸了。

波洛望着他们走上浮动码头，耳边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他转身一看，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正在他身旁，双手紧紧握住栏杆。当她把脸转向他时，脸上的表情使他十分吃惊。这已经不再是一种高兴或者带着恶意的表情，她仿佛正被某种内心燃烧着的炽烈感情所吞噬。

“他们什么也不在乎了。”话音很低，很快，“他们已跑到我前面去了，对他们我已无能为力了……他们不在乎我是否在这儿……我不能——我再也不能触痛他们了……”

她抓着栏杆的手颤抖着。

“小姐——”

她不等别人说下去，又接着说：“唉，现在太晚了——来不及警告……你说得对，我本不该来，不该来作这次旅行。你把它叫什么来着？灵魂的旅行？我不能回去，我得继续干下去，我现在正在继续干着。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不会，迟早我会把他杀掉……”

她突然转身走开了。波洛眼看着她离去，感到有只手放到他肩上。

“波洛先生，你的女友好像有点不高兴。”

波洛转过脸来，惊奇地看着，看到一位老相识。

“雷斯上校。”

这个高个子皮肤黝黑的人笑了起来。

“有点出乎意料，是吗？”

赫尔克里·波洛一年前在伦敦遇见过雷斯上校，他们当时都是一次奇怪的晚宴上的客人——一次以那个奇怪的人，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死亡而结束的晚宴。

波洛知道雷斯是个来去行踪从不让人知道的人，他总是出现在大英帝国一个要出事的前哨阵地上。

“那么你现在呆在瓦迪哈勒法这儿啰。”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就在这条船上。”

“你是说——”

“我正在和你一起返回谢拉尔。”

赫尔克里·波洛的眉毛往上抬了一下。

“那倒很有趣。我们一块儿来喝一杯，怎么样？”

他们走进了大厅，厅内空荡荡的。波洛为上校要了杯威士忌，给自己要了一大杯放足糖的桔子汁。

“那么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啰，”波洛边呷着桔子汁边说道，“你要是乘日夜航行的政府班轮就会更快一点，对吗？”

雷斯上校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波洛先生，你跟往常一样，恰好又在现场了。”他高兴地说。

“说的是旅客吗？”

“其中一位旅客。”

“不知道是哪一位？”赫尔克里·波洛望着天花板问道。

“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雷斯感叹地说。

波洛似乎很感兴趣。

雷斯说："对你没有必要保密，我们在这儿也碰到了不少麻烦——这样和那样的麻烦。我们在跟踪的不是那些公开领着暴徒闹事的人，而是那些很巧妙地把火柴放到火药里去的人。有三个人，一个死了，一个在监狱里，我要找的是第三个人——一个曾经残酷地谋杀过五六个人的人（可真有点本事），他是所有被雇用的煽动者中最机灵的一个……。他就在这艘船上，我是从经过我们手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中得知的。经破译，这段话意思是'某某将于七日到十三日在卡纳克号游船上旅行。'这段话没有说某某将以什么名字出现。"

"你有什么关于他的情况介绍吗？"

"没有。有点美国、爱尔兰及法国血统，是个混血儿。这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个想法——这一切都很好。"波洛沉思地说。

他们俩彼此非常了解，因此雷斯就不再继续追问他了，他知道赫尔克里·波洛对于他不肯定的事从不会再说什么的。

波洛擦了下鼻子，不愉快地说："这艘船上本身有件事使我十分不安。"

雷斯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你想象一下，"波洛说，"某甲大大地错待了某乙，而某乙想进行报复，某乙进行了威胁。"

"某甲某乙两人都在这条船上吗？"

波洛点点头："正是这样。"

"我想，某乙是个女的吧？"

“一点不错。”

雷斯点了一支香烟。

“这倒不用担心。到处去说他们打算怎么怎么做的人，往往不会那么做的。”

“你是说，尤其是这种与 Les femmes[1] 有关的案件。是的，确实是这样。”

但他看上去还是不大高兴。

“还有什么事？”雷斯问道。

“有的，还有件事。昨天某甲险些丧命，而这种事情又完全可称为是一次偶然事故。”

“某乙策划的？”

“不，问题就在这儿。某乙可能与这次事故毫无关系。”

“那么，这确实是一次偶然事故。”

“你十分肯定某乙在这次事故中没有插手吗？”

“完全可以肯定。”

“哦，那么，巧事是会发生的。顺便问一下，谁是某甲？是个特别令人讨厌的人吗？”

“正好相反。某甲是个有钱的、漂亮迷人的年轻女士。”

雷斯笑了。

“听上去真像本小说。”

“Peut-être[2]。但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我不高兴。如果我是正确的话，而毕竟我一直是正确的。”——雷斯听着他

---

① 法语：女人们。——译注。

② 法语：也许如此。——译注。

的这句十分典型的话偷偷地笑了——“因此，这事令人十分焦虑不安。而现在，你又给事情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你告诉我说在卡纳克号上有一个杀人的凶手。”

“他一般不杀漂亮的年轻女子。”

波洛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我的朋友，我担心，”他说，“我担心……今天，我劝过多伊尔夫人同她丈夫一起到喀土穆去，不要回到船上来，但他们不同意。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到达谢拉尔。”

“你的想法不是很悲观吗？”

波洛摇了摇头。

“我担心，”他简单地说，“是的，我，赫尔克里·波洛，担心……”

第十二章

科妮莉亚·罗布森站在阿布辛拜勒寺院里。这是第二天的夜晚——一个又闷又热的夜晚。卡纳克号又一次停泊在阿布辛拜勒是为了对这座寺院再次进行访问。这次是借助于人工照明，这样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对此，科妮莉亚对站在她身边的弗格森先生惊讶地发表了评论。

“嗨，你瞧，现在更好看了！”她大声说道，“所有被国王杀了头的那些敌人——他们的形象很突出。那边一座漂亮的城堡是我以前从未注意过的。要是贝斯纳医生现在在这里就好了，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能忍心让那个老傻瓜来胜过我。”弗格森心情忧郁地说。

“哎呀，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

“一个自负的讨厌的老家伙。”

“我认为你不应该这样说。”

青年人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臂。他们刚从寺院中出来，走到月光下。

“为什么你老是让那些胖老头们缠着你——让一个凶恶的老太婆欺侮你，看不起你？”

“怎么啦，弗格森先生！”

“你难道没有一点骨气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并不比老太婆低一等吗！”

“但是，我跟她是不一样！”科妮莉亚以一种诚实的，深信不疑的口气说。

“你只不过不像她那样有钱，就是这个意思罢了。”

“不，不是。玛丽表姐是很有教养的，而且——”

“有教养！”青年人像刚才突然抓住她的手臂时那样，又突然把她的手臂放开了，“这几个字使我恶心。”

科妮莉亚吃惊地望着他。

“她不喜欢你同我讲话，是吗？”青年人问。

科妮莉亚脸红了，显得很窘。

“为什么？因为她认为我的社会地位不如她！哼！是不是这点使你难为情？”

科妮莉亚支支吾吾地说：“希望你不要发这样大的脾气。”

“你，一个美国人，难道不知道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吗？”

“不是这样。”科妮莉亚以平静而肯定的口气说。

“我的好姑娘，这是你们宪法中的一部分。”

“玛丽表姐说过政治家不是绅士，”科妮莉亚说，“当然，人们相互是不平等的。这没有什么意思，我知道我长得很平平常常，过去，有时我为此感到羞耻，但现在我已习惯了。我愿意生出来就像多伊尔夫人那样文雅、漂亮，但我不像她那样，因此我想烦恼是没有用的。”

“多伊尔夫人！”弗格森以极其鄙视的口吻大声说，“她这种女人该枪毙，用以警告其他的人。”

科妮莉亚不安地看着他。

“我想你消化不良吧，”她亲切地说，“我有一种特殊的胃蛋白酶，玛丽表姐曾试用过，你想试试吗？”

弗格森先生说：“对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他转过身，大步走开了。科妮莉亚向着游轮走去。当她刚要跨上舷梯时，弗格森又赶了上来。

“你是船上最好的人，”他说，“你可要记住这一点。”

科妮莉亚高兴得涨红了脸，走进了观景舱。范·斯凯勒小姐正在同贝斯纳医生交谈——他谈到他的某些皇家病人，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

科妮莉亚内疚地说：“玛丽表姐，希望我走开的时间不算太久吧！”

老太太看了看表，厉声地说：“亲爱的，你确实没有抓紧时间。你把我的天鹅绒披肩放在哪儿了？”

科妮莉亚朝四周看了一下。

“玛丽表姐，我去看看是不是在房里？”

“当然不在房间里！晚饭后我才放在这里的，我没有离开过，就放在这椅子上的。”

科妮莉亚胡乱地找了一下。

"玛丽表姐，哪儿也没有。"

"胡扯！"范·斯凯勒小姐说，"四面找找！"这就像是人们向一条狗发出的命令，而科妮莉亚也就像狗一样服从了这个命令。坐在附近桌旁一言不发的范索普先生站了起来帮她的忙，然而，披肩还是没有找到。

天气异常闷热，因此，许多人在上岸去参观了寺院以后都很早回船休息了。多伊尔夫妇正在角落里一张桌旁同彭宁顿和雷斯打着桥牌。观景舱中的其他人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他正在靠近门边的一张小桌旁打瞌睡。

范·斯凯勒小姐由科妮莉亚和鲍尔斯小姐扶着像皇上巡行那样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在波洛的椅子旁停了下来。波洛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忍住了一个相当大的呵欠。

范·斯凯勒小姐说："波洛先生，我刚刚才知道你是谁。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从我的老朋友鲁弗斯·范·奥尔丁那里听说你的。什么时候你一定得跟我讲讲你办的案子。"

波洛眨了眨朦胧的睡眼，以夸张的动作向她鞠了个躬。范·斯凯勒小姐很有礼貌地但又好像赏他脸似的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波洛又打了个哈欠，他由于瞌睡而感到眼皮很沉，动作迟钝，几乎睁不开双眼。他看了一眼正在聚精会神地在玩桥牌的人，然后，看了一下正在专心致志看书的年轻的范索普。除了这些人外，大厅里别无他人。

他穿过转门来到甲板上，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匆匆忙忙地沿着甲板走来，几乎同他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小姐。”

她说：“波洛先生，你似乎很疲倦。”

他坦率地承认道：

“Mais oui[①] ——我瞌睡得要命。我几乎睁不开眼睛。今天一天很闷热，很难受。”

“是呀，”她似乎对这样的天气感到很沮丧。“就是这种天气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没法办！人们无法继续……”

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她不是在看着他，而是在看着沙滩。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很僵硬……

突然，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了。她说：“晚安，波洛先生。”

“晚安，小姐。”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但只是一刹那。第二天他又回想了一下，得出结论：这眼神说明她有事相求，他以后将记住这眼神。

然后，他向他的房间走去，而她则向观景舱走去。

科妮莉亚在处理完范·斯凯勒小姐的许多事务和奇怪的要求后，带着一些针线活到了观景舱，她自己一点也不感到困倦，相反，她感到精神很好，而且有点激动。

四个打桥牌的人还在玩着，在另一张椅子上，沉默的范索普在看书。科妮莉亚坐下来开始做针线活。

突然，门开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走了进来。她站

---

① 法语：确实是这样。——译注。

在门口，头向后仰着，然后，揿了揿铃，漫步穿过大厅，来到科妮莉亚面前坐了下来。

“上岸了吗？”她问道。

“上了。我觉得在月光下真是太迷人了。”

杰奎琳点了点头。

“是呀，可爱的夜晚……一个真正度蜜月的夜晚。”

她的目光落到了桥牌桌上——在林内特·多伊尔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侍者听到铃声来了。杰奎琳要了杯双料杜松子酒。她在要酒时，赛蒙·多伊尔向她扫了一眼，眉宇间隐约地闪过一丝焦虑。

他的妻子说：“赛蒙，我们正在等你叫牌呢。”

杰奎琳独自哼着小调。酒来时，她拿起酒杯，说了声：“嗨，为犯罪干杯。”一口喝干了，接着又要了一杯。

赛蒙又从桥牌桌那边朝她望了一眼。他叫牌时变得有点心不在焉。他的搭档彭宁顿叫他出牌。

杰奎琳又开始哼曲子了，起初声音很低，后来响起来了：

“他是她的心上人，而他却委屈了她……”

“对不起，”赛蒙对彭宁顿说，“你看我多傻，没回答你的叫牌，让他们赢了一局。”

林内特站了起来。

“我困了，我想去睡了。”

“是该睡了。”雷斯上校说。

“我们一起走。”彭宁顿表示赞同。

"赛蒙,你来吗?"

赛蒙慢条斯理地说:"再等一会儿,我想先喝一杯。"

林内特点了点头出去了,雷斯跟在她后面,彭宁顿喝完了酒也跟着走了出去。

科妮莉亚开始收起她的刺绣活。

"别去睡,罗布森小姐,"杰奎琳说,"请别走,我今晚不想睡。请别离开我。"

科妮莉亚又坐下来。

"我们姑娘们应该在一起。"

她仰起头来笑了——毫无快乐之意的刺耳的笑。

第二杯酒拿来了。

"喝一点,"杰奎琳说。

"不,谢谢你,"科妮莉亚回答说。

杰奎琳把椅子翘了起来。现在她高声地哼着:

"他是她心上的人,而他却委屈了她……"

范索普先生翻过了一页《欧洲内幕》。

赛蒙·多伊尔拿起一本杂志。

"真的,我想去睡觉了,"科妮莉亚说,"已经很晚了。"

"你现在还不能去睡,"杰奎琳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许你走,跟我谈谈你的情况。"

"嗯——我不知道。我没有多少好说的,"科妮莉亚支支吾吾地说,"我就住在家里,我没到过多少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到欧洲旅行,这次旅行的每分钟我都很高兴。"

杰奎琳笑了。

"你是个快活的人,对吗?天啊,我要是你就好了。"

"哦？是吗？但我是说——我相信——"

科妮莉亚感到有些慌张。毫无疑问，德·贝尔福特小姐喝多了。对科妮莉亚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新奇的事。

在禁酒期间，她看到过许多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但另外也有些什么别的事情……尽管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是在跟她说着话，看着她——然而，不知怎么地，科妮莉亚却感到她仿佛在跟其他什么人讲话……

这时大厅里只有别的两个人：范索普先生和多伊尔先生。范索普先生似乎完全被书吸引住了。多伊尔先生则显得很古怪——脸上呈现出一种警惕的神色……

杰奎琳又缠着说："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说。"

科妮莉亚一向很顺从，她试着照办了。她讲得很费劲，谈到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细节。她非常不习惯讲话，她是一直当听众的。但德·贝尔福特小姐却似乎很想知道。但科妮莉亚结结巴巴地停了下来时，杰奎琳就马上催她：

"讲下去——多讲一点。"

科妮莉亚就这样继续讲下去("当然，母亲很衰弱——有几天她除了麦片粥外什么也不吃——")，她意识到她讲的一切都是十分无聊的，心里感到很不自然，只是受另一个姑娘表面的兴趣所怂恿，她只好讲下去。但是，她真感兴趣吗？她难道不是在听别的什么事吗？——或者，也许为了其他什么事，才要她这样讲下去？她是在看着科妮莉亚，是的，但是大厅里不是还坐着其他人吗？

"当然，我们有很好的艺术课，去年冬天我学了——"

(多晚了？肯定很晚了。她一直在谈着，谈着。要是能发生一件什么事就好了——)

就在这时，好像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似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只是这件事在那时发生显得很自然。

杰奎琳转过脸来对赛蒙·多伊尔说：

“赛蒙，按一下铃，我还要喝一杯。”

赛蒙·多伊尔从他的杂志上抬起头来，轻轻地说：

“侍者们都去睡觉了，已经是下半夜了。”

“告诉你，我还要喝一杯。”

赛蒙说：“杰基，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

“关你什么屁事？”

他耸耸肩说：“是不关我的事。”

她朝他看了有一两分钟，接着说：“怎么啦，赛蒙？你怕了？”

赛蒙没有回答，小心翼翼地又拿起了杂志。

科妮莉亚低声说道：“啊，天哪，已经这么晚了。我——必须——”

她开始在口袋里摸着，一只顶针掉了出来……

杰奎琳说：“别去睡，我要有个女的在这儿帮帮我。”她又笑了起来，“你知道那边的赛蒙怕什么？他怕我给你讲关于我的一生的故事。”

“噢，真的吗？”

他们在争风吃醋，倒霉的是科妮莉亚。她十分窘，但同时又感到某种令人愉快的紧张感。赛蒙·多伊尔的脸色是

多么——多么地阴沉啊!

"是的,这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杰奎琳说,她那柔和的声音很低并带有嘲弄的口吻。"他待我很不好,你说是吗,赛蒙?"

赛蒙·多伊尔恶狠狠地说:"睡觉去,杰基!你喝醉了。"

"亲爱的赛蒙,如果你感到窘的话,那你还是离开这里的好。"

赛蒙·多伊尔看着她,拿着杂志的手有点发抖,但他说话口气很生硬。

"我偏要呆在这里。"他说。

科妮莉亚第三次低声说:"我真的必须——这么晚了——"

"你不要走,"杰奎琳说,她伸出手把这个姑娘按在椅子里,"你呆在这里,听我跟你说。"

"杰基,"赛蒙严厉地说,"你在出自己的丑,看在上帝的面上,睡觉去吧!"

杰奎琳突然在椅子里坐直了身子,话就像一泓流水,不绝地从她口中倾泻出来。

"你怕我当着别人的面大闹一场,是吗?因为你太英国式了——太沉默寡言了!你要我举止'体面'些,是吗?但我不在乎我的举止是否体面!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因为我要说——要说很多话。"

吉姆·范索普小心地合上书,打着哈欠,看了看他的手表,站起来走了出去。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十分做作的举止。

杰奎琳在椅子上转了转身,盯着赛蒙。

“你这该死的笨蛋，”她含糊不清地说，“你以为你能那样对待我，而就此算了吗？”

赛蒙·多伊尔张了张嘴，接着又闭上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希望只要他不吭声，不再说什么话激怒她，她的发作会自己平息下来似的。

杰奎琳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这一切使科妮莉亚呆住了，她对于任何不加掩饰的感情一点也不习惯。

“我告诉过你，”杰奎琳说，“看着你去找另一个女人，我宁愿杀了你……你以为我说的话不算数吗？你错了。我只是一直在等着！你是我的人！你听到了没有？你属于我的……”

赛蒙仍然不说话。杰奎琳的手在衣兜里摸了一两分钟，身体向前倾着。

“我告诉过你我要杀死你，我是说话算数的……”她的手突然举了起来，手中有样东西闪了一下，发出一丝微光。“我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你——你真像一条肮脏的狗……”

这时赛蒙终于采取行动了。他跳了起来，但就在这瞬间，她扣动了板机……

赛蒙身体半扭着——从椅子上翻了下去……科妮莉亚惊叫起来，向门边冲去。吉姆·范索普在甲板上，正俯着栏杆。她向他叫道。

“范索普先生……范索普先生……”

他向她奔来，她喘着气一把抓住他…

“她向他开了枪——啊，她向他开了枪……”

赛蒙·多伊尔仍躺着，像他倒下时一样，一半身体在椅子里，一半身体在椅子外……杰奎琳站着好像僵硬了似的。她在剧烈地颤抖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注视着深红色的血慢慢地浸透了赛蒙膝盖的裤脚，他用一块手帕紧紧地捂在伤口上……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是有意的……啊，天哪！我确实不是有意的……”

手枪从她那神经质的手指间啪嗒一声落到地板上。她用脚把枪踢开，枪滑进了一只长靠椅下面。

赛蒙声音微弱地说：“范索普，看在上帝面上，如有人来了……你就说没什么——出了点事——有点事，别搞得大惊小怪的。”

范索普一下就理解了他的意思，他点了点头，飞快地跑到门口，门口出现了一张惊恐的努比亚人的脸。范索普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开开玩笑！”

这个黑人侍者仿佛有些疑惑不解，接着，他的疑虑消除了。他咧嘴笑了笑，点点头走开了。

范索普转过身来。

“没关系，不要以为还有别人听到了。你知道，只是像软木塞弹出来似的响了一下。现在，下一步是——”

他大吃一惊，杰奎琳突然歇斯底里般地哭了起来。

“啊，上帝，我希望我死了……我要把自己打死，我还是死了好……啊，我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呀？”

科妮莉亚快步走到她身边。

“嘘！亲爱的，别作声！”

赛蒙额头上冒着汗，他的脸因疼痛而抽搐着，他急切地说：

“范索普，叫她出去，看在上帝面上，叫她离开这里！让她到自己的房间去。听我说，罗布森小姐，去请你的那位护士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看这个，望望那个。“不要离开杰奎琳，要保证她在护士的照顾下安全无恙，然后，去找贝斯纳，请他到这里来。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让这件事传到我妻子的耳朵里。”

吉姆·范索普会意地点点头。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在处理紧急事务中显得很冷静，有能耐。

他和科妮莉亚两人扶着正在哭泣的、挣扎着的杰奎琳走出了大厅，沿着甲板走进了她的房间。在那儿，她闹得更厉害了。她挣扎着要脱身，哭得更凶了。

“我要跳河自杀……我要跳河自杀……我不配再活下去了……啊，赛蒙——赛蒙！”

范索普对科妮莉亚说：“最好去把鲍尔斯小姐找来。我留在这里，你去找她。”

科妮莉亚点点头，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她一离开，杰奎琳就紧紧抓住了范索普。

“他的腿——在流血——断了……他会因流血过多而死的。我要到他那里去……啊，赛蒙——赛蒙——我怎么能这样呢？”

她提高了嗓音。范索普急切地说：“安静点——安静……他会好的。”

她又开始挣扎了。

“让我走，让我去投河……让我自己死了吧！”

范索普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强按在床上。

“你得呆在这里，不要大吵大嚷了，振作起来，我告诉你，没关系。”

使他宽慰的是，这位异常激动的姑娘确实稍微控制住了自己，当门帘被拉到一边，能干的鲍尔斯小姐，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难看的和服式睡衣，在科妮莉亚的陪同下进来时，范索普感到十分欣慰。

“喂，”鲍尔斯小姐开门见山地问，“什么事呀？”

她立即接过手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和害怕。

范索普如释重负地把这位过分紧张的姑娘交给了能干的鲍尔斯小姐，又匆匆赶到贝斯纳医生的房间。他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了。

“贝斯纳医生？”

一阵可怕的鼾声停下来，一个受惊的声音问道：“怎么啦？什么事呀？”

这时，范索普已开亮了灯。医生惊愕地看着他，很像一只大猫头鹰。

“是多伊尔，他被枪打伤了。德·贝尔福特小姐向他开的枪。他在大厅里，你能去一下吗？”

这位矮胖的医生立即作出了反应。他问了一些简短的问题，穿上了拖鞋、睡衣，拿起一只装有必须药品的小箱子，跟着范索普到大厅来了。

赛蒙已设法把靠近他的那扇窗户打开了，他正把头靠

在窗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贝斯纳医生走到他身边。

“哎，怎么啦？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浸透了鲜血的手帕落在地毯上，地毯上有一块黑色的血迹。

医生一边检查、一边不断发出日耳曼人的那种咕哝声和惊叫声。

“是的，这儿很不好……骨头断了，流血很多。范索普先生，你必须和我一起把他扶到我房间去。嗯——就是这样。他不能走，我们应该这样扶着他。”

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时，科妮莉亚出现在门口，一看到她，医生满意地哼了一声。

“啊，是你！好，跟我们一起来，我需要个帮手，你比我的这位朋友好，他的脸色已有点苍白了。”

范索普苦笑了一下。

“我去找鲍尔斯小姐，好吗？”他问道。

贝斯纳医生向科妮莉亚体谅地看了一眼。

“你会干得很出色的，年轻的姑娘，”他说，“你不会昏过去，也不会笨手笨脚的，是吗？”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能做。”科妮莉亚热心地说。

贝斯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几个人沿着甲板走了。

接下去十分钟完全是在做外科手术。吉姆·范索普先生对此一点不感兴趣，看到科妮莉亚表现得异常坚强，他暗暗地感到羞愧。

“好了，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贝斯纳医生最后说，“我的朋友，你是个英雄。”他赞赏地拍了拍赛蒙的肩膀，然后，卷起袖子，拿出皮下注射器。

“现在我给你打一针，让你睡觉。你的妻子，对她怎么说？”

赛蒙虚弱地说：“早晨前不必让她知道……”他接着说，“我——你不应该责怪杰基。……这都是我的过错。我错待了她……可怜的小姑娘——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贝斯纳医生会意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我懂。……”

“我的过错——”赛蒙坚持地说，他的目光落到了科妮莉亚身上，“应该有人同她呆在一起。她可能会——伤害自己的。”

贝斯纳医生给赛蒙打了一针，科妮莉亚以内行的口吻平静地说：“没关系，多伊尔先生。鲍尔斯小姐将整夜同她在一起……”

赛蒙的脸上掠过一丝感激的神情，他的身体松弛了下来，他闭上眼睛。突然，他使劲睁开眼睛：“范索普？”

“嗳，多伊尔。”

“手枪……不该……乱丢。侍者们早晨会看到的。……”

范索普点点头，“是的，我现在就去把它拿来。”

他走出房间，沿着甲板走去。鲍尔斯小姐出现在杰奎琳房间的门口。

“她现在没什么了，”她说，“我已给她注射了一针吗啡。”

“但你要陪着她吗？”

“哦，是的，吗啡对有些人来说会引起兴奋。我将整夜呆在这儿。”

范索普继续朝大厅走去。

大约三分钟后，贝斯纳房间外面有轻轻的敲门声。

“贝斯纳医生？”

“怎么啦？”矮胖子出现在门口。

范索普招手示意他到外面甲板上来。

“听我说，我找不到这枝枪……”

“什么？”

“手枪。它从姑娘的手里掉下来的，她把它踢开了，踢进了长靠椅子下面，现在它不在长靠椅下面了。”

他们相互注视着。

“会有谁把它拿走呢？”

范索普耸耸肩膀。

贝斯纳说：“这倒怪了，但我不知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两人各自走开了，既感到疑惑不解，又隐约感到害怕。

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正从刚刮过的脸上抹去肥皂沫，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重重地敲了几下后，雷斯上校闯了进来，随手带上了门。

他说："你的直觉相当正确，事情发生了。"

波洛直起腰来，机警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林内特·多伊尔死了——昨晚她的脑袋被子弹打穿了。"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记忆中的两件事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在阿斯旺的一个花园里，一个姑娘用冷酷的声音急促地说："我想把我那把心爱的小手枪紧挨着她的脑袋，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在记忆中另一幅情景里，同一个声音说道："当人觉得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时候，事情就会在那一天爆发！"——还有曾在她眼睛里闪现过片刻的那种奇

怪的恳求神情，他为什么就没有对那恳求作出反应呢？由于瞌睡，他成了瞎子、聋子和傻子……

雷斯接着说："我担任了不大的军职，他们就跑来找我，要我处理这件事。船在半小时之后就要开航，然而现在它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之后才能起锚。当然，凶手来自岸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波洛摇了摇头。

雷斯默默地表示同意。

"我同意。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排除这种假设。好吧，老兄，你说怎么办吧？该看你的了。"

波洛套上一件剪裁精细的衣服，然后说道："我听从你的吩咐。"

他俩走到甲板上。

雷斯说："贝斯纳现在应该在那里了，我派侍者去叫他们。"

船上有四间豪华的带浴室的房间。左边的两间中，一间住着贝斯纳医生，另一间住着安德鲁·彭宁顿。右边第一间住着范·斯凯勒小姐，另一间住着林内特·多伊尔，她丈夫的更衣室就在隔壁。

一个脸色苍白的侍者站在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门外。他打开门，他们走了进去，贝斯纳医生正弯着腰站在床边。当这两人进来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咕哝了一声。

"医生，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吗？"雷斯问道。

贝斯纳沉思着，摸了摸没刮过胡子的下巴。

“啊，她是被枪杀的——在很近的距离内被枪杀的。看，这儿，就在耳朵上面——子弹就是从这里射进去的。一颗很小的子弹，我敢说是一颗口径2.2毫米的子弹。手枪离她脑袋很近，看，这儿是黑的，皮肤被烧焦了。”

在脑海里那不愉快的记忆中，波洛又想起在阿斯旺的那些话。

贝斯纳接着说：“她睡着了，没有挣扎。凶手在黑暗中悄悄地走进来，对她开了枪。”

“啊，non[1]！”波洛叫了起来。这违反了他对心理的判断：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手里拿着枪，悄悄地溜进熄了灯的房间——不，这和他心目中的情景是不符合的。

贝斯纳透过他那厚厚的眼镜注视着他。

“但是，我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是的，是的，我不是指你的推测，我不是在反驳你。”

贝斯纳满意地咕哝了一声。

波洛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林内特·多伊尔侧身躺着，表情自然，安详，但在耳朵上方有一个小窟窿，干了的血在周围结成一圈硬块。

波洛难过地摇了摇头。

接着，他的目光落到就在他面前的漆成白色的墙壁上。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雪白的墙壁被玷污了，上面有个用某种红褐色东西写的一个很大的歪歪扭扭的字母“J”。

波洛对它凝视了一会，然后俯身轻轻地抬起死去的姑

---

① 法语：不。——译注。

娘的右手，其中一个手指上沾着红褐色的东西。

“Nom d'un nom d'un nom[1]！”赫尔克里·波洛脱口骂道。

“哎，那是什么？”

贝斯纳医生抬头一看。

“哎呀！那个……”

雷斯说：“咳，真是活见鬼。波洛，你怎么解释它？”

“你问我怎么解释它？Eh bien[2]，这非常简单，不是吗？多伊尔夫人要死了，她想指出杀害她的凶手，所以，她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凶手名字的缩写字母。哦，是的，这简单极了。”

“啊，可是——”

贝斯纳医生正要说话，雷斯做了个果断的手势，他又闭上了嘴。

“这就是你所得到的印象吗？”他慢腾腾地问道。

波洛向他转过身去，点了点头。

“是的，是的，这正是像我说的那样，太简单了！太熟悉了，不是吗？在描写犯罪的小说里，这种事太多了！而现在，这确实是个小小的 vieux jeu[3]！”

雷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他说，“开始我认为……”他没讲下去。

---

① 法语：“他妈的”之类的骂人话。——译注。

② 法语：好吧。——译注。

③ 法语：老花样。——译注。

波洛淡淡地一笑，说："你认为我相信闹剧中所有的老一套吗？不过，对不起，贝斯纳医生，刚才你想说——？"

贝斯纳带着很重的喉音说："我要说什么？呸！我说这是荒唐的，是胡说八道！这个可怜的夫人在一刹那间就死去了。她能用手指蘸着血——正像你们所看到的，几乎没什么血——在墙上写字母'J'？呸！真是胡说八道，通俗的闹剧式的胡说八道！"

"C est de l'enfantillage[①]。"波洛表示赞同地说。

"那个——自然罗，"波洛同意地说，脸色很严峻。

"但这样干是有目的的。"雷斯提醒说。

"'J'是指什么？"雷斯问道。

波洛立即答道："'J'是指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一个年轻姑娘。不到一个星期以前，她曾跟我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她感兴趣，除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故意引用原话说："把我那心爱的小手枪紧挨着她的脑袋，然后只消我手指一扣——"

"Gott im Himmel[②]！"贝斯纳医生惊叫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雷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这正是在这儿干的事，是吗？"

贝斯纳点了点头。

"是的，正是这样。那是一支口径非常小的手枪——像我说的那样，很可能是2.2毫米的。当然，我们必须先把子

① 法语：太幼稚了。——译注。

② 德语：上帝啊！——译注。

弹取出来，然后，才能下结论。”

雷斯很快地理解了这个意思，点了点头，接着他问道：“死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贝斯纳又用手摸着下巴，手指处发出沙拉沙拉的声音。“我不想说得太确切。现在是八点钟，考虑到昨晚的气温，我认为，她肯定已经死了六个小时了，最多不会超过八小时。”

“那就是说在午夜和凌晨两点之间。”

“正是这样。”

沉默了一会，雷斯环顾了一下周围。

“她丈夫的情况如何？我想他是睡在隔壁房间里吧。”

“此刻，”贝斯纳医生说，“他正睡在我的房间里。”两个人都显得非常惊奇。

贝斯纳点了几下头。

“哦，看来你们还没有听说，多伊尔先生昨晚在大厅被枪打伤了。”

“被打伤？谁开的枪？”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那个年轻的姑娘。”

雷斯急忙问道：“伤得很重吗？”

“不轻，骨头被打碎了。我现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你们知道，对骨折，尽快地进行爱克斯光透视并给予适当治疗是非常必要的，可在船上这些都办不到。”

波洛沉吟着：“杰奎琳·德·贝尔福特。”

他们的目光又一次落到墙上的“J”上。

雷斯突然说道：“如果现在这儿没什么事了，我们就到

下面去吧。经理已经把吸烟室交给我们使用了。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把细节都弄清楚。”

他们离开了那个房间，雷斯锁上了门，并带走了钥匙。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来，”他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的事实真相弄清楚。”

他们到了下面甲板上，看见卡纳克号的经理不安地等候在吸烟室的门口，这个可怜的人陷入了极度不安之中，整个事使他忧心忡忡，他急于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雷斯上校处理。

“先生，根据您的职位，我觉得把此事交给您来处理是再好没有了。我奉命在这件事上听从您的指挥。如果您负起责任，我保证一切都将根据您的愿望来办。”

“好的！首先请将这间屋子打扫干净，以便波洛先生和我进行调查。”

“当然可以，先生。”

“目前就这些事。干你自己的事去吧，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

经理离开了房间，看上去好像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雷斯说：“贝斯纳医生，坐下吧，让我们了解一下昨晚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们静静地听着医生低沉的声音。

“相当清楚，”当他讲完后，雷斯说，“那个姑娘借着那么一两杯酒发起酒疯来了，最后用2.2毫米口径的手枪向那男人开了一枪。然后，她一直跑到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也向她开了枪。”

但是贝斯纳医生摇着头。

"不,不,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理由是她不可能把她自己的名字缩写写在墙上,那是可笑的,nicht wahr[1]?"

"那是可能的,"雷斯一本正经地说,"如果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极度地疯狂和嫉妒,她也许会——呃——可以这么说,签下自己的名字,说明谁犯罪。"

波洛摇了摇头,"不,不,我认为她不会——那样欠考虑。"

"那么,对那个'J'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别的什么人故意把疑点引到她身上。"

贝斯纳点了点头,"是的,罪犯很不走运,因为,你瞧,这件谋杀案不仅不像是那个年轻小姐干的,而且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回事?"

贝斯纳叙述了杰奎琳的歇斯底里和当时把鲍尔斯小姐请来照顾她的经过。

"我想——我相信——鲍尔斯小姐整个晚上都和她呆在一起。"

雷斯说:"如果那样的话,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

"谁发现这一罪行的?"波洛问道。

"多伊尔夫人的女仆,路易丝·布尔热。她像往常那样去叫她的女主人,却发现她死了,她跑了出来,昏倒在一个

[1] 德语:不是吗?——译注。

侍者的怀里。那个侍者赶快跑去找经理，经理跑来找我。我先找到了贝斯纳，然后，就来找你。”

波洛点了点头。

雷斯说：“该让多伊尔知道这件事。你说他还睡着吗？”

贝斯纳点点头说：“是的，他还睡在我的房间里呢。昨晚我给他服了加倍的鸦片制剂。”

雷斯转向波洛。

“好了，”他说，“我想我们不必要再耽误医生的时间了，是吗？医生，谢谢你。”

贝斯纳站了起来，“对了，我得吃早饭去了，然后我要回到我的房间去看看多伊尔先生是否醒过来了。”

“谢谢。”

贝斯纳走出去。房里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嗳，波洛，你看怎么样？”雷斯问道，“你是负责的，我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

波洛欠了欠身。

“Eh bien[①]，”他说，“我们得进行调查。首先我想我们必须对昨晚的事情进行核实，就是说，我们必须询问一下范索普和罗布森小姐。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目击者。那枝手枪的失踪是事关重要的。”

雷斯按了一下铃，叫侍者去传了一个口信。

波洛叹了口气，摇摇头。“这真糟糕，”他嘟哝着，“糟透了。”

① 法语：好吧。——译注。

"你有什么想法吗?"雷斯好奇地问道。

"我的想法是互相矛盾的,还是乱糟糟的,没有个头绪,你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姑娘很林内特·多伊尔,并想杀死她。"

"你以为她能干这事吗?"

"是的——我是这样看的。"波洛的话听上去并没有把握。

"可能不是这样干的。就是这点使你烦恼,是吧?不是在黑暗中偷偷地走进她的房间,趁她熟睡时打死她。正是这种冷酷残忍,使人听起来感到不真实,对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

"你认为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这个姑娘不可能进行这种冷酷的谋杀吗?"

波洛慢腾腾地说:"你知道,我没把握。是的,她能动出这种脑筋,但我怀疑实际上,她是否可能自己亲自去干这种事。"

雷斯点头道:"是的,我明白。……而且,根据贝斯纳所说的,这确实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说的情况是真的话,那倒是澄清了不少疑问。但愿如此。"波洛停了一下,接着又简单地补充说:"如果确是如此,那我很高兴,因为我倒是很同情这个小姑娘的。"

门开了,范索普和科妮莉亚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贝斯纳医生。

科妮莉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多么可怕呀!可怜的,可怜的多伊尔夫人!而且她又是那么可爱,杀害她的一定是

个真正的魔鬼！还有可怜的多伊尔先生，他知道了，一定会难过得发疯。唉，甚至就在昨天晚上他还那么担心，生怕多伊尔夫人知道他被打伤的事。”

“罗布森小姐，这正是我们想向你了解的，”雷斯说，“我们想确切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科妮莉亚开始有点慌，但是波洛提了一两个问题之后，她逐渐恢复了平静。

“哦，是的，我知道，打完桥牌后，多伊尔夫人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不过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她是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雷斯说，“实际上我看见她了，在门口我还向她道了晚安。”

“那是几点钟？”

“请原谅，我记不得了。”科妮莉亚回答说。

“是十一点二十分。”雷斯说。

“Bien[1]，那么就是说在十一点二十分时，多伊尔夫人还平安无事。那时谁在大厅里呢？”

范索普回答说：“多伊尔在里面，还有德·贝尔福特小姐，我和罗布森小姐。”

“是这样，”科妮莉亚表示同意，“彭宁顿先生喝了一点酒，然后就睡觉去了。”

“那是在多伊尔夫人走了以后多久？”

“哦，大约是三四分钟吧？”

---

① 法语：好。——译注。

"那么就是在十一点半以前,是吧?"

"嗯,是的。"

"因此,大厅里还剩下你,罗布森小姐,德·贝尔福特小姐,多伊尔先生和范索普先生,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范索普先生在看书,我在绣花,德·贝尔福特小姐在——她是在——"

范索普给她解了围。"她有点喝多了。"

"是的,"科妮莉亚附和道,"她是和我在交谈,还问了一些我家里的情况。她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主要是对我讲,但我总觉得她是在说多伊尔先生,他对她有点恼火,但没说什么。我想他恐怕认为只要保持沉默,德·贝尔福特小姐就会平静下来。"

"但她并没有静下来,是吗?"

科妮莉亚点了点头。

"有一两次我想走了,但她叫我留下,我渐渐感到很不自在,后来,范索普先生站起来,走了出去——"

"当时的情景有点让人受不了,"范索普说,"我觉得我应该客客气气地退场。很明显,德·贝尔福特小姐企图当众引起一场争吵。"

"随后,她就拔出了手枪,"科妮莉亚接着说,"多伊尔先生跳了起来,想拿走她的枪。但枪响了,子弹打中了他的腿,接着她开始嚎啕大哭起来——我简直吓得要死,跟在范索普先生后边跑了出来。后来,他跟我一起回来,多伊尔先生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听到了枪声,一个努比亚侍者跑了过来,但范索普对他说没什么事。后来,我们就把杰奎琳送回

了她自己的房间。范索普先生留下来陪她，我便去找鲍尔斯小姐。"说到这，科妮莉亚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了下来。

"那是在几点钟？"雷斯问道。

科妮莉亚又回答说："请原谅，我不知道。"

范索普先生马上回答说："一定是十二点二十分左右。我知道，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时，实际上是十二点半。"

"现在还有一两个问题我想搞清楚，"波洛说："多伊尔夫人离开大厅以后，你们四个人还有谁离开了大厅？"

"没有。"

"你十分肯定德·贝尔福特小姐根本没有离开大厅吗？"

范索普马上回答道："肯定没有。德·贝尔福特小姐，罗布森小姐和我都没有离开大厅。"

"好，这就是说，事实是德·贝尔福特小姐在——呃——十二点二十分以前不可能打死多伊尔夫人。罗布森小姐，现在你去把鲍尔斯小姐找来。在那段时间里，德·贝尔福特小姐是不是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呢？"

"不是的，范索普先生和她在一起。"

"好！至此，德·贝尔福特小姐就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她不在肇事现场。下一个我们要会见的是鲍尔斯小姐。但在去叫她之前，有一两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说多伊尔先生很焦急，说不能让德·贝尔福特小姐一个人留在那儿，你认为是不是他害怕她会进一步采取某种轻率的行动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范索普说。

“他肯定是担心她会去伤害多伊尔夫人?”

“不,”范索普摇摇头说,“我认为他根本没这么想,我想他担心的是她可能——呃——对她自己采取某种轻率的行动。”

“自杀吗?”

“是的,你知道,她好像头脑完全清醒,而且对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很伤心。她非常后悔,一直在说,最好死了算了。”

科妮莉亚胆怯地说道:“我觉得他为她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话温柔极了。他说,这都是他的过错——过去他错待了她。他——他真的很好。”

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现在,关于手枪的问题,”他继续说道,“手枪怎么样了?”

“她扔掉了。”科妮莉亚说。

“后来呢?”

范索普叙述了他怎样回去找枪,但没能找着的经过。

“啊!”波洛说,“现在我们开始有点眉目了。我请你们精确一些,把当时发生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全部告诉我。”

“德·贝尔福特小姐让手枪掉在地板上,然后又用脚把它踢开了。”

“她有点恨它。”科妮莉亚解释道,“我知道她当时的心情。”

“你说,枪滑进了一只长靠椅底下,现在,让我们仔细想想,德·贝尔福特小姐离开大厅之前没有拿走那枝枪吧?”

范索普和科妮莉亚都证实了这一点。

“Précisément[①]，你们知道，我就是要求确切。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德·贝尔福特小姐离开大厅时，枪在长靠椅下。既然德·贝尔福特小姐不是一个人，而是有范索普先生、罗布森小姐或鲍尔斯小姐在陪着她，那么，她就没有机会在离开大厅前取回手枪。范索普先生，当你回来找枪时，有几点？”

“肯定在十二点半以前。”

“在你和贝斯纳医生把多伊尔先生扶出大厅，到你回来找枪，这中间有多长时间？”

“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再长一些。”

“那么就是说，在那五分钟有人把那枝枪从长靠椅底下那个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拿走了。这个人既然不是德·贝尔福特小姐，那么又是谁呢？看来很可能拿走枪的人就是杀害多伊尔夫人的凶手。我们还可以假定那个人偷听了或者偷看到了在那以前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不明白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范索普反驳道。

“因为，”赫尔克里·波洛说，“你刚才告诉我们，手枪掉在椅子底下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偶然被发现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拿走枪的人是个知道枪在哪儿的人，因此，这个人一定在出事现场帮过忙。”

范索普摇了摇头：“就在枪响以前，我在甲板上没见到任何人。”

“喔？不过，你是从右边的门出来的。”

---

① 法语：精确；确切。——译注。

“是的，是在我房间这边的门。”

“那么，如果有人在左边门的地方透过窗子往里看的话，你就看不见了吧！”

“是的。”范索普承认道。

“除了那个努比亚侍者外，还有谁听到了枪声？”

“据我知道，没别人了。”范索普继续说道，“你看，这里的窗子都是关着的，因为范·斯凯勒小姐傍晚时感到风大，连转门也是关着的。我怀疑根本听不到枪声，因为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瓶塞跳出来一样。”

雷斯说：“据我了解，好像没有人听到第二声枪响——就是打死多伊尔夫人的那一枪。”

“我们以后再了解那件事。”波洛说。“现在，我们还是谈谈德·贝尔福特小姐吧。我们得和鲍尔斯小姐谈谈，但是首先，在你们离开以前，”——他示意范索普和科妮莉亚不要走——“你们先把你们自己的情况谈谈，免得以后再叫你们来。先生，你先谈……你的全名？”

“詹姆斯·里格代尔·范索普。”

“地址？”

“北安普敦郡唐宁顿市格拉斯莫尔大楼。”

“你的职业？”

“我是个律师。”

“为什么到这个国家来？”

回答停顿了一下。这位没有表情的范索普先生似乎第一次感到吃了一惊。后来，他几乎是含含糊糊地说出了几个字：“呃——来玩的。”

"哈,"波洛说道,"你来度假的,是不是?"

"嗯·——是的。"

"很好,范索普先生,你能不能简单地谈谈你刚才说到的昨晚事情发生了以后,你自己又干了些什么?"

"我直接睡觉去了。"

"这是在——?"

"就在十二点半刚过。"

"你的房间是在右边21号,靠大厅最近的那个房间,是不是?"

"是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回房间以后听到什么声音没有——随便什么声音?"

范索普思索了一下。"我很快就上床了,我觉得我刚要睡觉时,好像听到了'噗通'一声,别的就没什么了。"

"你听到了'噗通'一声,就在旁边吗?"

范索普摇了摇头:"真的,我说不准,我已经迷迷糊糊了。"

"那可能在几点?"

"可能是一点,我也说不准。"

"谢谢,范索普先生,就这样吧。"

波洛把脸转向科妮莉亚。

"好,罗布森小姐,你的全名?"

"科妮莉亚·路丝。我的地址是康涅狄格州贝尔弗尔德,红楼。"

"你怎么会到埃及来的?"

“玛丽表姐，就是范·斯凯勒小姐带我来和她一起旅行的。”

“在这次旅行以前，你见过多伊尔夫人吗？”

“没有，从来没有。”

“昨晚你干了些什么？”

“在帮贝斯纳医生包扎好多伊尔先生的腿以后，我就回去睡觉了。”

“你的房间是——？”

“左边43号，就在德·贝尔福特小姐隔壁。”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科妮莉亚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噗通’的声音吗？”

“没有。不过，我是听不到的，因为我在这边，船紧靠着河岸。”

波洛点了点头，“谢谢，罗布森小姐。现就麻烦你把鲍尔斯小姐请来好吗？”

范索普和科妮莉亚走了出去。

“看来，已经很清楚了，”雷斯说，“除非这三个互不相关的证人都不老实，否则德·贝尔福特小姐不可能拿到那枝枪。但是有人拿到了，有人偷听了这件事，有人笨得要死，在墙上写了个大‘J’字。”

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鲍尔斯小姐走了进来。这位女护士像往常一样沉着、自信地坐了下来。根据波洛提的问题，她说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接着又补充说，“我伺候范·斯凯勒小姐已有两年多了。”

“她的身体很差吗?”

“啊,不,我不想这么说,”鲍尔斯小姐答道,“她不很年轻,总感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有个护士陪着她。没什么严重的,她就是喜欢别人给她充分的照顾,而她自己也愿意付钱。”

波洛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接着说:“我听说昨天晚上罗布森小姐把你找去了?”

“嗯,是的,是这样的。”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事吗?”

“好的。罗布森小姐把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和我简单地谈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她一起跑来了。我发现德·贝尔福特小姐处于一种异常激动和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

“她没有说什么威胁多伊尔夫人的话吗?”

“没有,没有那些话。她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自我责备的状态中,她喝了大量的酒。我应该说,酒在她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我觉得她不能一个人留下,于是在给她打了一针吗啡以后,我就坐下来陪着她。”

“好,鲍尔斯小姐,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德·贝尔福特小姐究竟离开过她的房间吗?”

“没有。”

“你自己呢?”

“我一直陪她到今天早晨。”

“你敢肯定吗?”

“绝对肯定。”

“谢谢你,鲍尔斯小姐。”

女护士走了出去。这两个人互相望着对方。

完全可以肯定，德·贝尔福特小姐与这次犯罪无关。

那么，又是谁枪杀了林内特呢？

第 十 四 章

雷斯说："有人把手枪偷去了。偷枪的人不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这个人掌握了充分的情况，认为他犯下的罪一定会追到杰奎琳身上。可是这个人却不知道有一位女护士会给杰奎琳打了一针吗啡，并且陪伴她一整夜。还有一件事，在这以前曾经有人从断崖峭壁上面滚下一块大圆石想要谋害林内特·多伊尔；这个人并不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这个人是谁呢？"

波洛说："如果你问这人不可能是谁，那倒要简单些。无论是多伊尔先生也好，阿勒顿太太和阿勒顿先生也好，范·斯凯勒小姐也好，鲍尔斯小姐也好，他们都不可能与此事有关。他们当时都在我的视线内。"

"嗯，"雷斯说，"那就是说这范围是相当大的呢。谋杀的动机是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多伊尔先生能给我们以帮助。曾经发生过几件事——”

门开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走了进来。她脸色苍白，走起路来有些跌跌撞撞。

“我没干，”她说道，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个给吓坏了的孩子似的。“我没干。哦，请相信我。大家都会认为是我干的。——可是我没干——我没干。这——这太可怕了。但愿这件事没发生就好了。昨晚我差一点儿把赛蒙打死，我想我是疯了。可是我没干那件事……”

她坐下，突然哭了起来。

波洛拍拍她的肩膀。

“别这样，别这样。我们知道你没有谋杀多伊尔夫人。这是得到证实的——是的，得到证实的，mon enfant[1]。这不是你干的。”

杰奎琳突然坐直了，手里紧握着泪水浸湿了的手帕。

“是谁干的呢？”

波洛说：“这正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你不能给我们帮助吗，我的孩子？”

杰奎琳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不，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眉头紧锁。“不，”她最后说，“我想不出有什么人会希望她死去。”她有点结结巴巴地说：“除了我以外。”

---

① 法语：我的孩子。——译注。

雷斯说："对不起——我刚想起来一件事。"他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低垂着头坐在那儿，局促不安地扭弄着手指。她突然大声说："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想也不愿想到它。"

波洛说："是呀。想着死是件不愉快的事，不是吗？可就在此刻，有个男人，也许是个女人，因为成功地实现了预谋而在那里兴高采烈呢。"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杰基喊道，"你这种说法听起来太可怕了。"

波洛耸耸肩："这是事实。"

杰基低声说："我——我曾经希望她死——如今她已经死了……而且，更糟的是……她正像我说的那样死去了。"

"是的，小姐。她被人开枪打穿了脑袋。"

她喊叫道："这么说来那天晚上在瀑布饭店里我说的一点不错。确实有人在偷听我们说话！"

"啊！"波洛点点头，"我本来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想起那件事。是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巧合了——多伊尔夫人竟然会像你所描述的那样被人杀死了。"

杰基打了一个冷颤。

"那天晚上偷听的那个男人——他会是谁呢？"

波洛有一两分钟什么话也没说。然后他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语调说："你能肯定那是个男人吗，小姐？"

杰基惊奇地望着他。

"当然可以肯定，至少——"

“怎么样呢，小姐？”

她皱起眉头，半闭着眼，努力在回想着，她慢腾腾地说：“我当时认为那是个男人……”

“可是现在你没有那么肯定？”

杰基缓慢地说：“不，我不能肯定。当时我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个男人——可是那只不过是个身影——一个影子而已……”

她停了下来。波洛什么也没说，她又补充说：“你认为那会是个女人吗？可是这艘船上的女人肯定没有一个想要杀死林内特的，不是吗？”

波洛只是摇摇头。

门开了，进来的是贝斯纳。

“波洛先生，请你去跟多伊尔先生谈谈好吗？他很想见你。”

杰基跳了起来。她一把抓着贝斯纳的手臂。

“他怎么样了？他——身体好吗？”

“不用说，他身体不可能好，”他责怪地回答，“你要知道，他的骨头碎了。”

“他不会死吧？”杰基哭了起来。

“唉，谁说过他会死的，我们要把他弄到一个文明的地方，给他用爱克司光透视一下，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

“哦！”杰基的双手痉挛地紧握了一下。她一下子又坐回到椅子上。

波洛跟医生跨出房门来到甲板上，这时雷斯也来了。他们三人一起走到上面的散步甲板上，然后走到贝斯纳的房

间。

赛蒙·多伊尔正靠着垫子和枕头躺在那里，腿上罩着一个临时编成的笼架，他脸色苍白得怕人。疼痛，再加上震惊，把他弄得不像样子，然而他脸上最主要的表情就是不知所措——像个孩子那样思想混乱，不知所措。

他喃喃地说道："请进来。医生已经告诉我了——告诉我了——关于林内特的事……我不能相信。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我知道，这是个沉重的打击。"雷斯说。

赛蒙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知道——这不是杰基干的。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杰基干的！我知道情况对她不利，可是这不是她干的。她——她昨晚有点喝醉了，她受了刺激，就冲着我发作了。可是她不会——她不会谋杀……不会蓄意去谋杀……"

波洛温和地说："别太伤心了，多伊尔先生，有人开枪打死了你的妻子；可是这绝不是德·贝尔福特小姐。"

赛蒙疑惑地看着他。

"你是说实话吗？"

"既然这不是德·贝尔福特小姐干的，"波洛继续说下去，"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这会是谁呢？"

赛蒙摇摇头，显得更加不知所措。

"这简直是疯了——不可能的。除了杰基之外，没有别的人想害她的。"

"想想看，多伊尔先生。她有仇人吗？是不是有什么人

同她有怨仇?”

赛蒙又摇了摇头,还是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听起来是十分荒唐的,当然,温德尔沙姆有点同她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林内特是抛弃了他然后嫁给我的——可是我不认为像温德尔沙姆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呆子会干出杀人的勾当,而且他离这儿远着呢。乔治·沃德爵士老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为了房子的事他对林内特意见可大呢——不喜欢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做法,可是他此刻正远在伦敦,而且如果认为这会同谋杀案有关,那也太荒唐了。”

“你听着,多伊尔先生,”波洛非常认真地说。“我们头一天登上卡纳克号的时候,我同你的夫人交谈了一会儿,对这次谈话我印象是很深的。她非常心烦——非常的心烦意乱。她说——你好好注意着——她说她周围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她的仇人似的。”

“她心烦是由于发现杰基也上了船。我也是同样地心烦。”赛蒙说。

“这是事实,可是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她所说的话。她说她被仇人包围着,当然她是有些夸张,可是不管怎样,她指的确实是不止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也许你是对的,”赛蒙承认说,“我想我能解释这个问题,乘客名单上有个名字使她感到心烦。”

“乘客名单上有个名字?什么名字?”

“要知道,她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事实上她说的时候我也并没有仔细地听,当时我脑子里还在想着杰奎琳这回

事。就我所记得的，林内特说的好像是什么在做生意的时候把人家搞下去了。她说遇到对她家庭有冤仇的任何人都会使她感到很不舒服。要知道，虽然我对她家庭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可是据我所知，林内特的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女儿，而她的父亲只不过是一般地有钱而已，但他结婚以后，就很自然地干起投机买卖来了，你不说这是投机买卖，用别的字眼也行。当然啰，由于他这样一来，有些人就倒了霉。昨天还是花钱如流水，今天就变得一贫如洗。据我所知，船上有个什么人的父亲在做生意的时候曾经是林内特父亲的对手，被他狠狠地搞了一下。我记得林内特曾经说过：'人们甚至还不认识你就在恨你了，这是很可怕的。'"

"对了，"波洛若有所思地说，"这就说明了她为什么要对我说那样的话。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她所继承的遗产对她说来是个包袱，而不是什么好处。多伊尔先生，你十分肯定她并没讲出那个人的名字来吗？"

赛蒙懊丧地摇了摇头。

"我当时并没有很注意她所说的话，我只是对她说：'哦，如今没有人会为了他们父亲的遭遇而介意的，生活在飞快地前进，是来不及去顾及那种事的。'我说过这类的话。"

贝斯纳冷淡地说："啊，我可以猜猜看。船上确实有个牢骚满腹的青年人。"

"你指的是弗格森吗？"波洛问道。

"是的，他说过一两次多伊尔夫人的坏话。我是亲耳听到的。"

“为了揭出真相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赛蒙问道。

波洛回答说：“雷斯上校和我必须同所有的乘客谈谈。在听到他们各人的说法之前，我们就得出结论来，那是不明智的。还有那个女仆，我们首先要找她谈。我们不妨就在这里开始谈吧。多伊尔先生在场也许是会有帮助的。”

“好，这个主意不错。”赛蒙说。

“她跟随多伊尔夫人很久了吗？”

“只不过几个月而已。”

“只不过几个月！”波洛叫道。

“怎么，你不认为——”

“夫人有珍贵的珠宝吗？”

“她有一串珍珠，”赛蒙说，“她曾经对我说过，这些珍珠价值四五万英镑。”他打了一个冷颤：“我的天啊，你认为这串该死的珍珠——？”

“抢劫可能是谋杀的动机，”波洛说，“当然啰，这看起来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咱们瞧吧。让我们把女仆叫来。”

路易丝·布尔热，就是有一天波洛见到并注意过的那个活泼的拉丁民族浅黑型的女子。

如今她可一点也不活泼了。她一直在哭泣，看上去是担惊受怕的样子。然而在她脸上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狡黠的神情，这没能给这两个男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你是路易丝·布尔热吗？”

“是的，先生。”

“你最后一次见到多伊尔夫人还活着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先生。我在她的房间里帮她脱衣服。”

“那是什么时候?”

“过十一点了,先生。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来,我给夫人脱了衣服,扶她上了床,然后我就离开她了。”

“这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十分钟,先生。夫人累了,她吩咐我离开时把灯熄了。”

“你离开她以后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先生,就在甲板底下。”

“你没再听到或看到什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情况的东西吗?”

“我怎么可能呢,先生?”

“小姐,这该由你来回答,而不是我们。”赫尔克里·波洛反驳说。

她偷偷地瞧了他一眼。

“可是,先生,我并不在附近……我怎么可能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呢?我当时在甲板下面,我的房间甚至还是在船的另外一边。我不可能会听到什么。当然,假如我当时睡不着觉,假如我走上了扶梯,那么也许我可能会看见那个凶手,那个魔鬼,走进或者走出夫人的房间,可是当时的情况是——”

她向赛蒙伸出双手,向他求助似的。

“先生,我请求你——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我该怎么说呢?”

“我的好姑娘,”赛蒙生硬地说,“别傻了,没有人认为你看到或听到什么。你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会照顾你,没有人会控告你什么的。”

路易丝喃喃低语地说："先生可真好。"然后她羞怯地低垂了眼睑。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并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什么呢?"雷斯不耐烦地问道。

"这正是我所说的,先生。"

"你并不知道有什么人跟你的女主人有冤仇吗?"

使听话人感到惊奇的是路易丝用力地点了点头。

"哦,我知道。我这是知道的。对这个问题我可以特别强调地回答:我是知道的。"

波洛说:"你指的是德·贝尔福特小姐吗?"

"她当然是的。可是我说的不是她。船上还有一个人不喜欢夫人,因为夫人用某种方式害了他,他怀恨在心。"

"老天啊!"赛蒙叫了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路易丝继续说下去,仍然一个劲地强调地点着头。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说的这么一回事。这同夫人以前的女仆——我的前任有关。有个男人,就是这艘船上的一个机师,他要她嫁给他。我的前任,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倒是愿意嫁给他的。可是多伊尔夫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叫弗利特伍德的人已经有老婆了,他老婆是个黑人,是这个国家的人,她已经回到她自己人那里去了。可是要知道,男的同她还算是夫妻关系。所以夫人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玛丽,玛丽太难过了,她不愿意再见到弗利特伍德。这个弗利特伍德气得不得了,当他发现这位多伊尔夫人就是过去的林内特·里奇韦小姐时,他就告诉我他真想把她杀了。他说她的干涉毁了他的一生。"

路易丝得意洋洋地停下来了。

"这很有趣。"雷斯说。

波洛转向赛蒙。

"你可知道这件事?"

"一点也不知道,"赛蒙以显而易见的真诚态度回答说,"我怀疑林内特是否会知道这个人就在船上。很可能是她压根儿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突然转向这个女仆:

"你跟多伊尔夫人讲过这件事吗?"

"没有,先生,当然没讲过。"

波洛问:"关于你主人的珍珠项链,你可知道什么情况吗?"

"她的珍珠项链?"路易丝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昨天晚上她还戴着那串珍珠的。"

"她上床的时候你看到珍珠项链吗?"

"看到的,先生。"

"她把珍珠项链放在什么地方?"

"像平常一样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你最后一次看到珍珠项链就在那里吗?"

"是的,先生。"

"今天早上你看到珍珠项链了吗?"

路易丝的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

"Mon Dieu[①]!我看也没看。我走到床边,我看——我看

① 法语:我的上帝。——译注。

见夫人,然后我就大叫起来,冲出房门,然后我就昏倒了。”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

“你没有看。可是我,我有一双什么都注意的眼睛,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床边的桌子上并没有珍珠项链。”

第十五章

赫尔克里·波洛的观察一点也不错。林内特·多伊尔床边的桌子上没有珍珠。

他吩咐路易丝·布尔热在林内特的东西里面搜一搜，根据她搜查的结果，一切东西都是井井有条的，只有珍珠失踪了。

他们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一个侍者正等在外边告诉他们，早饭已经在吸烟室里摆好了。他们沿着甲板走过去，雷斯停了下来朝栏杆外边望着。

“啊哈！我看你是有了个什么主意，我的朋友。”

“是的。范索普说过他好像听到什么东西噗通一声掉到水里，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我也给噗通的一声吵醒了。凶手杀了人以后把手枪扔到船外边的水里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波洛不慌不忙地说："你真的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吗，我的朋友？"雷斯耸耸肩。

"我不过这么提出来而已。不管怎么样，房间里到处都找不到手枪。我当时首先找的就是这枝枪。"

"不管怎样，"波洛说，"手枪给扔到水里去，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雷斯问道："那么枪到哪里去了呢？"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不在多伊尔夫人房间里的话，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只能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德·贝尔福特的房间里。"

雷斯沉思地说："是的，我懂了——"

他突然停了下来。

"她现在不在房间里，我们这就去看看可好？"

波洛摇摇头："不，我的朋友，这样做太轻率了。可能枪还没放进去呢。"

"在全船来个突然搜查怎么样？"

"那样一来我们就要摊牌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伤脑筋的。咱们一边吃早饭，一边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吧。"

雷斯同意了。他们一起走进了吸烟室。

"哎，"雷斯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同时说道，"我们可以从很肯定的两点着手。首先是珍珠的失踪，其次是那个叫弗利特伍德的人。就珍珠来说，看来本案与盗窃有关，可是——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波洛很快接上说："你的意思是说选择那个时刻来进行盗窃是很奇怪的。"

"确实如此。选择那个时刻来偷珍珠必将引起一场对全船每个人的认真搜查，这个贼怎么能带着他的赃物逃之夭夭呢？"

"他可能已经逃到岸上把赃物脱手了吧？"

"轮船公司在岸上总是有一个守夜人的。"

"也就是说这是办不到的。那么这凶杀案是不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注意到偷盗呢？不，这是讲不通的，这样的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是不是有可能多伊尔夫人醒来时发现小偷正在盗窃呢？"

"于是小偷就开枪把她打死了吗？可是她是在睡着的时候给打死的。"

"所以这样也是讲不通的……你知道，关于这串珍珠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可是——不——这不可能。因为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珍珠就不会失踪了。告诉我，你对那个女仆的看法怎么样？"

"我怀疑，"雷斯慢腾腾地说，"她知道的真情是否比她讲出来的要多。"

"哦，你也有这样的印象吗？"

"肯定的，她不是个正派的姑娘。"雷斯说。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你说得对，我是不会信任她的。"

"你认为她同谋杀案有关吗？"

"不，我不愿这样说。"

"那么说同珍珠的失窃有关啰?"

"这比较有可能。她跟随多伊尔夫人的时间不长。她可能是一个专门盗窃珠宝集团中的成员。在这一类的案子里经常会有那么一个品德评语极好的女仆。不幸的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无法了解到什么情况,而那样的解释又不能使我感到满意……那些珍珠——啊,sacrè[①],我那一点点想法应该是正确的。可是不会有人居然会愚蠢到如此地步——"他突然不说下去了。

"弗利特伍德那人怎么样?"

"我们必须问问他。也许从他那儿我们可以得到答案。如果路易丝·布尔热所说的是真话,那么他确实是有一个进行报复的动机,他可能偷听到杰奎琳和多伊尔先生之间的那场吵闹,当他们离开客厅的时候,他可能立即冲了进去把手枪弄到手。是的,这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而那个用血写的字母J,只有头脑简单的粗人才做得出这种事来。"

"事实上他就是我们正在找的人吗?"

"对啦!只不过——"波洛擦了擦他的鼻子。他有点愁眉苦脸地说:"你瞧,我看到自己的弱点了,人们一直说我喜欢把案件搞得复杂化。你向我提出的这个答案——它太简单了、太容易了。我感到它不会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当然,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偏见而已。"

"我们最好还是把那家伙叫到这里来吧。"

雷斯摇摇铃,向来人吩咐了一声。然后他又问:"有其他

① 法语:可恶的。——译注。

可能性吗?”

“我的朋友,有很多呢,比方说那个美国受托人。”

“彭宁顿吗?”

“是的,彭宁顿前一天就在这里引起了一场不平常的小风波。”他把当时发生的情况讲给雷斯听了。“你瞧,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位夫人想要先把文件全部看一看,然后再签字,所以他就找了个借口,说以后再签吧。可是后来那个丈夫却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我从来也不看文件的,人家叫我在哪儿签字,我就在那儿签字。’你注意其中的奥妙。彭宁顿注意到了,我从他的眼神中发觉了。他看着多伊尔,仿佛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念头。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朋友,如果你成了一个大富翁女儿的受托人,也许你会利用你手中的钱来搞投机买卖。我知道在所有的侦探小说里都有这种事——你在报上也读到过这种消息的。这种事是有的,我的朋友,是有的。”

“关于这个我不同你争辩。”雷斯说。

“也许还要花一些时间才能从这种冒险的投机买卖中得到好处,你的保护人还未成年。可是突然她结婚了!你马上就得到通知,你的控制权要转到她手中了。这就糟糕透了!可是你还有一条出路,她正在度蜜月,她也许对于做生意的事不会那么仔细,在许多文件中随意夹进去一张,让她看也不看就签字……可是林内特·多伊尔不是那种人。不管度蜜月也好,不度蜜月也好,她总是个做生意的女人。可

是她的丈夫讲了那么一句话，这个在绝望中寻找免于身败名裂出路的人就起了一个新的念头。如果林内特·多伊尔死掉的话，她的财产就会转到她的丈夫手中——而这位丈夫是容易对付的。在安德鲁·彭宁顿这个老狐狸手里，他简直就像个娃娃一样容易对付。Mon cher Colonel[①]，我告诉你，我看到了在安德鲁·彭宁顿头脑里一闪而过的这个念头。'如果同我打交道的是多伊尔的话……'这就是当时他的思想。"

"很有可能，这我相信，"雷斯冷淡地说，"可是你没有证据。"

"没有，这很遗憾。"

"还有弗格森那小伙子，"雷斯说，"他说起话来可够厉害啦，当然我并不是根据他说的话就怀疑他。不过他还是有可能就是那个父亲被老里奇韦搞垮了的人。这虽有点牵强，但这是有可能的。人们有的时候对于过去受到的冤屈总是耿耿于怀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去，"还有我说的那个人。"

"是呀，还有你所说的'那个人'。"

"他是个杀人犯，"雷斯说，"这我们都知道，可是我看不出他同林内特·多伊尔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两人走的道路是互不相干的。"

波洛不慌不忙地说："除非凑巧她掌握着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身分。"

---

① 法语：我亲爱的上校。——译注。

"这是有可能的，可是看来不会那么巧。"这时有人在敲门。"啊，咱们的重婚未遂犯来了。"

弗利特伍德是个一脸杀气的大个子。他一边走进来一边怀疑地打量屋里的两个人。波洛认出来他就是他看到的那个和路易丝·布尔热说话的人。

弗利特伍德疑心地问道："你们找我吗？"

"是的，"雷斯说，"可能你知道吧，昨天夜里船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弗利特伍德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被害的女人你是有理由痛恨的，这我想是真的吧。"

弗利特伍德的眼中突然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谁告诉你的？"

"你认为多伊尔夫人干涉了你同一位青年女子之间的事。"

"我知道是谁告诉你的——那个扯谎的法国贱货。这个女人从来不说实话。"

"可是她说的这一桩事倒正好是事实。"

"这是无耻的谎话！"

"你还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你就说她说的是谎话。"

这一下可打中了要害。这人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咽了一口气。

"你打算同那个叫玛丽的姑娘结婚，可是多伊尔夫人发现你已经结过婚，就把你们的婚事搞吹了，这是真的，是吗？"

"这关她什么事？"

“你的意思是说这关多伊尔夫人什么事吗？要知道，第二次结婚犯的是重婚罪啊。”

“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子，结果不好，她回到她自己人那里去了，我已经有六七年没见到她了。”

“可是你同她还是夫妻关系。”

这人不作声了。雷斯继续说：“多伊尔夫人，当时她还是里奇韦小姐，发现了你的这些情况，是吗？”

“是的，她发现了，她真该死！偏要去管没有人要她去管的闲事。要是我娶了玛丽，我会待她很好，我什么都肯为她做。要不是她那个多管闲事的女主人的话，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另外还有一个老婆。是的，我承认我确实跟这位夫人有仇，她上了这艘船，浑身上下挂着珍珠戴着钻石，处处高人一等，不可一世的样子，从来也不想一想她亲手毁了一个人的一生。看到她这副模样我感到愤恨。我感到愤恨，这我承认，可是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卑鄙的凶手——认为是我去开枪把她打死的，这全是一派无耻的谎言！我一根汗毛也没碰过她，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这全是实话。”

他停了一下，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

“昨天夜里十二点到二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床上睡觉，我同房间的伙伴会告诉你的。”

“咱们瞧吧，”雷斯说，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把他打发走了，“就这样吧。”

“Eh bien[①]？”波洛问道，这时弗利特伍德已经走出去

① 法语：怎么样？——译注。

把门带上了。

雷斯耸了耸双肩："他说的倒是一点没有漏洞。当然啰，他很紧张，可是这也难怪他。我们必须调查一下他当时不在犯罪场所的说法是否是事实——虽然我认为这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伙伴可能睡着了，而他需要的话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溜出去再溜进来。这就要看是不是有别人看到过他。"

"是的，应该查一下。"

"我认为下一步就是，"雷斯说，"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人听到过什么声音，这声音可以为确定犯罪时间提供线索。贝斯纳认为犯罪时间是十二点到二点之间。我们希望船上旅客中有人曾听到枪声，即使他没有认出这是枪声也好，这看来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什么声音也没听到，你呢？"

波洛摇摇头。

"我，我睡得很熟。我没听到声响，根本什么也没听到。我很可能被人下了蒙药，使我睡得这么熟。"

"太遗憾了，"雷斯说，"那么，让我们碰碰运气，也许右舷房间的旅客中有谁听到了声音。我们已经问过范索普了，他隔壁就是阿勒顿母子。我叫侍者去把他们请来。"

阿勒顿太太很轻快地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质地柔软带条子的灰色绸衣。她的脸色看起来很沮丧。

"太吓人了，"她一边坐到波洛为她搬过来的椅子上，一边说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可爱的一个人儿，她多么应该活着——可是死了。我感到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太太，我理解你的心情。"波洛同情地说。

“有你在船上我很高兴，”阿勒顿太太不加掩饰地说。“你能够把凶手找出来。我很高兴，凶手并不是那个可怜、不幸的姑娘。”

“你指的是德·贝尔福特小姐吗？谁告诉你这不是她干的？”

“科妮莉亚·罗布森，”阿勒顿太太淡然一笑地回答，“你知道，她简直被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吓得魂不附体。大概这是她所经历过的、也将是她一生中所能遇上的惟一使人激动的事情了。她可是个好人，她感到这一切很有趣，为此她非常惭愧，认为感到有趣是不好的。”

阿勒顿太太对波洛看了一眼，接着补充说：“可是我不该闲聊了，你是要向我提问题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太太，请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睡觉的。”

“刚过十点半。”

“立刻就睡着了吗？”

“是的，我很困。”

“你夜里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不管什么声音？”

阿勒顿太太皱起眉头。

“是的，我想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然后听到有人在奔跑——是不是先听到奔跑声然后再听到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我感到有些模糊了，我只不过模模糊糊感到有人掉到水里去了——像个梦。你知道——后来我醒了，我听着，可是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我说不出当时是什么时候。可是我认为这是我睡着以后不久的事。我的意思是就在我睡着以后一小时左右。"

"很遗憾，太太，你说的时间不是很肯定的。"

"是呀，我知道这是不肯定的，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我瞎猜总没有什么好处吧？"

"太太，你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吗？"

"我看就这些。"

"在这以前你曾遇到过多伊尔夫人没有？"

"没有，蒂姆曾见到过她。我曾经多次听人讲起她——听我的一个外甥女乔安娜·索斯伍德讲起过她，可是在阿斯旺遇到她以前我从来没同她说过话。"

"太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阿勒顿太太淡然一笑，喃喃低语说："我应该喜欢人家向我提出轻率的问题。"

"是这样的，你，或者你的家庭，可曾由于多伊尔夫人的父亲梅休伊什·里奇韦的经营而蒙受过什么经济上的损失没有？"

阿勒顿太太看起来全然惊呆了。

"哦，不！我们家庭的经济除了收入有一点点减少以外，并没有蒙受过什么损失……你要知道，如今不管在哪里投资，能得到的股息要比过去少了。我们的穷困并不是由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带来的。我丈夫留下的钱很少，可是他留下的如今还在我手中，尽管这笔钱如今带来的利息已不像过去那么多了。"

“谢谢你，太太。你是不是可以叫你的儿子到我们这儿来一趟。”

蒂姆看到他母亲走过来，泰然自若地说：“考验结束了吗？现在轮到我了！他们问了你一些什么东西？”

“只问了我昨晚是不是听到过什么声音，”阿勒顿太太说，“不幸的是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想不出为什么会没听到声音，林内特的房间毕竟同我的房间之间只隔开一个房间。我想我本来是应该会听到那声枪响的。去吧，蒂姆，他们在等着你啦。”

波洛对蒂姆重复了他早先的问题。

蒂姆回答说：“我很早就去睡觉了，十点半左右，我看了一会儿书，一过十一点就熄灯了。”

“那以后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听到一个男人说再会，我想那是在不远的地方。”

“那是我对多伊尔夫人说再会。”雷斯说。

“对了，那以后我就睡着了。在这以后，我听到了吵吵闹闹的声音，我记得听到有人在叫范索普。”

“那是罗布森小姐，当时她刚从观景舱里跑出来。”

“是的，我想是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又听到各种不同的说话声。后来还听到人沿着甲板跑步的声音，接着就是什么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后来我听到贝斯纳那老头低沉的嗓音说什么‘小心点’和‘别太快’。”

“你听到什么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吗？”

“是的，像是那种声音。”

“你能肯定你听到的不是枪声吗？”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是……我确实听到了开瓶塞的声音。也许那就是枪声。也许我是在想象中听到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我听到开瓶塞的声音就联想到往杯子里倒酒的声音……我知道我模模糊糊地认为好像正在开一个宴会，我希望他们都去睡觉安静下来。"

"那以后还听到什么吗？"

蒂姆想了一想："只听到范索普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在想他一宿也不会睡觉了。"

"那以后呢？"

蒂姆耸耸双肩："那以后——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没有再听到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

"谢谢，阿勒顿先生。"

蒂姆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

第十六章

雷斯俯身在一张卡纳克号散步甲板平面图上沉思着。

“范索普，小伙子阿勒顿、阿勒顿太太。然后是个空房间——赛蒙·多伊尔的。那么多伊尔夫人的另一边是谁呢？那位美国老太太。如果有人能听到什么声响的话，她是应该能够听得到的。如果她已经起身了，我们最好把她叫来。”

范·斯凯勒小姐走进房间。今天早上她看起来甚至比往常更显得年老和憔悴。她那双黑色的小眼睛里流露着既怀恨又恼火的神色。

雷斯站了起来，鞠了一躬。

“我们很抱歉要打扰你了，范·斯凯勒小姐。你能来实在太好了，请坐。”

范·斯凯勒小姐尖刻地说：“我不喜欢卷到这件事情里面去。我对此感到非常地不满。我不愿意同这件——呃——

这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有任何的牵连。"

"是的，是的。我刚才还在跟波洛先生说着呢，我们应该尽早得到你提供的情况，然后就不再麻烦你了。"

范·斯凯勒略有好感地望着波洛。

"我很高兴你们俩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对这种事情是不习惯的。"

波洛安慰地说："确实这样，小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尽快使你从这不愉快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好吧，你昨晚什么时候去睡的？"

"我平时总是十点睡觉，昨晚我睡得相当晚，科妮莉亚非常不体贴，她让我久等了。"

"Très bien①，小姐，那么，你回房间以后听到什么没有？"

范·斯凯勒小姐说："我很惊醒。"

"A merveille②！我们可真是好运气。"

"我给多伊尔夫人的女仆，那个相当爱虚荣的姑娘吵醒了，她说：'Bonne nuit，Madame③'，她说得那么响，我认为她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嗓门。"

"那以后呢？"

"我又睡着了，后来我醒来觉得有人在我房里，可是我意识到是有人去隔壁房间里。"

---

① 法语：很好。——译注。

② 法语：好极了。——译注。

③ 法语：晚安、夫人。——译注。

“在多伊尔夫人房间里吗？”

“是的，后来我听有人在外边甲板上，接着就是什么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

“你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

“我可以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那是一点十分。”

“你肯定吗？”

“是的，我当时看了看我床边的小钟。”

“你没有听到枪声吗？”

“没有，没听到这种声响。”

“可是你也有可能是被枪声吵醒的吧？”

范·斯凯勒小姐把她那只癞哈蟆般的头朝一边歪着，斟酌着这个问题。

“这是有可能的。”她相当勉强地承认了。

“你说不出你听到掉到水里的是什么东西吧？”

“不，我完全知道掉到水里的是什么。”

雷斯上校机警地坐直了：“你知道？”

“当然知道。我不喜欢那偷偷摸摸走路的声音，我起身走到我房间的门口，奥特伯恩小姐正斜靠着舷侧，她刚把什么东西丢到水里去。”

“奥特伯恩小姐？”雷斯说话的语气听起来是真的感到惊奇了。

“对啦。”

“你能十分肯定那是奥特伯恩小姐吗？”

“我很清楚地看到她的面孔。”

“她没看见你吗？”

"我想她没看见。"

波洛的身子向前倾着。

"她的面孔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小姐？"

"她处于相当激动的状态。"

雷斯和波洛很快地交换了眼色。

"以后呢？"雷斯催问道。

"奥特伯恩小姐绕过船尾走了，我又上床了。"

有人敲了敲门，经理进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湿淋淋的包裹。

"我们搞到了，上校。"

雷斯接过包裹。他把浸透了水的丝绒一层一层地打开来。里面掉出来一条粗布手帕，隐隐约约沾上了粉红色的颜色。手帕裹着一枝镶着珍珠柄的小手枪。

雷斯看了波洛一眼，微带得意洋洋的神气。

他把手枪放在手心里，又把手伸了出去。

"你有什么看法，波洛先生？这是不是你那天晚上在瀑布饭店看到的那枝手枪？"

波洛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沉着地说："是的——就是那枝手枪。手枪上的装饰是这样的——上面还有大写字母 J·B，这是一件 article de luxe[①]，完全是女人的玩意儿，可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个致命的武器。"

"2.2 毫米口径。"雷斯喃喃低语。他取出弹夹："两颗子弹已经射出。是的，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

① 法语：高档商品。——译注。

范·斯凯勒小姐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

“我的披肩怎么了?”她问道。

“你的披肩,小姐?”

“是的,你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丝绒披肩。”

雷斯提起了那件湿淋淋的叠起来的料子。

“这是你的吗,范·斯凯勒小姐?”

“当然是我的!”这老妇人发火了,“我昨天晚上就找不到了,我问过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人看到过它。”

波洛询问地看了雷斯一眼,雷斯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范·斯凯勒小姐?”

“昨天晚上在客厅里我还披着它呢,等到我去睡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雷斯安详地说:“你知道这条披肩曾派过什么用场吗?”他把披肩摊开来,用手指指几个烧焦的小洞。“凶手用披肩包住了手枪,闷住手枪射击的声音。”

“岂有此理!”范·斯凯勒小姐厉声说。她皱缩的脸颊泛起了红色。

雷斯说:“范·斯凯勒小姐,如果你能告诉我你过去同多伊尔夫人相识的程度,我将会很高兴。”

“从前我同她并不相识。”

“可是你听说过她?”

“当然我知道她是谁。”

“可是你们的家庭并不相识吧?”

“我们的家庭是不随便与人交往的,我们为此而感到自

豪，雷斯上校。我亲爱的母亲从来也不会梦想到会去拜访哈茨一家的任何人。他们除了有钱以外，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范·斯凯勒小姐？"

"我对刚才说的没什么要补充的了。林内特·里奇韦是在英国长大的，我上这艘船以前从未见过她。"

她站了起来。波洛打开门，她大步走了出去。

屋里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这是她的说法，"雷斯说，"她会抱住这个说法不放的。她说的可能是事实。我不能肯定。可是——罗莎莉·奥特伯恩？这我可没预料到。"

波洛疑惑地摇摇头。然后他用手猛敲了一下桌子。

"可是这都不说明问题，"他喊道，"Nom d'un nom d'un nom[①]！这都不说明问题。"

雷斯看着他。

"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到某一点为止，一切都可以解释得很清楚。有个人想杀死林内特·多伊尔。这个人昨晚偷听到客厅里发生的事。这个人偷偷溜了进去，偷走了手枪——记住，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手枪。这个人用这枝手枪打死了林内特·多伊尔，并在墙上写了一个字母J……这一切都很清楚吗？这一切都是为了指出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是凶手。可是后来凶手怎么办呢？把手枪留下来，把那枝该死的手枪——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手枪留下来，让大家

① 法语：他妈的！——译注。

发现它吗？不，这位先生，或者女士，把那枝手枪，那件最最关键的物证扔到水里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朋友？为什么呢？”

雷斯摇摇头：“这很怪。”

“这不光是怪——这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的连贯性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个什么差错。”

第十七章

雷斯上校好奇地朝他的同事瞅了一眼。他尊重赫尔克里·波洛的思维能力，他完全有理由尊重。可是眼下他跟不上波洛的思路。不过他并没有提出问题。他确实是不大提问题的，只是直截了当地把手头的工作继续干下去。

“下一步该怎么办？盘问那位奥特伯恩家的姑娘吗？”

“好吧，这会使我们得到一点进展。”

罗莎莉·奥特伯恩傲慢地走了进来。她看起来没有紧张或是害怕的样子——只是不大情愿和绷着个脸。

“嗯，”她问道，“什么事？”

雷斯充当了发言人。

“我们正在调查多伊尔夫人的死。”他解释说。

罗莎莉点了点头。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昨晚做了些什么事吗？”

罗莎莉想了一会儿。

"母亲和我很早就睡了——十一点以前。除了贝斯纳医生房间外面一点乱哄哄的声音以外，我们并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声响。我听到远处那个老头低沉的德国嗓音。当然啰，一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听到枪声？"

"没有。"

"你昨天夜里离开过房间没有？"

"没有。"

"你能肯定吗？"

罗莎莉瞪着眼看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能肯定。"

"你有没有，比方说，走到船的右舷那边去，把什么东西扔到水里去？"

她的脸涨红了。

"有规定不许人往水里扔东西吗？"

"没有，当然没有。那么说你扔过了？"

"没有，没扔。我从没离开过房间，这我可以告诉你。"

"那么，如果有人说他们看到你——"

她打断了他的话："谁说他们看到我？"

"范·斯凯勒小姐。"

"范·斯凯勒小姐？"从她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她真的很吃惊。

"是的，范·斯凯勒小姐说她从房间里往外看，看见你在船边上往外扔东西。"

罗莎莉很清楚地说："这是可恶的谎话。"后来，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她又问："那是什么时候？"

这回是波洛回答了。

"一点过十分，小姐。"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她还看到别的吗？"

波洛好奇地望着她，他摸摸下巴。

"看到——没有。"他回答，"可是她听到什么了。"

"她听到什么？"

"她听到有人在多伊尔夫人的房里走动。"

"我知道了。"罗莎莉咕哝说。

她现在脸色苍白——死一般的苍白。

"你还坚持说你没有往水里扔过东西吗，小姐？"

"我干吗要在深更半夜往水里扔东西？"

"也许是事出有因——出于清白无罪的原因？"

"清白无罪？"姑娘机警地重复问道。

"我是这么说的。你要知道，小姐，昨天夜里有一样东西被扔到水里去了——这样东西可不是清白无罪的。"

雷斯默默地拿出那捆玷污了的丝绒，把它打开来展现出里面包着的东西。

罗莎莉·奥特伯恩往后一缩："这就是——就是——她就是被用这个东西打死的吗？"

"是的，小姐。"

"你认为是我——我干的吗？真是胡扯！我干吗要杀死林内特·多伊尔？我甚至根本不认识她！"

她大笑起来，蔑视地站了起来："这一切太荒唐了。"

“记住，奥特伯恩小姐，”雷斯说，“范·斯凯勒小姐准备发誓说她在月光下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你的脸。”

罗莎莉又笑了。“那个心地恶毒的老小姐，她大概眼睛快瞎了。她看到的不是我。”她停了下来，“我可以走了吗？”

雷斯点点头，罗莎莉·奥特伯恩离开了房间。

屋里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雷斯点燃了一支香烟。

“嗯，事情就这样。完全是矛盾的。我们相信哪一个呢？”

波洛摇摇头：“我似乎觉得她们没有一个是十分坦率的。”

“这对我们说来太糟了，”雷斯沮丧地说，“这么多的人为了根本不值得的理由不肯说实话。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继续盘问船上的乘客吗？”

“我看应该这样做。按部就班地做下去总没错。”

雷斯点点头。

奥特伯恩夫人在她女儿走后来了，她穿着一身轻飘飘的印花布料子。她同罗莎莉的说法一致，她俩都是在十一点以前睡觉的。她本人一整夜也没听到什么引人注意的声响。她说不出究竟罗莎莉有没有离开过她们的房间。就犯罪这个题目她倒是颇有兴趣发表一通演说的。

“这是一桩情杀案！”她喊道，“原始的本能就是——杀！这同性的本能是紧密相联的。杰奎琳那姑娘有一半拉丁人的血统，她血气旺盛，听从了她内在深处的本能，偷偷地走过去，手持左轮枪——”

“可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并没有打死多伊尔夫人，对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这是可以证实的。”波洛解释说。

“那么，是她的丈夫。”奥特伯恩夫人说。波洛的解释对她说来是个打击，可是她并不甘失败。“杀人的欲望和性的本能——这是个性的罪行。有许多著名的例子。”

“多伊尔先生的腿给枪打穿了，他不可能走动——骨头碎了。”雷斯上校解释说，“他整夜都同贝斯纳医生在一起。”

奥特伯恩夫人甚至更为失望了。她怀着希望苦想着。

“当然不是多伊尔先生，”她说，“我真傻！是鲍尔斯小姐！”

“鲍尔斯小姐？”

“对啦，这是很自然的。从心理学上说来是很明显的。抑制！受抑制的处女！她看到那对年轻的夫妇热恋相爱就发狂了。当然就是她！她正是这一类的人——在性感上毫不动人，天生品行端正。我写的一本书《不结籽的葡萄树》，里面——”

雷斯上校客气地打断了她：“你的提示对我们很有帮助，奥特伯恩夫人。我们还要继续调查，非常感谢你。”

他彬彬有礼地把她送到门口，然后擦着额头走回来了。

“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唉！为什么没有人来把她谋杀！”

“也许会有人干的。”波洛安慰他说。

“把她干掉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剩下的还有什么人？彭宁顿——我看咱们还是把他留在最后。还有里克蒂、弗格森。”

里克蒂先生很健谈，也很激动。

“太可怕了，太可耻了——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这真是一桩残暴的罪行！”

里克蒂先生富有表情地双手在空中比画着。

他回答得很干脆利落。他很早就睡了——非常早。事实上是一吃过晚饭就去睡了。他看了一会儿书——一本最近出版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小亚细亚的史前研究》——这本书对安纳托利亚山麓发现的彩色陶器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在十一点钟不到熄的灯。不，他并没听到枪声。他没听到开瓶塞似的响声。他听到的惟一声音就是——那是以后的事了，在半夜——很响的噗通一声，就在他的舷窗外边。

“你的房间是在右舷甲板下边，是吗？”

“是的，是的，就在那里。我听到很响的噗通一声。”他又一次挥起双臂，比画着这噗通的一声有多么大。

“你能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时间吗？”

里克蒂先生想了一会儿。

“我睡着以后的一、二、三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

“会不会是一点十分呢？”

“这是有可能的。啊！这真是一桩可怕的罪行——太残忍了……这么迷人的一个女人……”

里克蒂先生下场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信地打着手势。

雷斯看着波洛，波洛富有表情地把眉毛一扬，然后耸耸双肩。他们接着盘问弗格森先生。

弗格森很难对付。他傲慢地手脚伸开坐在椅子上。

“今天这件事可真有些小题大作！”他冷笑着说，“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世界上多余的女人多着呢！”

雷斯冷冷地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昨晚的活动吗,弗格森先生?”

“我不懂你干吗要了解,可是我不在乎。我到处逛来逛去、逛了很长时间。同罗布森小姐到岸上去了一趟。她上船以后我又逛了一会儿。大约半夜的时候我回来就去睡觉了。”

“你的房间在下面一层甲板的右舷吗?”

“是的,我没有跟那些上流人一起呆在上面。”

“你听到枪声没有?这枪声听起来可能就跟开瓶塞的声音一样。”

弗格森考虑了一会儿:“是的,我想我是听到了像开瓶塞一样的声音……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是我睡着以前。可是当时还有许多人在跑来跑去——乱哄哄的,在上层甲板奔跑着。”

“那可能是德·贝尔福特开的那一枪。你没听到另外一枪吗?”

弗格森摇摇头。

“没听到噗通一声吗?”

“噗通一声?对了,我想我是听到的,可是当时有那么多的吵闹声,我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听到噗通的一声?”

“你夜里离开过房间没有?”

弗格森咧开嘴笑了:“没有,没离开过。我运气不好,没有参加到这件好事里面。”

“弗格森先生,别孩子气了。”

这小伙子发火了。

“为什么我不能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相信暴力。”

“可是你并没有在实行你所宣扬的东西，是吗？”波洛喃喃地说，“我感到不理解。”

他身子往前靠着。

“那个叫弗利特伍德的人不是告诉过你林内特·多伊尔是英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吗？”

“弗利特伍德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

“我的好朋友，弗利特伍德有充分的理由想要杀死林内特·多伊尔。他同她特别过不去。”

弗格森像个弹簧人似的一下子从坐位上蹦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你卑鄙的把戏，是吗？”他激怒地问道，“你想把事情栽到弗利特伍德这个可怜的家伙头上。他没有自卫能力，他没有钱请律师。我告诉你吧——要是你想把这案子强加到弗利特伍德身上的话，你就得同我某人较量一下。”

“请明确说一下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洛亲切地问道。

弗格森先生的脸涨得通红。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他粗暴地说。

“好吧，弗格森先生，我想眼下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些吧。”雷斯说。

弗格森出去把门关上以后，雷斯出乎意料地说：“真是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

“你不认为他是你要追捕的人吗？”波洛问道。

“我不认为会是他，我想他是老实的。他提供的情况非常确切。噢，一样一样地来吧。咱们来试试彭宁顿吧。”

第十八章

安德鲁·彭宁顿表现出一副通常的悲伤和震惊的样子。同往常一样,他穿着很讲究,不过换了一根黑领带。他刚修过胡须的长脸上流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

"先生们,"他忧伤地说,"这件事弄得我很不好受。小林内特——我至今还记得她当年十分伶俐可爱的小姑娘的那副样子。梅休伊什·里奇韦那时候是多么为她而感到骄傲啊!唉,再提这些干吗呢!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我要求的就是这个。"

雷斯说:"首先,彭宁顿先生,昨晚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先生。我说不上听到过什么声音。我的房间就在贝斯纳医生的40号房间隔壁——41号房间。我在半夜前后听到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当然啰,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

"你没听到别的吗？没听到枪声？"

安德鲁·彭宁顿摇摇头。

"没听到任何那种声音。"

"你什么那时候睡觉的？"

"肯定是十一点以后了。"

他身子朝前倾着。

"我想，对你们说来这也许不是新闻了，船上散布着种种流言蜚语。那个一半法国血统的姑娘——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你知道，这里面有些可疑的情况。林内特并没有跟我讲起过什么，但我并不是天生的又瞎又聋。这姑娘同赛蒙之间曾经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不是吗——Cherchez la femme[①]——这可是一条非常灵的规律，所以我认为你们不必跑得太远去找。"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开枪打死多伊尔夫人的吗？"波洛问道。

"我看是这样的。当然我并不知道任何情况。……"

"不幸的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些情况！"

"呃？"彭宁顿先生看起来大吃一惊。

"我们知道德·贝尔福特小姐开枪打死多伊尔夫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把情况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彭宁顿似乎不愿相信这些。

"我同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可是那个女护

---

① 法语：去找那个女人。——译注。

士，我可以打赌她并没有整夜都醒着，她打了一个盹儿，那姑娘就溜了出去又溜了进来。"

"这不大可能，彭宁顿先生，别忘了，她给打了一针分量很重的麻醉剂。而且护士总是很惊醒的，病人醒了她也会醒的。"

"我总感到这很可疑。"彭宁顿说道。

雷斯以带权威的口吻说："我认为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彭宁顿先生，我们已经非常仔细地审查过所有的可能性。结果是十分肯定的——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并没开枪打死多伊尔夫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往别处去找线索。这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的地方。"

"我？"彭宁顿吓了一跳，紧张起来。

"是的。你是死者的亲密朋友，你知道她一生的各种情况，很可能比她的丈夫知道得还要清楚，因为他毕竟还是在几个月以前才认识她的。比方说你可能知道谁同她有怨仇，还有什么人想要把她弄死。"

安德鲁·彭宁顿用舌头舐他那看上去发干了的嘴唇。

"我向你们保证，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知道，林内特是在英国长大的，关于她周围的环境和她的交往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

"可是，"波洛沉思地说，"在这艘船上有人对于干掉多伊尔夫人是很感兴趣的，你别忘了，她曾有一次死里逃生，就在这个地方，一块大圆石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啊！也许当时你并不在场吧？"

"是的，我不在场，我当时正在寺院里面。当然，后来我听说过这件事。好险啊。你不认为那可能是一次偶然事故吗？"

波洛耸耸双肩。

“当时人们会这么想的，可是如今，就有疑问了。”

“是的——是的，当然啰。”彭宁顿用一块精制的绸手帕擦了擦脸。

雷斯上校继续说：“多伊尔先生曾经偶然讲起过，船上有一个人，不是同她个人，而是同她的家庭，有冤仇。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彭宁顿看起来是真的吃惊了。

“不，我不知道。”

“她没同你谈起过这件事吗？”

“没有。”

“你是她父亲的亲密朋友，你想起她父亲的交易活动可能曾经毁掉过一个对手吗？”

彭宁顿绝望地摇了摇头：“想不起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易活动当然是经常有的，可是我想不起曾经有什么人发出过威胁，没有这一类的事。”

“总之，彭宁顿先生，你不能帮助我们啰？”

看来是这样。先生们，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感遗憾。”

雷斯同波洛交换了眼色，然后说：“我也感到遗憾，我们本来还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呢。”

他站了起来，表示会晤就到此结束了。

安德鲁·彭宁顿说：“多伊尔先生躺倒了，我想他会要我来料理一切的，请原谅，上校，事情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就一径开往谢拉尔，明天早上到达

那里。”

“尸体?”

“将移置在一个冷冻间里。”

安德鲁鞠了一个躬,然后离开了房间。

波洛和雷斯又交换了一下目光。

“彭宁顿先生感到很不自在。”雷斯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波洛点了点头,说道:“而且彭宁顿先生扯了一个很愚蠢的谎,为此他很慌张。那块大圆石滚下来的时候,他并不在阿布辛拜勒寺院里。我——moi qui vous parle[①] ——这我可以赌咒,当时我刚从寺院里出来。”

“愚蠢的谎话,”雷斯说,“不过这谎话也很说明问题。”

波洛又一次点了点头。

“可是,目前,”他笑着说,“我们要用巧妙手段来对付他,不是吗?”

“是这样的。”雷斯同意了。

“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可真是彼此完全了解呀。”

这时他们脚底下有一阵震动,传来了一阵隐隐约约嘎吱嘎吱的响声。卡纳克号游轮发动起来,开始往回开向谢拉尔。

“那串珍珠,”雷斯说,“这是另一件必须要弄清楚的事。”

“你有什么打算吗?”

---

① 法语:我对你说。——译注。

“是的，”他看了一下手表，“再过半小时就是午饭时间了，我想在快吃完饭的时候宣布一个通知——我只说珍珠被窃，要求大家在进行搜查的时候留在餐厅里。”

波洛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样设想得很好。不管是谁偷的珍珠，东西总归还在。事先毫无警告地来一番搜查，窃贼就来不及把珍珠扔到水里去了。”

雷斯取了几张纸过来，他低声不无歉意地说：“我想一边继续进行调查，一边把掌握的事实扼要地列一个提纲。这样可以免于头脑混乱。”

“你这样做很好。有条有理，这是很重要的。”波洛回答说。

雷斯用清秀的字体写了几分钟，最后他把他的劳动成果推到波洛面前。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吗？”

波洛拿起了这几张纸，纸上的标题是：

林内特·多伊尔夫人谋杀案

最后见到多伊尔夫人活着的是她的女仆路易丝·布尔热。时间：11：30（大约）。

11：30——12：20之间下列数人有不在现场的证明：科妮莉亚·罗布森、詹姆斯·范索普、赛蒙·多伊尔、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没有别的人了——可是作案的时间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这段时间以后，因为实际上可以肯定作案用的手枪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而当时那枝枪还在她的手提包里。究竟作案用的是不是她的手枪，这有待于

验尸人鉴定子弹以后才能真正确定——可是使用她的手枪可能性是很大的。

案子发生的经过可能是:X(凶犯)目睹了杰奎琳和赛蒙·多伊尔在观景舱里的吵架,并注意到手枪掉到了长靠椅底下。客厅里的人走光以后,X取得了手枪——他(或者她)的想法是,人们会认为谋杀是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干的。根据这个理由,某些人就自然地不受怀疑了:

科妮莉亚·罗布森:因为在詹姆斯·范索普回来寻找手枪以前她是没有机会来取得手枪的。

鲍尔斯小姐:同样的理由。

贝斯纳医生:同样的理由。

注意——范索普不能完全排除怀疑,因为他可能事实上把枪放到口袋里,却宣称找不到手枪了。

在这间隔的十分钟里,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取得手枪。

有谋杀动机的人可能有:

安德鲁·彭宁顿:这是根据他犯有欺诈行为而推测的。有一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推测是正确的,可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明可以向他提出控告。如果大圆石就是他推下来的话,他正是一个一有机会就要干的家伙。很清楚,除了在总的方面是预谋的以外,这次谋杀并不是预先策划的。昨天晚上吵架开了枪,这为凶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作案机会。

对彭宁顿是凶手这一假定的异议:既然手枪构成了对德·贝尔福特不利的有价值的线索,他为什么要把它扔到水里去?

弗利特伍德:动机——报复。弗利特伍德认为他受到林

内特·多伊尔的损害，他可能偷听了吵架，注意到手枪的位置。他取得手枪可能只是因为这枝枪使起来很方便，而不是因为要嫁祸于杰奎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要把手枪扔到水里去的原因。可是，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又要用血在墙上写一个大写字母J？

注意——同手枪一起发现的廉价手帕很可能是属于像弗利特伍德这样的人，而不是有钱乘客中的任何一个人。

罗莎莉·奥特伯恩：我们应该相信范·斯凯勒小姐的见证，还是相信罗莎莉的否认？在当时确实是有一样东西被扔到水里去了，而这样东西据推测就是包在丝绒披肩里的那枝手枪。

应注意的要点：罗莎莉有杀人的动机吗？她可能不喜欢林内特·多伊尔，甚至嫉妒她——可是作为杀人的动机这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由充分的动机，控告她的见证才会使人信服。就我们所知，罗莎莉和林内特·多伊尔之间早先并不相识，也无联系。

范·斯凯勒小姐：包手枪的丝绒披肩是属于范·斯凯勒小姐的。根据她本人所述，她最后见到这条披肩是在观景舱里。晚上她让大家都注意到她丢失了披肩，大家寻找了，可是毫无结果。

披肩怎么会到了X的手中？X是否在晚上早些时候把它偷去了？如果是这话，那又是为什么？没有人事先会知道杰奎琳同赛蒙两人会吵起来的。X是不是在从长靠椅底下取出手枪的时候发现了披肩的呢？可是为什么在寻找披肩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它呢？是不是披肩始终由范·斯凯勒小

姐掌握着呢?那就意味着:是不是范·斯凯勒小姐谋杀了林内特·多伊尔?她指控罗莎莉·奥特伯恩,是不是在故意撒谎呢? 如果她确实谋杀了她的话,她的动机是什么呢?

其他的可能性:

动机是抢劫。可能的,因为珍珠不见了,而林内特·多伊尔昨晚肯定是戴着这串珍珠的。

某人同里奇韦一家有冤仇。有可能,可是还没有证据。

我们知道船上有一个危险人物——一个杀人犯。我们这里有一个杀人犯,有一个被杀。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可是我们必须有证据说明林内特·多伊尔掌握了这个人的情况,而她掌握情况对她本人来说是危险的。

结论:我们可以把船上所有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可能有谋杀动机或有明显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的人,另一组是就我们所知,可以排除怀疑的 。

第一组	第二组
安德鲁·彭宁顿	阿勒顿太太
弗利特伍德	蒂姆·阿勒顿
罗莎莉·奥特伯恩	科妮莉亚·罗布森
范·斯凯勒小姐	鲍尔斯小姐
路易丝·布尔热	贝斯纳医生
(抢劫?)	
弗格森(政治原因?)	里克蒂先生
	奥特伯恩夫人
	詹姆斯·范索普

波洛把纸张推回去。

"你所写的很准确，很确切。"

"你同意吗？"

"同意的。"

"那么你能提供些什么呢？"

波洛一本正经地挺直了腰板。

"我吗，我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手枪扔到水里去？'"

"就这一个问题吗？"

"目前就这一个。除非我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然的话怎么想都没有意思。那就是说——一定要从这一点出发。我的朋友，你会注意到：你总结了我们目前进展到什么地步，可是你并没有试图要解答这个问题。"

雷斯耸耸双肩。

"扔掉手枪是出于惊慌。"

波洛迷惑不解地摇摇头。他捡起了湿透了的包枪用的丝绒，把它放在桌子上展平，这块丝绒又湿又软。他用手指指着烧焦的斑点以及烧穿的洞眼。

"我的朋友，请告诉我，"他突然说，"你比我更通晓武器。如果用这样一块东西把手枪包住，是不是能多少把枪声闷住一些？"

"不，闷不住多少枪声。比方说，这同消声器是不一样的。"

波洛点点头。他继续说："一个男人——当然啰，我指的是一个常常使用武器的男人——会知道这一点的，可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不会知道的。"

雷斯好奇地看着他："可能是不会知道的。"

"不会知道的。也许她读过一些侦探小说，在侦探小说里细节问题总不是讲得非常精确的。"

雷斯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这枝镶着珍珠柄的手枪。

"不管怎么样，这个小玩意儿不会发出多大声音的，"他说，"就是'噗'的一声，不会很响的。周围有别的声响的话，十有八九你根本不会注意到枪响的。"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波洛拿起了手帕，仔细地看了一番。

"是一条男人的手帕——可这不是上等人用的手帕。从伍尔沃思商店买来的便宜货，最多只值三个便士。"

"正是弗利特伍德这种人可能会用的手帕。"

"是的，我注意到了，安特鲁·彭宁顿随身带的是一条非常考究的绸手帕。"

"弗格森呢？"雷斯提出来。

"有可能的，用这样的手帕做做样子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应该是一条带红点或蓝点的大丝手帕。"

"我想这块手帕也许是用来代替手套，握枪的时候就不会留下指纹了。"他接着又有点开玩笑地回了一句，"'脸红的手帕提供的线索'。"

"啊，真是的，相当 jeune fille[①] 的颜色，不是吗？"他把手帕放下，又去研究披肩了，他再次仔细看了一番烧焦的斑点。

---

① 法语：年轻的姑娘。——译注。

“不管怎么说，”他低语说，“这真怪……”

“什么？”

波洛轻轻地说：“Cette pauvre[1]多伊尔夫人。如此安详地躺在那里……头上打穿了一个洞。你还记得她生前的模样吗？”

雷斯好奇地望着他。“你可知道，”他说，“我感到你想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

① 法语：这个可怜的。——译注。

第 十 九 章

有人在敲门。

“进来，”雷斯高声说。

一个侍者进来了。

“请原谅，先生，”他对波洛说，“多伊尔先生想见你。”

“我就来。”

波洛站起来，他走出房间，走上升降口的扶梯，来到散步甲板上，然后沿着甲板走到贝斯纳医生的房间。

赛蒙靠着枕头坐在那里，面孔发红，正在发烧。他显得苦恼不安。

“波洛先生，你能来实在太好了。听着，我有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

赛蒙的脸变得更红了。

"是这样的——是关于杰基的事。我想见见她。你是不是认为——你会不同意吗——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请她到这里来一趟的话,她会不同意吗?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她毕竟还只不过是个孩子——我过去待她太不好了——而且——"他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

波洛颇感兴趣地望着他。

"你想见杰奎琳小姐吗?我去把她叫来。"

"谢谢。你太好了。"

波洛去找杰奎琳了。他发现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缩成一团坐在观景舱的一个角落里。她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可是她并没有在读它。

波洛轻轻地说:"小姐,跟我来一趟好吗?多伊尔先生想见见你。"

她一惊,脸红了——又变得苍白了。她看上去发愣了。

"赛蒙?他想见见我——见见我?"

她不相信,这倒使他很感动。

"你愿意来吗,小姐?"

她像个孩子一样,像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孩子一样,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我——当然愿意。"

波洛走进房间。

"小姐来了。"

她跟在他后面进来了,身子一晃,又站住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响,两眼盯着赛蒙的脸看着。

"你好,杰基。"他也很窘。他接着说:"你来这儿太好了。

我想说——我的意思是——我想说的意思是……”

她打断了他的话。她的话是从嘴里冲出来的——气喘喘地、不顾一切地。

“赛蒙——我没杀林内特。你知道我没干……我——我——昨晚是发疯了。哦，你能原谅我吗？”

现在他说话容易一些了。

“当然。没什么！完全没什么！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想你也许有点担心，你知道……”

“担心？有点？哦！赛蒙！”

“我要见你就是为了这个。一切都很好，你瞧，我的姑娘！你昨晚只是有点太激动了——有点醉了。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哦，赛蒙！我差一点没把你打死！”

“你不会的。用那么一枝破烂玩具手枪是打不死我的……”

“你的腿！也许你再也不能走路了……”

“我说，杰基，别哭鼻子了。我们一到阿斯旺，他们就给我照爱克斯光，把那颗锡做的子弹头取出来，一切就都好了。”

杰奎琳哽咽了两次，她扑了过去，跪在赛蒙的床边，埋头抽泣地哭了起来。赛蒙尴尬地拍拍她的头。他的目光同波洛的目光相遇了。波洛不情愿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房间。

他出去的时候听到断断续续地低语声：

“我怎么会这样着了魔？哦，赛蒙！……我太对不起你

了。"

科妮莉亚正在外边倚着栏杆。她转过脸来。

"哦，波洛先生，是你啊。天气虽然这么好，但事情好像有些糟糕。"

波洛抬头看看天。

"当太阳照耀的时候，你就看不见月亮了，"他说，"可是当太阳没有了的时候呢——啊，当太阳没有了的时候呢？"

科妮莉亚张着嘴。

"对不起，你说什么？"

"小姐，我在说，太阳下山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月亮了。是这样的，不是吗？"

"噢——噢，是的，当然啰。"

她疑惑地望着他。

波洛温和地笑了。

"我在说傻话，"他说，"请不要介意。"

他漫步走向船尾。当他走过隔壁房间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他听到里面传出来片言只语。

"太忘恩负义了——我为你花了那么多心血——你却一点也不体谅你可怜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多么地不好受……"

波洛紧紧抿住了嘴唇。他举起手敲起门来。

室内的人惊呆了，静下来。奥特伯恩夫人的声音在问："谁呀？"

"罗莎莉小姐在吗？"

罗莎莉出现在门口。波洛看到她的模样不禁一惊。她

眼圈发黑，嘴角边有两道线条。

“什么事？”她不客气地问，“你要干吗？”

“小姐，希望有幸同你谈上几分钟的话。愿意来吗？”

她立即绷紧了嘴，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我凭什么要来？”

“小姐，我请求你。”

“哦，我想——”

她跨出房门走到甲板上，随手关了门。

“什么事？”

波洛轻轻扶着她的手臂，领着她继续朝船尾的方向走着。他们经过浴室，转了个弯。船尾部分的甲板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尼罗河在他们身后流向远方。

波洛手肘靠在栏杆上。罗莎莉僵直地站在那里。

“什么事？”她又问了，她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不客气。

波洛逐字推敲着，慢慢地说道：“小姐，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可是我十分怀疑你是否愿意回答我。”

“那么，看来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是完全多余的。”

波洛用一个指头慢慢摸着木栏杆。

“小姐，你习惯于自己的重担自己挑……可是你挑得太久了。这重担变得太沉重了。小姐，对你说来这重担有些受不了啦。”

“我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罗莎莉说。

“我在讲事实，小姐——明明白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用简短的一句话来说，小姐，你的母亲纵酒。”

罗莎莉没有回答。她张着嘴，然后又把嘴闭紧了。她看起来一下子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小姐，你不必说了。让我全说出来吧。在阿斯旺的时候，我就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很有兴趣。我当时就看到，尽管你小心谨慎地故意说着不孝顺的话，可是事实上你却在热情地保护她，使她免受什么责难。我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天早晨我发现你母亲处于明显的酒精中毒的状态，可是早在这之前就知道了。我看得出，更糟的是你母亲的情况是她偷偷地狂饮纵酒，这些情况是很难对付的。你很有毅力地应付了这种处境。然而她像所有偷偷纵酒的醉鬼一样，很狡猾。她设法偷偷地藏着一批酒，不让你知道，直到昨天你才发现藏酒的地方，这我不感到奇怪。昨天夜里，你母亲一睡熟，你就偷偷地把酒库里的存货全都搬了出来，走到船舷的另一边(因为你们那边是靠岸的)，把酒全部扔到尼罗河里去了。"

他停了下来。

"我说的没错吧，对吗？"

"对的——你说的都对。"罗莎莉突然激动地说，"我想我要是不承认就太傻了！可是我不愿意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这种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全船的。这看起来可真好笑——我的意思是说——我。"

波洛替她说完了这句话：

"你是说你竟然被怀疑犯下了谋杀罪真可笑吗？"

罗莎莉点了点头。

然后她又突然说了："我想尽了办法——不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受过挫折。她的书卖不出去了。人们对那些下流的性的描写感到厌烦了。……这使她伤心——使她非常伤心。因此她就开始——开始喝酒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懂她怎么会变得那么古怪。后来我发现了，我想——我想阻止她。她好了一阵子，可是突然重新喝了，她会同别人大吵大闹，这真可怕。"她打了一个冷颤。"我一直在注意着——把她引开……"

"后来——为了这个，她开始不喜欢我了。她——她同我作对。我感到她有时候简直在恨我。"

"Pauvre petite[①]，"波洛说。

她猛然对他发作起来。

"你不必可怜我，不要那么好心肠，你不这样做我还感到好受些。"她叹了一口气——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叹，"我非常疲倦……我简直是疲倦极了。"

"我懂。"波洛说。

"人们认为我这人讨厌。自以为是，暴躁易怒，脾气很坏，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忘记怎么样才能——才能讨人喜欢。"

"我刚才对你说过了，你一个人独挑重担，挑的时间太长了。"

罗莎莉慢慢地说："把这些说出来——解除了一个重担。波洛先生，你——你一直待我很好。可是我常常待你很不礼貌。"

---

① 法语：可怜的孩子。——译注。

“La politesse[1]，朋友之间没有必要。”

她脸上突然又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你会——你会告诉所有的人吗？我想你不得不告诉大家，因为我把那些该死的酒瓶扔到水里去了。”

“不，不，这没有必要。你只要告诉我想知道的。那是什么时候？一点十分？”

“我想大概是那个时候。我记得不清楚。”

“小姐，现在请告诉我。范·斯凯勒小姐看见你了，你看见她没有？”

罗莎莉摇摇头。

“没有，我没有看见她。”

“她说是从她房间的门口朝外看的。”

“我想我是不会看见她的。我只是沿着甲板看了一看，又朝外看了看河。”

波洛点点头。

“你沿着甲板看过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任何人？”

一阵沉默——相当长时间的沉默。罗莎莉皱着眉头。她似乎在认真地思索。

最后她十分果断地摇摇头。

“没有，”她说，“我什么人也没看见。”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点点头。可是他的目光显得很严肃。

① 法语：礼貌。——译注。

第二十章

人们以一种克制的态度稀稀拉拉地慢步走进餐厅。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急于坐下来吃东西，就是一种幸灾乐祸冷酷无情的表现。乘客们几乎都是以一种内疚的表情逐个地在餐桌前坐下。

蒂姆·阿勒顿是在他母亲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才到的。他看起来脾气坏透了。

“我真希望我们没来作这次倒霉的旅行。”他咆哮着说。

他母亲悲伤地摇着头。

“哦，亲爱的，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漂亮的姑娘！她死得太不应该了。居然有人会这么残忍地开枪打死她。有人会干这种事，我真感到可怕。另外一个姑娘也真可怜。”

“杰奎琳吗？”

“是的，我真为她感到难过。她看起来很不好受。”

"这对她是个教训，再也别随便玩弄小手枪了。"蒂姆一边取过奶油，一边无动于衷地说。

"我料想她小时候一定没有受到好教养。"

"哦，看在上帝面上，母亲，别像个好心的妈妈那样看待这件事了。"

"蒂姆，你今天脾气很不好，真令人吃惊。"

"是的，我脾气不好。在这种场合谁会有好脾气呢？"

"我就看不出究竟为什么要发脾气。这件事只不过是实在令人伤心罢了。"

蒂姆忿忿地说："你的观点真有些罗曼蒂克！你似乎没有意识到，牵连到一件谋杀案里面去可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

阿勒顿太太看起来有点吃惊了。

"可是当然——"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是当然'好说的。这条该死的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怀疑的对象——你和我，同其他所有的人都一样。"

阿勒顿太太提出了异议："我认为从技术上说来我们都是——可是事实上这真荒唐！"

"就谋杀案而言，没有什么会被认为是荒唐的！亲爱的妈妈，你尽管可以坐在那里做出一副品德高尚、诚实正直的样子，可是谢拉尔和阿斯旺那一帮令人讨厌的警察，可不会轻易相信你的外表。"

"也许我们到达那里以前就会真相大白了。"

"怎么会呢？"

“波洛先生会破案的。”

“那个老骗子吗？他什么也发现不了的。他能说会道，他有一把胡子，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是。”

“呃，蒂姆，”阿勒顿太太说，“也许你说得对，就算是那样吧，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总是无法避免的了，既然如此，我们还不如尽量快快活活地来经历这一切吧。”

可是她儿子抑郁不欢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减轻。

“还有，那串该死的珍珠不见了。”

“林内特的珍珠？”

“是的，看来有人把它偷去了。”

“我想这就是谋杀的动机。”阿勒顿太太说。

“为什么呢？你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混为一谈了。”

“谁告诉你珍珠不见了？”

“弗格森。他从他那个在机房里工作的大老粗朋友那里听到的，他的朋友是从女仆那里听到的。”

“那是一串很好看的珍珠。”阿勒顿太太说。

波洛向阿勒顿太太欠身致意，在桌前坐下。

“我迟到了一会儿。”他说。

“我知道你一直很忙。”阿勒顿太太回答说。

“是的，我一直没空过。”

他向侍者要了一瓶刚开瓶的酒。

“我们的兴趣很广泛，”阿勒顿太太说，“你总是喝葡萄酒，蒂姆喝威士忌加苏打，而我呢？各种牌子的矿泉水都要逐个尝尝。”

“Tiens[①]！”波洛说，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地说：“这是一种想法……”

然后，他不耐烦地耸耸双肩，摆脱了那突然而来使他心烦意乱的念头，他开始轻松地谈起别的事情。

“多伊尔先生伤得厉害吗？”阿勒顿太太问道。

“是的，伤势很重。贝斯纳医生迫不及待地要赶到阿斯旺，给他的腿透视一下，把子弹取出来。他希望这不会造成终身瘸腿。”

“可怜的赛蒙，”阿勒顿太太说，“昨天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快活的一个小伙子，世界上能有的东西他都有了。可是如今他漂亮的妻子被杀了，他自己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我真希望，虽然——”

阿勒顿太太没说下去，波洛就问了：“太太，你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他对那可怜的小姑娘没有生很大的气。”

“生杰奎琳小姐的气吗？恰巧相反，他非常为她着急。”

他转向蒂姆。

“你可知道，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微妙的问题。杰奎琳小姐一直不停地跟踪着他们，他简直给气疯了；可是如今她毫不含糊地向他开了一枪，把他打伤得很厉害——可能会使他终身残废——他的气却似乎烟消云散了。你能理解吗？”

“能，”蒂姆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我能理解的。首先这事

---

① 法语：的确！——译注。

使他很难堪——”

波洛点点头：“说得对。这损伤了他男子汉的尊严。”

“可是如今——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问题，如今是她被弄得很难堪。大家都责怪她，所以——”

“他就可以宽宏大量地饶恕她了，”阿勒顿太太替他说完了这句话，“男人可真像孩子一样！”

“女人总是这么说，可这根本不是事实。”蒂姆嘀咕着说。

波洛微笑着。接着他对蒂姆说：“告诉我，多伊尔夫人的表妹，乔安娜·索思伍德小姐，可像多伊尔夫人？”

“你有点搞错了，波洛先生。她是我的表妹，是林内特的朋友。”

“啊，请原谅——我给搞糊涂了。这位小姐的名字经常见报。我一直对她很感兴趣。”

“为什么？”蒂姆不客气地问道。

波洛微微一欠身向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打招呼，杰奎琳这时刚进来，经过他们的餐桌旁，来到自己的桌前。她脸颊发红，双眼发亮，呼吸有点急促。波洛重新坐下来以后似乎忘记了蒂姆的问题。他含糊地低声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戴着贵重珍珠的年轻女士们都会像多伊尔夫人那么粗心。”

“那么说来那串珍珠确实是被偷了？”阿勒顿太太问。

“太太，谁告诉你的？”

“弗格森说的。”蒂姆主动回答。

波洛严肃地点点头。

“这是事实。”

“我想，”阿勒顿太太紧张地说，“对我们大家说来这将意味着很大的不愉快。这是蒂姆说的。”

她的儿子绷着脸，可是波洛还是转向了他。

“啊！也许你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吧？你曾经在一个刚被抢劫过的房子里呆过吧？”

“从来没有过。”蒂姆说。

“噢，有过的，亲爱的，你在波塔林顿家里的时候，那个讨厌的女人的钻石失窃了。”

“真没办法，你总是把事情搞错，母亲，我在那儿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发现戴在她胖脖子上的那串钻石是假的！很可能是在几个月以前那串真钻石就被换掉了，事实上许多人都说那是她自己干的！”

“我猜这是乔安娜说的。”

“乔安娜不在场。”

“可是她跟她们很熟，很可能她会这样向她们暗示的。”

“母亲，你总是对乔安娜有成见。”

波洛急忙转了话题。说他打算到阿斯旺的一家店里去好好买一样东西。到一家印度商人的铺子里去买一些漂亮的紫色绣金的料子。当然了，这是要付税的，可是——

“他们对我说，他们能够——怎么说呢？——他们能给我帮个忙运走。花费并不太大。你认为怎样，货物能安全到达吗？”

阿勒顿太太说据她听说，许多人在那种店里买了东西，由商店直接把货送到英国，每样东西都是平安到达的。

"Bien[①]，那么我也这样办了。可是一个人出国旅行的时候，如果有包裹从英国寄出来，那就有麻烦了。你们有过这种经历没有？你们这次出来旅行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包裹？"

"我想没有吧，是不是，蒂姆？你有的时候收到一些书，当然了，寄书是没有麻烦的。"

"是啊，没有麻烦，书可不一样。"

大家都用过点心了。突然，事先一点也没有警告，雷斯上校站起来讲话了。

他谈到了案情，并宣布了那串珍珠的被窃。立即要进行一次全船的搜查，如果全体乘客都肯留在餐厅里等搜查结束再离开，他将非常感谢。在这之后，如果乘客们同意的话，他相信他们是会同意的，要对他们本人进行一次搜身。

波洛敏捷地向他身旁走去。他们周围是一阵嗡嗡的喧闹声，说话的声音有怀疑的、愤怒的、激动的……

雷斯刚打算离开餐厅的时候，波洛来到了雷斯的身边，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话。

雷斯听着，点点头表示同意，招呼一个侍者走过来。他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同波洛一起走了出来，来到甲板上。他随手把门带上。

他俩靠着栏杆站了一两分钟。雷斯点了一支香烟。

"你的主意不坏。"他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究竟这里面有什么鬼没有。我给他们三分钟。"

---

① 法语：好哇。——译注。

餐厅的门打开了，他们吩咐过的那个侍者出来了。他向雷斯敬礼，然后说："先生，很对。有位小姐说有急事要同你讲，一点也不能拖延。"

"哦！"雷斯脸上流露出满意的表情，"是谁？"

"是鲍尔斯小姐，先生，那位护士小姐。"

雷斯的脸上显得有点惊奇。他说："把她带到吸烟室来，不要让其他人离开。"

"他们不会离开的，先生——另一个侍者会看着的。"

他又走进了餐厅。波洛和和雷斯朝吸烟室走去。

"呃，鲍尔斯？"雷斯喃喃自语地说。

他们刚刚进入吸烟室，那个侍者就带着鲍尔斯小姐来了。他把她领进来以后就离开了，随手把门关上。

"怎么样，鲍尔斯小姐？"雷斯上校对她看着，问道，"有什么事？"

鲍尔斯小姐看上去和往常一样地镇静、从容。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激动的情绪。

"请原谅我，雷斯上校，"她说，"在目前这种场合下，我想还是立即找你谈谈，"——她打开她那精巧的黑色手提包——"并且把这个还给你。"

她取出一串珍珠，把它放到桌子上。

第二十一章

如果鲍尔斯小姐是那种以引起轰动为乐的女人的话，她这一举动的结果一定会使她如愿以偿。

雷斯上校的脸上流露出极为吃惊的表情，他从桌子上拿起了那串珍珠。

“这太不寻常了，”他说，“鲍尔斯小姐，请你解释一下可好？”

“当然啰，我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解释一下，”鲍尔斯小姐在椅子上舒服地坐了下来。“起初要我作出决定怎么办才好，自然是很困难的。那个家庭自然是对各种丑闻都反感的，他们信赖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如今的情况很不寻常，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当然等一会儿你在房间里找不到什么的话，你下一步就要对乘客进行搜身了。如果发现珍珠在我身上的话，那会很尴尬的，不管怎样，真相总会暴露出

来。"

"可是到底什么是真相?你从多伊尔夫人的房间里把珍珠拿出来的吗?"

"噢,不是的,雷斯上校,当然不是。是范・斯凯勒小姐拿的。"

"范・斯凯勒小姐。"

"是的,她忍不住要这样做的,你知道,可是她确是——呃——拿别人的东西,特别是珠宝。我总是跟她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其实我跟着她并不是为了她的健康,而是为了她这种怪癖的缘故。我时刻保持警惕,幸运的是自从我跟她在一起以来还未曾有过什么麻烦事。你知道,我只要小心提防就行了。她总是把拿来的东西藏在同一个地方——卷在一双袜子里面——因此这很简单,我每天早上看一看就行了。当然我很惊醒,我总是睡在她的隔壁房间,如果住旅馆的话,两个房间之间相通的门总是开着的,因此有什么声音,我总是能听到的。她要去拿东西我就去追她,劝她去睡觉。当然在船上要困难些。可是她通常不是晚上做这种事,多数情况是她看到别人遗忘的东西就捡起来。当然啰,珍珠对她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的。"

鲍尔斯小姐不说下去了。

雷斯问:"你怎么发现她拿了这串珍珠?"

"今天早上那串珍珠在她的袜子里。当然我知道这是谁的。我经常注意到它。我去把它放回去,希望多伊尔夫人还没醒来,还未发现失去了珍珠。可是一个侍者站在那里,他告诉我发生了谋杀案,没有人可以进去。因此,你瞧,我真是

骑虎难下了。可是我仍然希望能在人们发现它失窃之前溜进去把它放回去。我向你保证，我今天上午日子很不好过，想着怎么办才好。你瞧，范·斯凯勒这一家多么孤芳自赏。如果这件事给登到报上那可不行。没有必要那样做，不是吗？"

鲍尔斯小姐看起来真的着急了。

"那要看情况，"雷斯上校谨慎地说，"当然我们将尽力而为。范·斯凯勒小姐对此事会怎么说？"

"哦，她当然会否认的。她总是否认的。说哪个坏家伙把它放在那儿的。她从不承认拿别人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及时抓住她，她会像一只小羊一样地去睡觉，说她刚走出来赏月来着，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罗布森小姐知道这个——呃——这个弱点吗？"

"不，她不知道。她母亲是知道的。可是她是个非常淳朴的姑娘，她母亲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让她知道。我来对付范·斯凯勒小姐还是行的。"这位能干的鲍尔斯小姐又补充一句。

"小姐，你及时地来找我们，我们必须向您表示感谢。"波洛说道。

鲍尔斯小姐站了起来。

"我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我的希望。"

"放心吧，你做得对。"

"你要知道，这里面还牵涉到一桩谋杀案——"

雷斯上校打断了她的话。他说话的口气很严肃。

"鲍尔斯小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要向你强调说明，

你必须说实话。范·斯凯勒小姐精神有些不正常，到了有盗窃癖的地步，她是不是还有杀人狂的倾向？”

鲍尔斯小姐马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哦，天啊，不！没有这种事。这我完全可以担保。这位老小姐连一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

回答得如此肯定，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问的了。然而波洛还是提了一个小问题。

“范·斯凯勒小姐有耳聋毛病吗？”

“事实上是有的，波洛先生。可是并不严重到会引起你的注意，我是说，如果你同她说话，她并不聋。可是当你进入房间的时候她经常是听不见的。”

“多伊尔夫人的房间就在她房间隔壁，如果有人在里面走动，你认为她听得见吗？”

“哦，我认为她听不见——一点也听不见。你要知道她的床在房间的另一头，并且不是靠墙的，不，我认为她什么也听不见。”

“谢谢你，鲍尔斯小姐。”

雷斯说：“是不是请你回到餐厅同其他人一起等着，好吗？”

他给她开了门，看着她走下扶梯，进入餐厅。然后他关上门，回到桌旁。波洛已经拿起了那串珍珠。

“呃，”雷斯板着脸说，“反应倒很快。这个头脑非常冷静的狡猾的青年女子——完全能够继续向我们隐瞒的。如果她认为合适的话，她可以隐瞒得更久些。现在该怎么来看玛丽·范·斯凯勒小姐？我认为我们不能把她从嫌疑犯名单

里排除掉。要知道，她可能为了攫取这些珠宝而犯下了谋杀罪。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护士的话，她为这个家庭效劳是全心全意的。"

波洛点头表示同意。他正在忙着用手指一个个拨弄着珍珠，把它们举起来放到眼前看着。

他说："我认为讲到那位老小姐的情况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她确实从房间里朝外边看过，她确实看见了罗莎莉·奥特伯恩。可是我认为她并没有听到林内特·多伊尔房间里有什么声响或是有什么人。我认为她只是从她的房间里朝外偷看，准备溜出去好去偷珍珠。"

"而那时奥特伯恩家的姑娘正在那里？"

"是的，正在那里把她母亲的秘密藏酒扔到水里去。"

雷斯上校同情地摇摇头。

"是这么一回事！对年轻姑娘说来是很不幸的。"

"是的，她的生活一直是很不快活的。Cett pauvre petite Rosalie[①]。"

"嗯，我很高兴事情澄清了。她没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吗？"

"我问过她了。她，过了二十秒钟以后，回答说她没有看到任何人。"

"哦？"雷斯脸上露出了警觉的表情。

"是的，这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暗示。"

雷斯不慌不忙地说："如果林内特·多伊尔是在一点十

① 法语：这个可怜的小罗莎莉。——译注。

分左右，或是船上安静下来以后的任何时候被枪杀的话，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怎么会没有人听到枪声。我承认这样的一枝小手枪发出的声音不会很大，可是那时船上非常安静，任何声音，哪怕是轻轻的'噗'的一声，也会被听见的。可是现在我开始了解得清楚些了。她前面的房间是空着的——因为她丈夫在贝斯纳医生房间里。她后面的房间里住的是那个耳聋的范·斯凯勒小姐。剩下的就只有——"

他没说下去，期待地望着波洛，波洛点了点头。

"只有在船另一边的隔壁房间了。也就是说——彭宁顿。我们似乎总要回到彭宁顿这里。"

"我们很快就要掉头来对付彭宁顿了，就要和他开门见山地干了！啊，我是要过过这个瘾的。"

"眼下我们最好还是着手搜查全船。寻找珍珠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尽管珍珠已经还出来了，可是鲍尔斯小姐是不大会嚷开这件事的。"

"啊，这串珍珠！"波洛把它举起来又照着亮处看一看。

他伸出舌头，舐了舐珍珠，他甚至用牙齿小心地咬了咬其中的一颗。然后，他叹了口气，把它扔到桌子上。

"我的朋友，事情更复杂了，"他说，"我并不是珠宝专家，可是我过去曾同珠宝多次打过交道，我对我所说的话还是很有把握的。这串珍珠只不过是个很巧妙的仿造品。"

第二十二章

雷斯上校急躁地骂开了：

“这个倒霉的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他拿起那串珍珠。“你没有搞错吧？我看不出有问题。”

“这些珠子是极高明的仿制品——是这样。”

“我们从这些假珠子上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林内特·多伊尔该不会故意去做一串仿制的珍珠，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带假珍珠上船。很多女人会这样做的。”

“我想，假如这样，她丈夫应该知道。”

“她可能并没有告诉他。”

波洛不满意地摇摇头。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上船后的第一个晚上，多伊尔夫人的珍珠使我赞赏不已——那种奇妙的色泽和光彩。我可以肯定，她那时戴的是真的珍珠。”

"我们这就可以设想出两种可能性。第一，范·斯凯勒小姐是在别人偷走真的珍珠之后才偷了这串假珍珠。第二，盗窃癖的故事完全是编造的。要不鲍尔斯小姐是个盗窃犯，她匆匆编造出那个故事，并且交出假珍珠以减轻嫌疑；要不就是她们一伙全都参加作案。这就是说，她们是一伙狡猾的珠宝窃贼假装成一家美国上等家庭。"

"是啊，"波洛低声说，"这很难说。但是我要给你指出一点——要做出一个和那串珍珠完全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包括项链扣等等，要相似得能骗得过多伊尔夫人，这需要高度熟练的技术。它不可能匆匆忙忙地做出来。不管谁去复制那些珍珠，都需要有一个仔细研究原物的机会。"

雷斯站起来。

"现在再推测下去也无济于事。让我们继续干起来吧。我们必须找到真的珠子。同时我们还得睁大眼睛处处留神。"

他们先检查下层甲板上的客舱。里克蒂先生的舱房里有用各国文字写的考古学著作，各种各样的衣服，香味极浓的发水和两封私人信件——一封是一支考古工作队从叙利亚寄来的，一封显然是他在罗马的妹妹寄给他的。他的手帕全都是花绸的。

接下来他们检查弗格森的舱房。

舱房里有一些激进派的宣传印刷品，不少照片，塞缪尔·巴特勒[1]的《埃瑞璜》和简装本的佩皮斯[2]的《日记》。他

① 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译注。

② 佩皮斯(1633－1703)，英国官员，以其日记著称。——译注。

私人的东西不多。他的外衣大半是又破又脏;而内衣则真正是高质量的。他用的是昂贵的麻纱手帕。

“这是有趣的不一致之处。”波洛低声说。

雷斯点头:“完全没有私人证件、书信,等等。这很奇怪。”

“是啊,这就需要好好地想一想。弗格森先生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他深思地看着他手里拿的私章戒指,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原来的地方。

然后他们到路易丝·布尔热的舱房去。这个女仆要等其他旅客吃完之后才去吃饭。但是雷斯已经通知人先去把她带到其他旅客那里去。一个侍者来找他们。

“对不起,先生,”他道歉说,“我到处都找不到这个年轻女人。我想不出她会在什么地方。”

雷斯朝舱房里看。里面没有人。

他们走上上层甲板,并从右舷开始。第一间是詹姆斯·范索普的舱房。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范索普先生行李不多,但是他的东西都是质地优良的。

“找不到信件,”波洛沉思地说,“我们的这位范索普先生很仔细,他把来往信件都销毁了。”

接下来他们到蒂姆·阿勒顿的舱房去,就在隔壁。

在这里有一些能表现出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思想倾向的东西——精美的三摺圣像和一串雕工精细的木质念珠。除了私人衣服之外,有一部写完一半的手稿,稿子笔迹潦草、注释颇多;还有不少的书,大半是新近出版的。另外还有一些随便扔在抽屉里的信件。波洛对于阅读别人的信件向来

是满不在乎的，他大致看了一遍，注意到其中没有乔安娜·索思伍德的来信。他拿起一管塞固丁胶水，心不在焉地抚摩了一两分钟，然后说："让我们去检查下一间舱房吧。"

"没有找到伍尔沃思廉价商店出售的手帕。"雷斯报告说，他把抽屉里的东西放回原处。

下一间是阿勒顿太太的舱房。舱里十分整洁。飘荡着老式的熏衣草香味。他们两人很快就检查完毕。雷斯走出这间舱房时说："她真是个有教养的女人。"

接下来是赛蒙·多伊尔用来作更衣室的舱房。他随身用的东西——睡衣、梳妆用具等等——都搬到贝斯纳的舱房里去了，但是其余的东西仍然在这里——两个大号皮手提箱和一个长帆布袋，衣橱里还有些衣服。

"我的朋友，这里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波洛说，"因为那个窃贼很可能把珍珠藏在这里。"

"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有哇。你想一想！那个窃贼，不管他或者她是谁，知道迟早会进行搜查，因此把赃物藏在他或她自己的房间里是极为愚蠢的。藏在公用的房间也会有其他的困难。可是这间舱房情况不同，它的主人不大可能到这里来，如果在这里找到珍珠，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窃贼。"但是经过了一丝不苟的搜查，他们并没有发现失去的项链的任何踪影。

波洛轻轻地自己说了声"Zut[①]！"然后他们又走上甲板。

① 法语：去他的！——译注。

林内特·多伊尔的舱房自从尸体搬走以后一直是锁上的，但是雷斯随身带着钥匙。他把门打开，两人走了进去。

除了尸体搬走以外，这间舱房完全保持着那天早晨时的原状。

“波洛，”雷斯说，“如果这里能找到什么东西，看在上帝分上，你就去找吧！如果有谁能找到什么，那个人就是你——这我知道。”

“这一回你指的不是珍珠吧，mon ami[1]？”

“说得对。主要是指凶手。我今天早晨可能有查漏了的地方。”

波洛从容而熟练地进行搜查。他跪着一英寸、一英寸地仔细检查地板，再检查床。他很快地检查衣橱和五斗橱，检查大衣箱和两个精致的手提箱，又检查了昂贵的镶金化妆用品盒。最后他的注意力转到脸盆架上，架子上有各种面霜、香粉、净肤乳。但是惟一使波洛感兴趣的东西似乎是两个贴着“指甲油”标签的小瓶。最后他把这两个瓶子拿到梳妆台上。贴着“玫瑰红指甲油”标签的那个瓶子是空的，瓶底还有一两滴深红的液体。另外一个瓶子同样大小，上面贴着“深红指甲油”的标签，里面几乎是满的。波洛先打开空的那瓶，再打开满的那瓶，然后仔细地闻这两个瓶子。

一阵水果糖似的气味弥漫房间。他做了个鬼脸，盖上瓶盖。

“找到了什么东西？”雷斯问。

---

[1]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波洛用一句法国谚语作答："On ne prend pas les mouches avec le vinaigre[①]。"然后他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我们运气不佳。那个凶手不肯助人为乐。他没有给我们留下袖口链扣、香烟头、雪茄烟灰——如果是女人的话，她没有留下手帕、唇膏或是发夹。"

"只留下指甲油？"

波洛耸了耸肩："我一定要去问问那个女仆。这里面——是的——有点奇怪。"

"我真想知道那个姑娘究竟哪里去了。"雷斯说。

他们两人走出舱房，随手锁上房门，然后到范·斯凯勒小姐的舱房去。

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有钱人用的各种东西，豪华的梳妆用品，优质的皮箱，一些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私人书信和证件。

下一间是波洛住的双间房舱，再过去是上校的舱房。"珠子不大可能藏在这两间舱房中的任何一间里。"上校说。

波洛表示异议。"那不一定。有一次我在东方快车上调查一件谋杀案。案中有一件红色的日本式女晨衣。这件晨衣不见了。可是它一定是在列车上。后来我找到了——你猜在哪里？在我锁着的手提箱里！啊！这太无礼了！"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回是否有人对你或是对我无礼。"

可是偷珠贼并没有对赫尔克里·波洛或是雷斯上校无

---

① 法语：用醋粘苍蝇办不成事。——译注。

礼。

他们转过船尾，去十分仔细地搜查鲍尔斯小姐的舱房，可是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她的手帕是素麻纱的，上面绣有姓名的开头字母。

接下来是奥特伯恩母女的舱房。在这里波洛又一次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搜查，但是一无所获。

下一间是贝斯纳的舱房。赛蒙·多伊尔躺在那里，他旁边有一托盘没有吃过的食物。

"我身体不舒服。"他抱歉地说。

他好像在发烧，情况比那天早些时候坏得多。波洛懂得为什么贝斯纳急于要把他尽快送到医院去精心治疗。这位小个子比利时人说明他们两人的来意，赛蒙点头认可。当赛蒙听到珍珠由鲍尔斯小姐归还，但证明是仿制品时，他惊讶不已。

"多伊尔先生，你能肯定你的夫人没有一串仿制的珍珠，并且肯定她带上船的不是仿制品而是原物吗？"

赛蒙坚决地摇头。

"不会的。这一点我能肯定。林内特喜爱那些珍珠，她到哪里去都戴着。珍珠各种险都保足了，我想她因此对那串珍珠有点漫不经心。"

"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搜查。"

他着手打开抽屉，雷斯从手提箱下手。

赛蒙瞪着眼睛看着："喂，你们肯定不会疑心老贝斯纳偷珍珠吧？"

波洛耸了耸肩。

“这可说不定。关于贝斯纳医生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呢？无非是他自己说的那些。”

“可是他如果把珠子藏在这里，不可能不让我看到。”

“如果他今天把东西藏起来，不可能不让你看到。可是我们不知道掉包的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可能在几天之前就掉了包。”

“这我从来没想过。”

但是这次搜查毫无收获。

下一间舱房是彭宁顿的。这两个人费了一些时间去搜查。波洛和雷斯两人特别去仔细检查了一箱子法律和商业文件，这些文件大部分需要林内特签字。

波洛沮丧地摇了摇头：“这些文件看起来似乎是诚实而正大光明的。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虽然如此，可这个人不是个天生的傻瓜。假如那里面有一件对他有损害的文件——律师授权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肯定会首先把它销毁。”

“对，是这样。”

波洛从五斗橱的最上面抽屉里拿出一枝大型科尔特牌左轮手枪，朝它看看又放回原处。

“啊，看起来现在仍然有人带着手枪旅行。”他喃喃地说。

“是啊，也许有些启发。尽管如此，林内特·多伊尔并不是让这种大口径手枪打死的。”雷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知道，关于你说的把枪从船上扔进水里的论点，我想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假定凶手的确把手枪留在林内特·多

伊尔的舱房里，假定另外有个人——某个第二者——把枪拿走扔进河里，你看有这个可能吗？"

"对，这是可能的。我也曾想到过。但是这会引起一连串问题。谁是这个第二者？他有什么利害关系要把手枪拿走来庇护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这个第二者在那里干些什么？我们所知道的走进过舱房的惟一的另一个人是范·斯凯勒小姐。可能设想是范·斯凯勒小姐把手枪扔掉的吗？她为什么要庇护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要把手枪扔掉呢？"

雷斯建议说："她可能认出那块披肩是她的，她担心害怕了，因此就把一整包东西扔进水里。"

"扔掉披肩，也许可能；可是她会把手枪也扔掉吗？尽管如此，我同意这是一个可能的解答。可是这有些——bon Dieu[①]！这有些笨拙。至于披肩，有一点你仍然没有明白——"

当他们走出彭宁顿的舱房时，波洛建议雷斯去搜查其余的舱房，杰奎琳的、科妮莉亚的和尽头处的两间空舱房，而他自己则去和赛蒙·多伊尔说几句话。因此他沿着甲板朝回走，重新走进贝斯纳的舱房。

赛蒙说："你看，我一直在想。我完全可以肯定那些珍珠昨天并没有出问题。"

"为什么，多伊尔先生？"

"因为林内特——"说到他妻子的名字时他有些畏缩，

① 法语：天哪！——译注。

“在吃晚饭前把珠子拿在手里一颗颗看过，而且谈论过这些珠子。她对珍珠有些懂得。如果是假的，我可以肯定她会看出来。”

“不过那些珠子是很高明的仿制品。请问，多伊尔夫人有让那些珠子离开她手的习惯吗？比如说，她把珍珠借给朋友过吗？”

赛蒙脸上发红，感到有些窘。

“你知道，波洛先生，这我很难说……我，我，你知道，我和林内特相识时间不长。”

“啊，不长，你们演的是快速浪漫史。”

赛蒙接着说：“因此，真的，那种事情我是不会知道的。可是林内特非常慷慨大方，我想她可能会把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比方说，”波洛的声音很平静，“她从来没有，比方说，把珍珠借给德·贝尔福特小姐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赛蒙的脸涨得通红，他想坐起来，但痛得退缩，又倒下去。“你的意思是指什么？你是说杰基偷了珍珠？她没有。我发誓她没有。杰基非常正派。说她是贼，这个想法就是可笑，绝对可笑。”

波洛朝他看着，脸色温和，两眼闪光。“啊呀呀呀呀！”他出人意料地说，“我的设想可捅了马蜂窝了。”

赛蒙固执地重复说着，不为波洛的轻松声调所动，“杰基是正直的！”

波洛记起了他在阿斯旺尼罗河边听到的一个姑娘的声音，这声音说：“我爱赛蒙，他也爱我……”

他曾经很想知道，那天夜里他听到的三个人的谈话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据他此时看来，杰奎琳的话似乎最接近于真实。

房门打开，雷斯走了进来。

“什么也没找到，”他不高兴地说，“好吧，我们也没有指望找到什么。我看见侍者正走来报告搜查乘客的情况。”

一个男侍者和一个女侍者来到房门口。男的先说：“没查到什么，先生。”

“先生们中间有谁吵闹吗？”

“只有那位意大利先生。他吵闹了一顿。说这是侮辱——诸如此类的话。他身上还有一枝枪。”

“什么样的枪？”

“毛瑟25自动手枪，先生。”

“意大利人脾气急躁，”赛蒙说，“里克蒂在瓦迪哈勒法时，只不过因为一封电报出了错就闹个没完。为了这件事他对林内特极端粗鲁。”

雷斯转身朝着女侍者。她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女人。

“那些女士们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先生。她们吵闹得很厉害——除了阿勒顿太太，她真是再好不过的了。珍珠毫无踪影。顺便说一下，那位年轻女士，罗莎莉·奥特伯恩小姐，她手提包里有一枝小手枪。”

“什么样子的？”

“是支非常小的，先生，枪柄是珍珠母的。是种玩具。”

雷斯睁大眼睛。“让这件案子见鬼去吧，”他低声说，“我原来想我们对她可以解除怀疑，可是现在，难道在这艘该死

的船上,每个姑娘都随身带着珍珠母柄的玩具手枪吗?"

他突然向女侍者发问:"在你找到手枪的时候,她流露出什么感情吗?"

这女人摇摇头:"我想她并没有注意。我检查手提包时是背朝着她的。"

"尽管如此,她一定知道你看到那枝手枪了。哦,真叫我弄不明白。那个女仆呢?"

"我们整条船都找遍了,先生。我们哪里也找不到她。"

"你们说什么?"赛蒙问。

多伊尔夫人的女仆——路易丝·布尔热,她失踪了。"

"失踪了?"

雷斯若有所思地说:"可能是她偷了珍珠,她这个人有许多机会可以去做一个复制品。"

"然后,当她发现在着手进行搜查,她就从船上跳进河里?"赛蒙帮着出主意。

"别胡扯,"雷斯烦躁地回答,"一个女人不可能在大白天从这样的船上跳到水里去而不让人知道。她一定是在船上的什么地方。"他又问女侍者:"最后看见她是在什么时候?"

"在午饭铃响之前大约半小时,先生。"

"不管怎样,我们去看看她的舱房,"雷斯说,"也许可能找到点什么线索。"

他带头朝下层甲板走去。波洛跟在他后面。他们打开房门,走进房间。

路易丝·布尔热的职业是把别人的东西弄得井井有

条，可是对于她自己的东西，她却懒得收拾。零零碎碎的东西胡乱放在五斗橱上面；一个手提箱开着，衣服挂在箱子边上，使盖子关不上；内衣邋遢地挂在椅子边上。

当波洛用敏捷利索的手指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时，雷斯仔细检查手提箱。

路易丝的鞋子在床前的地上。其中的一只，黑漆皮的，角度有些异乎寻常，几乎是悬空的。这奇怪的现象引起了雷斯的注意。

他关上手提箱，弯下身看那双鞋。突然，他一声尖叫。

波洛急忙转身。

“Qu'est—ce qu'il y a?”①

雷斯严厉地说：“她没有失踪。她在这里——在床底下。……”

① 法语：这里有什么？——译注。

第二十三章

路易丝·布尔热的尸体躺在她舱房里的地板上。那两个人俯身看着尸体。

雷斯首先直起身来。

"照我看，她死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去请贝斯纳来断定。一刀刺进心脏。我设想她是立即死亡的。她的样子很难看，不是吗？"

"很难看。"

波洛摇头，有点发抖。

黑皮肤、猫也似的脸好像由于惊讶和忿怒而抽搐，嘴唇收缩，露出牙齿。

波洛又慢慢地俯身提起死者的右手。手指之间露出点东西。他扳开手指把它拿出来，递过去给雷斯看。那是一角扯碎的薄纸片，颜色粉红而略带紫色。

“你看这是什么?”

“钞票。”雷斯说。

“我猜想是一千法郎钞票的一角。”

“好吧,事情经过很清楚,”雷斯说,“她知道一些情况——她用她所知道的情况来向凶手勒索。我们早就觉得她今天早上不大老实。”

波洛大声喊道:“我们太傻了,——太愚蠢了!我们那时候就应该知道了。她那时候是怎么说的?‘我能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我当时在甲板下面。当然,假如我当时睡不着,假如我走上了扶梯,那么也许我可能看见那个凶手,那个魔鬼,走进或者走出夫人的房间,可是情况是——’当然,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她的确上过楼梯。她的确看见有人悄悄溜进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或是从房间里走出来。而由于她贪财,贪财得失去理智,她现在躺在这里——”

“而我们却并没有能进一步弄清是谁杀了她。”雷斯厌恶地把波洛的话说完。

波洛摇了摇头:“不,不。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多了。我们知道,我们几乎一切都知道了。只不过我们所知道的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然而事情的经过一定是那样的。我只是不明白。哼!我今天早上真傻!我们觉得——我们两人都觉得——她保留了一些东西没有说出来,可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目的是要去敲诈勒索。”

“她一定是直截了当地要封嘴钱,”雷斯说,“用威胁的手段要钱。凶手被迫答应她的要求。用法国钞票付钱给她。是不是这么回事?”

波洛沉思地摇了摇头："我想不是这样。很多人旅行的时候随身带一笔钱，有时是五英镑的钞票，有时是美钞，也经常带法国钞票。很可能凶手是用他手头所有的各国钞票来付钱给她。让我们继续推论下去。"

"凶手来到她的房间，把钱给她，然后……"

"然后，"波洛说，"她数钱。哦，对的，我知道她那种类型的人。她会去数钱的，她数钱的时候完全失去警惕。凶手下手了。他干得很顺利，他把钱收回然后逃走，没有注意到其中一张钞票的一角被扯掉。"

"我们可能根据这一角钞票来捉到他。"雷斯将信将疑地说出他的设想。

"我对此表示怀疑。"波洛说，"他会检查那些钞票，可能会注意到钞票撕破了。当然，如果他是个生性小气的人，他不会去销毁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可是我恐怕他的性格恰恰与此相反。"

"你是怎样推论出来的？"

"这件罪案和谋杀多伊尔夫人的罪案都需要某种性格：勇气、冲劲、动作大胆、行动敏捷；这些性格和省吃俭用、谨小慎微的脾气毫无共同之处。"

雷斯难过地摇摇头。"我最好还是去把贝斯纳找来。"他说。

这位矮胖身材的医生的检查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他一边检查一边一再用德语说着"啊"和"原来如此"。

"她死了不出一个小时，"他宣布，"死得很快——立即死亡。"

"你认为用的是什么凶器?"

"啊,这个问题很有趣。这是件很锋利、很薄、很精巧的东西。我可以给你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一个盒子,拿出一把精巧的长刃手术刀。

"我的朋友,是像这样的东西;它不是一把普通的餐刀。"

"我想,"雷斯平静地说,"你没有丢失——呃——自己的手术刀吧,医生?"

贝斯纳盯着他看;然后他发火了,脸涨得通红。

"你这是什么话?你认为我——我,卡尔·贝斯纳——在奥地利全国闻名,有自己的诊所,有地位高贵的病人,我杀死一个可怜的小 femme de chambre[①]?啊,说得真可笑——真荒唐!我的刀没有丢失——一把也没有,我告诉你。它们都在这里,一把也没有弄错,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你自己可以来看。这是对我的职业的侮辱,我不会忘记。"

贝斯纳医生"啪"的一声关上盒子,把盒子放下,踏着重重的脚步走出舱房到甲板上去。

"嗬!"赛蒙说,"你把这个老家伙惹火了。"

波洛耸了耸肩:"很遗憾。"

"你弄错人啦。老贝斯纳是个最好的人,即使他有些德国气。"

贝斯纳医生突然又出现了。

---

① 法语:女仆。——译注。

“现在是否可以请你们把我的房间让给我?我要给病人腿上换药。”

鲍尔斯小姐和他一同来到,她精神抖擞而十分在行地站着等待闲人走开。

雷斯和波洛顺从地轻轻走出去。

雷斯低声说了些什么就走开了。波洛向左转身。他断断续续地听到女孩子似的对话和笑声。杰奎琳和罗莎莉在一起,她们两人在罗莎莉的房间里。

门开着,这两个姑娘靠近门站着。他的影子落在她们身上,她们抬起头来。他第一次看到罗莎莉·奥特伯恩朝他微笑——一种羞怯的表示欢迎的微笑——笑容的线条显得不大有把握,好像她是在做一件不熟悉的新鲜事情。

“你们在谈论那件丑事,小姐们?”他责怪她们。

“不是的,”罗莎莉说,“其实我们是在品评唇膏。”

波洛微笑。“Les chiffons d'aujourd'hui.[①]”他喃喃地说。

可是他的微笑有些不大自然,杰奎琳·德·贝尔福特比罗莎莉机灵、善于察言观色,她看出来了。她放下手里拿的唇膏,走到甲板上来。

“又出了——出了什么事?”

“你猜对了,小姐;出了事情。”

“什么?”罗莎莉也走了出来。

“又有人死了。”波洛说。

① 法语:今天的无聊琐事。——译注。

罗莎莉大声吸了一口气。波洛在仔细地朝她看。他看见她眼睛里有一两分钟出现的害怕，甚至是震惊的神色。

"多伊尔夫人的女仆让人杀死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们。

"让人杀死了？"杰奎琳喊道，"你说让人杀死了？"

"对，我是这样说的。"他虽然是在回答杰奎琳，可是他却看着罗莎莉。他接下去对罗莎莉说："你知道，这个女仆意外地看到了什么东西。因此，她被灭口了，以免万一她去乱说。"

"她看见了什么？"

这又是杰奎琳问的，波洛的回答又是对罗莎莉说的。这是一场奇怪的三角对话。

"我想，她看到的是什么，是没有疑问的，"波洛说，"她看到那天夜里有人走进又走出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

他的耳朵很灵敏。他听到她急忙吸了一口气，看见她的眼皮一抖。罗莎莉·奥特伯恩的反应正像他预料的那样。

"她没有说她看见了谁？"罗莎莉问。

波洛——慢慢地——遗憾地——摇了摇头。

甲板上有脚步声走来。这是科妮莉亚。她睁大眼睛，神色惊慌。

"哦，杰奎琳，"她大声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又是一件可怕的事！"

杰奎琳朝她转身。这两个人朝前走了几步。波洛和罗莎莉则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罗莎莉尖声说："你为什么朝我看？你在想什么？"

"你这就一下子问了我两个问题，作为交换，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把真话全告诉我，小姐？"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早晨，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不对，有些事情你没有告诉我。你没有告诉我你在手提包里带着一把珍珠母柄的小口径手枪，你没有把你昨天夜里看到的全部情况告诉我。"

她脸红了。然后她尖声地说："你说的不是真话。我没有左轮手枪。"

"我没有说左轮手枪。我说你在手提包里带着一把小手枪。"

她转身，奔进了她的舱房又奔了出来，把她的灰皮手提包塞到他手里。

"你在乱说一气。如果你愿意，你就自己看吧。"

波洛打开手提包。里面没有手枪。

他把提包还给她，和她那嘲笑的得意目光相遇。

"没有。"他和蔼地说，"枪不在里面。"

"你看。你并不是永远都是对的，波洛先生。你所说的其他的可笑的事，也是不对的。"

"不，我可不那样想。"

"你真惹人生气！"她生气地跺脚，"你脑子里有了个什么想法，你就老是、老是、老是那样想。"

"因为我要你对我说真话。"

"什么真话？你似乎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波洛说："你要我告诉你，你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我说对

了，你就承认我说对了，好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认为你兜过船尾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因为你看见一个人走出甲板中段的房间——第二天你才知道那是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你看见他走出来，随手关上门，从你站的地方走开，在甲板上朝前走去，然后，也许，走进尽头的两间房间中的一间。现在，你说，我说得对吗，小姐？”

她没有回答。

波洛说：“也许你认为不说为好，如果你说了，你也会被杀掉。”

一时间他想她就要上钩了；责怪她没有勇气就会使她上钩，而和她细致地说理反而不奏效。

罗莎莉的双唇张开、抖动，然后，她说：“我谁也没看见。”

第二十四章

鲍尔斯小姐从贝斯纳医生的房间里出来，把卷在手腕上方的袖口抚平。

杰奎琳突然撇下科妮莉亚去同这位护士说话。

“他怎么样了？”她要求护士回答。

波洛走过来及时听到了回答。鲍尔斯小姐显得颇为焦虑不安。

“情况不算太坏。”她说。

杰奎琳叫道：“你是说他的伤势恶化了？”

“我看，要等船到了目的地，给他用X光好好透视一下，再使用麻醉剂把整个伤口收拾干净之后，我才会松口气。波洛先生，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谢拉尔？”

“明天早上。”

鲍尔斯小姐噘起嘴，把头摇了摇。

"真是不幸很得。我们虽在尽力而为,但是始终存在着发生败血症的危险。"

杰奎琳抓住鲍尔斯小姐的胳膊猛摇着说:"他会不会死? 他会不会死?"

"哎唷,不会的,德·贝尔福特小姐。就是说,我希望不会,我的确这样想。这伤本身并不危险,可是无疑应该尽快透视一下。再则就是可怜的多伊尔先生,今天本该使他保持绝对的安静。他实在忧虑过度,受的刺激太深。难怪他的体温在升高。一方面是由于他太太突然遇害给他的打击,一方面又是接二连三的——"

杰奎琳松手放掉护士的胳膊,转身走到一边去,背朝着其余两个人俯身靠着船舷。

"我是说,我们始终得朝最好处着想。"鲍尔斯小姐说,"当然,多伊尔先生的体质是很强的——人们看得出来——可能他一生中没有生过一天病。这是有利之处。但不能否认,像这样体温不断上升,却是险恶的征候——"

她摇摇头,再次理了理袖口,就步伐轻快地走了。

杰奎琳转过身来,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摸索着走向自己的房间。有人用手扶着她的肘部给她带路。她抬起头来,透过泪水看了一看,发觉在她身边的是波洛。她微倾着身子依着他,随波洛进了自己的房间。

杰奎琳往床上一倒,眼泪越发扑簌簌地流个不停。她悲痛欲绝,不时地呜咽抽泣。

"他活不成了! 他活不成了! 我知道他活不成……而他是我害死的。是的,是我害死的……"

波洛耸耸肩。他略微摇了摇头，遗憾地说："小姐，覆水难收。既成事实是无法挽回的。如今懊悔已经太迟了。"

她更为激动地大声叫道"他是我害死的！而我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

波洛叹了口气："太爱他了……"

很久以前，在布隆丹酒店里他就有这个想法。现在他又有了这个想法。

他有点踌躇地说："千万别去相信鲍尔斯小姐说的话。当护士的，我，我发现她们始终是忧郁悲观的！上夜班的护士看到她的病人在晚上还活着就会感到惊奇，一贯如此。日班护士也总是这样，看到这个病人在早上还活着就会感到意外！你要明白，关于病人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况，她们知道得太多了。一个人在开汽车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到十字路口，万一有辆汽车从侧面闯出来，——或者万一前面那辆卡车突然开倒车，或者正在开过来的那辆车万一有个轮子脱下来，或者万一有条狗从篱笆上跳到我这条正在操纵车子的胳膊上来，——eh bien①，我就可能没命'，但是他总假定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会安全到达目的地。他这样假定通常并不错。但是，当然啰，如果一个人曾经遭受过车祸，或者看到过一次或多次车祸，那么他就会持有相反的观点。"

杰奎琳虽然满面泪水，这时却不禁破涕为笑地问："你是想安慰我吧，波洛先生？"

---

① 法语：那么。——译注。

“仁慈的上帝知道我想干什么！你本来就不该来作这次旅行。”

“对，我不来就好了。这——真可怕。可是，现在这件事快要结束了。”

“Mais oui—mais oui.”[①]

“赛蒙将要进医院去，他们会给他好好地治疗，然后一切就好了。”

“你说话像个孩子似的！‘然后他们就永远过幸福的生活。’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她的脸突然涨得绯红。

“波洛先生，我决不是这个意思——决不是——”

“现在就这样想未免为时过早！你说你没有这个意思是十足的虚伪。可是你是有拉丁血统的人，杰奎琳小姐。你应该敢于承认事实。即使这些事听起来不太合适。Le roi est mort—vive le roi[②]！太阳没有了，月亮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你不明白。他的确为我难受，——他为我难受极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我把他伤害得如此严重，我会多么伤心。”

“那么，”波洛说，“纯粹的怜悯，那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情操。”

他半嘲笑、半带着某种别的情绪看了看她。

---

① 法语：是的——是的。——译注。

② 法语：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译注。

他用柔和的声调，悄悄地小声说着法语：

人生空幻。
一点爱情，
一点仇恨，
还有互道早安。

人生短暂。
一点希望，
一点梦想，
还有互道晚安。

他走出房间又回到甲板上。雷斯上校正迈着大步沿着甲板走过来，一看波洛马上招呼他。

“波洛。好哇！我正要找你。我有了一个主意。”他把自己的胳膊伸进波洛的胳膊弯里，拖着他向船头方向走去。

“不过是多伊尔随便说的一句话。当时我并不怎么注意。同一封电报有关。”

“Tiens—c'est vrai.”①

“也许会一无所得，不过我们什么途径都得探索一下。嗨，老兄，出了两件人命案子，而我们仍然是在黑夜里摸索，一无所知。”

波洛摇摇头：“不，我们不是在夜里。我们是在白天。”

---

① 法语：看——确有其事。——译注。

雷斯好奇地看着他："你有了主意？"

"现在不只是主意。我有了把握。"

"什么时候有的？"

"从那个女仆路易丝·布尔热死了以后。"

"我完全莫名其妙。"

"朋友，这很清楚——很清楚。只是目前有困难——有麻烦——有障碍！你要明白，像林内特·多伊尔这样的人，在她周围存在有许多许多彼此抵触的憎恨、嫉妒、猜忌以及种种恶意。就像是一大群苍蝇，老是嗡嗡地闹个不停……"

"但是你认为你已经知道了？"雷斯好奇地看着他。"除非你有把握，你是不会这么说的。我还不能明确说我自己真的有所发现。当然，我有所怀疑……"

波洛的脚步停了下来，很慎重地把一只手搭在雷斯的手臂上。

"你是个高尚的人，我的上校。你不是说：'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如果能说，我现在就会说了。但是有许多障碍得首先排除掉。请你思考一下，按照我下面给你指出的线索思考一会儿。有些事情值得注意。……德·贝尔福特小姐说过，有人偷听了那天晚上我同她在阿斯旺花园里的谈话。蒂姆·阿勒顿先生说起过，他在凶手作案的那天晚上听到过什么和做过什么。路易丝·布尔热对我们今天早上的提问作了重要的回答。还有这样的事实：阿勒顿太太喝的是水，她儿子喝的是威士忌掺汽水，而我喝的是葡萄酒。再加上两瓶指甲油和我引用的谚语。最后我们来看看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就是那枝手枪被人用一块廉价的手帕和

一条丝绒披肩包起来扔到河里去了。……"

雷斯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头摇了摇。

"不明白，"他说，"我弄不明白。我是说，你的意思我模糊地懂得一点。不过，依我看，这起不了作用。"

"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请记住我这句话：既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完全错了，我们就得从头再来。"

雷斯略微做了个鬼脸。

"这我已经习惯了。我常常感到，全部侦探工作似乎就是，如果起步错就推翻重来。"

"对，这句话说得很对。而这恰恰是有些人不愿做的事。他们先抱有某种成见，一切都得符合这一成见。如果有个细节不符合，他们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但是能说明问题的偏偏总是不符合他们那种成见的事实。我始终体会到那枝枪被从作案现场转移掉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我当时就知道这里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究竟是什么道理，直到短短的半个小时以前我才认识到。"

"而我还是不明白！"

"不过你会明白的！只要按我说的那些线索想一想。现在我们来把一封电报的事情弄弄清楚。就是说，如果那位德国医生允许我们进去的话。"

贝斯纳医生的情绪仍然很不好。他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时，眉头紧皱，满脸不高兴。

"有什么事？你们又要来打搅我的病人？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行。他在发烧。他今天所受的刺激已经超过了限度。"

"只问一个问题，"雷斯说，"再也没有别的，我向你保

证。”

医生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身子向旁边挪动了一步，两个人随即进入了房间。贝斯纳医生自言自语地哼唧着从他们身旁挤过去。

“我过三分钟回来，”他说，“然后——你们非走不可！”

他们听见他踏着沉重的步子走到甲板上去了。赛蒙·多伊尔诧异地把他们俩依次看了看。

“呃，”他说，“有什么事？”

“一件很小的事情。”雷斯回答说，“刚才侍者们向我回话时，他们提到里克蒂先生特别难伺候。你说那并不使你感到意外，因为你知道他脾气不好，曾经为了一封电报的事对你的夫人很不礼貌。你现在可以谈谈这件事吗？”

“这容易。那是在瓦迪哈勒法。我们刚从第二大瀑布回来。林内特看到有封电报粘在布告牌上，她认为是她的。要知道，她当时已经忘了她已经不叫里奇韦了，而里克蒂和里奇韦两个名字，如果写得潦草一些，看起来是很像的。因此她就把电报拆开来看，谁知她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正感到迷惑的时候，里克蒂这个家伙走了过来，理直气壮地把电报从林内特手里一把夺过去，嘴里还气冲冲地咕哝个不停。林内特过去向他道歉，而他对林内特却非常粗暴无礼。”

雷斯深深地吸了口气：“多伊尔先生，那封电报的内容你是否知道一些？”

“知道。有一部分林内特曾读出来过。电报上说——”

他停了下来。外边起了一阵骚动。很快地传过来高嗓门的说话声音。

“波洛先生和雷斯上校在哪儿？我必须立刻见到他们！非常重要。我有无比重要的情况。我——他们是不是在多伊尔先生房里？”

贝斯纳刚才没有把房门关上，门口只有门帘遮着。奥特伯恩夫人把门帘往边上一掀，像一阵旋风似的闯了进去。她满脸通红，步态有点儿蹒跚，说起话来舌头也有点儿不听使唤。

“多伊尔先生，”她就像在演剧似的说，“我知道是谁杀害了你的夫人。”

“什么？”

赛蒙两眼盯着她。其余两个人也是这样。

奥特伯恩夫人得意洋洋地把三个人扫视了一下。她感到很高兴——高兴极了。

“真的，”她说，“我的看法完全得到证实。这是强烈的、原始的、原生的冲动，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是异想天开，但这却是事实！”

雷斯紧接着问道：“你是不是说你手中已经有了证据，可以证明谁杀害了多伊尔夫人？”

奥特伯恩夫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前倾着身子把头使劲地点了一点。

“当然有。谁杀死了路易丝·布尔热也就是谁杀死了林内特·多伊尔——两桩罪行是同一个人干的，这一点你们是会同意的，对不对？”

“对，对，”赛蒙不耐烦地说，“当然。说得有理。请再说下去。”

“那么我的论断就无懈可击。我知道谁杀害了路易丝·布尔热;因此我就知道谁杀害了林内特·多伊尔。”

“你的意思是说,关于谁杀害路易丝·布尔热,你有你的看法。”雷斯怀疑地说。

奥特伯恩夫人马上劲头十足地把身子转向雷斯。

“不是,我是确实知道。我亲眼看见这个人。”

赛蒙激动地大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从头说起。你说你知道是谁杀死了路易丝·布尔热。”

奥特伯恩夫人点点头。

是的,她感到很高兴——这一点不容怀疑!这是她的时刻,是她的得意之时!如果她的书卖不出去,如果那些买她的书并且贪婪地读过她的书的人,现在已经另有所爱,这有什么关系呢?莎乐美·奥特伯恩将再次名扬四海。她的大名将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她将是开庭审判时检举罪犯的主要见证人。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张开嘴巴继续说下去。

“那是我到下面去吃午饭的时候。我不大想吃东西——都是由于刚发生的悲剧太恐怖了。呃,这我不必去谈它。往下面走了一半,我想起我,呃,有件东西忘记在房间里。我让罗莎莉单独去餐厅。她去了。”

奥特伯恩夫人歇了一会儿。

门帘微微动了一下,好像是风吹的。三个男的都没在意。

“我——呃——”奥特伯恩夫人停顿下来。说到这儿她非常谨慎,稍有疏忽就会说漏了嘴,可是又不得不说下去。

"我——呃——和船上的某个人员——商定好了一件事情。他将把我需要的一件东西交给我，而我又不想让我女儿知道。她在某些方面往往使人讨厌。"

这一段话说得并不太高明。不过，等到要上法庭去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她会想出更合适的话的。

雷斯双眉一扬，用眼睛向波洛问话。

波洛极其轻微地把头点了一下。他做了一个说"酒"字的口型。

门帘又动了。在门帘和房门之间有一样东西在发出微弱的钢青色的闪光。

奥特伯恩夫人接着往下说："我们商定好，我到下面一层甲板的船尾去，在那儿我会看到有个人等我。我在甲板上走的时候看见有一间舱房的门开了。有一个人走出来张望了一下。就是这个姑娘——路易丝·布尔热，或者叫什么都行。她好像在盼着什么人来，一看是我，似乎感到失望，于是马上又回里面去了。我当然没把这当回事情。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继续往前走，并且从那个人手里把——把那件东西接过来。然后我就往回走。正当我走到拐弯的地方，我看见一个人敲这个女仆的房门，接着这个人就走了进去。"

雷斯说："而这个人就是——"

砰！

爆炸声震动了整个房间。有一股酸得刺鼻的烟味。奥特伯恩夫人慢慢地转向一侧，好像在同别人进行重要的商谈，然后她的身体颓然前倾，终于啪的一声倒在地下。鲜血从紧靠着耳朵后面的一个匀整的小圆洞里往外直流。

大家惊得目瞪口呆。一阵静默之后，波洛和雷斯一跃而起。奥特伯恩夫人的身体有点儿妨碍他们的行动。波洛像只猫似的跳到房门口，再跳到甲板上，雷斯在房间里弯着腰留神察看死者。

甲板上空无一人。但是地上有一枝大号的左轮手枪，就在门槛前面。

波洛向左右两边匆匆一看。甲板上依然空无一人。于是他快步奔向船尾。在拐弯时，他同由相反方向飞奔过来的蒂姆·阿勒顿撞个满怀。

"究竟是怎么回事？"蒂姆喘着气叫道。

波洛紧接着问："你跑过来时有没有碰见人？"

"碰见人？没有。"

"那么你跟我来。"他拉着小伙子的胳膊由原路折回。这时候房门口已经聚合了一小群人。罗莎莉、杰奎琳和科妮莉亚已经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还有人从观景舱里走到甲板上来——弗格森、吉姆·范索普和阿勒顿太太。

雷斯站在左轮手枪旁边。波洛转过头去对蒂姆·阿勒顿说："你口袋里有手套没有？"

蒂姆把口袋摸了摸。

"我有。"

波洛一把拿过手套戴上，弯下腰去检查左轮手枪。雷斯也在检查。其余的人屏息看着。

雷斯说："他没有向船头方向走去。范索普和弗格森都坐在这层甲板的休息处；他们会看见他的。"

波洛接着他的话说："而如果他向船尾跑，阿勒顿先生

会碰见他。”

雷斯指着左轮手枪说:“真奇怪,不多久以前,我们还看到过这枝枪。但是我们还是得核实一下。”

他去敲彭宁顿的房门。没有应门的声音。房间里没有人。他大步走到衣柜的右边的抽屉面前,把抽屉猛然拉开。左轮手枪已不翼而飞。

“这个解决了。”雷斯说,“那么彭宁顿人在哪儿?”

他和波洛出了房间又回到甲板上。这时阿勒顿太太也来了。波洛快步走到她面前。

“太太,请你把奥特伯恩小姐带在身边照看好。她的母亲已经被——”他向雷斯使了个眼色,雷斯点点头——“打死了。”

贝斯纳医生慌忙地走过来。

“Gott im Himmel①! 现在又出了什么事?”

他们给他让路。雷斯指着舱房。贝斯纳走了进去。

“去找彭宁顿。”雷斯说,“左轮手枪上有没有指纹?”

“一点也没有。”波洛说。

他们在下面一层甲板找到了彭宁顿,他正坐在小客厅里写信。他抬起了刮得光光的端正的面孔。

“有新的情况吗?”他问。

“你没有听见一声枪声吗?”

“啊——你们现在这么一提起——我相信我刚才的确听见砰的一声。可是我决没有想到——谁被打死了?”

---

① 德语:上帝啊!——译注。

“奥特伯恩夫人。”

“奥特伯恩夫人?”彭宁顿显得十分震惊,“呃,你们确实使我感到意外。奥特伯恩夫人。”他把头摇摇。“我完全弄不懂。”他放低了声音,“二位先生,我感到我们船上有个杀人狂。我们应该把人组织起来严加提防。”

“彭宁顿先生,”雷斯说,“你在这个房间里呆了多久?”

“哟,让我想想看,”彭宁顿轻轻地抚摩着下巴,“我看大约在二十分钟光景。”

“你没有离开过这儿?”

“没有——肯定没有。”

他诧异地看着他们俩。

“你要知道,彭宁顿先生,”雷斯说,“奥特伯恩夫人是被人用你的左轮手枪打死的。”

第二十五章

彭宁顿先生大吃一惊，他简直不相信。

“哎呀，二位先生，这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确实非常严重。”

“彭宁顿先生，对你来说极端严重。”

“我？”彭宁顿吃惊地扬起了双眉，“可是，亲爱的先生，打枪的时候我正在这个房间里埋头写信。”

“你大概有见证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吧？”

彭宁顿摇了摇头。

“噢，没有——我不想说这个，可是要说我跑到顶层甲板上去用枪把那个可怜的女人打死（我到底为什么要打死她？）而且又要不让人看见，那显然是不可能的。白天这个时候，顶层甲板休息处总是有许多人在那儿的。”

“凶手用的是你的手枪，这你怎么解释呢？”

"呃——这一点恐怕要怪我不好。我们上船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大家在大厅里闲聊,我记得是在谈枪炮,我当时曾提起过我出门旅行总是带着一枝左轮手枪。"

"有哪些人?"

"呃,我记不清楚了。我想大多数人都在那儿。反正人很多。"

他缓缓地摇着头。

"唉,不错。"他说,"这肯定怪我不好。"

他接着往下说:"先是林内特,然后是林内特的女仆,现在又是奥特伯恩夫人。这里面似乎毫无道理!"

"有道理。"雷斯说。

"有吗?"

"有。奥特伯恩夫人正要对我们说她看见某个人进了路易丝的房间。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她就被一枪打死了。"

安德鲁·彭宁顿掏出一条精致的丝质手帕把眉毛擦了擦。

"这一切真可怕。"他咕哝着说。

波洛说:"彭宁顿先生,我想把这起案子的某些方面和你讨论一下。请你过半个小时到我房间里来,好不好?"

"我感到高兴。"

彭宁顿的声音听上去并不高兴。他的脸色看上去也不高兴。雷斯和波洛互相看了一眼,随即离开了小客厅。

"狡猾的老狐狸,"雷斯说,"可是他害怕了,是不是?"

波洛点点头:"是啊,我们的彭宁顿先生现在并不快

活。"

他们又回到顶层甲板。这时阿勒顿太太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波洛就急切地向他招手。

"夫人?"

"那可怜的孩子!请你告诉我，波洛先生，船上还有没有双人舱房可以让我同她合住在一起?我想她不应该再回到她同她母亲合住的那个房间去了，而我住的只是个单人房间。"

"这可以安排，夫人。你真是好心肠。"

"这只是该这么做罢了。况且我很疼这孩子。我一直很喜欢她。"

"她是不是难受得厉害?"

"难受极了。她对那个讨厌的女人似乎是百依百顺的。事情可悲也就可悲在这里。蒂姆说，他认为那个女人是喝酒的。是真的吗?"

波洛点点头。

"哦，可怜的女人，我想我们切不要去给她下结论;可是那孩子想必是一直过着痛苦的日子。"

"是的，夫人。她十分庄重并且十分忠实。"

"对，我喜欢这一点——我是指忠实。现在这已经不时兴了。这孩子，她性格特别——庄重、沉默、倔强，而她心底里我看却是非常热情的。"

"我认为我已把她交到一位心地善良的人的手里，夫人。"

"对，你放心好了。我会照应她。她总是紧紧地挨着我，

那样子真是可怜极了。”

阿勒顿太太回到房间去。波洛回到这一悲惨事件的现场去。

科妮莉亚仍在甲板上站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说：“我不明白，波洛先生，那个开枪打死她的人怎么能不让我们看见就跑掉了？”

“对呀，怎么会呢？”杰奎琳附和说。

“啊，”波洛说，“这并不完全像你想象的那种脱身之计，小姐。这个凶手可以朝三个不同的方向逃走。”

杰奎琳显得迷惑不解。她说：“三个？”

“他可能往左边跑，或者可能往右边跑，可是我看不出他还可能往哪儿跑。”科妮莉亚感到茫然。

杰奎琳也皱起了眉头。然后她的眉头又松开了。

她说：“在一个平面上，他可以朝两个方向移动，但是他还可以取九十度角到那个平面上去。就是说，虽然他无法往上跑，但他可以往下跑。”

波洛笑笑：“你很聪明，小姐。”

科妮莉亚说：“我知道我确实是个十足的笨蛋，我还是弄不懂。”

杰奎琳说：“我的宝贝，波洛先生的意思是，他可以把身体绕过栏杆到下面一层甲板上去。”

“我的天哪！”科妮莉亚喘着气说，“我从没想到这一点。可是他的行动一定要很快。他能有那么快吗？”

“这个他做起来是够容易的。”蒂姆·阿勒顿说。“记住，像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人们总要愣住一会儿。一个人听到了

枪声，也会有一两秒钟吓得不会动弹。”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阿勒顿先生？”

“对。我站在那儿呆若木鸡足足有五秒钟。然后我才拚命地往甲板上跑。”

雷斯从贝斯纳的房间里出来，像下命令似的说：“请你们都马上离开好不好？我们要把人抬出来。”

所有的人都遵命走开了。波洛也和大家一起走了。科妮莉亚很严肃地对他说：“只要我活着，我决忘不了这一趟旅行。三条人命。……真像是在做恶梦似的。”

弗格森听到她的话。他挑衅似地说：“这是因为你太文明了。对待死人的事，你该像东方人那样。不过是件小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倒是挺不错，”科妮莉亚说，“可是他们没受过教育，真可怜。”

“对，没受过教育，而这却也是件好事。教育使白种人丧失了生命力。看美国——漫无节制地醉心于文化活动。简直令人作呕。”

“我认为你在胡说八道。”科妮莉亚红着脸说，“我每年冬天去听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讲座，我还听过几次关于历史上著名妇女的讲座。”

弗格森先生痛苦地叹息着说：“希腊艺术！文艺复兴！历史著名妇女！听你说这些真叫我恶心。重要的是将来，老大姐，不是过去。船上死了三个女人。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她们算不了损失！林内特·多伊尔和她的钱！那个法国女仆——一条家养的寄生虫。奥特伯恩夫人——一个毫无用

处的傻女人。她们是死是活，你以为有谁真的在乎吗？我就不在乎。我认为这是件大好事！"

"那你就错了！"科妮莉亚对他发起火来，"听你谈这谈那，就好像除了你以外，什么人都无足轻重。我并不很喜欢奥特伯恩夫人，可是她女儿一向很爱她，她对她母亲之死，简直痛不欲生。对那个法国女仆，我了解不多，但是我想世界上某个地方总还有人喜欢她。至于林内特·多伊尔——别的暂且不谈，她就是可爱。她生得很美，一走进房间，就会使你征住。我自己生得不好看，这就越发激起我对美的欣赏。她，仅仅作为一个女人，可以同希腊艺术中任何一件艺术品媲美，而任何美的东西死去都是整个世界的损失。道理在这儿！"

弗格森先生往后退了一步。他用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拚命地拉。

"我认输，"他说，"你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女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坏心肠你就是一点也没有。"他转向波洛："你知不知道，先生，科妮莉亚的父亲实际上是被林内特·里奇韦的父亲给弄得家破人亡的。可是这个姑娘看到这位女继承人戴着珍珠项链、穿上巴黎时装大模大样逛来逛去的时候，她会切齿痛恨吗？不，她只会像一只上帝保佑的、咩咩叫的羊羔子那样乖乖地叫道：'她多么美丽呀？'我认为她甚至从没有因她而恼火过。"

科妮莉亚脸红了："我恼火过——只是一会儿工夫。你要知道，爸爸大概是由于不得志而死的，因为他的事业失败了。"

"恼火过一会儿！这是我叫你说的。"

科妮莉亚马上转过身来两眼盯住他。

"好哇，刚才你不是说重要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吗？这一切不都是过去的事吗？现在已经结束了。"

"这一下你把我难倒了，"弗格森说，"科妮莉亚·罗布森，我从未遇见过像你这样的好女人。你和我结婚好不好？"

"别乱嚼舌头。"

"我真的是在求婚——尽管这是当着侦探老爷的面这么干的。波洛先生，反正你是见证人。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向这位女性求婚的——同我的全部原则背道而驰，因为我不主张两性之间订立正式的婚约；但是我想她不会容忍任何其他方式，因此必须是结婚。说呀，科妮莉亚，说同意和我结婚。"

"我认为你荒唐透顶。"科妮莉亚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结婚？"

"你这个人不严肃。"科妮莉亚说。

"你是说我求婚不严肃还是说我为人不严肃？"

"二者都有，但我实意是指为人。你对所有严肃的事物都加以嘲笑。教育，文明——还有——人命。你不是可靠的人。"

她突然住口，脸上又泛起了红晕，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弗格森凝视着她的背影："该死的丫头！我看她真的是这个意思。她要一个男人可靠。可靠——活见鬼！"他停顿一下，然后好奇地说："你怎么啦，波洛先生？你似乎在冥思

苦想，搜索枯肠。"

波洛惊醒过来。

"我喜欢思考，就这么回事，喜欢思考。"

"《死亡沉思录——死亡是循环小数》，波洛著。他的著名的专题论文之一。"

"弗格森先生，你这个年轻人十分鲁莽无礼。"

"请你务必原谅。我就是喜欢攻击陈规陋习。"

"那么我是一条陈规陋习吗？"

"完全正确。那个姑娘你认为怎么样？"

"罗布森小姐吗？"

"对。"

"我认为她很有个性。"

"你说得对，她有气魄。她看上去温和懦弱，但实际上不是。她很有胆量。她——哦，我非要这个姑娘不可。我去同那位老夫人打打交道看，这主意也许不坏。尽管老夫人可能完全反对，但对科妮莉亚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他拐了个弯，走进观景舱。范·斯凯勒小姐照例坐在角落上她的老座位上。她显得比往常更为傲慢。她在织毛线。弗格森大步走到她面前。赫尔克里·波洛悄悄地进来以后，留神地离开他们一点儿坐着，好像是在专心看一本杂志。

"你好，范·斯凯勒小姐。"

范·斯凯勒小姐的眉毛扬起刚一秒钟，就又收下来，冷淡地小声说："呃——你好。"

"请听我说，范·斯凯勒小姐，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想同你谈。就是这么一件事，我要同你的表妹结婚。"

范·斯凯勒小姐的毛线团掉到地上，从观景舱这一头一路滚到那一头。

她恶狠狠地说："年轻人，你想必是神经失常吧？"

"决不是。我决心要同她结婚。我已经向她求过婚了！"

范·斯凯勒小姐冷冰冰地打量着他，看她那副进行猜测的神气，好像她在打量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甲壳虫似的。

"真的？我想也许是她派你来谈这件事的。"

"她已经拒绝了我。"

"自然。"

"根本不'自然'。我要继续向她求婚，直到她同意为止。"

"我可以向你担保，先生，我将采取步骤使我的表妹不致遭受这种折磨。"范·斯凯勒小姐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

"你凭什么反对我？"

范·斯凯勒小姐只是扬了扬眉毛，她把毛线猛力一拽，准备把毛线团收回来并且结束这场会谈。

"你说，"弗格森先生坚持问道，"你凭什么反对我？"

"我认为这很明显，呃——我该叫你什么先生？——我不知道你的姓名。"

"弗格森。"

"弗格森先生，"范·斯凯勒小姐说这个姓时显然表示很厌恶，"任何这样的打算都是痴心妄想。"

"你的意思是，"弗格森说，"我配不上她。"

"我认为这一点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我哪一点配不上？"

范·斯凯勒小姐再次默不作答。

“我有两条腿、两个胳膊，健全的身体，以及非常通情达理的头脑。还有什么不好？”

“世界上存在着社会地位这种东西，弗格森先生。”

“社会地位是用来骗人的！”

门开了，科妮莉亚走了进来。她一看到她那位厉害的表姐在和那个向她求婚未遂的人谈话，马上站在那儿愣住了。

蛮不讲理的弗格森把头一掉，笑嘻嘻地叫道：“过来，科妮莉亚。我在以最得体的传统方式向你求婚。”

“科妮莉亚，”范·斯凯勒小姐说话的声气着实叫人害怕，“你没有怂恿这个年轻人这么做？”

“我——没有，当然没有——没有真正——我的意思是——”

“你什么意思？”

“她没有叫我这么做，”弗格森来解围说，“这全是我自己做的。她确实没敢于叫我这么做，因为她的心太善良了。科妮莉亚，你表姐说我配不上你。这当然是事实，但并非像她所说的那个意思。我在道德方面确实比不上你，可是她指的是，我在社会地位方面根本不可能来高攀你。”

“这一点我认为科妮莉亚同样看得很清楚。”范·斯凯勒小姐说。

“是这样吗？”弗格森以锐利的目光看着科妮莉亚，“你不愿意和我结婚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不，不是这样。”科妮莉亚脸红了，“如果——如果我喜欢你，我就会同你结婚，不管你是谁。”

"但是你不喜欢我，是不是？"

"我——我认为你这个人蛮不讲理。看你说话的那种神气。……看你所说的事情……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丁点儿像你这样的人。我——"

再说下去她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她赶忙跑出观景舱去。

"总的说来，"弗格森先生说，"作为一个开头还不算是太糟。"他仰靠在椅子上，两眼盯着天花板，跷起了不雅观的二郎腿，说："我迟早会称呼你表姐。"

范·斯凯勒小姐怒不可遏，浑身直打哆嗦："你给我立刻离开这个房间，先生，否则我就按铃叫侍者来。"

"我是花钱买了票的，"弗格森先生说，"他们没法把我从公用的房间里赶走。但是我愿意迁就你一下。"他小声唱起歌来："嘀嘀嘀，来瓶朗姆酒。"他站起来以后就若无其事地踱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了观景舱。

范·斯凯勒小姐气得话也说不出来，她勉强挣扎着站起身来。波洛这时不再看杂志了，他留神地从杂志后面露出脸来，随即一跃而起去把毛线团收了回来。

"谢谢你，波洛先生。请你去把鲍尔斯小姐叫来——我感到很不舒服——那个目中无人的年轻人。"

"此人也许相当古怪，"波洛说，"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大都如此。当然都是给宠坏的。他们常喜欢向着风车冲刺[①]。"

---

① 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1547-1619)所著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曾把风车误认为巨人，跃马持枪向这冲刺。后人常用此典故比喻同实际上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译注

他又随便地说了一句："我想你大概已认出他来了吧？"

"认出他来？"

"自称弗格森，由于思想先进，他不愿意使用自己的头衔。"

"他的头衔？"范·斯凯勒小姐的语气是尖厉的。

"是的，他就是年轻的道利什爵士。当然非常富有，可是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成了一名左派。"

这时范·斯凯勒小姐的面容变化多端，简直成了互相对立的情绪在进行激战的战场。她说："你知道这个有多久了，波洛先生？"

波洛耸耸肩。

"这儿的一份报纸上有他的照片——我注意到很像他。此后，我又发现他有一只镌着纹章的图章戒指。哦，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波洛十分欣赏那些互相矛盾的表情不断地在范·斯凯勒小姐脸上交替出现。最后，她神态自如地点点头说："我非常感谢你，波洛先生。"她走出观景舱时，波洛目送着她的背影在微笑。然后他坐下来，面部再次变得严肃起来。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一系列的想法继续探究下去。他不时地把头点点。

"Mais oui. [①]"他终于说道，"这一切都对得拢。"

---

① 法语：(确实)是这样。——译注。

第二十六章

雷斯发现他还坐在那里。

“喂，波洛，怎么办？彭宁顿再过五分钟就要来了。我把这事交给你办。”

波洛很快站了起来：“首先，把范索普这年轻人找来。”

“范索普？”雷斯露出惊讶的神情。

“是的。把他带到我房间里来。”

雷斯点点头就走了。波洛向他的房间走去。过了一两分钟雷斯和范索普就来到了。

波洛指着椅子让他们坐下并拿出香烟请他们。

“好吧，范索普先生，”他说，“我们就谈问题吧！我看到你系的领带和我朋友黑斯廷斯的一模一样。”

吉姆·范索普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带，有些迷惑不解。

"这是一根伊顿[1] 校友领带。"他回答说。

"不错。你应该知道，虽然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对英国人的观点是有所了解的。例如，我了解'有些事可以做'，而'有些事就不能做'。"

吉姆·范索普咧着嘴笑了。

"先生，如今我们不大说这样的话了。"

"也许不说了，但是习惯还是照旧不变。伊顿校友领带仍旧是伊顿校友领带，而从经验我知道，有些事情系这种领带的人是不会干的。范索普先生，不应该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当你不认识进行私下谈话的人时，人家不招呼你，就不应该介人。"

范索普目露惊讶之色。

波洛继续说："范索普先生，不久前某天，你正是这么干的。有几个人在观景舱里静静地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你走近他们，显然是想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不久之后你的确回转来向赛蒙·多伊尔夫人祝贺她办事得法，无懈可击。"

吉姆·范索普脸涨红了。波洛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不等人回嘴：

"范索普先生，那根本不是一个系了和我朋友黑斯廷斯同样领带的人应有的行为！黑斯廷斯十分谨慎小心，死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把你的这一行动和下面我要谈到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看，例如：你年纪很轻，但却有钱来过奢侈的假日，你是一家乡间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当然也不大可能非

---

① 伊顿，是英国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子弟的一所中学。——译注。

常有钱，还有你身上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你刚生过一场大病，而需要到国外去度过一个较长的假期，所以我问我自己——现在也问你——你到这艘游轮上来的理由是什么？"

吉姆·范索普把头向后猛地一晃。

"波洛先生，我拒绝向你提供任何情况。我认为你肯定是神智不清了。"

"我没有神智不清。我头脑十分清醒。你的事务所在哪里？在北安普敦；离沃德庄园不远。你想偷听的是什么谈话呢？是一次关于法律文件的谈话。你发表意见——你发表时显然十分尴尬和不安——其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是阻止多伊尔夫人在没有过目之前就签署任何文件。"

他停了一下。

"在这艘游轮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紧接着又发生了两起谋杀案。如果我进一步告诉你，用来杀害奥特伯恩夫人的手枪是属于安德鲁·彭宁顿先生所有，也许你就会明白，尽量向我们提供你所知道的情况确实是你的责任。"

吉姆·范索普沉默了几分钟。最后他说道："波洛先生，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很奇特，但是我很欣赏你提出的那几点。问题是，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

"你的意思是说，这不过仅仅是个疑案。"

"是的。"

"于是你就认为谈论此事是不公正的？从法律观点看来，这可能是对的。但这里不是法庭。雷斯上校和我正在努力追查凶手。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情况都是很有价值的。"

吉姆·范索普又陷入沉思。接着他说道："好吧。你们

想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要进行这趟旅行？”

“我的叔叔，卡迈克尔先生，也是多伊尔夫人的英国律师，是他派我来的。他经办夫人的许多事务。这样，他就经常和安德鲁·彭宁顿先生有书信往来，彭宁顿是多伊尔夫人的美国受托人。有几件小事（我无法一一列举）使我叔父怀疑，并不是一切情况都很正常。”

“说明白点，”雷斯说，“你的叔父怀疑彭宁顿是一个骗子手吧？”

吉姆·范索普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你的话说得比我更露骨，但是主要的意思是对的。彭宁顿编造了各种各样的托辞，还有对处理资金的某些花言巧语的解释，引起了我叔父的疑心。

“当这些怀疑还仅仅是初步产生的时候，里奇韦小姐突然结了婚并且出国到埃及度蜜月。她一结婚就使我叔父大为宽解，因为他知道，她回英国后，遗产就要正式解决并移交给她。

“然而，她从开罗发给我叔父的一封信中偶然提到她和安德鲁·彭宁顿不期而遇。我叔父的怀疑就加重了。他肯定彭宁顿目前也许走投无路，就企图从她那里得到签字，以便掩盖他本人的侵吞财款的行为。因为我叔父不能向夫人提出肯定的证据，他的处境就很为难。他能想到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我派到这里来，乘飞机直达，指示我弄清楚正在发生的情况。我必须留心观察，如有必要，就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这是一个极其不愉快的任务，我可以肯定。事实上，你

刚刚提到的那次我偷听谈话，我是不得不做得像个粗俗人的样子。这真别扭，但总的说来，我对结果还是满意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使多伊尔夫人提高警惕吧？”雷斯问道。

“还没有到这程度，但是我认为我已经使彭宁顿胆怯起来。我相信，他在一段时间里不会再玩投机取巧的把戏了，经过这段时间我希望我和多伊尔先生和夫人混得相当熟，就可以向他们提出某种警告。事实上我是希望通过多伊尔来这么做的。多伊尔夫人对彭宁顿先生十分好感，如果向她提出有关彭宁顿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尴尬。我和她丈夫接触就容易多了。”

雷斯点点头。

波洛问：“范索普先生，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坦率地发表意见？如果你要搞成一个骗局，你选择的目标会是多伊尔夫人还是多伊尔先生？”

范索普轻微一笑。

“总归是多伊尔先生。林内特·多伊尔做生意是很精明的。我在想，她的丈夫轻易相信别人，一点不懂生意经，随时准备在虚线上签上名，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同意。”波洛说。他看着雷斯：“还有一个动机的问题。”

吉姆·范索普说：“但这不过是猜测而已，这并不是证据。

波洛很轻松地回答：“呸！我们会找到证据的！”

“怎么找？”

"也许从彭宁顿先生本人那里。"

范索普表示怀疑。

雷斯看看手表:"他现在快要来了。"

吉姆·范索普很快就领会了这个暗示,立刻走了。

过了两分钟,安德鲁·彭宁顿来了。他满面春风,仪表文雅。但他双颊紧绷,两眼露出警惕的神色,这才透露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正在戒备着。

"喂,诸位先生,"他说,"我来了。"

他坐下来,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们。

"彭宁顿先生,我们请你到这里来,"波洛开始说,"因为很明显,你和这个案子有一种特别的直接的关系。"

彭宁顿眉头稍微皱了一下。

"是这样吗?"

波洛很温和地说:"当然,就我所知,你从林内特·里奇韦的儿童时代起就认识她了。"

"哦!那——"他的脸色变得没那么紧张了,"对不起,我还不很明白。的确,我今天上午告诉过你,我从林内特还是逗人喜爱的婴儿时起就认得她了。"

"你和她父亲是亲密的朋友吧?"

"是的。梅休伊什·里奇韦和我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你们的关系是这样密切,所以在他临去世时,他就指定你担任他女儿的业务保护人和她继承的大笔遗产的受托人,是吗?"

"当然,大概说来是这样。"他的警惕性又表现出来了,说话的声调更为谨慎,"自然,我不是惟一的受托人;还有其

他的人和我一道。”

“从那时起，有谁已经去世了？”

“他们有两位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位，斯顿代尔·罗克福特先生现在还在。”

“你的合伙人？”

“是的。”

“据我所知，里奇韦小姐结婚时还没有成年吧？”

“她明年七月将满二十一岁。”

“根据常规，她到那时将自行管理她的财产，对吗？”

“是的。”

“但是她一结婚，事情就突然有了变化吧？”

彭宁顿的双颊绷得很紧。他的下巴向前突出，显出敌意。

“先生们，请原谅，这一切又关你们什么事呢？”

“如果你不愿意回答这问题——”

“还有什么不愿意。我不在乎你们问我什么。但是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联系。”

“哦，当然，彭宁顿先生！”波洛身体向前倾着，一双绿眼睛眯缝着，“有一个动机的问题。在考虑时，经济问题一定得考虑进去。”

彭宁顿面有愠色地说：“根据里奇韦的遗嘱，林内特在她满二十一岁或结婚后就自行管理财产。”

“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吗？”

“没有任何条件。”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这财产大约有几百万英镑。”

“是有几百万英镑。”

波洛很和蔼地说：“彭宁顿先生，你和你的合伙人肩上的责任可不轻啊。”

彭宁顿很直率地回答道：“我们习惯于承担责任。这事也没有什么要我担心的。”

“我怀疑。”

他的话有些刺到了另一位的痛处。他怒冲冲地问道：“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波洛用一种很吸引人的坦率态度回答说：“彭宁顿先生，我怀疑林内特·里奇韦的突然结婚是否在你们的事务所里引起任何——惊慌？”

“惊慌？”

“我就是这样说的。”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事情很简单。林内特·多伊尔的事务是否像理所应该的那样毫无差错呢？”

彭宁顿站起身来。

“够了。我说完了。”他向门口走去。

“但是请先回答我的问题。”

彭宁顿立刻顶了回来：“毫无差错。”

“当你听到林内特·里奇韦结婚的消息时，你是如此震惊，就搭了第一艘轮船赶到欧洲，然后又安排了这次表面上是偶然的在埃及的聚会，不是这样吗？”

彭宁顿又走回来了。他再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你简直在胡言乱语！我在开罗遇见林内特之前甚至不

知道她已经结婚。我十分惊讶。她寄到纽约的信肯定是差了一天没有收到。这封信又转给了我，我是在一星期后才收到的。”

“我想你说过，你是乘卡马尼克号来到这里的。”

“是的。”

“这封信是在卡马尼克号启航后才到纽约吗？”

“你还要我重复说几遍呢？”

“这真奇怪。”波洛说。

“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你的行李上没有卡马尼克号的标签。你最近横渡大西洋的标签是诺曼底号的。我记得，诺曼底号开航比马尼克号晚两天。”

一时间另一位弄得不知所措。他的两眼游移不定。

雷斯上校这时非常有说服力地插话了。

“彭宁顿先生，得啦，”他说，“我们有好些理由可以相信你是乘诺曼底号来到，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乘卡马尼克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收到了多伊尔夫人的信。否认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核对轮船航次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安德鲁·彭宁顿漫不经心地摸了一把椅子坐下了。他的面部毫无表情。在那副面具的掩盖下，他灵活的头脑在打算下一步。

“我将不得不把信交给你们，先生们。你们的聪明我永远比不上。但是我这样做本来也有一番道理。”

“毫无疑问。”雷斯的语调很直率。

"如果要我说出理由来，事先要同意替我保密。"

"我认为你可以信赖我们会恰当地处理。自然，我们不能盲目给你保证。"

"好吧——"彭宁顿叹了口气，"我愿和盘托出。在英国发生了一些欺骗活动。这使我很担忧。我没有办法用通信的办法来处理。惟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来进行调查。"

"你说的欺骗活动是指的什么？"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林内特正在被人欺骗。"

"谁干的？"

"她的英国律师。然而对这种指控你总不能到处嚷嚷。我决定立刻前来亲自了解这件事。"

"你的警惕性值得称赞，这是无疑的。但是你为什么说没有收到信而来一个小小的欺骗呢？"

"唔，我请求你们——"彭宁顿把双手一摊，"没有什么要事相商，或者不提出任何理由，我总不可能来打扰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我想，最好还是使这次会面显得是偶然性的。此外，我对她的丈夫一无所知。他可能已卷入这场骗局，也未可知。"

"事实上，你的行动完全出自一片公心。"雷斯上校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上校。"

接下来是沉默。雷斯望望波洛。这位矮个子身体向前倾着。

"彭宁顿先生，我们对你说的话一句也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们！但是你们到底相信什么呢？"

“我们相信林内特·里奇韦突然结婚使你在经济方面处于困境。你兼程赶来是想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也就是说，想办法争取时间。为此目的，你极力想使多伊尔夫人在某些文件上签字，但没成功。在溯尼罗河而上的航程中，你走上阿布辛拜勒的岩顶上，你滚动了一块大圆石，它掉下来差一点命中目标——”

“你们疯了。”

“我们相信在回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可以把多伊尔夫人解决掉，还可以把她的死几乎肯定地归诸另一个人的行动。我们不但相信，而且知道，是你的手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她正要向我们透露一个人的姓名，她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不但杀了林内特·多伊尔，而且也杀了女仆路易丝——”

“见鬼！”这声大叫打断了波洛的口若悬河的谈话，“你们想找到什么？你们疯了吗？我有什么动机要去害死林内特？我又得不到她的钱；钱是要归她丈夫所有。你们为什么不去盯住他？他才是得利的人——不是我。”

雷斯很冷静地说：“在凶杀发生的那晚，多伊尔在他被枪击伤腿骨以前一直在休息室里没有出去过。在那以后他一步也不能走动，这一点已由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所证明，两位都是公正可靠的证人。赛蒙·多伊尔不可能杀死他的妻子。他也不可能杀死路易丝。十分肯定，他没有杀害奥特伯恩夫人。这一点你和我们一样清楚。”

“我知道他没有杀害她。”彭宁顿说话比较冷静些了。“我想说的仅仅是，为什么要老盯住我，因为我并不会从她

的死中捞到好处。"

"但是，亲爱的先生，"波洛用一种轻快的声音说，"那可是一个各人看法不同的问题。多伊尔夫人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子，对自己的事务十分熟悉，对于任何一点差错都很快能看出。她回到英国后就要立刻接管她的财产，一旦她接手，有些事肯定要引起她的疑心。但是，既然她已经死去，而她丈夫像你说的那样继承了财产，整个情况就大为不同。赛蒙·多伊尔除了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外，对她的事务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头脑简单，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你可以很随便地把一些复杂的文件放到他面前，把事实的真相掩盖在一大堆数字里面，并且推说由于法律手续和最近的经济萧条的关系，结帐要推迟解决。我想，对付这位丈夫还是对付那位夫人，对你来说是有天渊之别啊。"

彭宁顿耸了耸双肩。

"你们的想法——真荒唐。"

"时间会证明的。"

"你说什么?"

"我说，'时间会证明!'这是一个牵涉到三个人死亡的问题——三件谋杀案。法律要求对多伊尔夫人的全部资产情况进行最严格的调查。"

他看到对方的双肩突然下垂就知道他已得胜。吉姆·范索普的怀疑十分有根据。

波洛继续说："你玩花样——但是输了。继续虚张声势是毫无用处的。"

"你们不知道，"彭宁顿喃喃地说，"的确，本来一切都是

很正常的。就是这该死的萧条——华尔街[1]发了狂似的。但是我已采取了挽回败局的办法。只要运气好，到六月中旬一切都会好转起来。”

他用摇晃的手拿起一支烟，想点又没点着。

“我想，”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那块大圆石滚下来可能是一时的冲动。你认为没有人看见你。”

“那是一次意外事件。我发誓那是一次意外事件！”彭宁顿身体向前倾着，面孔抽搐，眼露惊恐之色，“我绊了一跤，撞到石头上。我发誓那是一次意外事件……”

两个人没有回答。

彭宁顿突然振作起精神。他仍然是一个颓丧的人，但是他的战斗精神在某些程度上又恢复了。他向门边走去。

“你们不能把那事栽到我头上，先生们。那是一次意外事件。也不是我开枪打死她的。你们听到了吗？这你们也栽不到我头上——你们永远办不到。”

他走出去了。

① 美国纽约金融垄断机构及证券交易所集中地。——译注。

第二十七章

彭宁顿出去随手关上了门，雷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的收获比我料想应该得到的要多。承认了欺诈。承认了企图谋杀。再进一步就不可能了。一个人愿意多多少少招认企图谋杀，但是你没法使他招认真正的要害问题。"

"有时这点是能够做到的，"波洛说。他的双眼似乎朦胧地陷入梦境。

雷斯好奇地盯着他。

"有什么主意吗？"

波洛点了点头。接着他板着指头一项项列举出来："阿斯旺的花园。阿勒顿先生的声明。两瓶指甲油，我喝的那瓶酒。丝绒披肩。有血迹的手帕。留在作案现场的手枪。路易丝被害。奥特伯恩夫人被害。对了。全都在这里了。彭

宁顿没有干这事，雷斯！”

“什么？”雷斯吃了一惊。

“彭宁顿没有干这事。他曾经有过这种动机，这是不错的。他有这样干的愿望，这也是不错的。甚至于想试一试。Mais c'est tout[①]. 为了作这个案，需要具备的某些素质正好是彭宁顿所没有的。作这个案需要大胆、迅速、动作利索、勇气、置危险于度外，并且还要有一个足智多谋、深思熟虑的头脑。彭宁顿并不具备这些品质。他如果要作一个案一定得先肯定万无一失。作这个案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它危险万分。这就需要有胆量。彭宁顿并没有胆量。他不过是诡计多端罢了。”

雷斯望着他，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慨。

“你把一切情况都仔细估计过了吧？”他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确如此。但是有一两件事情，例如林内特·多伊尔看过的那份电报，我想要弄弄清楚。”

“啊，我们忘了问多伊尔。当可怜的奥特伯恩老妈妈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向我们讲这件事。我们要再问他一下。”

“现在，第一，我想找另外一个人谈话。”

“是谁？”

“蒂姆·阿勒顿。”

雷斯露出惊讶的神情。

“阿勒顿？好吧，我们把他请到这里来。”

他撳了一下电铃，接着就请侍者前去传话。

① 法语：但这也就是全部了。——译注。

蒂姆·阿勒顿走了进来，带着疑惑的神色。

“侍者说你想要见我，是吗？”

“是的，阿勒顿先生。坐下吧。”

蒂姆坐下了。他全神贯注，但又微露厌烦。

“我能帮什么忙吗？”他的语气彬彬有礼，但毫不热情。

波洛说：“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请你帮帮忙。我真正要求的是请你仔细听着。”

蒂姆眉毛一扬，有礼貌地表示惊讶。

“没问题。我是世界上最善于听人说话的。完全可以信赖我在适当的时候会发出‘啊’之类的赞赏声。”

“那太好了。‘啊！’会是很有表达力的词。Eh bien！[①] 我们就开始吧。阿勒顿先生，当我在阿斯旺遇见你和你母亲的时候，我被强烈地吸引住了。首先，我认为你母亲是我见到过的最动人的人物之一——”

那副显得疲倦的脸上一瞬间闪耀了一下；流露出了一丝表情。

“她是——独一无二的。”他说。

“但使我感兴趣的第二件事是你谈起的某一位女士。”

“真的吗？”

“是的，是一位叫做乔安娜·索思伍德的小姐。你知道，我最近不断听到那个名字。”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在最近三年里，有几桩珠宝盗窃案使伦敦警察厅大伤脑筋。这些案件可以称作是集团性

① 法语：好吧！——译注。

盗案。盗窃的方法经常是如出一辙，总是用一个仿制品掉换了原件。我的朋友，贾普警督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盗窃案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两个人很巧妙地勾结起来干的。根据作案人知道大量内情这一点判断，他确信干这勾当的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乔安娜·索思伍德小姐身上。

"那些受害人不是她的朋友就是她认识的人，并且在每个案件中。她要么是摆弄过有关的珠宝，要么就曾经借用过。此外，她的生活方式也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从另一方面看来，很清楚的一点是，真正的盗窃，也就是说掉包活动并不是由她来干的。在某几个案件中，在珠宝掉包的一段时间里，她并不在英国。

"就这样，在贾普警督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索思伍德小姐一度曾经与某一现代珠宝商公会有来往。他怀疑，她拿到有关的珠宝，画了详细的图样，并且叫某一个低级而又不诚实的珠宝匠进行仿制，第三步活动就是由另一个人进行掉包，这个人可能被证明从来没有碰过这些珠宝，并且从来没有和任何珠宝的仿制品打过什么交道。贾普对这另一个人的身份情况毫无所知。

"你谈话中吐露的某些情况使我感到兴趣。当你在马略尔卡岛上时，一只戒指失窃，你参加过一次留客人过夜的聚会。在那里发生了一起用仿制品掉包的事件，你和索思伍德小姐过从甚密。还有另一个情况是，你明白地讨厌我的出现，并且企图使你母亲对我不要那么友好。当然，那可能仅仅是出自个人的厌恶，但我认为并非如此。你是多么想在一

副和蔼的外表下来掩盖厌恶的情绪。

“Eh bien![1] 林内特·多伊尔被谋杀后，人们发现她的珍珠项链不见了。你当然能理解，我立刻就想到你！但是我还是有点不解。如果你是像我怀疑的那样和索思伍德小姐（她是多伊尔夫人的密友）串通一气的话，那就会用掉包的办法而不是赤裸裸地盗窃。然而，珍珠项链又突然被送还。我发现，项链不是真的而是仿制品。

“这一来我就明白了真正的窃贼是谁。被盗走而又送回的是项链的仿制品，这个仿制品就是你先前用来掉走了珍珠项链的那个。”

他两眼盯着面前的青年人。蒂姆黝黑的脸突然苍白了。他不是像彭宁顿那样善于应对的老手，他的耐力有限。为了维持他那种嘲笑的姿态，他问道：“真的吗？如果这样，我又怎么处理了这项链呢？”

“这我也很清楚。”

青年人的脸色陡变——十分颓丧。

波洛又慢慢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收藏那东西。我已经想过了，理智告诉我情况就是如此。阿勒顿先生，珍珠项链藏在挂在你房间里的那串念珠中。这串念珠的珠子是精工雕刻的。我想这是特制的。那些珠子可以旋开，虽然当人们看到珠子时从来不会想到这点。每个珠子里有一颗珍珠，用粘合剂粘住。警方的搜查人员对象征宗教的东西都很尊重，除非发现有什么明显不正常的地方。你估计到了这一

① 法语：好吧！——译注。

点。我尽力想弄清楚索思伍德小姐是用什么办法把假项链送到你手里的。她肯定会这样做的，因为当你听到多伊尔夫人将到这里度蜜月的消息后就从马略尔卡岛赶来。我的推论是用一本书寄来的，在中间挖了一个方洞。一本书两头开口邮寄，邮局实际上是从来不会打开的。"

接着是沉默，很长一阵沉默。然后蒂姆很平静地说："你赢了。这本来是很好的一次赌博，但是终于输掉了。我想现在只好自作自受。"

波洛微微点了下头。

"你知道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了你吗？"

"看见了我？"蒂姆吃了一惊。

"是的，在林内特被谋杀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你凌晨一点从她的房间出来。"

蒂姆说："请注意——你不会是在想……杀死她的不是我！我敢发誓！我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竟然正好选上那么一个晚上……上帝啊！真可怕！"

波洛说："是的，你肯定有过一阵惶恐不安的时候。但是，既然真相已经清楚了，你就能够帮我们的忙。当你偷项链的时候多伊尔夫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了？"

"我不知道，"蒂姆嘶哑着嗓子说道，"说真的，波洛先生，我不知道！我事先弄清楚了她晚上放项链的地方——在床边的一个小台子上。我偷偷地进去，轻轻地在台子上摸着找到项链，把另一串假的放下，又偷偷地走出来。当然，我是以为她已经睡着了。"

"你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吗？肯定你是会仔细听听的吧？"

蒂姆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当时非常静——的确非常静。是的，我记不起是否确实听到过她的呼吸声。"

"空气中有没有留着一股烟的气味，就像刚刚开过枪后的哪种情况呢。"

"我认为没有。我记不起来。"

波洛叹了口气。

"那么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蒂姆好奇地问："看见我的是谁？"

"罗莎莉·奥特伯恩。她从游轮的另一头走过来，正好看见你从林内特的房间出来又走到自己的房间去。"

"那么是她告诉你的吧。"

波洛很温和地说："对不起，她没有告诉我。"

"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当我询问她这个问题时，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她撒了谎。"

"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波洛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看到的人是凶手。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不是吗？"

"我看，她似乎更有理由要告诉你。"

波洛耸耸肩膀："看起来，她不是这样想的。"

蒂姆带着有些古怪的语调说："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姑娘。她和她那位妈妈肯定相处得非常不好。"

"是的，她的日子是不好过。"

"可怜的姑娘。"蒂姆咕哝着，然后他把视线转向雷斯。

"好吧，先生，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呢？我承认从林内特的房间里取走了项链，并且你们还可以从你们说的地方找到它。我有罪是不错。关于索思伍德小姐，我并没有招认任何有关她的事情。你们没有任何可以控告她的证据。我如何拿到假项链完全是我本人的事。"

波洛低声说："一个十分正确的态度。"

蒂姆带点幽默地说："永远是一派绅士风度！"接着他又说："也许你能够想象当我发现妈妈对你发生好感时，我是多么苦恼。我还不是那种横下一条心的罪犯，不会在冒风险作一次大案之前，竟然悠然自得地和一位鼎鼎大名的侦探亲热地混在一起。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样做很得意，可我不是。坦白说，我会心惊胆战。"

"但这并没有使你不敢作案吧？"

蒂姆耸了耸肩。

"我还没有害怕到那个程度。迟早总得掉这个包，而我在游轮上正是千载良机——她的房间和我的只不过相隔两间，而林内特正忙于处理自己的那些头疼事，哪里还会去注意给掉了包。"

"我怀疑情况是否这样——"

蒂姆警觉地抬眼向上看着："你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揿下了电铃。"我想请奥特伯恩小姐到这里来一下。"

蒂姆皱皱眉头，但没有作声。一位侍者来了，接到要传达的命令就走了。

罗莎莉几分钟后就来了。她的一双眼睛由于刚刚哭过，还发红，一看见蒂姆就睁大了些，但她原来那种怀疑和对抗的态度似乎完全消失了。她坐了下来，很温顺地看了看雷斯和波洛。

“我们很抱歉要打扰您，奥特伯恩小姐。”雷斯很有礼貌地说。他对波洛的态度感到有点气恼。

“没关系。”姑娘低声回答。

波洛说：“有必要弄清楚一两个问题。当我问你今天早晨一点十分在右舷甲板上是否看到什么人，你说没有看到任何人。幸好，我还是把真相弄清楚了，尽管没有你的帮助。阿勒顿先生已经承认他昨晚到过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

她很快地扫视了一下蒂姆。蒂姆面色冷酷刻板，随便点了一下头。

“我说的时间对吗，阿勒顿先生？”

阿勒顿回答：“全对。”

罗莎莉两眼瞪着他。她双唇颤抖——终于张开……

“但是你没有——你没有——”

他很快接着说：“是的，我没有杀害她。我是一个小偷，但不是杀人犯。真相就会水落石出的，你还是知道的好。我是偷了她的珍珠项链。”

波洛说：“阿勒顿先生的说法是昨晚他走进她的房间，并且用一串假珍珠掉换了那串真的。”

“你真的干了吗？”罗莎莉问。她的双眼既严肃悲哀而又露出稚气，向他发出了疑问的目光。

“是的。”蒂姆说。

又是一阵沉默。雷斯上校不安地左右挪动身体。

波洛用一种古怪的语调说:“那就是我说的阿勒顿先生做过的事情,部分地被你的证词证实了。也就是说,有证据证明他的确在昨晚进入了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

蒂姆瞪着他:“但是你知道!”

“我知道什么!”

“唔——你知道我拿了珍珠项链。”

“Mais oui—mais oui[①]! 我知道你拿了项链,但是我不知道你拿的时间。也可能是在昨晚以前……你刚才说林内特·多伊尔不会注意到给掉了包。我就不能这样肯定。万一她的确注意到……万一她甚至于知道是谁干的……万一昨晚她威胁要揭露整个事件,而你又是知道她是想这么干的……万一你听到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和赛蒙·多伊尔在餐厅里闹事的场面,而一旦餐厅里没有了人,你就溜进去拿了手枪,然后,过了一小时,当全船都静下来的时候,你悄悄地走进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并且要十分肯定以后不会被揭发……”

“天啊!”蒂姆叫起来。从他灰白的脸上,一双受折磨的痛苦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波洛。

波洛继续说:“但是另一个人看到了你,就是路易丝这姑娘。第二天她来找你进行敲诈。你得给她一大笔钱,否则她就把知道的事情讲出去。你懂得让人敲诈就会是自己完

① 法语:当然啰,当然啰!——译注。

蛋的开始。你假装同意，约定在午餐前带着钱到她房间去。后来，当她数钞票的时候，你刺死了她。

“但是你的运气又不好。有人看见你走进她的房间，”——他把身体稍转过去对着罗莎莉——“是你的母亲。你一不做二不休，尽管十分危险而又莽撞，但那是惟一的机会了。你曾听见彭宁顿说起过他的手枪。你冲进他的房间，拿起手枪，在贝斯纳医生的房门外听着，没有等到奥特伯恩夫人说出你的名字就开枪打死了她。”

“不！”罗莎莉喊起来了，“他没有干！他没有干！”

“然后，你只好跑向船尾兜过去。当我在你后面追过来的时候，你又转回来假装是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你拿手枪的时候是戴了手套的；当我向你要手套时，手套还在你口袋里……”

蒂姆说：“上帝作证，我起誓你讲的都是假的，没有一句是真的。”但是他的语调缺乏自信，颤抖不已，不能使人信服。

就在这当口，罗莎莉使他们吃了一惊。

“当然这不是真的！并且波洛先生知道这不是真的。他这样做是出于他自己的某些理由。”

波洛望着罗莎莉。唇边露出一丝笑容。他把两手摊开，表示认输。

“小姐太聪明了……但你总会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论证吧？”

“究竟……”蒂姆开腔了，怒火中烧，但是波洛举起了一只手。

"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指控你，阿勒顿先生。我本来是想要你明白这一点的。现在我想告诉你一点比较愉快的事情。我还没有检查过你房间里的念珠。如果我现在去查，可能找不到什么东西。其次，既然奥特伯恩小姐坚持她昨晚在甲板上没有看到任何人，eh bien[①]！那就根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你。珍珠项链是一个有盗窃癖的人拿走以后又送回来的。项链现在在房门边桌上的小盒子里，如果你愿意和小姐一道去看看的话。"

蒂姆站了起来，一时哑口无言。当他开口时，他的话虽不多，但听的人可能感到满意。

"谢谢！"他说，"你不需要再给我一次机会了！"

他把门拉开让姑娘出去；她走出去了，接着他拿起了小硬纸盒也跟着走出去了。

他们并排走着。蒂姆打开纸盒，拿出假珍珠项链，尽全力把它远远地扔进了尼罗河。

"好啦！"他说，"假东西扔了。当我把盒子还给波洛的时候，真的珍珠项链就会在里面。我做了一件傻透了的事。"

罗莎莉低声问："首先你怎么会去干这事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怎么会开始干的吗？哦，我也不明白。厌倦无聊，逢场作戏。这种谋生之道比钉牢一个工作要有吸引力得多。我想你听起来这可能相当肮脏，但是这事情颇有吸引力。我想主要是冒险性。"

"我想，我有点明白了。"

---

① 法语：好吧！——译注。

"是的，但你永远也不愿意干这事的。"

罗莎莉思考了一下，年轻的姑娘接着把头严肃地低下了。

"是的。"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愿意干。"

他说："啊，亲爱的，你真可爱……可爱到极点了。你为什么不愿说昨晚看见了我呢？"

"我想——他们可能怀疑到你。"罗莎莉回答。

"那你怀疑我吗？"

"没有。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会杀人。"

"是的。我不是做杀人犯的那种材料。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顺手牵羊的小偷罢了。"

她羞怯地用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臂。

"不要那样说好吗？"

他用手牵住了她的手。

"罗莎莉，你愿不愿意——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或者是永远蔑视我并且拿这事责备我呢？"

她淡淡地微笑着："你也可以拿些事情来责备我的……"

"罗莎莉——亲爱的……"

但是她迟疑了一会儿。

"这——乔安娜呢？"

蒂姆突然喊起来了。

"乔安娜？你和妈妈一样坏。我才一点不在乎乔安娜呢。她的脸像个马脸，眼睛露出凶光。一个顶难看的女人。"

然后罗莎莉说："你母亲永远也不需要了解你。"

“我不能肯定，”蒂姆沉思起来，“我想我要告诉她。妈妈充满了傲气、这你是知道的。她能对付各种情况。是的，我想我要打破妈妈对我的幻想。当她知道我和乔安娜的关系不过是一种事务性的关系的时候，她会大大松一口气而饶恕我任何其他过失的。”

他们来到了阿勒顿太太房门前，蒂姆用力地敲着门，门打开了，阿勒顿太太站在门槛上。

“罗莎莉和我——”蒂姆刚开始又停下了。

“啊，亲爱的孩子们。”阿勒顿太太说，她张开双臂拥抱罗莎莉，“我亲爱的、亲爱的孩子。我一直希望——但蒂姆总是不起劲——他假装不喜欢你。当然，我还是看出来了。”

罗莎莉断断续续地说：“你对我太好了——一直这样。我总是希望——希望——”

她说不下去了，依偎在阿勒顿太太身上高兴得啜泣起来。

第二十八章

蒂姆和罗莎莉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波洛抱着几分歉意望着雷斯上校。上校面带愠色。

“你会同意我这个小小的安排吧？”波洛恳求他，“这是不正规的——我也知道是不正规的——但是我对人类的幸福是十分尊重的。”

“但是你对我的幸福毫不尊重。”雷斯说。

“那位 jeune fille[①]，我对她是体贴的，她爱那个青年人。这是良缘匹配；她具有他缺少的那种坚强性格；他妈妈也喜欢她；可说是万事俱备。”

“事实上，这婚事是由老天爷和赫尔克里·波洛安排的。我需要做的仅仅是提出因原物归还而不予起诉。”

---

① 法语：年轻姑娘。——译注。

"但是，mon ami[1]，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不过是猜想而已。"

雷斯突然咧开嘴笑了。

"我这方面没什么问题，"他说，"我不是一个死硬的警察，感谢上帝！我敢说这傻小子会马上改邪归正的。姑娘品德没问题。然而，我抱怨的是你对待我的态度！我是有耐性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你到底知道是谁在这船上干了三件谋杀案还是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绕这些大圈子？"

"你认为我是拿这些枝节问题寻开心的吗？这使你感到恼火吧？然而这不是寻开心。有一次我为了职务的关系参加了一次考古调查——而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在挖掘过程中，当从地底下挖出什么古物来，首先得把它周围附着的东西清除掉。先清除较松的泥土，再用刀四处刮刮，直到古物本身显露出来，这时就可以进行画图或拍照，而不会受无关的东西的干扰。现在我一直就是试图这么做的——清除无关的东西以便看到真相——赤裸闪亮的真相。"

"好的，"雷斯说，"让我们就来找这赤裸闪亮的真相。这不是彭宁顿。这不是年轻的阿勒顿。我想也不是弗利特伍德。为了换换花样，请讲讲是谁干的。"

"我的朋友，我正好要告诉你。"

有人敲门。雷斯用低沉的声音咒骂了一句。来的人是

---

[1]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贝斯纳医生和科妮莉亚，科妮莉亚心烦意乱。

“啊，雷斯上校，”她大声说，“鲍尔斯小姐刚刚和我谈到玛丽表姐。这是最可怕的一次打击。她说她不能再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了，并且要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家庭成员之一。起先我简直不能相信，但是这位贝斯纳医生真是了不起。”

“没什么，没什么。”这位医生谦逊地表示异议。

“他是非常乐于助人的，详细地加以解释，说明人们有时真的会身不由己。他的诊所里就有盗窃癖的人。他向我解释这常常是出于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造成的。”

科妮莉亚用一种敬畏的口气重复这些字眼。

“这种病常常深深植根于意识中；有时这是由于儿童时代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的。他通过帮助病人回忆起那件小事而治了一些人的病。”

科妮莉亚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又讲。

“但是我深深担忧这事会传出去。在纽约市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嗨，所有的小报都会抢着登载。玛丽表姐、妈妈和其他亲人——他们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雷斯叹了一口气。“不要紧，”他说，“我们这里是保密室。”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雷斯上校。”

“我想说的是，只要不是谋杀案，任何其他事情都不会张扬出去。”

“啊！”科妮莉亚紧扣双手，“我这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原来是担心得不得了。”

“你的心肠也太软。”贝斯纳医生说着并用手慈爱地拍了下她的肩膀。他对另两个人说：“她的天性是既敏感又善良。”

“唉，我没那么好，你说得太好了。”

波洛低声问道：“你又见到弗格森先生了吗？”

科妮莉亚不觉涨红了脸。

“没有——但是玛丽表姐不断提起他。”

“看来这青年人出身高贵，”贝斯纳医生说，“我得承认他表面上一点也不露出来。他的衣着很糟糕。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你的看法呢，小姐？”

“我想他不过有些想入非非。”科妮莉亚说。

波洛转向大夫：“你的病人怎样了？”

“啊，他的情况良好。我刚才还请德·贝尔福特小姐放心。请相信吧，我发现她陷入绝望之中。仅仅不过是那家伙今天下午有点热度罢了！但这是最自然的事了。真不简单，他现在竟然没有发高烧。他有些像我们那里的农民，身体很棒，简直像条牛。我看过一些农民，对一些重伤一点不在乎。多伊尔先生也是这样。他脉搏正常，体温稍许偏高。我认为那位女士的担心不值一笑。然而，这事终归有点荒唐，nicht wahr?[1]一会儿开枪杀人；接着又为这个人的身体担忧得歇斯底里大发作。”

科妮莉亚说：“她很爱他，你要理解。”

---

① 德语：不真实？——译注。

"啊，但这是缺乏理智的表现。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企图开枪打死他吗？不可能，因为你有理智。"

"不管怎么说，弄到要砰的一声开枪，这种事情我不喜欢。"科妮莉亚说。

"当然你不喜欢。你是个娇滴滴的人嘛。"

雷斯打断了这个赞扬的场面："既然多伊尔身体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去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谈话。他刚刚告诉过我一封电报的事。"

贝斯纳医生的身躯来回晃动，表示欣赏。

"嗬，嗬，嗬，真稀奇！多伊尔也告诉了我。这是一封完全关于蔬菜的电报——土豆，朝鲜蓟，韭菜——啊，你说什么？"

带着一种抑制住的惊讶，雷斯在椅子里坐直了身体。

"我的天啊！"他说，"就是那东西！里克蒂！"

他环顾了一下三个人迷惑不解的面孔。

"一种新的密码——在南非叛乱事件中曾被使用过。土豆是指机关枪，朝鲜蓟是指烈性炸药——如此等等。里克蒂绝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就和我不是考古学家一样！他是一个很危险的煽动家，是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我肯定他又一次死掉了。你要知道，多伊尔夫人是误拆了那电报。如果林内特把电报内容透露给我，里克蒂的计划肯定完蛋！"

他转向波洛。"我说得对吗？"他问，"是里克蒂这个人吗？"

"他是你们要找的人。"波洛说，"我一直认为他身上有些问题。他扮演那角色台词背得太流利；他是十足的考古学

家的派头，但没有人性。”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但是杀害林内特·多伊尔的不是里克蒂。在一段时间里我已经知道了我可以称之为杀人犯的‘前半部’。现在我也知道了‘后半部’。画面已经完整了。但是你了解，虽然我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情况，可是我却无法证明事情发生过。理论上证据是令人满意的，实际上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惟一的希望是，杀人犯自己坦白。”

贝斯纳医生耸起肩膀表示怀疑：“啊！但那将会是一个奇迹吧。”

“我不这样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是如此。”

科妮莉亚喊道：“那又是谁呢？你不准备告诉我们吗？”

波洛的目光平静地扫视了一下他们三个人。雷斯，在一旁冷笑，贝斯纳还是露出怀疑的样子，科妮莉亚的嘴微微张着，用焦急的眼光注视着他。

“Mais oui[①]，”他说，“我得坦率地说，我是喜欢有人当听众。你们知道，我有虚荣心，自高自大。我想说：‘请看赫尔克里·波洛是多么聪明啊！’”

雷斯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

“好吧，”他很有礼貌地问，“到底赫尔克里·波洛有多聪明呢？”

波洛情绪低落地把头左右摇晃着说：“一开头我很笨——笨得叫人难以相信。我的绊脚石是手枪——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那枝手枪。为什么手枪没有留在作案

① 法语：好吧。——译注。

现场呢？凶手的想法显然是要嫁祸于她。为什么凶手又把手枪拿走了呢？我真笨，设想了各种奇怪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却很简单。凶手把枪拿走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办法。”

第二十九章

“我的朋友，”波洛微斜着身子对雷斯说，“你和我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开始调查的。这个想法是，作案是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并没有预谋。有人想干掉林内特·多伊尔，当他们看到谋杀将几乎肯定要归到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身上时，就抓住机会动了手。当然下面的推论是，作案人偷听到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和赛蒙·多伊尔闹事，就在其他人都离开休息厅后拿到了那枝手枪。

“但是，我的朋友们，如果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是错误的话，这个案件的面目就完全变了。而的确这想法是错的！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犯下的自发罪行。相反，作案是经过仔细策划的，时间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所有细节都事先仔细盘算过的，甚至包括在作案的晚上、在赫尔克里·波洛的酒瓶里下药！

“的确，情况是如此！我被弄得昏睡了，这就不可能干预当晚发生的事情。我是刚刚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一直喝葡萄酒；同桌共饮的其他两个人一个喝威士忌，一个喝矿泉水。偷偷地向我酒瓶里放一点无害的麻醉药是再便当不过的事了，这些酒瓶整天放在桌子上。然而我曾经排除了这个想法。这是很热的一天；我感到特别疲倦；那天我睡得很熟，而不像平时那样容易惊醒，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你们知道，我当时还受到先人为主的想法的左右。如果我被药弄睡着了，那就意味着是预谋的，这就是说，在七点半开饭前，已经决定动手作案了；而从先人为主的想法来看，那是不可思议的。

“对先人为主的想法的第一个打击，是当手枪从尼罗河中捞起来的时候。首先，如果我们的设想是正确的话，手枪就根本不应该被扔到河里去……还有其他疑点。”

波洛转向贝斯纳医生。

“贝斯纳医生，你检验过林内特·多伊尔的尸体。你会记起枪伤的地方有烧焦的痕迹，也就是说，在开枪之前手枪是放到离头很近的地方。”

贝斯纳点头：“是的。完全如此。”

“但是当手枪找到时却是用丝绒披肩包起来的，这块丝绒明显地有手枪射穿过的迹象，这样做也许是想把枪声减弱。但是，如果手枪是通过披肩射出去的，那就不会在死者的皮肤上留下烧灼的痕迹。这样，射过披肩的一枪不可能是打死林内特·多伊尔的那一枪，而我们也都知道。于是，看起来好像打过第三枪，这一枪却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从这

手枪里只打了两枪，而第三枪却毫无踪迹或线索。

"这里我们就面对着一个非常奇怪的无法解释的情况。其次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在林内特·多伊尔的房间里我找到了两瓶有颜色的指甲油。现在妇女们经常变换她们指甲的颜色，但是到现在为止，林内特·多伊尔的指甲总是染成深红色。另一瓶有标签的是玫瑰红色；但是在这个瓶子里剩下的几滴却不是玫瑰红色而是鲜红色的。我感到好奇就打开来嗅了一下。它发出的不是通常的那种强烈的水果糖的气味，而是酸醋的气味！也就是说，它表示在这瓶里的一两滴是红墨水。当然没有理由说多伊尔夫人应该有一瓶红墨水，但是如果她把红墨水放在墨水瓶里而不是放在指甲油瓶里，那不会更自然些吗？它表示和包手枪的那块有淡淡血迹的手帕有一定联系。红墨水很快可以洗掉但总是留下淡粉红色的痕迹。

"也许我本应该从这些微小的迹象中找出真相来，但是发生了一件事使所有的怀疑都变得多余了。路易丝·布尔热被杀的现场情况准确无误地表明，她曾经对凶手进行敲诈。她手里不但还捏着一张一千法郎钞票的一角，而且我还记起了今天早晨她说过的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请仔细听着，因为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当我问她前一天晚上她是否看见什么，她作了这样奇怪的回答：'当然，假如我当时睡不着，假如我走上了楼梯，那么也许我可能会看到那个凶手，那个魔鬼，走进或走出夫人的房间……'那么这些话确实告诉我们什么呢？"

贝斯纳的鼻头因用心思考都皱起来了，立刻回答："这

告诉你她的确曾经登上了楼梯。"

"不是，你没有理解其中的涵义。为什么她要对我们说那些呢！"

"作出某种暗示。"

"但是为什么要对我们暗示呢？如果她知道凶手是谁，她可以有两个办法，要么告诉我们真相，要么毫不声张而去向有关的人勒索一笔钱，作为她不说出去的代价。但是她都没有这样做。她既没有立刻说：'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我在睡觉。她也没有说：'是的，我看见了一个人，这就是某某人。'为什么要用那种意味深长的，捉摸不定的啰嗦话呢？Parbleu[1]，只有一条理由！她是在向凶手暗示；显然凶手当时肯定在场。但是，除我和雷斯上校，只有两个人在场——赛蒙·多伊尔和贝斯纳医生。"

医生叫着跳起来了。

"啊！你说的是什么？你指控我？再次这么干？这是荒唐可笑的，不值一顾。"

波洛厉声地说："安静！我现在正是告诉你我当时在想些什么。让我们保持客观态度。"

"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不认为是你了。"科妮莉亚安慰地说。

波洛很快继续地说："情况就是明摆着——不是赛蒙·多伊尔就是贝斯纳医生。但是贝斯纳为什么要杀林内特·多伊尔呢？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理由。那么赛蒙·多伊

---

[1] 法语：当然。——译注。

尔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有够多的证人可以发誓说那天晚上在争吵发生前，多伊尔从来没有离开过休息室。那以后他受了伤，他身体的状况就不可能让他去作案。在这两点上我是否都有有力的证据呢？是的，在第一点上，我有罗布森小姐、吉姆·范索普，以及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作证，在第二点上，我有贝斯纳医生和鲍尔斯小姐的医疗证明。没有怀疑的余地。

“这一来贝斯纳医生肯定是罪犯了。支持这种说法的事实是，女仆是被用手术刀捅死的。另一方面，贝斯纳曾经故意叫人注意这个事实。

“接着，朋友们，我明白了第二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路易丝·布尔热的暗示不可能是对贝斯纳医生的，因为她完全可以在她选择的时间私下对他讲。有一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她需要这样做——赛蒙·多伊尔！赛蒙·多伊尔受了伤，经常有医生在照顾他，而人又是在医生的房间里。她是对他冒着风险说那些含糊的话，以防万一她没有第二次机会。我还记得她还转向他继续说：‘先生，我请求你——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我该怎么说呢？’他回答：‘我的好姑娘，别傻了。没有人认为你看到或听到什么。你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会照顾你。没有人会控告你什么的。’那就是她需要的保证，而她终于得到了！”

贝斯纳重重地哼了一声。

“啊！这样猜想真笨！你想，一个人骨头裂损，腿上还有夹板，他能够在船上四处走动并且用刀杀人吗？我告诉你，赛蒙·多伊尔根本不可能离开我的房间。”

波洛温和地说："我知道。也真是如此。这事情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也是真的！在路易丝话的背后只可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涵义。

"于是，我又回到事情的开头，并且根据这个新发现回顾了一遍整个作案过程。是否有可能在吵嘴前赛蒙离开了休息室而其他的人忘了或没注意呢？我看没有那种可能性。贝斯纳医生和鲍尔斯小姐的医疗证明可以置之不顾吗？我又感到不可能。但是，我记得，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空隙。赛蒙独自一人在休息室内呆了五分钟之久，而贝斯纳医生的医疗证明只适用于那以后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们只有直观现象提供的依据，虽然看起来那也是十分有力的，但是不再是肯定的东西了。且把假设撇在一边，实际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罗布森小姐看见德·贝尔福特小姐开枪，看见赛蒙倒在一个椅子上，看见他用一个手帕捂着自己的腿，看见那手帕逐渐染红。范索普先生听到和看见了什么呢？他听见一声枪响，又看到多伊尔用一个染红了的手帕捂着自己的腿。那时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多伊尔坚持德·贝尔福特小姐应该被带走，并且不应该让她单独在房间里。那以后，他要范索普去找医生。

"于是，罗布森小姐和范索普先生把德·贝尔福特小姐扶出房间，接下来五分钟他们都忙着，都在甲板的左舷。鲍尔斯小姐、贝斯纳医生和德·贝尔福特小姐三人的房间都在左舷。赛蒙只需要两分钟。他从靠椅下面捡起手枪，脱下皮鞋，像脱兔般悄悄地沿右甲板跑去，进入他妻子的房间，

趁她熟睡偷偷靠拢她，向她头部开了一枪，把装红墨水的瓶子放回她的脸盆架上（这东西不应该在他身上发现），再跑回去，拿起范·斯凯勒小姐的丝绒披肩，这披肩他事先就偷偷塞在一个椅子下面作好了准备，把披肩包住手枪并且向自己腿上开了一枪。他倒在靠窗的一个椅子上，这次可是真正的疼痛。他打开窗户，把手枪扔进了尼罗河，手枪是用那块泄露秘密的手帕裹着再用披肩包好的。”

“不可能！”雷斯说。

“不，朋友，不是不可能。请记住蒂姆·阿勒顿的证明。他听见砰的一声，接下来是溅落声。他还听见别的声音——一个人的跑步声——一个人跑过他的房门。但是这时没有人会在右甲板上跑动。他听到的是赛蒙穿着袜子跑过他的房间。”

雷斯说：“我还是认为不可能。没有人能够在一瞬间像那样地完成这全部工作，特别是像多伊尔这样一个人，他的脑筋十分迟钝。”

“但是他身体动作十分敏捷利索！”

“是那样。但他不能够想出全部点子。”

“但那不是他想出来的，朋友。这就是我们大家都搞错的一点。看起来这是一时冲动作的案，但这不是一时冲动作的案。就像我说的那样，这是一次经过巧妙策划、深思熟虑的行动。赛蒙口袋里有一瓶红墨水并不是偶然的。不是，这是预先设计好的。他带着一块朴素无标记的手帕也不是偶然的。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用脚把手枪踢到靠椅下面去这也不是偶然的，在那里人们就看不见，并且直到后来才会

有人想起。”

“杰奎琳?”

“是的。这是两人合谋的谋杀案。是什么给赛蒙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呢?是杰奎琳打的一枪。是什么给杰奎琳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呢?是赛蒙坚持要有一个护士整夜陪着她。这样,两人合起来,你就可以得到所有必需的品质了——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的冷静、足智多谋和善于策划的头脑,还有一个行动能手以惊人的敏捷和准确的时间,把计划予以执行。

“循着正确的方向看,一切疑问都可以得到解释。赛蒙·多伊尔和杰奎琳原来是一对情人。要知道他们仍旧是情人,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赛蒙干掉他有钱的妻子后,就可以继承她的财产,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与他的原来的情人结合。这一切都想得很巧妙。杰奎琳不断折磨多伊尔夫人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赛蒙假装生气。……然而,有时不免露出破绽。有一次他对我大谈其有占有欲的女人,谈的时候颇有抱怨的情绪。我本来应该明白他指的是他的妻子而不是杰奎琳。还有他在公共场合对妻子的态度。像赛蒙这样一个普通的、没有口才的英国人,应该说要表达感情是会窘的。赛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他表示钟爱的举动表演得过分。那次我和杰奎琳小姐谈话时,她也装出一副有人偷听的模样。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人。的确也没有什么人!但是后来却变成了有作用的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在这船上,我曾以为是听见赛蒙和林内特在我房间外面讲话,他当时说:‘我们现在只有坚持到底。’说话是多

伊尔，一点不错，但是对方却是杰奎琳。

“最后的一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时间定得很精确。为我准备好了安眠药，以防万一我插手干预这件事。挑选了罗布森小姐做证人，后来就是闹事开枪，德·贝尔福特小姐故作姿态的悔恨和歇斯底里。她大喊大叫一通，以免人们会听见枪声。En vérité[①]，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杰奎琳说她开枪打了多伊尔；罗布森小姐也这么说；范索普也这么说——而赛蒙的腿受检查时，他是受了枪伤。看起来无法解答。因为两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当然，这得以赛蒙受一定的皮肉之苦和冒一定风险作代价，他的枪伤总要使得他肯定无法行动才行。

“后来，计划出了问题。路易丝没有睡着。她走上了楼梯并且看见赛蒙跑到他妻子的房间又回来。她很容易在第二天把发生的几件事情凑拢起来。这样，她就可以为她的保密索取高昂代价，这样做也给自己招来了死神。”

“但多伊尔先生不可能杀她啊？”科妮莉亚反驳说。

“是不能，这是另一个同谋者动的手。一旦情况允许，赛蒙就要求和杰奎琳见面。他甚至于叫我出去让他们单独谈话。那时他就告诉她新出现的危险。他们必需行动。他知道贝斯纳放手术刀的地方。在杀过人后，手术刀被揩干净又放回原处。后来很晚了，杰奎琳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匆匆跑进来吃午饭。

“然而事情还是不妙，因为奥特伯恩夫人看见杰奎琳跑

① 法语：的确。——译注。

进路易丝的房间。她匆忙跑去想告诉赛蒙:杰奎琳是杀人凶手。你们记得赛蒙是怎样对这个可怜的女人喊叫的吗?我们想,是神经质。但是,门是开着的,他是想把危险的信号通知他的同伙。她听到了就立即行动——闪电般的行动。她记得彭宁顿谈起他的一枝手枪。她去拿了,悄悄走到门外,听了一会,就在关键时刻,她开了枪。她曾经夸口自己是一个神枪手,而她的确名不虚传。

"在第三次谋杀后,我曾经说过,杀人犯有三条道路可以跑掉。我的意思是,他可以跑向船尾,如果这样,蒂姆·阿勒顿就是凶手;他可以跳过船舷,这非常不可能;或者他走进了一个房间。杰奎琳的房间离贝斯纳医生的房间只隔两个门。她只需要丢下枪,冲进房间,把头发弄乱,一头栽进床铺。这很有风险,但这是惟一可能的机会。"

出现了一阵沉默,接着雷斯问:"杰奎琳射向多伊尔的那粒子弹下落如何?"

"我认为它射进了桌子。在那里有一个新的洞眼。我想多伊尔有时间用削笔刀把它起出来扔出窗外。当然,他还有一发备用的子弹,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打了两发。"

科妮莉亚叹了一口气。"他们样样都想到了。"她说,"真可怕!"

波洛保持沉默。但这并不是谦虚的沉默。他的两眼似乎在说:"你错了。他们没有考虑到赫尔克里·波洛。"

他大声说:"现在,医生,我们要去和你的病人谈谈。"

第三十章

当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波洛前来敲一个房间的门。

里面有人说了声“进来”，他就走了进去。

杰奎琳坐在一张椅子上。紧靠墙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大块头女侍者。

杰奎琳目光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波洛。她向着女侍者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

“她可以走了吗？”

波洛对女侍者点点头，她就出去了。波洛把椅子拉过来靠近杰奎琳坐下。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波洛面露不快，结果还是姑娘先开腔。

“嗯，”她说，“事情都了啦！你太聪明了，我们对付不了，波洛先生。”

波洛叹了一口气。他把双手摊开。他似乎在不可思议

地保持沉默。

“不管怎样，”杰奎琳沉思地说，“我真看不出你有什么证据。当然，你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我们骗过了你……”

“小姐，这件事的发生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

“对于一个用逻辑思考的人，这已经足够作为证据了，但是我不相信那会使陪审团信服。唉，没办法。你把事情都突然全部栽到他头上，而他毫无招架之力。他简直是惊慌失措，可怜的老实人，招认了一切。”她摇摇头，“他是一个很蹩脚的输家。”

“但是，小姐，你是一个精明的输家。”

她突然笑了——一种古怪、高兴、蔑视的、淡淡的一笑。

“是的，我是一个精明的输家，一点不假。”她注视着波洛。

她突然很冲动地说：“不要关心得太多，波洛先生！我是指对我本人。你很关心，不是吗？”

“是的，小姐。”

“但是你不会想到把我放过去吧？”

波洛平静地说：“不会。”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感伤是没有用的。我可能再干……我不再是一个无害的人了。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她沉思着继续说：“杀人，是这么轻而易举。你开始感到那没有什么……而只有你自己才是要紧的！这是危险的啊。”

她歇了一下，接着微微一笑地说：“你曾经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是吗，在阿斯旺的那天晚上，你告诉我不要把

心向着邪恶打开……那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他摇摇头。

“我只知道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是真心话。你知道，我本可以中止不干了，我几乎中止不干了……我本来会告诉赛蒙我不想让这件事继续下去了……后来也许——”

她停下了。她问：“你愿意听一听吗？从头讲起好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小姐。”

“我想我需要告诉你。事情经过也很简单。你知道，赛蒙和我是相爱的……”

这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然而，在她轻松的强调下面，还有余音……

波洛只是说：“对于你来说，有了爱情就足够了，但是对他来说还不够。”

“也许，你可以那么说。但你并不十分了解赛蒙。你知道，他总是拚命想弄到钱。他喜欢花钱买的一切东西——马、游艇和娱乐——都是好东西，男人应该喜爱的东西。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办法搞到其中任何一样。赛蒙头脑十分简单。他想要什么就像孩子那样拚命想要，你要知道。

“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想去和一个有钱而讨厌的女人结婚。他不是那种人。后来我们相遇，接着又订了婚。只是我们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他本来有一个还体面的工作，但是他丢了工作。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本人的过错。他试图在钱上玩点花样，但是立刻被发现了。我不相信他真正想搞欺骗活动。他只是认为这是伦敦商业界可以干的那种

事。"

波洛的面孔微微一动，但是他忍住没说什么。

"就这样，我们面对这个境况。后来我想到林内特和她的新庄园，于是我跑去找她。波洛先生，你知道我是爱林内特的，的确如此。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在想，她如此有钱是多么幸运啊。如果她能给赛蒙一个工作，我们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她是十分乐意并要我带赛蒙到乡下去看她。大约就在那时候，你那天晚上看见我们在'大婶'餐厅。我们正在狂欢，虽然实际上我们花不起这个钱。"

她停下来，叹了口气接下来又说："我现在要说的是真话，波洛先生。虽然林内特已经死了，但是这改变不了事实真相。因此，直到现在我并不为她难过。她尽了全力把赛蒙和我拆开。这完完全全是真的。我认为她甚至连一分钟都没有迟疑过。我是她的朋友，但是她毫不在意。她一心一意要得到赛蒙……

"但是赛蒙一点也不喜欢她！我曾经对你讲了一大堆关于魅力的话，当然那不是真的。他不想要林内特。他认为她人长得漂亮但是太专横，而他恨专横的女人！这件事使他十分为难。但是他的确想林内特的钱。

"当然我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最后提出，他把我丢掉而同林内特结婚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他说，不管有钱没钱，和她结婚简直是苦海无边。他说他要钱是想自己掌握，不是要一个有钱的太太掌管钱包。'我就会像一个女王的可怜的丈夫。'他对我说。他也说过，他不想要别人只想要我……

“我认为我是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打主意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如果我走运，我和她结婚而在大约一年内她就会死去，把全部家产给我。’接着眼睛里露出一种奇怪的暗自吃惊的神色。那是他第一次想到这主意……

“他多次谈到这事，只是方式不同，谈到如果林内特死了就万事如意了。我说这种想法很可怕，于是他就不再谈起。后来，有一天发现他看关于砒霜的书。我当时就追问他，他笑了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机会，有可能接触到一大笔钱财。’

“过了一阵子我看出他已下了决心。我是惊慌万状，的确惊慌万状。因为，你明白，我知道他是永远也无法脱身的。他十分幼稚简单。他不想弄得巧妙，也没有什么想象力。他也许会把砒霜硬塞给她，而认为医生会说她是死于胃炎的。他总认为出不了什么事。

“所以我也必须参加进去，为了照顾他……”

她说得很简单，但完全是真诚的。波洛一点也不怀疑她的动机和她说的是否完全一样。她本人并不觊觎林内特的钱财，但是她爱赛蒙，她爱得已经超出理智，弄得是非不分，才横下了一条心。

“我反复思考，想搞出一个计策来。在我看来，这个计策的立脚点应该是取得我们两人都不在现场的证据。你知道，最好能做到，赛蒙和我用某种方式提出证据指控对方，而实际上那证据只不过是替我们完全开脱罪责。要我假装恨赛蒙是再便当不过的了。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十分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如果林内特被杀，我也许会受到怀疑，所以我还是

立刻受到怀疑比较好。我们一点点制定细节。我想结果要这样，万一出了事，人们会捉住我而不是赛蒙。但是赛蒙替我担心。

“我感到惟一满意的事，是我不需要动手。我简直不能！不能在她熟睡的时候跑去残忍地把她杀了！你知道，我并没有原谅她，我想我可以面对面地干掉她，但是不能在另一种情况下……

“我们把一切细节都仔细地制定好了。然而，赛蒙还是用血涂写了一个J字，这是十分愚蠢的故作惊人之笔。这种事只有他才想得出！但是这也还没什么大不了。”

波洛点了点头。

“是的。路易丝那天晚上不能入睡，这不是你的失算……但是后来呢，小姐？”

她双目直视波洛。

“是的，”她说，“有些可怕，是吗？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竟会干出那种事来！我现在明白了你说不要把心向着邪恶打开的意思……事情的经过你是十分清楚的。路易丝向赛蒙透露她看见了他。赛蒙让你把我叫到他那儿去。在只留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立即把情况告诉了我。他告诉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甚至没有感到震惊。我是非常恐惧，恐惧得厉害……这就是谋杀带给你的结果。赛蒙和我是安全的，十分安全，只是出了这个可怜的进行讹诈的法国姑娘。我把我们能够弄到的钱都给了她。我装出卑躬屈节的样子，然后，当她在数钞票的时候，我就动了手！这很便当。尽管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却竟然非常便当……

"但是即使在这时候我们还不是安全的。奥特伯恩夫人看见了我。她很得意地沿着甲板走来找你和雷斯上校。我没有时间思考了。我闪电般地采取了行动。这几乎使人感到兴奋。我知道那情况刻不容缓。但那反而使事情好办些……"

她又停下了。

"你记得你后来到我房间来吗？你说你说不上为什么来。我是那么悲哀，那么惊恐。我想赛蒙要死了……"

"而我却是希望如此。"波洛说。

杰奎琳点了点头。

"是的，那样对他反倒好些。"

"那不是我的想法。"

杰奎琳望着他严厉的面孔。

她温和地说："不用对我这么关心，波洛先生。说到底，我的生活道路一直是艰苦的，你也知道。如果我们成功了，我将会过得很快乐幸福，也许永远也不会懊悔。像目前这样，嗯，一了百了。"

她接着说："我想女侍者看着我是怕我上吊或者吞服奇妙的氢氰酸丸药，像有些小说里的人干的那样。你不需要担心，我不会那样干。如果我在赛蒙旁边，他会好受一些。"

波洛站起来了。杰奎琳也站了起来。她突然微笑着说："你还记得我说过我要跟着我的命运之星走吗？你说过那可能是一颗虚假的星。我说：'那是颗不吉利的星，老爷，那颗星将会陨落'。"

他走出去上了甲板，她的笑声还在他耳边回响着。

第三十一章

在曦微的晨光中，游轮进入了谢拉尔。峭岩险峻地伸展到水边。

波洛低声地说："Quel pays sauvage[1]！"

雷斯站在他旁边。"好了，"他说，"我们完成了任务。我已经安排把里克蒂首先带上岸。抓到他真高兴。他是一个脚上抹了油的家伙。告诉你，好多次从我们手上溜过去了。"

他继续说："我们弄一副担架抬多伊尔，他落得这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真意想不到。"

"还没有到那程度，"波洛说，"那种乳臭未干的罪犯经常是十分爱虚荣的。一旦把他们自尊心的泡泡刺破，他们就完蛋了。他们像小娃娃那样丧魂落魄！"

① 法语：多么蛮荒的地方！——译注。

“罪当处以绞刑，”雷斯说，“他是一个残忍无比的恶棍。我有些可怜这姑娘——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波洛摇摇头。

“人们常说若为爱情故，无事不可为，但这是不对的。像杰奎琳爱赛蒙那样爱男人的女人是非常危险的。当我初次见到她，我就这样说过：‘她爱得有些过分了，那个姑娘！’的确如此。”

科妮莉亚·罗布森走到他旁边。

“啊，”她说，“我们快到了。”她歇了一两分钟又说：“我在陪着她。”

“陪着德·贝尔福特小姐？”

“是的。我感到把她和那个女侍者关在一起有些可怕。玛丽表姐很生气，我想。”

范·斯凯勒小姐缓步走下甲板，走过他们身旁。她目露凶光。

“科妮莉亚，”她怒气冲冲地说，“你的行为令人不能容忍。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科妮莉亚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不起，玛丽表姐，我不回家了。我要结婚了。”

“你终于明白道理了。”这位老太太打断她的话。

弗格森大步走到甲板转角处。他说：“科妮莉亚，我听到的是什么？这不是真的！”

“完全是真的，”科妮莉亚说，“我打算就和贝斯纳医生结婚。是他昨晚向我提出的。”

“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呢？”弗格森气冲冲地问，“仅仅

因为他有钱，是吗？”

“不，我不是为那个，”科妮莉亚愤怒地回答，“我喜欢他。他很善良，知识渊博。而我一直对病人和医院感到兴趣，和他在一起我会生活得很美好。”

“你的意思是说，”弗格森先生怀疑地问道，“你情愿和那个讨厌的老头结婚而不要我？”

“是的，我要这样。你不可靠！和你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是不会舒服的。况且他并不老，还不满五十。”

“他是一个大肚皮的人。”弗格森先生恶意地说。

“那么，我有曲背，”科妮莉亚反驳，“一个人的外貌不要紧。他说我的确会对他的工作有帮助，他还预备教我关于治疗神经官能症的全部知识。”

她走掉了。

弗格森对波洛说：“你认为她是当真吗？”

“当然啰！”

“她宁愿要那个浮夸的老家伙而不要我？”

“毫无疑问。”

“这姑娘疯了。”弗格森断然说道。

波洛眼睛眨了一下。

“她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女人，”他说，“也许你是第一次遇见这号人。”

游轮靠拢了碇泊码头。在旅客四周设了警戒线。他们被告知下船前得等一下。

里克蒂脸色黝黑、满面怒容，由两个轮机技师押送上岸。

然后，耽搁了一段时间后，一副担架抬来了。赛蒙·多伊尔从甲板上被抬到舷梯口。

他看上去与过去判若两人——畏缩，惊恐，原来带孩子气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已经消失了。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跟在后面。一个女侍者走在她旁边。她除了面色苍白，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她走近担架。

“哈啰，赛蒙！”她招呼着。

他很快仰起头来望着她。他原来的那股孩子气一瞬间又在脸上出现了。

“我把事情全弄糟了，”他说，“我惊慌失措，全部招供出来了！杰基，真对不起。我辜负了你。”

她接下来对他微笑着。“没关系，赛蒙，”她说，“我们干了蠢事，失败了。不过如此。”

她站开了。抬的人拿起了担架的把手。杰奎琳弯下腰去系鞋带。接着她的手伸向长袜的顶端然后又站直了身子，手里拿了一样东西。

突然发出了尖锐的“砰”的一声。

赛蒙·多伊尔身体痉挛地抖了一下，就静止不动了。

杰奎琳·德·贝尔福特点了点头。她手里拿着手枪站了一会儿。她向波洛短暂地一笑。

接着，当雷斯跳过去时，她把那闪闪发光的像玩具的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她身体缩成一团颓然倒下。

雷斯大吼：“真见鬼，她哪里来的手枪？”

波洛觉得有一双手触着他的肩膀。阿勒顿太太轻声说：

"你知道吧?"

他点点头。"她有一对这种手枪。当搜查的那天听说在罗莎莉·奥特伯恩的手提包里找到一枝。我才了解这点。杰奎琳和她们同坐一桌。当她知道要进行搜查时,就把手枪塞到这姑娘的手提包里。后来,她走到罗莎莉的房间把枪取回来。她是用假装比较几支口红的办法引开罗莎莉的注意力的。由于她本身和她的房间前一天搜查过了,所以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去再搜一遍。"

阿勒顿太太说:"你想让她走那条出路吧?"

"是的。但她是不会独自走那条出路的。因此赛蒙的死是便宜了他。"

阿勒顿太太颤抖了:"爱情会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因此多数伟大的爱情故事都是悲剧。"

阿勒顿太太目光落到蒂姆和罗莎莉的身上,他们俩并肩站在阳光下,她突然激动地说:"但是感谢上帝,人世间还是有幸福的。"

"太太,像你说的那样,为此感谢上帝吧。"

顷刻之间所有的乘客都上了岸。

后来,路易丝·布尔热和奥特伯恩夫人的尸首也从卡纳克号上抬下来了。

最后,林内特·多伊尔的尸首也抬上了岸。在全世界,无线电发报机在滴嗒作响,向公众宣告:原名林内特·里奇韦的林内特·多伊尔,就是那位闻名的、美丽的、富有的林内特·多伊尔已经去世。

乔治·沃德爵士在他伦敦的俱乐部里得知这个消息,

斯顿代尔·罗克福特在纽约得知这个消息，乔安娜·索思伍德在瑞士得知这个消息，而在马尔顿的“三王冠”旅馆的酒吧间里人们也议论开了。

伯纳比先生尖刻地说：“嗯，看来她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可怜的姑娘。”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再谈论她了，话题转向谁将在每年一度的英国大赛马中获胜。因为，就像弗格森先生当时在卢克苏[1]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

① 埃及一城市。——译注。